

當 代
女作家小說選

譚正璧編



譚正璧編

當代女作家小說選

太平書局

當代女作家小說選

目錄

敍言·····	譚正璧（一）
傾城之戀·····	張愛玲（三七）
蛾·····	蘇青（八九）
廬山之霧·····	楊琇珍（九九）
長春樹·····	曾文強（一二一）
音樂家的悲歌·····	程育真（一三九）
上帝的信徒·····	邢禾麗（一五三）
變·····	汪麗玲（一五九）

467738

性善·····	嚴文娟（一六九）
山鄉·····	湯雪華（一八三）
鞠躬盡瘁·····	陳以淡（二一三）
小不點兒·····	施濟美（二四一）
玄武湖之夢·····	俞昭明（二五九）
愛的製造者·····	吳克勤（二七一）
佳人·····	周鍊霞（二七九）
原野的靈火·····	張憬（二九五）
海上的孤帆·····	燕雪雯（三一九）

敘言

一

在這本選集裏，一共收有現代女作家十六人的短篇小說十六篇。雖然每個人都祇選入了一篇，不能代表她們全部的作品，然而在去取之間，都會經過我多量時間的躊躇。因為我近來頗主張凡事必須多多根據自己的意見，人云亦云，有時會發現恰和實際相反的情形，這覆轍是應該避免再蹈的。

我不是一個文藝批評家，所以我祇以一個文藝欣賞者的資格來擔任這件不易擔任的工作，因此恐怕中間難免有着個人一己的偏好和主觀的成見。但是我想，這也並不礙於她們作品的本身的，因為各人有各人的個性和教養，就是在批評家的筆下，也從來不會有過一致的意見，所以不妨和對我自己的創作態度一樣，只要不是欺騙自己，就是對得起我的工作。

文藝是人生的反映，文藝是苦悶的象徵，有各式各樣的人生，有各式各樣的苦悶，於是就有各式各樣的文藝。但是在反映人生象徵苦悶之外，我們還不能不承認文藝是情感的產物。因為人生與苦悶



只是文藝的內容，真摯而豐富的情感才是產生文藝的原動力。記得曾經有人這樣說過：「女性是最適宜於文藝的，因為她們傾向於感情之故。」不錯，這正同教育家說女性最適宜於當兒童教師一樣，她們的溫柔，熱情，美麗在教學上所得到的效率，自有為男性教師所不能相競的地方。因之在文藝上，感覺的銳敏，觀察的細膩，態度的認真，思想的純正，感情的摯厚，也成為她們特有的優秀之點。不過在教養方面，因為受了數千年來封建勢力的壓抑，無論在教育上，經濟上，政治上，至今沒有得到真正的平等享受，所以她們還不能得到獲得和男性相等的知識同樣的經驗的機會，因此時常要暴露出她們幼稚和柔嫩的弱點來。所以在她們的作品裏，獨是缺少一種剛健的力，這是一種發揮文藝作用所最不可缺少的力。但是還好，她們另有着的一種性質雖然相反然而效果却是異途同歸的力——就是柔婉。

她們的作品既有一種柔婉的力，同時也可說是一種柔婉的風格，那麼她們便有了在文藝園地裏獨樹一幟的理由。憑着這一點理由，專把她們的作品彙選在一起來出版，也就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無聊的事了。

可是現代的女作家，決不止這十六人，因為搜集的不容易，多分是受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所以只能因陋就簡，暫時止於此數。就拿這十六人來說，她們每個人的作品，一時也無從窺其全豹。所選

既只能就個人所見，因此在下文將每個人介紹給讀者時，所論述到的作品，也僅能以編者所已見到的爲限。好在我們並不是讀文學史，我也不是在寫作家評傳，就在作家自己，她們都還在繼續寫下去，她們的成就的究竟，也非我們現在所能預言。所以我們對於這本選集，不妨擺着在欣賞她們最新的作品的態度來欣賞，對於過去和將來，我們暫時都不必多作無謂的議論。

話雖這樣，這十六個作家雖不能搜羅齊盡，但是一般女作家們的作品種種傾向，已經是無所不備。後面就依着她們種種不同的傾向，分開來一一加以介紹。

一一

在個人主義風靡一時的現社會裏，即使是被壓抑者反抗的呼聲，也不免是屬於個人主義的。讀了目前最紅的兩位女作家——張愛玲和蘇青——的作品，往往要引起我這樣的感想。革命之後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固有的宗法和舊禮教勢力對於女性的壓抑，非但沒有消除，反而變本加厲，資本主義在外國是封建勢力的仇敵，然而到了我們中國，却會仇敵爲友，互相狼狽，造成更多重的壓力，依舊盤踞在各個黑暗的角落裏。然而人總是有着「人性」的生物，當那些被壓抑者一朝覺醒而傾向於自由的要求的時候，她們不但會喊出反抗的呼聲，甚至也會見之於行動。不過在同樣的傾向裏，我們讀了以

前馮沉著、謝冰瑩、黃白薇諸家的作品再來讀這兩位的，便生出了後來何以不能居上的疑問。因為前者都向着全面的壓抑作反抗，後者僅僅爲了爭取屬於人性的一部分——情欲——的自由；前者是社會大眾的呼聲，後者只喊出了就在個人也僅是偏方面的苦悶。

兩人中，張愛玲是專寫小說的，因此她的思想不及蘇青明朗；同時作品裏的氣氛也和蘇青截然不同，前者陰沉而後者明爽，所以前者始終是女性的，而後者含有男性的豪放。蘇青是個散文作家，寫作小說在她似乎不過是偶然的興會。但是在重視意識過於技巧的批評家的筆下，蘇青却高過於張愛玲。我們如果把兩者同樣重視，那麼張愛玲在技巧方面始終下着極深的工夫，而蘇青却單憑着她天生的聰明來吐出她別的女性所不敢吐露的驚人豪語，對於技巧似乎從來不去十分注意。就文藝來論文藝，兩個人的高下應該從這地方來判分和決定的。

在張愛玲的小說裏，題材儘有不同，氣氛總是相似。牠的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動，處處都爲情欲所主宰，所以她或他的行動沒有不是出之於瘋狂的變態心理，似乎他們的生存是專爲着情欲的。她的成名作「傾城之戀」和「金鎖記」是這樣，她的其他作品如「花凋」「年青的時候」「封鎖」「茉莉花片」等也都是這樣。「封鎖」的題目確是挺現實了，可是內容所寫一對在電車上邂逅的男女雲時的羅曼司，如果沒有讀過性心理學一類書本，或自己也曾有過同樣變態心理的人，一定會疑惑這是

作者自己在瘋狂中所發的囁語。「茉莉花片」寫一個少年在無法遂他情欲後對於他的戀人施以瘋狂的虐待，幾乎致之於死，而她爲了愛他，事後並不有絲毫報復的意念，尤非普通人所能了解。「花凋」寫來似和世情略略接近，這是因爲牠是個絕對的悲劇的緣故。「年青的時候」比較地鬆弛，寫一個青年迷戀他的異國人的女教師，情調非常優美。總之，作者是個珍惜人性過於世情的人，所以她始終是個世情的叛逆者，然而在另一方面又跳不出是情欲的奴隸。

意識是作品不可少的生命，技巧是作品外表面必須有的修飾。美麗的生命如果加上美麗的修飾做外表，那麼至少比了沒有美麗的外表更容易獲致多量的讀者。所以一個哲學家積貯他一生辛苦研究所得而寫成的皇皇巨著，往往不如一個文藝家在一霎時間引起的思緒所寫成的幾行詩或一篇短文會立刻傳誦於全世界。有人批評張愛玲的小說的缺點，是好用美妙的技巧來掩蓋了她平凡的意識，所以同樣是她的成名的作品，「傾城之戀」不如「金鎖記」，這是一種極苛刻的批判。「傾城之戀」果然有著高人一等的技巧，牠的富於傳奇性的故事確比「金鎖記」安排和剪裁得妥當，而「金鎖記」全像是一個長篇小說的節本，時時流露着支離脫節，捉襟見肘的窘狀。然而在意識方面，兩者實在無從分別牠們的軒輊，因爲故事的發生既有年代的相差，社會又不是凍結不變的化石，所以同樣是苦悶，自然有著深淺高低的分別。這相差的程度並不是作者的意識高下的程度，即使不是批評家也極容易明白這團

平凡的道理，爲了「傾城之戀」有着比較美麗的外表，就成爲我所以選入「傾城之戀」而放棄「金鎖記」的重大理由。

作者好用象徵的手法，把整個故事的性質，在作品的開端那段時空間裏預先暗示出來，使人讀完全篇，感着有一種通體諧和的情調。在她的「金鎖記」裏這樣，「傾城之戀」裏也是這樣。你看：

「上海爲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然而白公館裏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在這段短短的引子裏，使我們知道全篇的故事人物都是比一般都落后一點鐘的老鐘，也都是生命胡琴上已走了板的歌唱。這樣一開場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直接是融和了作品通體的情調，間接是增加了讀者感應的效果，這是作者所特有的風格。但是她還擅長於心理的描寫。她寫兩個因爲彼此都十分矜持而不肯相下的，然而都已有了很深的世故經驗的一對男女，在彼此追逐了好久時候，而一朝表示「他愛她」，他吻她的嘴時：

「這是他第一次吻她，然而他們兩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爲在幻想中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

從前他們有過許多機會——適當的環境，適當的情調；他也想到過，她也顧慮到那可能性。然而兩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盤打得太仔細了，始終不肯冒失。現在這忽然成了真的，兩人都糊

塗了。沈蘇覺得她溜溜的轉了個圈子，倒在鏡子上，背心緊緊抵着冰冷的鏡子。他的嘴始終沒有離開過她的嘴。他還把她往鏡子上推，他們似乎是跌到鏡子裏面，另一個昏昏的世界裏去了，涼的涼，燙的燙，野火花直燒上身。」

只是接吻的一刹那，她寫得這樣的精細，這樣的深刻！在別人的筆下，至多能夠寫出一些肉麻的詞和句來，而她是那麼纏綿，那麼沉醉！

作者本是位有着多方向修養的藝術家，善繪畫，又好音樂，在文藝上又善於運用舊文學遺產。她熟讀「紅樓夢」，也熟讀「金瓶梅」，這兩部最長於描寫女性和情欲的過時的偉大作品，却給了她以無限的語彙，不盡的技巧。所以新舊文學的揉和，新舊意境的交錯，也成爲作者特殊的風格。然而揉和只是揉和，交錯只是交錯，無限量的運用便要成爲濫調與俗套，本是賴以成功的因素，往往會就是招致失敗的絆腳石。她的尚未發表完全的長篇小說「連環套」因此引起了一位批評家的反感，然而正也是一班有識的讀者所對她抱着的「杞憂」。

一提到蘇青，彷彿聽到了一個什麼社會閒人的名字似的。她是目前一位挺有名的散文作家，同時也寫着小說。因爲她有着海闊天空的胸襟，大胆直爽的性格，她所感到的想到的都毫無嫌避，毫不掩飾地在她的筆下抒寫出來。這種別的女作家所不敢有的作風，我在前面說張愛玲的思想不及她的明朗

，就是指這種地方，却使她站上了目前文壇的很高地位。但是在讀者方面，除了少數真正能夠了解她而同情於她的智識羣外，大多數人對於她的作品，（恕我在下面說出這樣一句非常冒犯作者和讀者，然而在我是很忠實的話。）不過是抱着和一般人歡喜讀「金瓶梅」「X史」相同的態度。這種態度並不是讀者程度的幼稚，或是心理的墮落，而全以作者全部文章的內容為因子。正如她的朋友實齋在「記蘇青」一文裏所說：

「除掉蘇青的爽直以外，其文字的另一特點是坦白。那是赤裸裸的直言談相，絕無忌諱。在讀者看來，祇覺她的立筆的嫵媚可愛與天真，決不是粗魯與俚俗的感覺。在她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警句註：「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經她巧妙地標點一下，而將女人的心眼兒透露無遺了。……」

果如這篇文章的作者所說，我們隨時可以在她的作品讀到她的「赤裸裸的直言談相」，像「性欲」「月經」「生理需要」……一類在一般文藝作品中不大用到的名詞成語，在她的筆下簡直是「家常便飯」。我並不以為一個女性不應該寫這些，但是好像陶淵明的愛「酒」一杯，如果在他詩裏首首中都有「酒」字，好像沒有了「酒」就寫不成詩，那一定會引起讀者單調寡味的感覺的。我對於蘇青的大胆直爽，沒有女性的扭捏是欽佩的，但是她的過多的「直言談相」，有時很使我感到肉麻。她的「

直言談相」彷彿是和味用的「辣火」，偶然用些是很夠刺激的，但是如果像「四川菜」那樣每菜必用，那就要辣得我們口舌麻木，不知一般的讀者們以爲我這個譬喻用得怎樣？

蘇青以多寫散文的緣故，所以創作小說並不多，但是比了張愛玲似乎又並不少。讀者所最歡喜的是她的長篇小說「結婚十年」。這是一本自傳體小說，因爲書中的主角是女性，又是用第一人稱來寫，思想和行動也和作者相似，所以會有不少讀者誤以爲是她的自敘傳。我以爲所敘當至不會就是作者自己的事實，但不能說全和作者的思想經驗絕對沒有關係，因爲一般用第一人稱寫的文藝作品都是這樣的。但這是個不必在這裏討論的問題。作者在小說裏所擅長的也是心理描寫，她所描寫的又全都是女性的性欲心理，這正和她在散文裏所主張的完全一致，於此可以看出她純粹是個爲了爭取性欲滿足而鬥爭的鬥士。她的短篇小說也好用第一人稱來寫，而且也都滲入自己的生活體驗，如「兩條魚」「胸前的秘密」「蛾」都是。在「蛾」這篇被我選入的小說裏，作者刻劃一個女性的性欲的苦悶深刻到極點，於此可以看出作者自己過的是何等樣的苦悶的人生。她竟這樣不顧一切地再三大喊着：

「我要……！！」

我要……！！

我要……呀！

她在文章裏是這樣的寫出來了，也就是喊出來了，然而她的文章裏的主人公却是：

「她想喊，猛烈地喊，但却寒噤住不能發聲。房間是死寂的，庭院也死寂了，整個的宇宙都死寂得不聞人聲。她想：怎麼好呢？開了窗，一線光明也許會帶來一線溫暖吧？……但是她的眼睛直瞪着，腳是僵冷的，手指也僵冷。」

如果自己是沒有這種經驗的人，寫一個性的飢渴者的感受和形像，能夠會寫得這樣的「逼真」，「如活」嗎？所以這篇文章是最能代表作者的個性，思想和作風的。但是主人公在滿足她的慾望的時候，她所感到的是「她此刻在他的心中，祇不過是一件叫做「女」的東西，而沒有其他什麼「人」的成分存在。」這種銳敏的感覺，便是她的苦悶的源泉。因此她斷定「男女間根本沒有愛，慾望像火，人便是撲火的蛾！」「爲了追求熱烈，假如葬身在火燄中，……是死得悲壯痛快的。」這就是作者否認了「愛」然而還希望有異性來填滿她的空虛的主要原因。可是在最後，她也竟發現了人類所以有這種本能的真實原因，就是爲了孩子，而孩子就成了她的溫暖，她的光明。於是在老醫生替她打去了胎，善意地忠告她「好好嫁個人吧，不要再胡鬧」以後，她竟直直爽爽地告訴他：

「老醫生，請你不要笑我，我是還想做撲火的飛蛾，祇要有目的，便不算胡鬧。」

這篇小說的主題，便是在寫這個「撲火的飛蛾」怎樣發現她「祇要有目的，便不稱胡鬧」的情慾哲學的經過的歷程。

日本與謝野晶子夫人這樣說過：「實在說：婦人描寫婦人自己的心理，最能夠使人有感動的地方，因為這是婦人自己描寫自身的心理緣故。所以婦人若能在男人的短處方面努力，比較容易收到效果。一章一段話就是這兩位最紅的作家成功的聖經！」

一一一

「文藝是苦悶的象徵」，這句話如果用在那班專門歌詠「博愛」「犧牲」的我稱她們爲「上帝的兒女們」的作品上，似乎犯了論理學上主辭不周延的毛病。其實不在，因為問題却在於這些歌詠的文藝價值怎樣。我在這裡得先來一個必要的說明，我所謂「上帝的兒女們」，這稱號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從前張資平有一本以寫兒姪戀愛爲中心的長篇小說「上帝的兒女們」，千請讀者不要誤會，我所用的語義全和這本書無關。我的意思，是她們都是上帝精神的熱烈崇拜者，她們又都是一顆顆生活在富裕安靜的家庭裏的「夜明珠」，從來沒有到那千形萬態的社會裏去作種種體驗，甚至或許還沒有領略過真實的戀愛滋味，她們還都是天真的小天使，她們只從她們的學校裏，那些掛着教育的照牌而實在是

以宣傳上帝教義爲主旨的白種人開辦的學校裏，給那些宗教宣傳者誇大的理想所說服，所麻醉，所以在她們筆下所寫出的，都以「博愛」「犧牲」等等爲中心思想，然後由這個中心思想創造一個美麗、曲折、動人的，然而完全是超現實的理想的故事。他的主人公也都是抱着偉大的上帝精神的可敬可愛的人，有時也抒寫一些青春的苦悶，人性的悵鬱，但是都是浮泛的，不深刻的。原因在於她們不一定有這種體驗，爲了作品中不能沒有這些，所以也來憑着熟讀別人作品所得的經驗，照例的寫入這些而已。對於這一班作家，因爲她們都是上帝精神的真心崇奉者，她們是借了文藝來宣傳上帝精神的，所以我一時無以名之，姑名之爲上帝的兒女們。

借文藝來宣揚作者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精神，在從前的偉大作家中不是不曾有過，像俄國的托爾斯泰就是有名的一個。但是他畢竟是個文藝作家，他的作品中都有着濃厚的時代性和社會性，因爲他有着他所處時代社會的一切人生的體驗，全不是那些隔離時代社會的少女們的理想的憧憬。所以從文藝立場來觀察，托爾斯泰始終不失爲一偉大作家，而她們只是做了一羣天真可愛的「上帝的女兒們」。

如果除開意識不談，單論作品的風格，那麼她們那種清新的筆調，愛嬌的口吻，純正無邪的人生

觀，正似廣大的藝圃中一叢叢將開的蓓蕾，她們只須再接受更深的教養，加以人生多方面的體驗，將來未嘗不會開出光明燦爛的花卉，就是現在，也未嘗不可亭亭玉立於潔靜的一角，而呈顯她們處女的純潔和誠摯。

這一派的作家，當以楊琇珍爲代表，而曾文強和程育真也有着相似的傾向。楊琇珍的作品，我所見到的僅僅是刊在「萬象」上的四篇，就是：「藍色的多腦河」，「聖保羅教堂的晨鐘」，「燈塔」和「廬山之霧」。可是這四篇的主旨完全相同，都是寫一個多情的少女，或一對多情的男女，爲了和愛者的幸福而不恤犧牲自己。題材這樣的狹隘，如果沒有她清新流利的筆調，美麗纏綿的故事來襯托，她準會全盤失敗的，所以她完全只靠着她的聰明的天才來達到她的成功的。「藍色的多腦河」寫一個窮青年愛着一個富少女，他因知道他不能給她幸福，就假稱已婚以絕富女的愛戀。不料她是始終真心愛着他，後來意外地邂逅了，她明白了他的好意而他又願意娶她時，她又因自己已患着嚴重的肺病恐怕累害他而悄悄地走了。「聖保羅教堂的晨鐘」的故事全似李健吾的獨幕劇「一個沒有登記的同志」（又名「十三年」），寫一個熱情的青年，爲了他的愛人而放走他的情敵，而又反甘蹈於法網以保全他們。「燈塔」寫女方因病不願與愛人結婚，而去嫁給一個不相干的人，男方亦因此而捨身於爲社會辛苦服務。這種精神當然是可愛可佩的，然而只是一個傳奇。比較最好的是「廬山之霧」，情調既狠

優美，故事也較有真實性。寫一個女護士用和愛來看護好了一個不能受刺激的心臟病患者，他們因此發生了愛情。後來她發現病人的妻子也將趕到而病人又起了憂鬱時，她連忙悄悄地離開了她。這篇文章寫得非常的美，好似去讀一首美麗的散文詩：

「我轉入了那條彎彎的小徑，火道的繁花展開迎人的笑靨。靜極了，暖風吹來，挾着三兩片淡紅的花瓣，輕拂過我的柔髮，又悠然的落在地上。」

「我把小窗推開，祇見對過的山尖，蒙着一層雪白的霧靄。濛濛的輕霧，不住地飄飛着，飄飛着，眼前的山峯，屋宇，樹木，漸漸都模糊了起來。慢慢地，濃霧已瀰漫在整個的山嶺。祇剩下一片白茫茫的霧海。我不覺淡淡的領會到蘇東坡的詩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又是夕陽斜照的黃昏，寂寞無聊的我，獨自在園裏溜躑，我沿着那彎彎的小徑走去，祇聽見水聲淙淙，前面是一條清溪，我悄悄的坐在溪旁的大石上，低頭凝視着澄靜的溪水，凝視着水面上浮動的自己的倒影……」

這種寧靜柔美的情調，使你讀了，不夠把你心上的一切陳俗的慾念都完全消盡嗎？

曾文強的作風完全和楊琇珍一樣，雖然我只讀了她的兩篇小說——「薔薇之戀」和「長春樹」

——，我也敢這樣決定。如果要把她們加以區別，那麼在曾文強的作品裏沒有濃重的宗教氣味。「薔薇之戀」寫一個富女愛了一個窮青年而私奔，後來那青年爲了他的工作而離開了她。他要試她是否同家庭妥協，要她替他捐募一筆他在工作上必需用的鉅款。她不願使她愛人失望，在無辦法中不得不去做歌女來達到她的目的。不料因此致病，而終至於夭亡。這個多餘的不必要的試探却造成了這樣一個意外的大悲劇，然而她的犧牲精神是可敬可佩的。「長春樹」寫一個少女因爲她的愛人有了她，便妨礙他的事業，遂聽了一個朋友的忠告，飄然遠引。她在臨走日給她愛人的信裏這樣寫着：

「不用頹唐，我們以柏拉圖式的戀愛，加上長春樹的永久性，精神永久結合，不受生死限制！」

「以兩人底力量，同向黑暗的舊社會挑戰，最後的目的地，我們會再見！」

這樣一個使人不致完全絕望的結束，就成爲我在我所見的兩篇中選入這一篇的唯一理由。大概是爲天才或學力所限，在文字技巧方面，她遠不如楊琇珍的清新流利，因之她從不會像楊琇珍樣引起較多的讀者們的注意。

程育真是個比較多產的作家，取材也較廣闊。可惜她的長篇小說「偉大的愛」我沒有機會讀到，但看了題目，我猜想內容所寫總不會出於那爲愛情而犧牲的故事的常套的，因爲除此之外，在她們的

筆下，不是我輕蔑她們才這樣說，一定不會寫出別的什麼偉大來。她的短篇我倒讀過不少，有「聖母曲」「祝福」「無意的邂逅」「風波」「流泉曲」「籠羽」「星星之火」「生之禮讚」「音樂家的悲歌」「隱情」諸篇。照我的猜測，她不但是個忠誠的宗教信徒，還是一位音樂家，至少也是一位音樂的愛好者，這是從她對於她作品裏所寫音樂家的態度上看出來的。她的「流泉曲」寫一個少女爲了戀愛而犧牲，故事和情調全似楊琇珍的「藍色的多臘河」，我以爲她全是受了楊琇珍的影響。但是同樣發揮宗教的犧牲精神，楊琇珍和曾文強只寫了戀愛一方面，而她却是多方面的，如「生之禮讚」寫一個牧師的兒子爲了援救大眾而犧牲是其一例。她又很篤于師生之誼，「祝福」是紀念一個爲了患肺病而停學的學生，「聖母曲」則在紀念一個對她懷着十分熱愛而已經過世的音樂教師。此外也好寫戀愛的悲喜劇，如「星星之火」和「隱情」都寫一對戀愛着的青年因了誤會而失去了很可以結合的機會，以致造成無可挽救的結局。「無意的邂逅」寫男女兩青年不明而遇又立即離別後所引起的惆悵。「籠羽」是喜劇，寫一少女爲舅父強主婚姻，終於獲得自由而達到自己的目的。「風波」寫一少女於旅途中無意間與一大盜相愛，但是直到大盜伏法時她才知道。這裏所選的「音樂家的悲歌」是最能代表她的作風的一篇，宗教的信仰，音樂的愛好，在這篇裏都現出了她的白熱程度。故事是有一個音樂家在開了一次音樂會得到成功後，遂敵不住萬惡社會的引誘而墮落了，拋棄了家庭和他的也是學習

音樂而尙未成功的兒子。後來他兒子也得到成功了，還以爲他正在外國努力于高深的技術的探求尙未回來，以致當面相遇而不相識。等到他知道他兒子要到外國去尋他而跑去向他說明時，那隻船已啓碇，來不及了！她的文字比較樸實，然而她也有她的特長，就是她好用電影中常用的節略和暗示手法。譬如她寫這位音樂家成功後墮落的原因和經過，只用了下面的寥寥幾行文字：

「瞧呀，這世界變得格外美麗和明亮了。」

「豔麗的花朶，稱揚的鏡架，高貴的禮物，還有粉紅色的信紙，堆滿於整個沙侖的客室。」

「沙侖忙着應酬和道謝，他忘懷了世界，忘記了家庭，更忘記了自己。」

「粉紅色的信紙，嬌羞的粉臉，迷惑的媚眼，情慾的誘引，在沙侖心中撒下了罪惡的種子，他忘記了自己是教徒，他忽略大眾對他有崇高的熱望；他也漠視願望已發出了的嫩苗。」

「報上忽然刊登麥沙侖失蹤的離奇消息。」

這種手法多用了會扯淡故事的趣味性，但是用得恰到好处時反而會助長故事的趣味性的，這位作家就是用得恰到好处的一位。此外，張愛玲也有這種特長，而且還能比她更巧妙的運用。

四

在目前的女作家羣中，也會有承襲中國儒家的正統精神的作家，這不能不算是鳳毛麟角。然而實在也並不是一種奇蹟。你只要去到每個作家都會受過牠的培植的學校園地裏去觀察一下，那麼在那些多數是思想模糊的衛道先生的教誨下，在他們指導着她們或他們在教室中爲練習而寫的文章裏，向來是最充滿着這種精神的。但寫這種文章的人，往往都是古文的擁護者，他們和她們都是永遠不懂得什麼是文藝而只知牢抱着書本子預備將來爲生活而追求生活的人。至於她們這班懂得文藝而又從事文藝創作的人的作品裏也會充滿着這種精神，那完全是那些宗教精神的歌詠者——上帝的兒女們——所引起的反響。她們的目的是反對外來的宗教，而她們就拿中國原來有的儒家精神來做對敵的武器。

正如宋儒反對佛教，而他們自己所創的理學却受着很深的禪學影響一樣，她們的意識是反宗教的，然而她們的作風却和那歌詠宗教精神者的作品可以列爲姊妹行。她們站立在向來在中國社會裏顛仆不破的儒教的立場上，用嚴詞，有時也用俏皮的態度來攻訐異教的迷信，揭破異教的虛偽，同時又提倡一種自己固有的正義精神。所以在她們的作品裏，處處都含着極深刻的教訓意味。因爲意識的陳舊，態度的嚴肅。反而不如那班歌詠上帝精神的作品接近於文藝，因此沒有引起較多讀者的注意。

那禾麗是最富于這種精神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幾乎每篇裏都富有醇厚的教訓氣息。「睡蓮」以「婚姻的不滿，莫過於性情與意志的分歧」爲主題，寫一對不融和的夫婦，男的不得不委曲去遷就那

倔强的女的，篇中充滿着教條式的格言如「我不能犧牲了別人，來定成自己的願望。」「自私中得來的幸福是不健全的，並且不久長的。」等等。「空課」寫的是萎靡的學校生活的一幕，牠的收束這樣寫着：「青春時代的光陰是應該珍惜的。在這樣，我們要好好地利用我們的寶貴的空課時間。」「瞑目」寫一個唸了一輩子佛的老太太，臨死時才悔悟她因迷信害死了人，自以為對的實在都做得錯了。「歧途」是比較沒有教訓意味的一篇，寫一個女孩子因為已經有了愛人，自己直接寫信去拒絕一個向她父親求婚的人。「上帝的信徒」是對於中國教徒的嘲笑，題材也很現實。在中國社會裏挺多的是挂了善的照牌來便利他作惡的人，教徒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她寫一個貪婪的女教徒，在教堂做禮拜的時候，一心在想怎樣利用她從她婆婆臨死時手上偷掙下來的金戒指，她決定做「黑貨」生意，包可對合「轉灣」後，於是在大家禱告的時候，她獨自這樣地輕輕默禱着：

「主啊！求您保佑我這次成功；以後若發了財，一定不忘您老人家的恩典，決計來替你裝金；不，捐錢給教會造禮拜堂。主啊，賜福我吧！亞——門。」

這已足見她的俏皮的筆鋒了，然而還有其他兩段寫得也不錯：

「琴聲戛然停止，季大娘猛可發覺這時是可以敘勞的時候了；連忙接着「亞——門」重重地喊了一聲。這兩個字簡直熟習得比以前唸「阿彌陀佛」時還覺得流利。」

「忽然，一只絲絨袋從余小姐那邊授了過來；季大娘明白這是要她捐錢。她就趕緊向自己衣袋裏一摸，再趕緊的把手插入那只絲絨袋裏。動作是做得那麼敏捷，那麼自然；誰也不會留心到她是空手進，空手出的。」

這樣的挖苦的描寫，真是作者的絕頂聰明之處，作者似乎是熟讀了魯迅的「阿Q正傳」的，季大娘實是一位教徒中的「阿Q」。但是也因為教養關係，作者還是一位沒有走出學校的學生，所以在文字技巧方面還未能達到十分成熟，譬如上引第二段文章之末「動作是做得那麼敏捷。」以下一段說明文字，實在是不必要的累贅。但是在作者的文章裏，常常有着這種累贅的。然而從大體看來，「上帝的信徒」不能不算她的最成功的一篇了。

除了她外，汪麗玲的作品也有着和她相同的傾向，不過她並不反對宗教。這位作家向來是從事於翻譯外國作品的，近來才看見她努力創作，因此所作不很多，我只讀到她的「糜爛」「變」「婚事」三篇。這三篇裏都寫到學校生活的一角，可見作者也是一個出了學校不久的人。「糜爛」寫一個大學生麻醉于色情生活，最後爲了追求一位女同學，竟不恤犧牲他最後一課的畢業考試。「變」寫一對在學校裏專靠「派司」來度過考試的男女學生，在成婚之後，家庭發生變化，以致生活發生問題，而男的又患了半身不遂的性病，女的只靠着當、賣、借來暫過生活。「婚事」是寫一個少女因恪守母訓而

離開了她所戀愛的人，對舊禮教似略起反感，然而沒有積極的行動。在她的字裏行間，也時常發現這種教條式的格言：

「知恥近乎勇，知禮近乎仁，希望你棄邪就正，做個好學生。光陰如流水，生命是極短促的。珏，努力吧！」

如果在同學和同學之間彼此互相這樣勉勵，那是一個好青年所應做應為之事，並非矯揉，也不迂腐，可是這是文藝作品。文藝作品雖然不是不能寓有教訓的意味，然而應該含蓄，出之暗示，這樣明則地寫出來，那然不免要減損牠的感應性了。這是作者沒有完全了解文藝的真實性的緣故，應該在這方面加以多多的修養。

兩人之外，嚴文涓也偶有這一種氣氛的作品。她是一個現在還在研究教育的學生，會寫有不少的小說。我只讀到過兩篇：「第三者」和「性善」。「第三者」寫一個學校裏男女同學間的因三角戀愛而引起的小糾紛，大概她就是取材於她的現實生活的。「性善」一看題目就知道作者是借來發揮在代儒家孟軻的「人性本善」的哲學的，故事造作得還好，可是太富于偶然性。平平的敘來，不講究結構，也沒有高潮，是一篇很好的敘事散文，但不宜于稱為小說。

五

最善於刻劃社會一切形相的作品，必須出於他或她是一個已經走入了社會的作者的筆下，否則不是不切實的虛浮的幻想，便是鄙棄這種題材而專力於構造她們自己坐在象牙塔裏所希望有的然而永遠不會到來的美夢，如那些歌詠上帝或儒家精神的作者們所寫。這走入社會的一羣，憑着她們由社會各階層中所得的經驗，親身見到的感到的形形色色，已經取之不竭，用之無盡，所以用不到專門製造語彙，他不必去另外虛構故事，她們所得到的已足夠幫助她們文思的枯窘。所以她們的作品，文字不講技巧，而自然平隱，故事不求誇張，而逼真切實，在平淡中見深刻，在樸素中寓美麗，沒有刺激的力量而自會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一切女作家中，她們這一羣是比較最成功的。不過在另一方面，她們永遠不會合于一班有閒階級以文藝作品爲消遣，或以文藝爲應該專門談情說愛，讓他們靠牠來發洩他們的情願的人的胃口。在這種場合裏，她們就會遭到被蔑視被輕棄的命運，然而這究竟是無損於她們的功和偉大。

湯雪華是這派作家中最成功的一個，而且實際上恐怕也僅有她一個。像陳以淡，我們只讀到她一篇作品，從一篇作品裏，當然無從看出作者全部思想及其傾向的。湯雪華似乎又是一個本以文學爲職

業的作家，所以作品特別多，不但數量多，而且好的也多，取材又廣普，筆調也老練，有些文章，竟然不像是一個年青的女作家寫的。爲了這，對於這位女作家，只能隨便舉出或幾篇來談談，當然還是我所能見到的爲限。

在她的作品裏，我們可以看到人生舞台上常表演着的人造的飢荒，不必要的死亡，官場的黑暗，大家庭的淫靡，兵荒馬亂所引起的災禍，時代錯誤造成的悲劇，失戀後的變態心理患者的趣事……等等。內容充實極了。「動亂的一角」寫的是一處偏僻地方的幾個小學教師靠囤貨發了些財，終於引起了匪徒的恐嚇而遠走了事。這是一個「螳螂捕蟬」式的很現實的悲喜劇，在黑暗的角度處處可以聽到見到。「飢」寫富人壓迫窮人，以至窮人全家死亡，作者在這裡頗致她的不平和憤慨。「慈母心」寫慈母愛子，因思想患了時代錯誤，結果事事都得到可憐的失敗，很可給上一代的人做教訓。「生與死」寫窮人對於生命的浪費，富含着人道的精神。「謎」寫一個死了愛人的女性愛一個像他愛人的人，以致他無法可以躲避。是個戀愛的悲喜劇。「最舒服的時候」是一篇表現作者崇高人格的散文，她的淡泊的性格，安于貧賤的善良品性，都在這篇文章中自己吐露了出來。「牆門裏的一天」是寫一個牆門裏的女僕在一天裏所做的繁重工作的經過，在這裏可以見到作者對於貧苦階級的同情。「黃道吉日」也是一個悲喜劇，寫的是官場中一個下級屬員，爲了沒有錢送禮給上司，不惜賣掉自己的女兒，

而結果在獲得上司的歡喜而得到升級後，却感到了空虛的惆悵。「紅燒豬頭和小蹄膀」是寫一個缺乏天才的教師的故事，也在談諧的筆調中寄寓着同情與悲哀。「山鄉」與「荒山上的一夜」寫的都是作者在避難時遇到盜警的故事；「山鄉」裏寫一個「世外桃源」裏人情風俗的樸厚，同時也有着顛仆難破的古老相傳的迷信，因為這羣避難的女客人不知避忌地把她們的褻服暴露在廣場上，以致招引了從來不曾有過的可怕的盜警，爲了自私的安全心理，不得不請這一羣客人離去。當離去的候候，作者還默然呼道：

「古怪幽僻的山鄉啊！只要太平，就永遠保持着你的愚蠢，無知和半開化罷！」

可見作者是何等神往于這個「太平」的世外桃源啊！這是亂離時代所引起的心理反感，可以代表着每一個在這亂離時代的人的心理，所以我把牠選了進來。在「荒山上的一夜」裏，作者在躲過了盜警下山後，她是這樣地感想着：

「然而我的心底，已永遠刻下了那可怕的一夜。使我怕的並非火把槍聲，乃是我已看見自己和所有的人類，在最危險緊急的一刹那所暴露出來的「求生」的本能了。這本能，平日掩藏在一切「善」與「美」的底面，也許就是天地間的「真」吧？但即使牠是「真」，我也希望永遠不要再看見這樣可怕的一夜了。」

她以爲人類在急難時所表現的不能互助而只自顧自求生的本能，比了「火把槍聲」還要可怕，這種感想是一個必須老于世故的哲學家才能體味得到，可是意外地給她善感的心理所發現，可見她在平時是這樣地注意着，不放棄機會地觀察着人生的一切的。所以她的作品不能說已有着怎樣的成功，然而已有着十足可以成功的希望。只要她繼續努力下去。

陳以淡的「鞠躬盡瘁」寫的是一個女性小學教師爲了生活而掙扎到死亡的故事。題材現實得不能再現實了，如果長此以往，教員待遇沒有澈底的改善的希望，這悲喜劇將成爲不是個人的悲劇，或社會的悲劇，而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悲劇。然而作者還在最後寫出了一些這樣過遲了的希望：

「——謝天謝地，總算也有這麼一天想到搶救教育了。亦華，我們可以定定心了，我們的薪水要加到十倍了呢。亦華！」

然而亦華——吾們的女主人——是「她已經來不及接受那搶救，那十倍的加薪了。」這位作者的過于忠厚的想望，簡直成爲她對於整個社會的嘲笑，而且是個極痛恨的嘲笑。

六

同樣是能夠運用多方面的題材的寫作者，在沒有深入社會的一羣中，無輪她們的筆觸怎樣老練，

風格怎樣俊美，想像力怎樣的豐富，思想表現怎樣的不陳腐不平凡，然而隔靴搔癢，總不免予閱讀者以影響模糊的感覺。然而她們却是最努力于寫作的一羣，是她們的生活環境不給她們以走入社會的機會，她們不得不僅憑着自己的想像來努力。本來，一個足跡沒有走出過象牙塔裏的人，而要刻劃十字衝頭的景物，結果自然是徒然地吃力而難於討好的。然而就文藝立場言，她們却是「爲創作而創作」的純文藝作家。

施濟美也是目前最努力於創作的一位，所寫也不比湯雪華少。但是她的取材除了家庭學校外，其餘都出之于想像。她是一個生長在北方的人，雖然幾年來生活在南方。我以爲她的性格有些像冰心。冰心在她「寄小讀者」裏有這樣幾句話：「我這時心中只憧憬着梁山泊好漢的生活，武松，林沖，魯智深的生活，我不是羨慕什麼分金關，剝皮亭，我羨慕那種激越豪放，大刀闊斧的胸襟！」施濟美的「萬里長城之月」正也有着同樣的胸襟。她的多數作品與冰心所作也相似，正如陳源對於冰心的「超人」所說：「超人裏大部分的小說，一望而知是一個沒有出過學校門的聰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節都離實際太遠了。」所以我所讀到的她的工作品，除了「萬里長城之月」和「古城的春天」外，牠們的篇篇都不脫學校家庭的關係。

不知爲什麼緣故，我最愛讀她的「古城的春天」。這是一篇富于傳奇性的理想主義的作品，美麗

的故事和美麗的文學，似乎是讀了英國詩人勃朗寧（Robert Browning）的「立像和胸像」（The Statue and the Bust），這篇小說大概是她愛了這首詩的影響而作，因為小說中的故事，正是詩中故事的「翻案」。「萬里長城之月」寫一個逃犯報仇，風格極雄峻，有「咄咄逼人」的意境。此外：「愛的勝利」寫了兩個孩子的愛情消釋了一代的仇怨，精神是很高超的。「小三的故事」寫的是她的妹妹和貓狗的故事，刻劃兒童心理很詼諧有趣。「第一個黃昏」寫一女演員見了人家贈的花籃，因而夢見她舊日的情人。「口嘯」係寫一童子軍教練員與一女學生的戀愛。「畢業考試的插曲」寫學校考試時一個美麗而不用功的女生利用一個用功的男生來幫助她的考試，她和她的情人因此都得度畢業難關，後來被利用者在接到他倆的結婚請帖時，却引起了誰都難受的悵惘。「小天地」寫一個離校的學生遇見她舊時的老師，她要改變她的職業為老師所勸止，也是一篇富于教訓意味的作品。「大地之春」是寫鄉村生活的，似一首美麗的散文詩。「藍天使」寫一個少女因物價激增欲買她心愛的大衣沒有成功後的悵惘，心理刻劃很精細。「別」是寫她與楊琇珍——她們恰是同學——的友誼，實在是一篇散文而非小說。「暖室裡的薔薇」和「小不點兒」都是專門播述一個女同學的故事的，但是後者寫的尤其淋漓活潑。她在這一篇的結末，用象徵的譬喻法來申述她的「結婚觀」，文學也優美到極點：

「早秋天氣，那矮矮的竹籬上，牽牛花開滿了，淡白的，淺紫的，濃藍的，一枝枝喇叭形的花

朶……

「爲什麼不種葛蘿呢？」我冒冒失失的脫口而出。

「葛蘿？」她莫名其妙的瞅着我，又舉手去搔弄耳墜子。

「真的，爲什麼一定要種葛蘿？即使這竹籬上爬滿了淺綠色的葛蘿藤，開遍了細小的猩紅的也是喇叭形的葛蘿花；難道這戴着耳墜子的少婦還能回到她穿背帶裙子的時日嗎？」

「……………」

「噢！沒到正午，太陽還在那邊，怎麼這朶淺紫的花就敗了呢？」一邊說，一邊她探下那朶敗了的牽牛花，把它放在掌心裏。

「少奶奶，那朶花昨天就開了，先開所以也先謝……」那是北方老媽媽的聲音。

「先開所以也先謝……」我向那老媽子看了一眼，也許她是個下愚的蠢材，然這句話是含着多少蒼涼的意味和深刻的哲理啊！」

哲理和詩本是一樣東西的兩面，在這一段美麗的對話裏，更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證明。

俞昭明寫的沒有施濟美那麼多，可是她的取材却是多方面的，雖然多數是出于想像。「小茉莉」

寫一個北方的歌女山紅到衰所受到的人情冷暖。作者似很熟識于世情，筆調也很清麗，兼有北方文學

的豪放。「古城之夜」也以北方為背景，寫一個當奶媽的貧婦為主人——是一個軍閥——強佔不放她歸去，她的丈夫無可如何事。「落花流水」寫男女間的錯綜的戀愛，愛她的人她不愛，她所愛的他却愛她，而終於造成空虛的結局。「玄武湖之夢」是比較成功的一篇，寫一個少女因愛而留下的恨，終拿愛來報償，有着託爾斯泰「復活」中涅夫利哀陶夫的精神。而且她最後寫小南的毅然的離開了這小天地而到大宇宙裏了，指示着一條唯一準確的出路，可見作者也是嚮往于光明的一方的。

七

另外有幾個超然的作家，實在她們可以稱為老作家了，因為她們在一般女作家中，無論在年齡上，修養上，經驗上，都比其餘的人高出一輩。她們都已做了多年的太太和母親，兩性的戀愛在她們已是過了春天的花卉，僅僅屬於記憶而不會去憧憬；一切社會習俗和各階層間的突兀不平，在她們都已熟視如無睹；她們的感覺已膠着於社會的種種形像而極不容易激起感慨；然而她們仍然要寫作。寫作不能沒有題材，於是也是除了想像外沒有內容，虛構外沒有故事。她們有異於為創作而創作的下一輩的作家的地方，在於她們的想像出之於經驗，而她們卻沒有經驗可以依憑；所以後者的態度往往很是認真，而前者常帶一些遊戲。

吳克勤和周鍊霞都是屬於這一派的作家，不過周鍊霞是個書畫大家，小說不過是出於他偶然的寫作。據我所見，呂克勤的近年作品，有「白乾與銀耳」「科學夫人」「鬚髭」「無字的文稿」及「愛的製造者」等篇。「白乾與銀耳」寫一位不懂戀愛心理的老太太，對於她的兒子們「心愛的一定不准愛，不愛的硬要叫他去愛」所造成的悲劇。「科學夫人」寫一個篤信科學的女子處處遵守科學——譬如丈夫和她接吻，也要他先行口腔消毒——因而自尋種種煩惱。「鬚髭」也是喜劇，寫一個青年爲了追逐愛人而剃掉鬚髭，後來爲了服務需要而又裝了假鬚上一個女學校的課，結果又因露出廬山真面目而不得不辭職。這樣過分誇張的喜劇手法，用在戲劇裏可以增加演出的效果，但在小說裏似乎太嫌做作。「無字的文稿」寫她對於剝削她丈夫稿費的稿子捐容施以相當的報復，就是給他「無字的文稿」使他失掉顧主的信用，然而事實又是勉強萬分的，因爲我們不相信會有這樣容易上當，上了當能容忍而不來交涉的傻子。「愛的製造者」寫一個青年在戀愛上的失敗，也是一個小喜劇，然而比較有真實性，所以就選了這一篇。一個老作家的文章當然是老練的，至于意識的如何如何，須由于她對於文藝所抱的態度而決定。在以文藝爲遊戲的態度下，當然不會有着時代和社會意識的。

周鍊霞所作我只見到兩篇：「宋醫生的羅曼司」和「佳人」。前者正如她的題目所寫，是一個認識的醫生的過去了的戀愛史，除了情節曲折外，文章也流利可讀。「佳人」于談諧中寓着感傷的情調

，寫一個詩人的戀愛的失敗。在這篇小說裏，刻劃詩人的性格頗逼真，情節亦不過分誇張，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她比專寫小說的吳克勤更多成功。如她寫詩人初戀愛時飄飄然的心理：

「在黑暗中，他摸索着脫了衣服鞋襪，摸着了斷髮和蛋糕，帶了牠們到床上去睡，用不着合上眼睛，黑沉沉的空氣裏，現出清清楚楚的他的佳人，他把斷髮放在鼻尖上，有一股迷人的香氣，好像是：「雲鬢廝磨」；又不自禁地把蛋糕湊到唇邊，舌尖舔了舔，有着膩人的甜味；香和甜，給予他濃厚的快樂，更加强了他胃裏的酒意，只是醉醺醺的，……後來昏昏沉沉，簡直是成了仙吧！……」

這樣老練的筆調，不是老作家是寫不出的。此外她還有兩篇小品文也值得在這裏提及。她的「螺川小品」是寫她故鄉的風土人情的，我僅見到「秋獵」和「露宿」兩篇，「秋獵」寫得極好，有美國歐文（Washington Irving）「見聞雜記」（Sketch Book）的風味。因為她自命爲「小品」，所以不能把牠選進來。

八

苦悶的時代和黑暗的社會到底不是正常的時代社會，僅僅爲了個人情欲的不滿足而呼出的不平的

聲音，也僅僅是「狹的範」中不澈底的暫時苟安者的要求，就是客觀的暴露社會的種種形相，在題本上是進步了，可是牠的效果，還不徒然更增加作者自己和讀者的苦悶？正如魯迅先生在他「吶喊自序」裏所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嗎？」

因為這樣，所以他在他的文章裏：

「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喻兒的墳上平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叙單四嫂子的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于自己，却也不願將自己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話是對的，然而從他自己一說穿，那效用也就完全化而為烏有。因此，我不能不贊美，假文藝來指示光明，或傾向于追求光明的這一羣女鬥士。

在這裏所選出的兩個代表的文章，意識都是極前進的，然而風格却恰恰相反。張憬的筆調非常沉滯，樸實，然而有勁，像在一個終天在工廠終天不停手工作的人寫出的；燕雪斐的文章非常細膩，流

利，明明是出于一個年青可愛的智識的少女的筆下。我們如果放棄技巧而論意識，那麼前者似比後者富于社會經驗，所以要堅毅得多，但是後者也不落後。

張景的小說很少見，我只讀到過三篇：「蠢動」「讓我工作吧」和「原野的靈火」。「蠢動」寫三個太太各與她的丈夫爭勝，終於一死二失敗。像這觸目都是的平凡而實在很有意義的題材，只有作者能夠捉到的。「讓我工作吧」寫一對情侶間女的愛工作而引起男子的誤會，最後他也悔誤了，她對他直直爽爽這樣說：

「現在我誠懇地和你說：我愛工作，你如果能鼓勵我，幫助我走向工作，我當然會比以往更愛你。退一步說：你能不妨害我的工作，我也會對你維持舊誼。此外就很難說了。男女之間，若

僅僅祇有肉的死纏，時間的浪費，兩條生命無異一堆糞土！」

這是新時代的青年對於戀愛最準確的觀念，雖然微嫌這位女主人有着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然而在「工作重于戀愛」的原則下，那麼她本來是不注意這些的，我們正不必以此為疵病。「原野的靈火」裏寫的是極錯綜的戀愛，然而也以「工作」為前提，我們可借女主人自己的一段話來說明故事的大意：「前一個我要幫助他，愛他，他不願我幫助他，不敢來愛我；後一個是要求我幫助，需要我的愛，我却又不想做戀愛的俘虜了呀！」所以她給後一個所感動而讓他用力地摟抱後，始而怒容滿面，繼

而熱情地說：

「你對我的真情，我是明白的，你的苦悶，我也知道，其實我們誰又不苦悶呢？我們都是小資產階級門閥中所產生出來的中庸敦厚，而又時時夢想着風流安閒的才子佳人，可是在現今的這個變動的時代，便是這苦悶特產的象徵了，所以你如果在三年前這樣對我，我恐怕早已投到你的懷裏，做你的乖乖了，然而現在我已有了我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人的方式，雖然我也有苦悶，可是我自己能解除，至於你的苦悶，我却沒法解決了。我相信，你如果真正的走進了我的戀愛方式，你會更苦悶，甚至會發狂，……」

說完了這一段話，便挽住了他的頸項熱烈的吻了他一下，放了手，跳遠兩步，又是一陣原氣旺盛，使人毛髮直豎的笑聲，接着又說：

「這裏便是我戀愛方式中可以給你戀愛一下的幾秒鐘，你覺得怎樣？也許使你更痛苦吧！所以你不能接近我，接近了便會被我氣死的。……記好，我不願做照亮一個人的前途的燈塔，我却要做原野上點綴荒涼的靈火，再會吧！」

說着，一揚手，便已快步進去了。是這樣一位生龍活虎有血有肉有大智慧的女性，誰配把她據而有之呢？

燕雪嬰的作品我只看見這一篇——「海上的孤帆」。她以「愛情是滋潤人生的一杯茶，而工作却是充實人生的甜餅」為主題，而指示了一個為愛情而犧牲自己的女性應走的路途。她的「工作重于戀愛」的人生觀却給予她永生不息的新生命，所以故事儘管和楊琇珍的作品如出一轍，甚至風格也有些相似，然而她有指示迷途的老教授，却教她去做更偉大的，更有意義，更有前途的工作。當她和老教授分別時候忽然感到了孤獨：

「涼風從江面上陣陣地拂來，差不多將吹落我辛酸的淚珠。但我忽然眺見一隻距離不遠的舢舨在浪濤裏流盪着；爲了要避免它底傾覆和沉沒，船上一切的人們都用他們底全力去抵抗那江濤底奔騰，即使那些穿着已被洗得發白的藍衫的姑娘和婦人，也都在把着舵，撐着篙。雖然到了最危險的階級，他們中沒有一個會感到懼怕而驚惶地退縮。他們只是協力地去克服這怒濤底惡勢。」

不是一個冥頑不靈的木偶，他或她能夠看到這個情形而不提起他或她的勇氣的嗎？她用的是象徵暗示的手法，這在張憬的筆下是沒有的。所以雖然只是這麼少的一篇，她已是踏進了她在文藝上的成功的途徑。

有了這兩位作家做後殿，才使本書有着無限的光榮，永遠的生命。

九

上面的將近二萬字的叙言，不過在寫出一個文藝欣賞者對於他所能讀到的當代十六位女作家小說的一點感想，一點狹隘低淺的意見。說得對固然最好，說得不好，要請作者和讀者多多指教和原諒！

三三，五，三〇，編者。

傾城之戀

張愛玲

上海爲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然而白公館裏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唧唧啞啞拉着，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胡琴上的故事是應當由光豔的伶人來搬演的，長長的兩片紅胭脂夾住瓊瑤鼻，唱了，笑了，袖子揩住了嘴……然而這裏只有白四爺單身坐在黑沉沉的破洋台上，拉着胡琴。

正拉着，樓底下門鈴響了。這在白公館是一件稀罕事。按照從前的規矩，晚上絕對不作興出去拜客。晚上來了客，或是平空裏接到一個電報，那除非是天字第一號的緊急大事，多半是死了人。

四爺凝神聽着，果然三爺三奶奶四奶奶一路嚷上樓來，急切間不知他們說些什麼。洋台後面的堂屋裏，坐着六小姐，七小姐，八小姐，和三房四房的孩子們，這時都有些皇皇然。四爺在洋台上，昏處看亮處，分外眼明，只見門一開，三爺穿着汗衫短袴，捲開兩腿站在門檻上，背過手去，拍啦拍啦

撲打股際的蚊子，遠遠的向四爺叫道：「老四你猜怎麼着？六妹離掉的那一位，說是得了肺炎，死了！」四爺放下胡琴往房裏走，問道：「是誰來給的信？」三爺道：「徐太太。」說着，回過頭用扇子去攆三奶奶道：「你別眼上來湊熱鬧呀！徐太太還在樓底下呢，她胖，怕爬樓。你還不去陪陪她！」三奶奶去了，四爺若有所思道：「死的那個不是徐太太的親戚麼？」三爺道：「可不是。看這樣子，是他們家特爲託了徐太太來遞信給我們的，當然是有用意的。」四爺道：「他們莫非是要六妹去奔喪？」三爺用扇子柄刮了刮頭皮道：「照說呢，倒也是應該……」他們同時看了六小姐一眼。白流蘇坐在屋子的一角，慢條廝理綉着一雙拖鞋，方才三爺四爺一遞一聲說話，彷彿是沒有她發言的餘地，這時她便淡淡的道：「離過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婦，讓人家笑掉了牙齒！」她若無其事地繼續做她的鞋子，可是手指頭上直冒冷汗，針灑了，再也拔不過去。

三爺道：「六妹，話不是這麼說。他當初有許多對不起你的地方，我們全知道。現在人已經死了，難道你還記在心裏？他丟下的那兩個姨奶奶，自然是守不住的。你這會子堂堂正正的回去替他戴孝主喪，誰敢笑你？你雖然沒生下一男半女，他的姪子多着呢，隨你挑一個，過繼過來。家私雖然不剩什麼了，他家是個大族，就是撥你看守祠堂，也餓不死你母子。」白流蘇冷笑道：「三哥替我想得真週到！就可惜晚了一步，婚已經離了這麼七八年了。依你說，當初那些法律手續都是糊鬼不成？我們

「可不能拿着法律鬧着玩哪！」三爺道：「你別動不動就拿法律來嚇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這天理人情，三綱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樹高千丈，葉落歸根——」

「流蘇站起身來道：『你這話，七八年前什麼不說？』」三爺道：「我只怕你多了心，只當我們不肯收容你。」流蘇道：「哦？現在你就不怕我多心了？你把我的錢用光了，你就不怕我多心了？」三爺直問到她臉上道：「我用了你的錢？我用了你幾個大錢？你住在我們家，吃我們的，喝我們的，從前還罷了，添個人不過添雙筷子，現在你去打聽打聽看，米是什麼價錢？我不提錢，你倒提起錢來了！」

四奶奶站在三爺背後，笑了一聲道：「自己骨肉，照說不該提錢的話。提起錢來，這話可就長了！我早就跟我們老四說過——我說：老四，你去勸勸三爺，你們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姑奶奶的錢哪，沒的沾上了晦氣！她一嫁到了婆家，丈夫就變成了敗家子。回到娘家來，眼見得娘家就要敗光了——天生的掃帚星！」三爺道：「四奶奶這話有理。我們那時候，如果沒讓她入股子，決不至於弄得一敗塗地！」

流蘇氣得混身亂顫，把一隻綉了一半的拖鞋面子抵住了下頰，下頰抖得彷彿要落下來。三爺又道：「想當初你哭哭啼啼回家來，鬧着要離婚，怪只怪我是個血性漢子，眼見你給他打成那個樣子，心有不忍，一拍胸脯子站出來說：『好！我白老三窮雖窮，我家裏短不了我妹子這一碗飯！我只道你們

少年夫妻，誰沒有個脾氣？大不了回娘家來住個三年五載的，兩下裏也就回心轉意了。我若真知道你們認真是一刀兩斷，我會幫着你辦離婚麼！拆散人家夫妻，這是絕子絕孫的事。我白老三是鬼子的人，我還指望他們養老呢！」流蘇氣到了極點，反倒放聲笑了起來道：「好，好，都是我的不是！你們窮了，是我把你們吃窮了。你們虧了本，是我帶累了你們。你們死了兒子，也是我害你們傷了陰陽！」四奶奶一把揪住她兒子的衣領，把她兒子的頭去撞流蘇，叫道：「赤口白舌的咒起孩子來了！就憑你這句話，我兒子死了，我就得找着你！」流蘇連忙一閃身躲過了，抓住四爺道：「四哥你瞧——你——你倒是評評理看！」四爺道：「你別着急呀，有話好說，我們從長計議。三哥這都是爲你打算——」流蘇賭氣摔開了手，一逕進裏屋去了。

裏屋沒點燈，影影綽綽的只看見羅珠紗帳子裏，她母親躺在紅木大床上，緩緩揮動白團扇。流蘇走到床跟前，雙膝一軟，就跪了下來，伏在床沿上，哽咽道：「媽。」白老太太耳朵還好，外間屋裏說的話，她全聽見了。她咳嗽了一聲，伸手在枕邊摸索到了小痰罐子，吐了一口痰，方才說道：「你四嫂就是這麼碎嘴子！你可不能跟她一樣的見識。你知道：各人有各人的難處。你四嫂天生的要強性兒，一向管着家，偏生你四哥不爭氣，狂嫖濫賭，玩出一身病來不算，不該挪了公賬上的錢，害得你四嫂面上無光，只好讓你三嫂當家，心裏咽不下這口氣，着實不舒坦。你三嫂精神又不濟，支持這份

家，可不容易！種種地方，你得體諒他們一點。」流蘇聽她母親這話風，一味的避重就輕，自己覺得沒意思，只得一言不發。白老太太翻身朝裏睡了，又道：「先兩年，東拚西湊的，賣一次田，還夠兩年吃的。現在可不行了。我年紀大了，說聲走，一撒手就走了，可顧不得你們。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總不是長久之計。倒是回去是正經。領個孩子過活，熬個十幾年，總有你出頭之日。」

正說着，門簾一動，白老太太道：「是誰？」四奶奶探頭進來道：「媽，徐太太還在樓下呢，等着跟您說七妹的婚事。」白老太太道：「我這就起來。你把燈捻開。」屋裏點上了燈，四奶奶扶着老太太坐起身來，伺候她穿衣下床。白老太太問道：「徐太太那邊找到了合式的人？」四奶奶道：「聽她說得怪好的，就是年紀大了幾歲。」白老太太咳了一聲道：「寶絡這孩子，今年也二十四了，真是我心上一個疙瘩。白替他操了心，還讓人家說我：她不是我親生的我存心就攔了她！」四奶奶把老太太攙到外房去，老太太道：「你把那兒的新茶葉拿出來，給徐太太泡一碗。綠洋鐵筒子裏的是大姑奶奶去年帶來的龍井，高罐兒裏的是碧螺春，別弄錯了。」四奶奶一面答應着，一面叫喊道：「來人哪！開燈哪！」只聽見一陣脚步響，來了些粗手大腳的孩子們，幫着老媽子把老太太攙下樓去了。

四奶奶一個人在外間屋裏翻箱倒櫃找尋老太太的私房茶葉，忽然笑道：「咦！七妹，你打哪兒鑽出來了，嚇我一跳！我說怎麼的，剛才你一晃就不見影兒了！」寶絡細聲道：「我在洋台上乘涼。」

四奶奶格格笑道：「害臊呢！我說，七妹，趕明兒你有了婆家，凡事可得小心一點，別那麼由着性兒鬧。離婚豈是容易的事？要離就離了，稀鬆平常！果真那麼容易，你四哥不成材，我幹嗎不離婚哪！我也有娘家呀，我不是沒處可投奔的，可是這年頭兒，我不能不給他們划算划算，我是有點人心的，就得顧着他們一點，不能靠定了人家，把人家拖窮了。我還有三分廉恥呢！」

白流蘇在她母親床前淒淒涼涼跪着，聽見了這話，把手裏的綉花鞋幫子緊緊按在心口上，戳在鞋上的一枚針，扎了手也不覺得疼，小聲道：「這屋子裏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她的聲音灰暗而輕飄，像斷斷續續的塵灰吊子。她彷彿做夢似的，滿頭滿臉都掛着塵灰吊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撲自己以爲是枕住了她母親的膝蓋，嗚嗚咽咽哭了起來道：「媽，媽，你老人家給我做主！」她母親呆着臉，笑嘻嘻的不做聲。她摟住她母親的腿，使勁搖撼着，哭道：「媽！媽！」恍惚又是多年前，她還只十來歲的時候，看了戲出來，在傾盆大雨中和家裏人擠散了。她獨自站在人行道，瞪着眼睛看人，人也瞪着眼睛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車窗，隔着一層層無形的玻璃罩——無數的陌生人。人人都關在他們自己的小世界裏，她撞破了頭也撞不進去。她似乎是壓住了。忽然聽見背後有脚步聲，猜着是她母親來了，便竭力定了一定神，不言語。她所祈求的母親與她真正的母親根本是兩個人。

那人走到床前坐下了，一開口，却是徐太太的聲音。徐太太勸道：「六小姐，別傷心了，起來，

起來，大熱的天……」流蘇撐着床勉強站了起來，道：「嬌子，我……我在這兒再也歇不下去了。早就知道人家多嫌着我，就只差明說。今兒當面羅，對面鼓，發過話了，我可沒有臉再住下去了！」徐太太扯她在床沿上一同坐下，悄悄的道：「你也太老實了，不怪人家欺負你，你哥哥們把你的錢盤來盤去盤光了。就養活你一輩子也是應該的。」流蘇難得聽見這幾句公道話，且不問她是真心還是假意，先就從心裏熱起來，淚如雨下，道：「誰叫我自己糊塗呢！就爲了這幾個錢，害得我要走也走不開。」徐太太道：「年紀青青的人，不怕沒有活路。」太蘇道：「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沒念過兩句書，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麼事？」徐太太道：「找事，都是假的，還是找個人是真的。」流蘇道：「那怕不行。我這一輩子早完了。」徐太太道：「這句話，只有有錢的人，不愁吃，不愁穿，才有資格說。沒錢的人，要完也完不了哇！你就是剃了頭髮當姑子去，化了緣罷，也還是塵緣——離不了人！」流蘇低頭不語。徐太太道：「你這件事，早兩年托了我，又要好些。」流蘇微微一笑道：「可不是，我已經二十八了。」徐太太道：「放着你這樣好的人才，二十八也不算什麼。我替你留心着。說着我也要怪你了，離了婚七八年了，你早點兒拿定了主意，遠走高飛，少受多少氣！」流蘇道：「嬌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哪兒肯放我們出去交際？倚仗着家裏人罷，別說他們根本不贊成，就是贊成了，我底下還有兩個妹妹沒出閣，三哥四哥的幾個女孩子也漸漸的長大了，

張羅她們還來不及呢，還顧得到我？」

徐太太笑道：「提起你妹妹，我還等着他們的回話呢。」流蘇道：「七妹的事，有希望麼？」徐太太道：「說得有幾分眉目了。剛才我有意的讓娘兒們自己商議商議，我說我上去瞧瞧六小姐就來。現在可該下去了。你送我去，成不成？」流蘇只得扶着徐太太下樓，樓梯又舊，徐太太又胖，走得吱吱格格一片響。到了堂屋裏，流蘇欲待開燈，徐太太道：「不用了，看得見。他們就在東廂房裏。你跟我來，大家說說笑笑，事情也就過去了，不然，明兒吃飯的時候免不了要見面的，反而僵的慌。」流蘇聽不得「吃飯」這兩個字，心裏一陣刺痛，硬着嗓子，強笑道：「多謝嬪子——可是我這會子身子有點不舒服，實在不能夠見人，只怕失魂落魄的，說話闖了禍，反而辜負了您待我的一片心。」徐太太見流蘇一定不肯，也就罷了，自己推門進去。

門掩上了，堂屋裏暗着，門的上端的玻璃格子裏透進兩方黃色的燈光，落在青磚地上。矇矓中可見看見堂屋裏順着牆高高下下堆着一排書箱，紫檀匣子，刻着綠泥款識。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裏，擱着法藍自鳴鐘，機括早壞了，停了多年。兩旁垂着硃紅對聯，閃着金色壽字團花，一朵花托住一個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裏，一個個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離着紙老遠。流蘇覺得自己就是對聯上的一個字，虛飄飄的，不落實地。白公館有這麼一點像神仙的洞府：這裏悠悠忽忽過了一天，世上已

經過了一千年。可是這裏過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為每天都是一樣的單調與無聊，流蘇交叉着胳膊，拾住她自己的頸項。七八年一雙眼就過去了。你年輕麼？不要緊，過兩年就老人！這裏，青春是不希罕的。他們有的是青春——孩子一個個的被生出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紅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來，眼睛鈍了，人鈍了，下一代又生出來了。這一代便被吸收到碌紅灑金的輝煌的背景裏去，一點一點的淡金便是從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蘇突然叫了一聲，掩住自己的眼睛，跌跌衝衝往樓爬，往樓上爬……上了樓，到了她自己的屋子裏，她開了燈，撲在穿衣鏡上，端詳她自己。還好，她還不怎麼老。她那一類的嬌小的身軀是最不顯老的一種，永遠是纖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臉，從前是白得像磁，現在由磁爲玉——半透明的輕青的玉。下頰起初是圓的，近年來漸漸尖了，越顯得那小小的臉，小得可愛。臉龐原是相當的窄，可是眉心很寬。一雙嬌滴滴，滴滴嬌的清水眼。洋台上，四爺又拉起胡琴來了。依着那抑揚頓挫的調子，流蘇不山的偏着頭，微微飛了個眼風；做了個手勢。她對着鏡子這一表演，那胡琴聽上去便不是胡琴，而是笙簫琴瑟奏着幽沉的廟堂舞曲。她向左走了幾步，又向右走了幾步，她走一步路都彷彿是合着失了傳的古代音樂的節拍。她忽然笑了——陰陰的，不懷好意的一笑，那音樂便戛然而止。外面的胡琴繼續拉下去，可是胡琴訴說的是一些遼遠的忠孝節義的故事，不與她相干了。

這時候，四爺一個人躲在那裏拉胡琴，却是因爲他自己知道樓下的家庭會議中沒有他置喙的餘地。徐太太走了之後，白公館裏少不得將她的建議加以研究和分析。徐太太打算替寶絡做媒說給一個姓范的，那人最近和徐先生在礦務上有相當密切的聯絡，徐太太對於他的家世一向就很熟悉，認爲絕對可靠。那范柳原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華僑，有不少的產業分佈在錫蘭馬來亞等處。范柳原今年三十歲，父親雙亡。白家衆人質問徐太太，何以這樣的一個標緻女婿到現在還是獨身的，徐太太告訴他們，范柳原從英國回來的時候，無數的太太們急扯白臉的把女兒送上門來，硬要搵給他，勾心鬥角，各顯神通，大大熱鬧過一番。這一捧却把他捧壞了。從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腳底下的泥。由於幼年時代的特殊環境，他脾氣本來就有點怪僻。他父母的結合是非正式的。他父親有一次出洋考察，在倫敦結識了一個華僑交際花，兩人祕密地結了婚。原籍的太太也有點風聞。因爲懼怕太太的報復，那二夫人始終不敢回國。范柳原就是英國長大的。他父親故世以後，雖然大太太只有兩個女兒，范柳原要在法律上確定他的身份，却有種種棘手之處。他孤身流落在英倫，很吃過一些苦，然後方才獲得了繼承權。至今范家的族人還對他抱着仇視的態度，因此他總是住在上海的時候多，輕易不回廣州老宅裏去。他年紀青的時候受了些刺激，漸漸的就往放浪的一條路上走，嫖賭吃着，樣樣都來，獨獨無意於家庭幸福。白四奶奶就說：「這樣的人，想必是喜歡存心挑剔。我們七妹是庶出的，只怕人家看不上眼。放着

這麼一門好親戚，怪可惜了兒的！」三爺道：「他自己也是庶出。」四奶奶道：「可是人家多利害呀，就憑我們七丫頭那股子傻勁兒，還指望拿得住他？倒是我那個大女孩子機靈些，別瞧她，人小心不小，真識大體！」三奶奶道：「那似乎年歲差得太多了。四奶奶道：「呦！你不知道，越是那種人，越是喜歡年紀青的。我那個大的若是不成，還有二的呢。」三奶奶笑道：「你那個二的比姓范的小二十歲。」四奶奶悄悄扯了她一把，正顏厲色的道：「三嫂，你別那麼糊塗！你護着七丫頭，她是白家什麼人？隔了一層娘肚皮，就差遠了。嫁了過去，誰也別想在她身上得點什麼好處！我這都是爲了大家的好。」然而白老太太一心一意只怕親戚議論她虧待了沒娘的七小姐，決定照原來計劃，由徐太太擇日請客，把寶絡介紹給范柳原。

徐太太雙管齊下，同時又替流蘇物色到一個姓姜的，在海關裏做事，新故了太太，丟下了五個孩子，急等着續弦。徐太太主張先忙完了寶絡，再替流蘇撮合，因爲范柳原不久就要上新加坡去了。白公館裏對於流蘇的再嫁，根本就拿它當一個笑話，只是爲了要打發她出門，沒奈何，只當不聞不問，由着徐太太鬧去。爲了寶絡這頭親，却忙得鴉飛雀亂，人仰馬翻。一樣是兩個女兒，一方面如火如茶，一方面冷冷清清，相形之下，委實使人難堪。白老太太將全家的金珠細軟，盡情搜括出來，能夠放在寶絡身上的都放在寶絡身上。三房裏的女孩子過生日的時候，乾娘給的一件累絲衣料，也被老太太

逼着三奶奶拿了出來，替寶絡製了旗袍。老太太自己歷年攢下的私房，以皮貨居多，暑天裏又不能穿皮子，只得典質了一件貂皮大襖，用那筆款子去把幾件首飾改鑲了時新款式。珍珠耳墜子，翠玉手鐲，綠寶戒指，自不必說，務必把寶絡打扮得花園錦簇。

到了那天，老太太，三爺，三奶奶，四爺，四奶奶自然都是要去的。寶絡輾轉聽到四奶奶的陰謀，心裏着實惱着她，執意不肯和四奶奶的兩個女兒同時出場，又不好意思說不要她們，便下死勁拖流蘇一同去。一部出差汽車黑壓壓坐了七個人，委實再擠不下了，四奶奶的女兒金枝蟬便慘遭淘汰。他們是下午五點鐘出發的，到晚上十一點方才回家。金枝金蟬哪裏放得下心，睡得着覺？眼睛睜盼着他們回來了，却又是大夥兒啞口無言。寶絡沉着臉走到老太太房裏，一陣風把所有的插戴全剝了下來，還了老太太，一言不發回房去了。金枝金蟬把四奶奶拖到洋台上，一疊連聲追問怎麼了。四奶奶怒道：「也沒看見你們這樣的女孩子家，又不是你自己相親，要你這樣熱辣辣的！」三奶奶跟了出來，柔聲緩氣說道：「你這話，別讓人家多了心去！」四奶奶索性衝着流蘇的房間嚷道：「我就指桑罵槐，罵了她了，又怎麼着？又不是千年萬代沒見過男子漢，怎麼一聞見生人氣，就痰迷心竅，發了瘋了？」金枝金蟬被她罵得摸不着頭腦，三奶奶做好做歹穩住了她們的娘，又告訴她們道：「我們先去看電影的。」金枝詫異道：「看電影？」三奶奶道：「可不是透着奇怪，專爲看人去的，倒去坐在黑影子

裏，什麼也瞧不見。後來徐太太告訴我那都是范先生的主張，他在那裏掏壞呢。他要把人家在那裏擱個兩三個鐘頭，臉上出了油，胭脂花粉褪了色，他可以看得親切些。那是徐太太的猜想。據我看來，那姓范的始終就沒有誠意。他要看電影，就爲着懶得跟我們應酬。看完了戲，他不是就想溜麼？」四奶奶忍不住插嘴道：「哪兒的話！今兒的事，一上來挺好的，要不是我們自己窩兒裏的人在裏頭搗亂，準有個七八成！」金枝金蟬齊聲道：「三媽，後來呢？後來呢？」三奶奶道：「後來徐太太拉住了他，要大家一塊兒去吃飯。他就說他請客。」四奶奶拍手道：「吃飯就吃飯，明知道我們七小姐不會跳舞，上跳舞場去乾坐着，算什麼？不是我說，這就要怪三哥了，他也是外面跑跑的人，聽見姓范的吩咐汽車夫上舞場去，也不攔一聲！」三奶奶忙道：「上海這麼多的飯店，他怎麼知道哪一個飯店有跳舞，哪一個飯店沒有跳舞？他可比不得四爺是個閒人哪，他沒那麼多的工夫去調查這個！」金枝金蟬還要打聽此後的發展，三奶奶給四奶奶幾次一打岔，興緻索然，只道：「後來就吃飯，吃了飯，就回來了。」

金蟬道：「那范柳原是怎樣的一個人？」三奶奶道：「我哪兒知道？統共沒聽見他說過三句話。」又尋思了一會，道：「跳舞跳得不錯罷！」金枝咳了一聲道：「他跟誰跳來着？」四奶奶搶先答道：「還有誰，還不是你那六姐！我們詩禮人家，不准學跳舞的，就只她結婚之後跟她那不成材的姑爺

學會了這一手！好不害臊，人家問你，說不會跳不就結了？不會也不是丟臉的事。像你三媽，像我，都是大戶人家的小姐，活過這半輩子了，什麼世面沒見過？我們就不會跳！」三奶奶嘆了口氣道：「跳了一次，還說是敷衍人家的面子，還跳第二次，第三次！」金枝金蟬聽到這裏，不禁張口結舌。四奶奶又向那邊喃喃罵道：「豬油蒙了心！你若是以為你破壞了你妹子的事，你就有指望了，我叫你早的歇了這個念頭！人家連多少小姐都看不上眼呢，他會要你這敗柳殘花？」

流蘇和寶絡住着一間屋子，寶絡已經上床睡了，流蘇蹲在地下摸着黑點蚊烟香，洋台上的話聽得清清楚楚，可是她這一次却非常的鎮靜，擦亮了洋火，眼看着她燒過去，火紅的小小三角旗，在它自己的風中搖擺着，移，移到她手指邊，她嘆的一聲吹滅了它，只剩下一截紅藍的小旗桿，旗桿也枯萎了，垂下灰白蟠曲的鬼影子。她把燒焦的火柴丟在烟盤子裏。今天的事，她不是有意的，但是無論如何，她給了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他們以為她這一輩子已經完了麼？早哩！她微笑着。寶絡心裏一定也在罵她，罵得比四奶奶的話還要難聽。可是她知道寶絡恨雖恨她，同時也對她刮目相看，肅然起敬。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着異性的愛，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們就是這點賤。

范柳原真心喜歡她麼？那倒也不見得。他對她說的那些話，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對女人說慣了謊的。她不能不當心——她是個六親無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床架子上掛着她脫下來的人

月白蟬翼紗旗袍。她一歪身坐在地上，摟住了長袍的膝部，鄭重地把臉偎在上面。蚊香的綠烟一蓬一蓬浮上來，直薰到她腦子裏去。她的眼睛裏，眼淚閃着光。

隔了幾天，徐太太又來到白公館。四奶奶早就預言過：「我們六姑奶奶這樣的胡鬧，眼見得七丫頭的事是吹了。徐太太豈有不惱的？徐太太怪了六姑奶奶，還肯替她介紹人麼？這就叫偷雞不著蝕把米。」徐太太果然不像先前那麼一盆火似了，遠兜遠轉先解釋她這兩天爲什麼沒上門。家裏老爺有要事上香港去接洽，如果一切順利，就打算在香港租下房子，住個一年半載的，所以她這兩天忙着打點行李，預備陪他一同去。至於寶緒的那件事，姓范的已經不在上海了，暫時只得擱一擱。流蘇的可能的對象姓姜的，徐太太打聽了出來，原來他在外面有了人，若要拆開，還有點麻煩。據徐太太看來，這種人不甚可靠，還是算了罷。三奶奶四奶奶聽了這話，彼此使了個眼色，撇着嘴笑了一笑。

徐太太接下去攢眉說道：「我們的那一位，在香港倒有不少的朋友，就可惜遠水救不着近火……六小姐若是能夠到那邊去走一趟，倒許有很多的機會。這兩年，上海人在香港的，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上海人自然是喜歡上海人，所以同鄉小姐們在那邊聽說是很受人歡迎。六小姐去了，還愁沒有相當的人？真可以抓起一把來揀揀！」衆人覺得徐太太真是善於辭令。前兩天轟轟烈烈鬧着做媒，忽然烟消火滅了，自己不得下場，便故作遁辭，說兩句風涼話。白老太太便嘆了口氣道：「到香港去一趟

，談何容易！單講——」不料徐太太很爽快的一口剪斷了她的話道：「六小姐若是願意去，我請她。我答應幫她的忙，就得幫到底。」大家不禁面面相覷，連流蘇都怔住了。她估計着徐太太當初自告奮勇替她做媒，想必倒是一時仗義，真心同情她的境遇。爲了她跑跑腿尋尋門路，治一桌酒席請請那姓姜的，這點交情是有的。但是出盤纏帶她到香港去，那可是所費不貲。爲什麼徐太太平空的要在她身上花這些錢？世上的好人雖多，可沒有多少傻子願意在銀錢上做好人。徐太太一定是有背景的。難不成是那范柳原的鬼計？徐太太曾經說過她丈夫與范柳原在營業上有密切接觸，夫婦兩個大約是多熱心地捧着范柳原。犧牲一個不相干的孤苦的親戚來巴結他，也是可能的事。流蘇在這裏胡思亂想着，白老太太便道：「那可不成呀，總不能讓您——」徐太太打了個哈哈：「沒關係，這點小事，我還做得起！再說，我還指望着六小姐幫我的忙呢。我拖着兩個孩子，血壓又高，累不得，路上有了她，凡事也有個照應。我是不拿她當外人的，以後還要她多多的費神呢！」白老太太忙代流蘇容氣一番。徐太太掉過頭來，單刀直入的問道：「那麼六小姐，你一準跟我們跑一趟罷！就算是去逛逛，也值得。」流蘇低下頭去，微笑道：「您待我太好了。」她迅速地盤算了一下。姓姜的那件事是無望了。以後即使有人替她做媒，也不過是和那姓姜的不相上下，也許還不如他。流蘇的父親是一個有名的博徒，爲了賭而傾家蕩產，第一個領着他們往破落戶的路上走。流蘇的手沒有沾過骨牌和骰子，然而她也是喜

歡賭的。她決定用她的前途來下注。如果她輸了，她聲名掃地，沒有資格做五個孩子的後母。如果她贏了，她可以得到衆人虎視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淨她胸中這一口惡氣。

她答應了徐太太。徐太太在一星期內就要動身。流蘇便忙着整理行裝。雖說家無長物，根本沒有什麼可整理的，却也亂了幾天。變賣了幾件零碎東西，添製了幾套衣服。徐太太在百忙中還騰出時間來替她做顧問。徐太太這樣的籠絡流蘇，被白公館裏的人看在眼裏，漸漸的也就對流蘇發生了新的興趣。除了懷疑她之外，又存了三分顧忌。背後嘀嘀咕咕談論着；當面却不那麼指着臉子罵了，偶然也還叫聲「六妹」，「六姑」，「六小姐」，只怕她當真嫁到香港的關人，衣錦榮歸，大家總得留個見面的餘地，不犯着得罪她。

徐太太徐先生帶着孩子一同乘車子來接了她上船，坐的是一隻荷蘭船的頭等艙。船小，顛簸得厲害，徐先生徐太太一上船便雙雙睡倒，吐個不休，旁邊兒啼女哭，流蘇倒着實服侍了他們幾天。好容易船靠了岸，她才有機會到甲板上去看看海景。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着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裏，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躍上落下，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流蘇想着，在這誇張的城裏，就是栽個跟頭，只怕也比別處痛些，心裏不由的七上八下起來，忽然覺得有人奔過來抱住她的腿，差一點把她推了一跤。

師吃了一驚，再看原來是徐太太的孩子，連忙定了定神，過去助着徐太太照料一切。誰知那十來伴行李與兩個孩子，竟不肯被歸着在一堆，行李齊了，一轉眼又少了個孩子。流蘇疲於奔命，也就不去看野眼了。

上了岸，叫了兩部汽車到淺水灣飯店。那車馳出了鬧市，翻山越嶺，走了多時，一路上只見黃土崖，紅土崖，土崖缺口處露出森森綠樹，露出藍綠色的海。近了淺水灣，一樣是土崖與叢林，却漸漸的明媚起來。許多遊了山回來的人，乘車掠過他們的車，一汽車一汽車載滿了花，風裏吹落了零亂的笑聲。

到了旅館門前，却看不見旅館在哪裏。他們下了車，走上極寬的石級，到了花木蕭疎的高台上，方見再高的地方有兩幢黃色房子。徐先生早定下了房間，僕歐們領着他們沿着碎石小徑走去，進了昏黃的飯廳，經過昏黃的穿堂，往二層樓上走。一轉灣，有一扇門通着一個小洋台，搭着紫籐花架，曬着半壁斜陽。洋台上有兩個人站着說話，只見一個女的，背向着他們，披着一頭漆黑的長髮，直垂到腳踝上，腳踝上套着赤金扭藤花鐲子，光着腳，底下看不仔細是否踩着拖鞋，上面微微露出一截印度式桃紅緞襪窄脚袴。被那女人擋住的一個男子，却叫了一聲：「咦！徐太太！」便走了過來，向徐先生徐太太打招呼，又向流蘇含笑點頭。流蘇見是范柳原，雖然早就料到這一着，一顆心依舊不免跳得

厲害。洋台上的女人一閃就不見了。柳原伴着他們上樓，一路上大家彷彿他鄉遇故知似的，不斷的表示驚訝與愉快。那范柳原雖然夠不上稱做美男子，粗枝大葉的，也有他的一種風神。徐先生夫婦指揮着僕歐們搬行李，柳原與流蘇走在前面，流蘇含笑問道：「范先生，你沒上新加坡去？」柳原輕輕的答道：「我在這兒等着你呢。」流蘇想到他這樣直爽，倒不便深究，只怕說穿了，不是徐太太請她上香港而是他請的，自己反而下不落台，因此只當他說玩話，向他笑了一笑。

柳原問知她的房間是一百三十號，便站住了腳道：「到了。」僕歐拿鑰匙開了門，流蘇一進門便不由的向窗口舉直走過去。那整個的房間像暗黃的畫框，鑲着窗子裏一幅大畫。那醜惡的，濼濼的海，直濺到窗簾上，把簾子的邊緣都染藍了。柳原向僕歐道：「箱子就放在樹跟前。」流蘇聽他說話的聲音就在耳根子底下，不覺震了一震，回過臉來，只見僕歐已經出去了，房門却沒有關嚴。柳原倚着窗台，伸出一隻手來撐在窗格子上，擋住了她的視線，只管望着她微笑。流蘇低下頭去。柳原笑道：「你知道麼？你的特長是低頭。」流蘇抬頭笑道：「什麼？我不懂。」柳原道：「有的人善於說話，有的人善於笑，有的人善於管家，你是善於低頭的。」流蘇道：「我什麼都不會。我是頂無用的人。」柳原笑道：「無用的女人是最厲害的女人。」流蘇笑着走開了道：「不跟你說了，到隔壁去看看罷。」柳原道：「隔壁？我的房還是徐太太的房？」流蘇又震了一震道：「你就住在隔壁？」柳原已

經替她開了門，道：「我屋裏亂七八糟的，不能見人。」

他敲了一敲一百三十一號的門，徐太太開門放他們進來道：「在我們這邊吃茶罷，我們有個起坐間。」便撒鈴叫了幾客茶點。徐先生從臥室裏走了出來道：「我打了個電話給老朱，他鬧着要接風，請我們大夥兒上香港飯店。就是今天。」又向柳原道：「連你在內。」徐太太道：「你真有興緻，輩了幾天的船，還不趁早歇歇？今兒晚上，算了罷？」柳原笑道：「香港飯店，是我所見過的頂古板的舞場。建築、燈光、佈置、樂隊，都是老英國式，四五十年前頂時髦的玩藝兒，現在可不夠刺激性了。實在沒有什麼可看的，除非是那些怪模怪樣的西崽，大熱的天，仿着北方人穿着紫腳袴——」流蘇道：「爲什麼？」柳原道：「中國精調呀！」徐先生笑道：「既然來到此地，總得去看看。就委曲你做做陪客罷！」柳原笑道：「我可不能說準。別等我。」流蘇見他不像要去的神氣，徐先生並不是常跑舞場的人，難得這麼高興，似乎是認真要替她介紹朋友似的，心裏倒又疑惑起來。

然而那天晚上，香港飯店裏爲他們接風的一班人，都是成雙捉對的老爺太太，幾個單身男子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青人。流蘇正在跳舞，范柳原忽然出現了，把她從另一個男子手裏接了過來。在那荔枝紅的燈光裏，她看不清他的黝暗的臉，只覺得他異常的沉默。流蘇笑道：「怎麼不說話呀？」柳原笑道：「可以當着人說的話，我全說完了。」流蘇撲嗤一笑道：「鬼鬼祟祟的，有什麼背人的話

？」柳原道：「有些傻話，不但是要背着人說，還得背着自己。讓自己夠見了也怪難爲情的。譬如說，我愛你，我一輩子都愛你。」流蘇別過頭去，輕輕啐了一聲道：「偏有這些廢話！」柳原道：「不說話又怪我不說話了，說話，又嫌嘮叨！」流蘇笑道：「我問你，你爲什麼不願意我上跳舞場去？」柳原道：「一般的男人，喜歡把好女人教壞了，又喜歡去感化壞的女人，使她變爲好女人。我可不像那麼沒事找事做。我認爲好女人還是老實些的好。」流蘇瞟了他一眼道：「你以爲你跟別人不同麼？我看你也是一樣的自私。」柳原笑道：「怎樣自私？」流蘇心裏想着：你最高的理想是一個冰清玉潔而又富於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潔，是對於他人。挑逗，是對於你自己。如果我是一個徹底的好女人，你根本就不會注意到我！她向他偏着頭笑道：「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個好女人，在你面前做一個壞女人。」柳原想了一想道：「不懂。」流蘇又解釋道：「你要我對別人壞，獨獨對你好。」柳原笑道：「怎麼又顛倒過來了？越發把人攪糊塗了！」他又沈吟了一會道：「你這話不對。」流蘇笑道：「哦，你懂了。」柳原道：「你好也罷，壞也罷，我不要再你改變。難得碰見像你這樣的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流蘇微微嘆了口氣道：「我不過是一個過了時的人罷了。」柳原道：「真正的中國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遠不會過了時。」流蘇笑道：「像你這樣的一個新派人——」柳原道：「你說新派，大約就是指的洋派。我的確不能算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直到最近幾年才漸漸的中國化起來。可是你

知道，中國化的外國人，頑固起來，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頑固。」流蘇笑道：「你也頑固，我也頑固，你說過的，香港飯店又是最頑固的跳舞場……」他們同聲笑了起來。音樂恰巧停了。柳原扶着她回到座上，向眾人笑道：「白小姐有點頭痛，我先送她回去吧。」流蘇沒提防他有這一着，一時想不起怎樣對付，又不願意得罪了他，因為交情還不夠深，沒有到吵嘴的程度，只得由他替她披上外衣，向眾人道了歉，一同走了出來。

迎面遇見一羣西洋紳士，衆星捧月一般簇擁着一個女人。流蘇先就注意到那人的漆黑的長髮，結成雙股大辮，高高盤在頭上。那印度女人，這一次雖然是西式裝束，依舊帶着濃厚的東方色彩。玄色輕紗氅底下，她穿着金魚黃緊身長衣，蓋住了手，只露出晶亮的指甲，領口挖成極狹的V形，直開到腰際，那是巴黎最新的款式，有個名色，喚做「一線天」。她的臉色黃而油潤，像飛了金的觀音菩薩，然而她的影沉沉的大眼睛裏躲着妖魔。古典型的直鼻子，只是太尖，太薄一點。粉紅的厚重的小嘴唇，彷彿腫着似的。柳原站住了脚，向她微微鞠了一躬。流蘇在那裏看她，她也昂然望着流蘇，那一雙驕矜的眼睛，如同隔着幾千里地，遠遠的向人望過來。柳原便介紹道：「這是白小姐。這是薩黑美妮公主。」流蘇不覺肅然起敬。薩黑美妮伸出一隻手來，用指尖碰了一碰流蘇的手，問柳原道：「這位白小姐，也是上海來的？」柳原點點頭。薩黑美妮微笑道：「她倒不像上海人。」柳原笑道：「像

那兒的人呢？」薩黑美妮把一隻食指按在腮幫子上，想了一想，翹着十指尖尖，彷彿是要形容而又形容不出的樣子，聳肩笑了一笑，往裏走去。柳原扶着流蘇繼續外走，流蘇雖然聽不大懂英文，鑒貌辨色，也就明白了，便笑道：「我原是個鄉下人。」柳原道：「我剛才對你說過了，你是個道地的中國人，那自然跟她所謂的上海人有點不同。」

他們上了車，柳原又道：「你別看她架子搭得十足。她在外面招搖，說是克力希納。柯蘭姆帕王公的親生女，只因王妃失寵，賜了死，她也就被放逐了，一直流浪着，不能回國。其實，不能回國倒是真的，其餘的，可沒有人能夠證實。」流蘇道：「她到上海去過麼？」柳原道：「人家在上海也是很有名的。後來她跟着一個英國人上香港來。你看見她背後那老頭子麼？現在就是他養活着她。」流蘇笑道：「你們男人就是這樣，當面何嘗不奉承她，背後就說得她一個錢不值。像我這樣一個窮遺老的女兒，身分還不及她高的人，不知道你對別人怎樣的說我呢！」柳原說道：「誰敢一口氣把你們兩人的名字說在一起？」流蘇撇了撇嘴道：「也許因為她的名字太長了，一口氣念不完。」柳原道：「你放心。你是什麼的人，我就拿你當什麼樣的人看待，準沒錯。」流蘇做出安心的樣子，向車窗上一靠，低聲道：「真的？」他這句話，似乎並不是挖苦她，因為她漸漸發覺了，他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總是斯斯文文的，君子人模樣。不知道爲什麼，他背着人這樣穩重，當衆却喜歡放肆。她一時摸

不清那到底是他的怪脾氣，還是他另有作用。

到了淺水灣，他攙着她下車，指着汽車道旁鬱鬱的叢林道：「你看那種樹，是南邊的特產。英國人叫它『野火花』。」流蘇道：「是紅的麼？」柳原道：「紅！」黑夜裏，她看不出那紅色，然而她直覺地知道它是紅得不能再紅了，紅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窩在參天大樹上，壁栗剝落燃燒着，一路燒過去，把那紫藍的天也薰紅了。她仰着臉望上去。柳原道：「廣東人叫它『影樹』。你看這葉子。」葉子像鳳尾草，一陣風過，那輕纖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顫動着，耳邊恍惚聽見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簫前鐵馬的叮噹。

柳原道：「我們到那邊去走走。」流蘇不做聲。他走，她就緩緩的跟了過去。時間橫豎還早，路上散步的人多着呢——沒關係。從淺水灣飯店過去一截子路，空中飛跨着一座橋樑，橋那邊是山，橋這邊是一堵灰磚砌成的牆壁，攔住了這邊的山。柳原靠在牆上，流蘇也就靠在牆上，一眼看上去，那堵牆極高極高，望不見透。牆是冷而粗糙，死的顏色。她的臉，托在牆上，反襯着，也變了樣——紅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張臉。柳原看着她道：「這堵牆，不知爲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再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

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

流蘇嘆道：「你自己承認你愛裝假，可別拉扯上我？你幾時提出我說謊來着？」柳原啞的笑道：「不錯，你是再天真也沒有的一個人。」流蘇道：「得了，別哄我了！」

柳原靜了半晌，嘆了口氣。流蘇道：「你有什麼不稱心的事？」柳原道：「多着呢。」流蘇嘆道：「若是像你這樣自由自在的人，也要怨命，像我這樣的，早就該上吊了。」柳原道：「我知道你是不快樂的。我們四週的那些壞事，壞人，你一定是看夠了。可是，如果你這是第一次看見他們，你一定更看不慣，更難受。我就是這樣。我回中國來的時候，已經二十四了。關於我的家鄉，我做了好些夢。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麼的失望。我受不了這個打擊，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如果認識從前的我，也許你會原諒現在的我。」流蘇試着想像她是第一次看見她四嫂。她猛然叫道：「還是那樣的好，初次瞧見，再壞些，再醜些，是你外面的人，你外面的東西。你若是混在那裏頭長大了，你怎麼分得清，哪一部份是他們，哪一部份是你自己？」柳原默然，隔了一會方道：「也許你是對的。也許我這些話無非是藉口，自己糊弄自己。」他突然笑了起來道：「其實我用不着什麼藉口呀！我愛玩——我有這個錢，有這個時間，還得去找別的理由？」他思索了一會，又煩躁起來，向她說道：「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他嘴裏這麼說着，心裏早已絕望了，然

而他還是固執地，哀懇似的說着：「我要你懂得我！」

流蘇願意試試看。在某種範圍內，她什麼都願意。她側過臉去向着他，小聲答應着：「我懂得，我懂得。」她安慰着他，然而她不由的想到了她自己的月光中的臉，那嬌脆的輪廓，眉與眼，美得不近情理，美得渺茫。她緩緩垂下頭去。柳原格格的笑了起來。他換了一副聲調，笑道：「是的，別忘了，你的特長是低頭。可是也有人說，只有十來歲的女孩子們適宜於低頭。適宜於低頭的人往往一來就喜歡低頭。低了多年的頭，頸子上也許要起皺紋的。」流蘇變了臉，不禁抬起手來撫摸她的脖子。柳原道：「別着急，你決不會有的。待會兒回到房裏去，沒有人的時候，你再解開衣領上的鈕子，看個明白。」流蘇不答，掉轉身就走。柳原追了上去，笑道：「我告訴你爲什麼你保得住你的美。薩黑莫妮上次說：她不敢結婚，因爲印度女人一閒下來，就在家裏，整天坐着，就發胖了。我就說：中國女人呢，光是坐着，連發胖都不肯發胖——因爲發胖至少還需要一點精力。懶倒也有懶的好處！」

流蘇只是不理他。他一路陪着小心，低聲下氣，說說笑笑，她到了旅館裏，面色方才和緩下來，兩人也就各自歸房安置。流蘇自己忖量着，原來范柳原是講究精神戀愛的。她倒也贊成，因爲精神戀愛的結果永遠是結婚，而肉體之愛往往就停頓在某一階段，很少結婚的希望。精神戀愛只有一個毛病：在戀愛過程中，女人往往聽不懂男人的話。然而那倒也沒有多大關係。後來總還是結婚，找房子，

置傢俱，僱傭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的多。她這麼一想，今天這點小誤會，也就不放在心上。

第二天早晨，她聽徐太太屋裏鴉雀無聲，知道她一定起來得很晚。徐太太彷彿說過的，這裡的規矩，早餐叫到屋裏來吃，另外要付費，還要給小賤，因此流蘇決定替人家節省一點。到食堂裡去。她梳洗完了，剛跨出房門，一個守候在外面的僕歐，看見了她，便去敲范柳原的門。柳原立刻走了出來，笑道：「一塊兒吃早飯去。」一面走，他一面問道：「徐先生徐太太還沒升帳？」流蘇笑道：「昨兒他們玩得太累了罷！我沒聽見他們回來，想必一定是近天亮。」他們在餐室外面的走廊上揀了個桌子坐下。石闌干外生着高大的棕櫚樹，那絲絲縷縷披散着的葉子在太陽光裏微微發抖，像陽光亮的噴泉。樹底下也有噴水池子，可沒有那麼偉麗。柳原問道：「徐太太他們今天打算怎麼玩？」流蘇道：「聽說是要找房子去。」柳原道：「他們找他們的房子，我們玩我們的。你喜歡到海灘上去還是到城裏去看看？」流蘇前一天下午已經用望遠鏡看了看附近的海灘，紅男綠女，果然熱鬧非凡，只是行動太自由了一點，她不免略具戒心，因此便提議進城去。他們趕上了一輛旅館裏特備的公共汽車，到了中心區。

柳原帶她到大中華去吃飯。流蘇一聽，僕歐們全是說上海話的，四座也是鄉音盈耳，不覺詫異道

：「這是上海館子？」柳原笑道：「你不想家麼？」流蘇笑道：「可是……專誠到香港來吃上海菜，總似乎有點傻，」柳原道：「跟你在一起，我就喜歡做各種的傻事，甚至於乘着電車兜圈子，看一張看過了兩次的電影……」流蘇道：「因為你被我傳染上了傻氣，是不是？」柳原笑道：「你愛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

吃完了飯，柳原舉起玻璃杯來將裏面剩下的茶一飲而盡，高高的擎着那玻璃杯，只管向裏看着。

流蘇道：「有什麼可看的，也讓我看看。」柳原道：「你迎着亮瞧瞧，裏頭的景緻使我想起馬來的森林。」杯裏的殘茶向一邊傾過來，綠色的茶葉黏在玻璃上，橫斜有致，迎着光，看上去像一棵翠生生的芭蕉。底下堆積着的茶葉，蟠結錯雜，就像沒膝的蔓草與蓬蒿。流蘇湊在上面看，柳原就探過身來指點着。隔着那綠陰陰的玻璃杯，流蘇忽然覺得他的一雙眼睛似笑非笑的瞅着她。她放下了杯子，笑了。柳原道：「我陪你到馬來亞去。」流蘇道：「做什麼？」柳原道：「回到自然。」他轉念一想，又道：「只是一件，我不能想像你穿着旗袍在森林裏跑。……不過我也不能想像你不穿着旗袍。」流蘇連忙沉下臉來道：「少胡說。」柳原道：「我這是正經話。我第一次看見你，就覺得你不應當光着膀子穿這種時髦的長背心，不過你也不應當穿西裝。滿洲的襪裝，也許倒合式一點，可是線條又太硬，」流蘇道：「總之，人長得難看，怎麼打扮着也不順眼！」柳原笑道：「別又誤會了，我的意思是

：你看上去不像這世界上的人。你有許多小動作，有一種羅曼諦克的氣氛，很像唱京戲。」流蘇抬起眉毛，冷笑道：「唱戲，我一個人也唱不成呀！我何嘗愛做作——這也是遇上梁山。人家跟我要心眼兒，我不跟人家耍心眼兒，人家還拿我當傻子呢，準得找着我欺侮！」柳原聽了這話，倒有些黯然。他舉起了空杯，試着喝了一口，又放下了，嘆道：「是的，都怪我。我裝慣了假，也是因爲人人都對我裝假。只有對你，我說過句把真話。你聽不出來。」流蘇道：「我又不是你肚裏的蛔蟲。」柳原道：「是的，都怪我。可是我的確爲你費了不少的心機。在上海第一次遇見你，我想着，離開了你家裏那些人，你也許會自然一點。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現在，我又想把你帶到馬來亞，到原始人的森林裏去……」他笑他自己，聲音又啞又澀，不等笑完他就喊僕歐拿賬單來。他們付了賬出來，他已經恢復原狀，又開始他的上等的調情——頂文雅的一種。

他每天伴着她到處跑，什麼都玩到了，電影，廣東戲，賭場，格羅士大飯店，思豪酒店，青鳥咖啡館，印度綢緞莊，九龍的四川菜……晚上他們常常出去散步，直到夜深。她自己都不能夠相信，他連她的手都難得碰一碰。她總是提心弔胆，怕他突然摘下假面具，對她作冷不防的襲擊，然而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他維持着他的君子風度。她如臨大敵，結果毫無動靜。她起初倒覺得不安，彷彿下樓梯的時候踏空了一級似的，心裏異常怔忡，後來也就慣了。

只有一次，在海灘，這時候流蘇對柳原多了一層認識，覺得到海邊上去去也無妨，因此他們到那裏去消磨了一個上午。他們並排坐在沙上，可是一個面朝東一個面朝西。流蘇嚷有蚊子。柳原道：「不是蚊子，是一種小蟲，叫沙蠅。咬一口，就是個小紅點，像砒砂痣。」流蘇又道：「這太陽真受不了。」柳原道：「稍微曬一會兒，我們可以到涼棚底下去。我在那邊租了一個棚。」那口渴的太陽汨汨地吸着海水，漱着，吐着，嘩嘩的響。人身上的水分全給它喝乾了，人成了金色的枯葉，輕飄飄的。流蘇漸漸感到那奇異的眩暈與愉快，但是她忍不住又叫了起來：「蚊子咬！」她扭過頭去，一巴掌打在她裸露的背脊上。柳原笑道：「這樣好吃力。我來替你打罷，你來替我打。」流蘇果然留心着，照準他臂上打去，叫道：「哎呀，讓它跑了！」柳原也替她留心着。兩人劈劈拍拍打着，笑成一片。流蘇突然被得罪了，站起身來往旅館裏走。柳原這一次並沒有跟上來。流蘇走到樹陰裏，兩座蘆席棚之間的石徑上，停了下來，抖一抖短裙子上的沙，回頭一看，柳原還在原處，仰天躺着，兩手墊在頸項底下，顯然是又在那裏做着太陽裏的夢了，人又曬成了金葉子。流蘇回到了旅館裏，又從窗戶裏用望遠鏡望出來，這一次，他的身邊躺着一個女人，辮子盤在頭上。就把那薩黑美妮燒了灰，流蘇也認識她。

從這天起，柳原整日價的和薩黑美妮廝混着。他大約是下了決心把流蘇冷一冷。流蘇本來天天出

去慣了，忽然閒了下來，在徐太太面前交代不出理由，只說傷了風，在屋裏坐了兩天。幸喜天公識趣，又下起纏綿雨來，越發有了藉口，用不着出門。有一天下午，她打着傘在旅舍的花園裏兜了個圈子回來，天漸漸黑了，約摸徐太太他們看房子也該回來了，她便坐在廊簷下等候他們，將那把鮮明的油傘撐開了橫擱在闌干上，遮住了臉。那傘是粉紅地子，石綠的荷葉圖案，水珠一滴一滴從筋紋上滑下來。那雨下得大了，雨中有汽車潑刺潑刺航行的聲音，一羣男女嘻嘻哈哈推着挽着上階來，打頭的便是范柳原。薩黑蕙妮被他攙着，却是夠狼狽的，裸腿上濺了一點點的泥漿。她脫去了大草帽，便灑了一地的水。柳原瞥見流蘇的傘，便在扶梯口上和薩黑蕙妮說了幾句話，薩黑蕙妮單獨上樓去了，柳原走了過來，掏出手絹子來不住的擦他身上臉上的水漬子。流蘇和他不免寒暄了幾句。柳原坐了下來道：「前兩天聽說有點不舒服？」流蘇道：「不過是熱傷風。」柳原道：「這天氣真悶的慌。剛才我們到那個英國人的遊艇上去野餐的，把船開到了青衣島。」流蘇順口問問他青衣島的景緻。正說着，薩黑蕙妮又下樓來了，已經換了印度裝，兜着鵝黃披肩，長垂及地。披肩上是二十來闊的銀絲堆花鑲滾。她也靠着闌干，遠遠的揀了個桌子坐下，一隻手閒閒擱在椅背上，指甲上塗着銀色蔻丹。流蘇笑向柳原道：「你還不過去？」柳原笑道：「人家是有了主見的人。」流蘇道：「那老英國人，哪兒管得住她？」柳原笑道：「他管不住她，你却管得住我呢！」流蘇抿着嘴笑道：「喲！我就是香港總督，香

港的城隍爺，管這一方的百姓，我也管不到你頭上呀！」柳原搖搖頭道：「一個不吃醋的女人，多少有點病態。」流蘇撲嗤一笑。隔了一會，流蘇問道：「你看着我做什麼？」柳原笑道：「我看你從今以後是不是預備待我好一點。」流蘇道：「我待你好一點，壞一點，你又何嘗放在心上？」柳原拍手道：「這還像句話！話音裏彷彿有三分酸意。」流蘇禁不住放聲笑了起來道：「也沒有看見你這樣的人，死七白咧的要人吃醋！」

兩人當下言歸於好，一同吃了晚飯。流蘇表面上雖然和他熱了些，心裏却怙倭着：他使她吃醋，無非是用的激將法，逼着她自動的投到他懷裏去。她早不同他好，晚不同他好，偏揀這個當口和他好了，白犧牲了她自己，他一定不承情，只道她中了他的計。她做夢也休想他娶她。……很明顯的，他要她，可是要不願意娶她。然而她家裏窮雖窮，也還是個望族，大家都是場面上的人，他担当不起這誘姦的罪名，因此他採取了那種光明正大的態度。她現在知道了，那完全是假撇清。他處處在希圖脫卸責任。以後她若是被拋棄了，她絕對沒有誰可抱怨。

流蘇一念及此，不覺咬了咬牙，恨了一聲。面子上仍舊照常跟他敷衍着。徐太太已經在跑馬地租下了房子，就要搬過去了。流蘇欲待跟過去，又覺得白擾了人家一個多月，再要長住下去，實在不好意思。這樣僵持下去，也不是事。進退兩難，倒煞費躊躇。這一天，在深夜裏，她已經上了床多時，

只是翻來覆去。好容易矇矓了一會，床頭的電話鈴突然朗朗響了起來。她一聽，却是柳原的聲音，道：「我愛你。」就掛斷了。流蘇心跳得撲通撲通，握住了耳機，發了一回楞，方才輕輕的把它放回原處。誰知才擱上去，又是鈴聲大作。她再度拿起聽筒，柳原在那邊問道：「我忘了問你一聲，你愛我麼？」流蘇咳嗽了一聲再開口，喉嚨還是沙啞的。她低聲道：「你早該知道了。我爲什麼上香港來？」柳原嘆道：「我早知道了，可是明擺着的事實，我就是不肯相信。流蘇，你不愛我。」流蘇道：「怎見得我不？」柳原不語，良久方道：「詩經上有一首詩——」流蘇忙道：「我不懂這些。」柳原不耐煩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着我講了！我念給你聽：『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釋得對不對。我看是最悲哀的一首詩。生與死與離別，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麼小，多麼小！可是我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流蘇沉思了半晌，不由的惱了起來道：「你乾脆說不結婚，不就完了！還得繞着大灣子！什麼做不了主？連我這樣守舊的人家，也還說『初嫁從親，再嫁從身』哩！你這樣無拘無束的人，你自己不能做主，誰替你做主？」柳原冷冷的道：「你不愛我，你有什麼辦法，你得着了主麼？」流蘇道：「你若真愛我的話，你還顧到了這些？」柳原道：「我不至於那麼糊塗。我犯不着花了錢娶一個對我毫

無感情的人來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對於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許你不在乎。根本你以為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流蘇不等他說完，拍的一聲把耳機慣下了，臉氣得通紅。他敢這樣侮辱她！他敢！她坐在床上，炎熱的黑暗包着她像葡萄紫的絨毯子。一身的汗，癢癢的，頸上與背脊上的頭髮梢也刺惱得難受。她把兩隻手按在腮頰上，手心却是冰冷的。

鈴又響了起來。她不去接電話，讓它響去。「的玲玲……的玲玲……」聲浪分外的震耳，在寂靜的房間裏，在寂靜的旅舍裏，在寂靜的淺水灣。流蘇突然覺悟了，她不能吵醒了整個的淺水灣飯店。第一，徐太太就在隔壁。她戰戰兢兢拿起聽筒來，擱在褥單上。可是四周太靜了，雖是離了這麼遠，她也聽得見柳原的聲音在那裏心平氣和地說：「流蘇，你的窗子裏看得見月亮麼？」流蘇不知道爲什麼，忽然哽咽起來。淚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銀色的，有着綠的光稜。柳原道：「我這邊，窗子上面吊下一枝籐花，擋住了一半。也許是玫瑰，也許不是。」他不再說話了，可是電話始終沒掛上。許久許久，流蘇疑心他可是睜着了，然而那邊終於撲禿一聲，輕輕掛斷了。流蘇用顫抖的手從褥單上拿起她的聽筒，放回架子上。她怕他第四次再打來，但是他沒有。這都是一個夢——越想越像夢。

第二天早上她也不敢問他，因爲他準會嘲笑她——「夢是心頭想，」她這麼迫切地想念他，連睡夢裏他都會打電話來說說「我愛你？」他的態度也和平時沒有什麼不同。他們照常的出去玩了一天。

流蘇忽發覺拿他們當做夫婦的人很多很多——僕歐們，旅館裏和她搭訕的幾個太太老太太。原不怪他們誤會。柳原跟她住在隔壁，出入總是肩並肩，夜深還到海岸上去散步，一點都不避嫌疑。一個保姆推着孩子的車走過，向流蘇點點頭，喚了一聲「范太太。」流蘇臉上一僵，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只得皺着眉向柳原賤了一眼，低聲道：「他們不知道怎麼想着呢！」柳原笑道：「喚你范太太的人，且不去管他們；倒是喚你做白小姐的人，才不知道他們怎麼想呢！」流蘇變色。柳原用手撫摸着下巴，微笑道：「你別枉担了這個虛名！」

流蘇吃驚地朝他望望，驀地裏悟到他這人多麼惡毒。他有意的當着人做出親狎的神氣，使她沒法可證明他們沒有發生關係。她勢成騎虎，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爺娘，除了做他的情婦之外沒有第二條路。然而她如果遷就了他，不但前功盡棄，以後更是萬劫不復了。她偏不！就算她枉担了虛名，他不過口頭上佔了她一個便宜。歸根究底，他還是沒得到她。既然他沒有得到她，或許他有一天還會回到她這裡來，帶了較優的議和條件。

她打定了主意，便告訴柳原她打算回上海去。柳原却也不堅留，自告奮勇要送她回去。流蘇道：「那倒不必了。你不是要到星加坡去麼？」柳原道：「反正已經攔了，再就攔些時也不妨事。上海也有專等着料理呢。」流蘇知道他還是一貫政策，唯恐衆人不議論他們倆。衆人越是說得鑿鑿有據，

流蘇越是百喙莫辯，自然在上海不能安身。流蘇盤算着，即使他不送她回去，一切也瞞不了她家裏的人。她是豁出去了，也就讓他送她一程。徐太太見他們倆正打得火一般的熱，忽然要拆開來了，詫異非凡，問流蘇，問柳原，兩人雖然異口同聲的爲彼此洗刷，徐太太哪裏肯信。

在船上，他們接近的機會很多，可是柳原既能抗拒淺水灣的月色，就能抗斷甲板上的月色。他對她始終沒有一句紮實的話。他的態度有點淡淡的，可是流蘇看得出他那閒適是一種自滿的閒適——他拿穩了她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

到了上海，他送她到家，自己沒有下車。白公館裏早有了耳報神，探知六小姐在香港和范柳原實行同居了。如今她陪人家玩了一個多月，又若無其事的回來了，分明是存心要丟白家的臉。

流蘇勾搭上了范柳原，無非是圖他的錢。真弄到了錢，也不會無聲無臭的了，顯然是沒得到他什麼好處。本來，一個女人上了男人的當，就該死；女人給當給男人上，那更是淫婦；如果一個女人想給男人上而失敗了，反而上了人家的當，那是雙料的淫惡，殺了她也還污了刀。平時白公館裏，誰有了一點芝麻大的過失，大家便炸了起來。遭到了真正聳人聽聞的大逆不道，爺奶奶們興奮過度，反而吃吃艾艾，一時發不出話來。大家先議定了：「家醜不可外揚，」然後分頭去告訴親戚朋友，逼他們宣誓保守祕密，然後再向親友們一個個的探口氣，打聽他們知道了沒有，知道了多少。最後大家覺得

倒底是瞞不住，爽性開誠佈公，打開天窗說亮話，拍着腿感慨一番。他們忙着這種種手續，也忙了一秋天，因此遲遲的沒向流蘇採取斷然行動。流蘇何嘗不知道，她這次回來，更不比往日。她和這家庭早是恩斷義絕了。她未嘗不想出去找個小事，胡亂混一碗飯吃。再苦些，也強如在家裏受氣。但是尋了個低三下四的職業，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那身份，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尤其是現在，她對范柳原還沒有絕望，她不能先自貶身價，否則他更有了藉口，斷絕和她結婚了。因此她無論如何得忍些時。

熬到了十一月底，范柳原果然從香港來了電報。那電報，整個的白公館裏的人都傳觀過了，老太太方才把流蘇叫去，遞到她手裏。只有寥寥幾個字：「乞來港。船票已由通海隆辦妥。」白老太太長吁了一聲道：「既然是叫你去，你就去罷！」她就這樣的下賤麼？她眼裏吊下淚來。這一哭，她突然失去了自制力，她發現她已經是忍無可忍了。一個秋天，她已經老了兩年——她可禁不起老！於是她第二次離開了家上香港來。這一趟，她早失去了上一次的愉快的冒險的感覺。她失敗了。固然，女人是喜歡被屈服的，但是那只限於某種範圍內。如果她是純粹爲范柳原的風儀與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說了，可是內中還攪雜着家庭的壓力——最痛苦的成份。

范柳原在細雨迷濛的碼頭上迎接她。他說她的綠色玻璃雨衣像一隻瓶，又註了一句：「藥瓶。」

她以為他在那裏諷嘲她的孱弱，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你就是醫我的藥。」她紅了臉，白了他一眼。

他替她定下了原先的房間。這天晚上，她回到房裏來的時候，已經兩點鐘了。在浴室裏晚妝既畢，熄了燈出來，方才記起了，她房裏的電燈開關裝置在床頭，只得摸着黑過來，一脚絆在地板上的—隻皮鞋上，差一點栽了一交，正怪自己疏忽，沒把鞋子收好，床上忽有人笑道：「別嚇着了！是我的鞋。」流蘇停了一會，問道：「你來做什麼？」柳原道：「我一直想從你的窗戶裏看月亮。這邊屋裏比那邊看得清楚些。」……那晚上的電話的確是他打來的——不是夢！他愛她。這毒辣的人，他愛她，然而他待她也不過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她轉身走到梳妝台前。十一月尾的纖月，僅僅是一鈎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然而海上畢竟有點月意，映到窗子裏來，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鏡子。流蘇慢騰騰摘下了髮網，把頭髮一攪，攪亂了，夾叉叮玲鐺啣掉下地來。她又戴了網子，把那髮網的梢頭狠狠的啣在嘴裏，擰着眉毛，蹲下身去把夾叉一隻一隻揀了起來，柳原已經光着脚走到她後面，一隻手擱在她頭上，把她的臉倒扳了過來，吻她的嘴。髮網滑下地去了。這是他第一次吻她，然而他們兩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為在幻想中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從前他們有過許多機會——適當的環境，適當的情調；他也想到過，她也顧慮到那可能性。然而兩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盤打得太仔細了，始終不

肯冒失。現在這忽然成了真的，兩人都糊塗了。流蘇覺得她溜溜的轉了個圈子，倒在鏡子上，背心緊緊抵着冰冷的鏡子。他的嘴始終沒有離開她的嘴。他還把她往鏡子上推，他們似乎是跌到鏡子裏面，另一個昏昏的世界裏去了，涼的涼，燙的燙，野火花直燒上身來。

第二天，他告訴她，他一禮拜後就要上英國去。她要求他帶她一同去，但是他回說那是不可能的。他提議替她在香港租下一幢房子住下，等他一年半載，他也就回來了。她如果願意在上海住家，也聽她的便。她當然不肯回上海。家裏那些人——離他們越遠越好。獨自留在香港，孤單些就孤單些。問題却在他回來的時候，局勢是否有了改變。那全在他了。一個禮拜的愛，弔得住他的心麼？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來，柳原是一個沒長性的人，這樣匆匆的聚了又散了，他沒有機會厭倦她，未始不是於她有利的。一個禮拜往往比一年值得懷念。……他果真帶着熱情的回憶重新來找她，她也許倒變了呢！近三十的女人，往往有着反常的嬌嫩，一轉眼就憔悴了。總之，沒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長期抓住一個男人，是一件艱難的，痛苦的事，幾乎是不可能的。啊，管它呢！她承認柳原是可愛的，他給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經濟上的安全。這一點，她知道她可以放心。

他們一同在巴內頓道看了一所房子，坐落在山坡上，屋子粉刷完了，僱定了一個廣東女傭，名喚阿栗，傢俱只置辦了幾件最重要的，柳原就該走了。其餘的都丟給流蘇慢慢的去收拾。家裏還沒有開

火倉，在那冬天的傍晚，流蘇送他上船時，便在船上的大餐間裏胡亂的吃了些三明治。流蘇因爲滿心的不得意，多喝了幾杯酒，被海風一吹，回來的時候，便帶着三分醉。到了家，阿栗在廚房裏燒水替她隨身帶着的那孩子洗腳。流蘇到處瞧了一遍，到一處開一處的燈。客室裏門窗上的綠漆還沒乾，她用食指摸着試了一試，然後把那黏黏指尖貼在牆上，一貼一個綠跡子。爲什麼不？這又不犯法？這是她的家：她笨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黃的粉牆上打了一個鮮明的綠手印。

她搖搖晃晃走到隔壁屋裏去。空房，一間又一間——清空的世界。她覺得她可以飛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蕩蕩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潔無纖塵的天花板上。房間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燈光來裝滿它，光還是不夠，明天她得記着換上幾隻較強的燈泡。

她走上樓梯去。空得好！她急需着絕對的靜寂。她累得狠。取悅於柳原是太吃力的事，他脾氣向來就古怪；對於她，因爲是動了真感情，他更古怪了，一來就不高興。他走了，倒好，讓她鬆下這口氣。現在她什麼人都不要——可憎的人，可愛的人，她一概都不要。從小時候起，她的世界就嫌過於擁擠。推着，擠着，踩着，擋着，抱着，馱着，老的小的，全是人。一家二十來口，合住一幢房子，你在屋子裏剪個指甲也有人在窗戶眼裏看着。好容易遠走高飛，到了這無人之境。如果她正式做了范太太，她就有種種的責任，她離不了人。現在她不過是范柳原的情婦，不露面的，她分該躲着人，人

也分該躲着她。清靜是清靜了，可惜除了人之外，她還有旁的興趣。她所僅有的一點學識，全是應付人的學識。憑着這點本領，她能夠做一個賢惠的媳婦，一個細心的母親。在這裏她可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持家」罷，根本無家可持，看管孩子罷，柳原根本不要孩子。省儉着過日子罷，她根本用不着爲了錢操心。她怎樣消磨這以後的歲月？找徐太太打牌去？看戲？然後漸漸的妍戲子，抽鴉片，往姨太太們的路上走。她突然站住了，挺着胸，兩隻手在背後緊緊互扭着。那倒不至於！她不是那種下流的人。她管得住她自己。但是……她管得往她自己不發瘋麼？樓上品字式的三間屋，樓下品字式的三間屋，全是堂堂地點着燈。新打了臘的地板，照得雪亮。沒有人影兒。一間又一間，呼喊着的空虛……流蘇躺到床上去，又想下去關燈，又動彈不得。後來她聽見阿栗跛着木屐上樓來，一路撲哧撲哧關着燈，她緊張的神經方才漸歸鬆弛。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砲聲響了。一砲一砲之間，冬晨的銀霧漸漸散開，山巔，山窪子裏，全島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說「開仗了，開仗了。」誰都不能夠相信，然而畢竟是開仗了。流蘇孤身留在巴內頓道，那裏知道什麼。等到阿栗從左鄰右舍探到了消息，倉皇喚醒了她，外面已經入酣戰階段。巴內頓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學試驗館，屋頂上架着高射炮，流彈不停的飛過來，尖溜溜一聲長叫，「吱呦呃呃呃……」，然後「砰」，落下地去。那一聲聲的「吱呦呃

呃呃呃……」撕裂了空氣，撕毀了神經。淡藍的天幕被扯成一條一條，在寒風中簌簌顫動風裏。同時飄着無數剪斷了的神經的尖端。

流蘇的屋子是空的，心裏是空的，家裡沒有置辦米糧，因此肚子裏也是空的。空穴來風，所以她感受恐怖的襲擊分外強烈。打電話到跑馬地徐家，久久打不通，因為全城裝有電話的人沒有一個不在打電話，詢問那一區較為安全，作避難的計畫。流蘇到下午方才接通了，可是那邊鈴聲響着，老是沒有人來聽電話，想必徐先生徐太太已經匆匆出走，遷到平靖一些的地帶。流蘇沒了主意。砲火却逐漸猛烈了。鄰近的高射砲成爲飛機注意的焦點。飛機蠅蠅地在頂上盤旋，「孜孜孜孜……」繞了一圈又繞回來，「孜孜……」痛楚地，像牙醫的螺旋電器，直挫進靈魂的深處。阿栗抱着她的哭泣着的孩子坐在客房的門檻上，人彷彿入了昏迷狀態，左右搖擺着，喃喃唱着嚙語似的歌曲，哄着拍着孩子。窗外又是「吱呦呃呃……」一聲，「砰」！削去屋簷的一角，沙石嘩啦啦落下來。阿栗怪叫了一聲，跳起身來，抱着孩子就往外跑。流蘇在大門口追上了她，一把揪住她問他：「你上哪兒去？」阿栗道：「這兒登不得了！我——我帶你到陰溝裏去躲一躲。」流蘇道：「你瘋了！你去送死！」阿栗連聲道：「你放我走！我這孩子——就只這麼一個——死不得的！……陰溝裏躲一躲……」流蘇拚命扯住了她，阿栗將她一推，她跌倒了，阿栗便闖出門去。正在這當口，轟天震地一聲響，整個的世界黑

了下來，像一隻碩大無朋的箱子，拍地關上了蓋。數不清的羅愁綺恨，全關在裏面了。

流蘇只道是沒有命了，誰知還活着。一睜眼，只見滿地的玻璃屑，滿地的太陽影子。她掙扎着爬起身來，去找阿栗。一開門，阿栗緊緊摟着孩子，垂着頭，把額角抵在門洞子水裏的泥牆，人是震糊塗了。流蘇拉了她進來，就聽見外面喧嚷着說隔壁落了個炸彈，花園裏炸出一個大坑。這一次巨響，箱子蓋關上了，依舊不得安靜。繼續的砰砰碎，彷彿在箱子蓋上用鏈子敲釘，槌不完地槌。從天明槌到天黑，又從天黑槌到天明。

流蘇也想到了柳原，不知道他的船有沒有駛出港口，有沒有被擊沉。可是她想起他覺得有些渺茫，如同隔世。現在的這一段，與她的過去毫不相干，像無線電裏的歌，唱了一半，忽然受了惡劣的天氣的影響，劈劈拍拍炸了起來。炸完了歌是仍舊要唱下去的，就怕炸完了，歌已經唱完了，那就沒得聽了。

第二天，流蘇和阿栗母子分着吃完了罐子裏的幾片餅干，精神漸漸衰弱下來，每一個呼嘯着的子彈的碎片便像打在她臉上的耳刮子。街上轟隆轟隆馳來一輛軍用卡車，意外地在門前停下了。鈴一響，流蘇自己去開門，見是柳原，她捉住他的手，緊緊的摟住他的手臂，像阿栗摟住孩子似的，人向前一撲，把頭磕在門洞子裏的水泥牆上。柳原用另外的一隻手托住她的頭，急促地道：「受了驚嚇罷？」

「著急，別著急。你去收拾點得用的東西，我們到淺水灣去。快點，快點！」流蘇跌跌衝衝奔了進去，一面問道：「淺水灣那邊不要緊麼？」柳原道：「都說不會在那邊上岸的。而且旅館裏吃的方面總不成問題，他們收藏得很豐富。」流蘇道：「你的船……」柳原道：「船沒開出去。他們把頭等艙的乘客送到了淺水灣飯店。本來昨天就要來接你的，叫不到汽車，公共汽車又擠不上。好容易今天設法弄到了這部卡車。」流蘇哪裡還定得下心來整理行裝，胡亂紮了個小包裏。柳原給了阿栗兩個月的工錢，囑咐她看家，兩個人上了車，面朝下並排躺在運貨的車廂裏，上面蒙着黃綠色油布篷，一路顛簸着，把肘灣與膝蓋上的皮都磨破了。

柳原嘆道：「這一炸，炸斷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流蘇也愴然，半響方道：「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該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還長着呢！」柳原笑道：「你打算替我守節麼？」他們兩人都有點神經失常，無緣無故，齊聲大笑。而且一笑便止不住。笑完了，混身只打顫。

卡車在「吱啲呢呢……」的流彈網裏到了淺水灣。淺水灣飯店樓下駐紮着軍隊，他們仍舊住到樓上的老房間裏。住定了，方才發現，飯店裏儲藏雖富，都是留着給兵吃的。除了罐頭裝的牛乳，牛羊肉，水菓之外，還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麵包，麩皮麵包。分配給客人的，每餐只有兩塊蘇打餅乾，或是兩塊方糖，餓得大家奄奄一息。

先兩日淺水灣還算平靜，後來突然情勢一變，漸漸火熾起來。樓上沒有掩蔽物，衆人容身不得，都下樓來，守在食堂裏，食堂裏大開着玻璃門，門前堆着沙袋，英國兵就在那裏架起了大炮往外打。海灣裏的軍艦摸準了砲彈的來源，少不得也一一還敬。隔着棕櫚樹與噴水池子，子彈穿梭般來往。柳原與流蘇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貼在大廳的牆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織出各色人物，爵爺，公主，才子，佳人。毯子被挂在竹竿上迎着風撲打上面的灰塵，拍拍打着，下勁打，打得上面的人走頭無路。砲子兒朝這邊射來，他們便奔到那邊；朝那邊射來，便奔到這邊。到後來一間敵廳打得千創百孔，牆也坍了一面，逃無可逃了，只得坐下地來，聽天由命。

流蘇到了這個地步，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一個人彷彿有了兩個身體，也就蒙了雙重危險。一顆彈子打不中她，還許打中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殘廢了，她的處境更是不堪設想。她若是受了傷，爲了怕拖累他，也只有橫了心求死。就是死了，也沒有孤身一個人死得乾淨爽利。她料着柳原也是這般想。別的她不知道，在這一剎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

停戰了。困在淺水灣飯店的男女們緩緩向城中走去。過了黃土崖，紅土崖，又是紅土崖，黃土崖，幾乎疑心是走錯了道，繞回去了，然而不，先前的路上沒有這炸裂的坑，滿坑的石子。柳原與流蘇很少說話。從前他們坐一截汽車，也有一席話，現在走上幾十重的路，反而無話可說了。偶然有一句

話，說了一半，對方每每就知道了下文，沒有往下說的必要。柳原道：「你瞧，海灘上。」流蘇道：「是的。」海灘上佈滿了橫七豎八割裂的鐵絲網，鐵絲網外面，淡白的海水汨汨吞吐淡黃的沙。冬季的晴天也是淡漠的藍色。野火花的季節已經過去了。流蘇道：「那堵牆……」柳原道：「也沒有去看。」流蘇嘆了口氣道：「算了罷。」柳原走得熱了起來，把大衣脫下來攔在臂上，臂上也出了汗。流蘇道：「你怕熱，讓我給你拿着。」若在往日，柳原絕對不肯，可是他現在不那麼紳士風了，竟交了給她。再走了一程子，山漸漸高了起來。不知道是風吹着樹呢，還是雲影的飄移，青黃的山麓緩緩地暗了下來。細看時，不是風也不是雲，是太陽悠悠地移過山頭，半邊山麓埋在巨大的藍影子裏。山上有幾座房屋在燃燒，冒着烟——山陰的烟是白的，山陽的是黑烟——然而太陽只是悠悠地移過山頭。

到了家，推開了虛掩着的門，拍着翅膀飛出一羣鴿子來。穿堂裏滿積着塵灰與鴿糞。流蘇走到樓梯口不禁叫了一聲「哎呀。」二層樓上歪歪斜斜大張口躺着她新置的箱籠，也有兩隻順着樓梯滾了下來，梯腳便淹沒在綾羅綢緞的洪流裏。流蘇彎下腰來，檢起一件蜜合色緞絨旗袍，却不是她自己的東西，滿是汗垢，香烟洞與賤價香水氣味。她又發現了許多陌生的女人的用品，破雜誌，開了蓋的罐頭荔枝，淋淋漓漓流着殘汁，混在她的衣服一堆。這屋子裏駐過兵麼？——帶有女人的英國兵？去得彷彿

佛很倉促。挨戶洗劫的本地的貧民，多年沒有光顧過，不然，也不會留下這一次。柳原幫着她大聲喚阿栗。末一隻灰背鴿，斜刺裏穿出來，掠過門洞子裏的黃色的陽光，飛了出去。

阿栗是不知去向了，然而屋子裏的主人們，少了她也還得活下去。他們來不及整頓房屋，先去張羅喫的，費了許多事，用高價買進一袋米。煤氣的供給幸而沒有斷，自來水却沒有。柳原搶了鉛桶到山裏去汲了一桶泉水，煮起飯來。以後他們每天只顧忙着喫喝與打掃房間。柳原各樣粗活都來得，掃地，拖地板，幫着流蘇擦絞沉重的褥單。流蘇初次上灶做菜，居然帶點家鄉風味。因為柳原忘不了馬來菜，她又學會了作油炸「沙袋」，咖哩魚。他們對於飯食上雖然感到空前的興趣，還是極力的掙節着。柳原身邊的港幣帶得不多，一有了船，他們還得設法回上海。

在劫後的香港住下去究竟不是長久之計。白天這麼忙忙碌碌也就混了過去。一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裏，沒有燈，沒有大聲，只有那莽莽的寒風，三個不同的音階，「喔……呵……鳴……」無窮無盡地叫喚着，這個歇了，那個又漸漸響了，三條駢行的灰色的龍，一直線地往前飛，龍身無限制地延長下去，看不見尾。「喔……呵……鳴……」……叫喚到後來，索性連蒼龍也沒有了，只是三條虛無的氣，真空的橋樑，通入黑暗，通入虛空的虛空。這裏是什麼都完了。剩下點斷塔頽垣，失去記憶的文明人在黃昏中跌跌絆絆摸來摸去，像是找着點什麼，其實是什麼都完了。

流蘇擁被坐着，聽着那悲涼的風。她確實知道淺水灣附近，灰磚砌的那一面牆，一定還屹然站在那裏。風停了下來，像三條灰色的龍，蟠在牆頭，月光中閃銀鱗。她彷彿做夢似的，又來到牆根下，迎面來了柳原。她終於遇見柳原。……，在這動盪的世界裏，錢財，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脖子裏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邊，隔着他的棉被，擁抱着他。他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握住她的手。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澈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

他不個是一個自私的男子，她不過是一個自私的女人。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者是無處容身的，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

有一天，他們在街上買菜，碰着薩黑荳尼公主。薩黑荳尼黃着臉，把蓬鬆的辮子胡亂編了個麻花髻，身上不知從那裏借來一件青布棉袍穿着，脚下却依舊跛着印度式七寶嵌花紋皮拖鞋。她同他們熱烈地握手，問他們現在住在那裏，急欲看看他們的新屋子。又注意到流蘇的籃子裏去了殼的小蠶，願意跟流蘇學習燒製清蒸蠶湯。柳原順口邀了她來吃便飯，她很高興的跟了他們一同回去。她的英國人進了集中營，她現在住在一個熟識的，常常爲她當點小差的印度巡捕家裏。她有許久沒有吃飽過。她喚流蘇「白小姐。」柳原笑道：「這是我太太。你該向我道喜呢！」薩黑荳尼道：「真的麼？你們

幾時結的婚？」柳原聳聳肩道：「就在中國報上登了個啓事。你知道，戰爭期間的婚姻，總是潦草的……」流蘇沒聽懂他們的話。薩黑黃尼吻了他又吻了她。然而他們的飯菜畢竟是很寒苦，而且柳原聲明他們也難得吃一次燻湯。薩黑黃尼沒有再上門過。

當天他們送他出去，流蘇站在門檻上，柳原立在她身後，把手掌合在她的手掌上，笑道：「我說，我們幾時結婚呢？」流蘇聽了，一句話也沒有，只低下了頭，落下淚來。柳原拉住她的手道：「一來，我們今天就到報館裏去登啓事。不過你也許願意候些時，等我們回到上海，大張旗鼓的排場一下，請請親戚們。」流蘇道：「呸！他們也配！」說着，嗤的笑了出來，往後順勢一倒，靠在他身上。

柳原伸手到前面去羞她的臉道：「又是哭，又是笑！」

兩人一同走進城去，走到一個峯迴路轉的地方，馬路突然下瀉，眼前只是一片空靈——淡墨色的，潮濕的天。小鐵門口挑出一塊洋磁招牌，寫的是：「趙祥慶牙醫。」風吹得招牌上的鐵鉤子吱吱響，招牌背後只是那空靈的天。

柳原歇下腳來望了半響，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戰來，向流蘇道：「現在你可該相信了：『死死契闊』我們自己哪兒做得了主？轟炸的時候，一個不巧——」流蘇嘆道：「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說做不了主的話！」柳原笑道：「我並不是打退堂鼓。我的意思是——」他看了看她的臉色，

笑道：「不說了。不說了。」他們繼續走路，柳原又道：「鬼使神差地，我們倒真的戀愛起來了！」
流蘇道：「你早就說過你愛我。」柳原笑道：「那不算。我們那時候太忙著談戀愛了，哪裏還有工夫戀愛？」

結婚啟事在報上刊出了，徐先生徐太太趕了來道喜。流蘇因為他們在圍城中自顧自搬到安全地帶去，不管她的死活，心中有三分不快，然而也只得笑臉相迎。柳原辦了酒菜，補請了一次客。不久，港滬之間恢復了交通，他們便回上海來了。

白公館裏流蘇只回去過一次，只怕人多嘴多，惹出是非來。然而麻煩是免不了的。四奶奶決定和四爺進行離婚，眾人背後都派流蘇的不是。流蘇離了婚再嫁，竟有這樣驚人的成就，難怪旁人要學她的榜樣。流蘇蹲在燈影裏點蚊烟香。想到四奶奶，她微笑了。

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那是值得慶幸的好現象，表示他完全把他當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順的妻。然而流蘇還是有點悵惘。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着，跟着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來，將蚊烟香

盤踢到桌子底下去。

傳奇裏的領國傾城的人大抵如此。

到處都是傳奇，可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胡琴咿咿啞啞拉着，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

(雜誌十四·十五期)

蛾

蘇青

幽幽的月光，稀疏的星，庭院靜悄悄地。明珠站在窗口，心想今夜要防空，恐怕沒有朋友會到這裏來了吧。沒有朋友來的時候是寂寞，朋友來得多了的時候會煩惱，來得少了的時候可無聊，而當他們回去之後却又使她感到無限的空虛。她對他們說：她愛靜。於是他們都走了，走得乾乾淨淨。

她一面想，一面對着庭院癡癡望。祇見門外有輛車子停下來，她的心裏就一惊，接着她瞧見隱隱約約地飄進來二個影子，是男與女，手挽手兒，看上去像在交頭接耳地談話，他們走到明珠站着的窗前，男的忽然把嘴更加湊緊女的耳際去說了句話，於是女的就把頭一偏，低聲啐他道：「當心給人家聽見！」可是明珍已聽見了，而且聽得很清楚，二個影子又很快的飄逝而去。

明珍瞧了眼幽幽的月光，稀疏的星，馬上就把黑絨窗簾放下來。厚的，重的，黑沉沉的簾幕，替她隔開了這靜悄悄的庭院，隱隱約約的影子，以及外邊的整個使她不安的世界。

她茫然站在房中央，房間黑黢黢地。是春天了啊，空氣還是這麼的陰涼。她看不清這房裏的一切

，但是嗅着，她能夠嗅出一切東西的所在，當中是一張床，床邊有檯燈，燈罩是綠玉色，祇要用手一扳開關，它馬上就會吐出幽幽的光輝來。「要不要開燈呢？」她暗暗問着自己。自己說：「不開燈真是太陰涼了。」——但是她雖然找出了要開的理由，却仍舊沒有勇氣去實行，腳是僵冷的，手指也僵冷，動彈不得。

剎那間，黑暗與僵冷，寂靜與恐懼，一齊襲擊到她身上來了。她覺得自己的膝蓋已經冷得發抖，但是她得用力支持着，深恐一不留心會乘勢跪下去，向世界的人類屈着膝。她想：她是只肯向上帝求救，而決不肯向這個庸俗的世界屈膝的。

但是今夜裏上帝似乎也冷酷得很。她像是冰塊塑成的東西，晶瑩潔白得連塵埃也染不上。她不能接觸熱情。她的熱情纔一流向他，他便溶化了，很快的變成水。她怕水。她常把自己的心境比做蔚藍的天空，可以掛一輪紅日，可以鋪密密濃雲，就是怕下雨。雨水沖洗過，一切都乾乾淨淨，便又空虛了。

她不能不怕空虛，猶如她不能逃避空虛一樣。她走到那兒，空虛便張到那兒，向她挑釁，把她包圍，終於使她無以自存爲止。她知道，唯一解脫的辦法，便是睡覺。她睡着了，空虛便給攆駕在外，不能追隨她入夢，侵擾她的夢中的熱鬧。有時候，實在睡不着，她也想多做些事情來消遣時光，但是

事情做完了，或者好夢醒轉來之後，空虛又會找上她，冷冷向她一笑道：「你總不能撇棄我吧？我的乖乖！」

她茫然站在房中央，睜到的是空虛，嗅到的是空虛，感到的也是空虛。沒有快樂，沒有痛苦，什麼也沒有，黑暗的房間冷冰冰地，祇有她一人在承受無邊的，永久的寂寞與空虛。

我要………！

我要………！

我要……呀！

她想喊，猛烈地喊，但却寒噤住一能發聲，房間是死寂的，庭院也死寂了，整個的宇宙都死寂得不聞人聲。她想：怎麼好呢？開了燈，一線光明也許會帶來一線溫暖吧？……但是她的眼睛直瞪着，脚是僵冷的，手指也僵冷。

漸漸地房門開啟了，一個頹長的影子悄悄溜了進來。是鬼還是人，她也不暇細問，祇向他做個手勢，似乎在命令他速速開燈。拍的一聲，綠幽幽燈光噴射到床上了，被單是潔白的。湖色絨綿緞棉被摺成小方塊放在上面，顯得單薄，也顯得有些孤寒。

「你一個人住在這裏很寂寞吧？」客人笑嘻嘻地說，樣子有些輕薄。明珠更不答話，心裏很恨他

，同時也有些喜歡他。

「怎麼？你的臉色這樣壞：病了吧？」客人逼近問，伸開雙臂，似乎想抱她，但馬上就放下了。明珍仍不答話，身軀本能地動了一下，似乎有溫暖從心內發放出來，瀰漫到全身。

燈光幽幽地流着，流到潔白的被單上，流到湖色織錦緞的被面上，流到站在床前的客人身上。客人穿着黑漆光亮的皮鞋，筆挺的條子西裝褲子，深藍色，象徵着莊麗的美。漸漸地，燈光似乎集中了力氣，一齊照向他身上來，他也知道自己已成爲焦點，於是便挺起前胸，肩膀顯得更闊了。白襯衫領子硬繃繃地，高托着他的俊秀的面龐。他的皮膚是象牙色的，眼珠烏黑，眉毛很濃，頭髮有些兒彎曲。

「明珠！」他顫抖着叫喚一聲，聲音低而嘶啞。燈光強烈地刺着他的眼，他的眼睛帶着迷惑，但却富有吸引力，終於把明珠牽過來了。「明珠！」你再喊一聲，熱情地，迫切地。明珠沒有作聲，她的頰上發熱，眼睛再不敢瞧他，祇默默對着床旁的燭。

「今夜是防空呵！」客人說了聲，明珠沒有回答。深藍色的條子西裝褲移向床旁去了，拍的一聲，電燈隨着熄滅。明珠覺得很緊張，但是緊張更加逼近人來，頰長的身軀似乎就站在她面前，她的心裏像馬上要爆炸，但是手指却陰涼的。

陰涼的手指顫抖着，不知安放處，摸摸自己頭髮，却又滑到胸口下去了。另外一隻手很快地就把它捉住，接着它感到那隻手又熱，又軟，又有力。便是一陣無聲的訴說，他的嘴已經湊緊在她的耳際了，她顫抖着，欲答無話，欲哭無淚。

房間是黑黢黢的，空氣緊張得很。她嗅着，嗅着，便知道一切東西的所在。她知道他擁她到了床旁，潔白的被單，湖色絨綿緞棉被，……一切的陰涼都消失了，火般的熱情，手播手兒，兩人同入於瘋狂的世界。

他說：「我不會使你養孩子的。」她點點頭，眼淚直流下來。她知道，她此刻在他的心中，祇不過是叫做「女」的東西，而沒有其他什麼「人」的成份存在。慾望像火，人便像撲火的蛾，飛呀，飛呀，飛在火焰旁，讚美光明，崇拜熱烈，都不過是自己騙自己，使得增加力氣，勇於一撲罷了。

「請你……請你不要讓我有孩子呀！」明珠垂淚懇求他，屈辱地，似乎已經向這個庸俗的世界求饒了。但是他更不理會，祇是猛烈地吮着她，她咬他的耳朵，他也不退避，兩個人身子貼得更近，心思却離得更遠了。

黑暗的房間，更加黑暗了起來。明珠的心裏充滿着氣惱，厭惡，恐怖，以及莫明其妙的新的空虛。他吻着她，輕輕說：「恕饒了我吧，明珠！」但是聽出聲音裏沒有溫存，沒有喜悅，祇有無限的疲

乏興冷漠。

「別同我敷衍！」她恨恨地說，猛力推開他。但是他更不靠近來，祇是懶洋洋地摸一摸她的下巴，說道：「不會有孩子吧，祇這麼一次。」

撲燈的蛾，爲了追求熱烈，假如葬身在火燄中，還算是死得悲壯痛快的。祇怕是灼着而未死，損傷了翅膀，給人家笑話，飛又飛不動，跌落在陰冷的角落裏，獨個子委委屈屈地受苦。「不會有孩子吧……祇這麼一次……」明珠痛苦地反覆辨味這句話。正是句不負責任的話，他說過後就要揚長而去了，她還能向他要求些什麼？

她對他說：她愛靜。

他想了一想回答道：你知道，以後再不敢多來吵擾。

於是他們便分了手，陌生的，平淡的，再也沒有新鮮的刺激，你知道她不愛他，她也知道男女間根本難得所謂愛，慾望像火，人便是撲火的蛾！

於是她更加沉默了，即使在白天，也要放下黑絨窗簾，把房間遮得黑黢黢地。她不再咒詛空虛，祇想解除痛苦，唯一的留在她身上的最大的痛苦。

她找到了一位產科女醫生，女醫生說，要解決這件事起碼要兩萬元，手術是靠得住的，她猶疑着

自己錢不夠，但是那位女醫生却不耐煩地嗤之以鼻道：「何不向那位荒唐的先生去要呢？他做錯了事，不該負責任嗎？」

明珠退了出來，默默地更不說話。她想起教堂裏碰見過的一位外國老醫生，從來不結婚，性情相當怪僻，然而待她却好。她找到了他，羞慚地把一切經過說了出來，老醫生更不多話，只把她引進手術室裏，關上門，祇讓她一個人坐着。

當你笑的時候，

全世界向着你笑，

但在哭的時候，

却祇有一個人了。

明珠默默地唸着這兩句話，空虛地，却又帶些感傷。她想到了自己的房間：有床，床旁有檯燈，燈罩是綠玉色的，拍的一聲把它開了，它便吐出幽幽的光輝來，照耀着潔白的被單，湖色的織綿緞棉被，以及床週圍的一切。但是眼前這些東西都不見了，就想嗅，也嗅不到，生命是值得留戀的，就給火灼傷了翅膀，也還想活着。

手術室的門開了，老醫生穿着白外套幽幽地進來。她嚴肅地握住明珠的手，說道：「好孩子，不

用怕，快睡到床上去。」

一陣陣劇痛，痛得明珠暈了過去。她想不到不要養一個孩子也要受這番痛苦，痛苦得沒有代價，究竟爲了什麼？老醫生嚴肅地在旁邊站着，瞧着她痛苦，似乎並沒有不安。她的心裏驟然起了陣反感，心想可惡的老東西，原來他不肯結婚，就是不願女人有小孩，不想人類有後代……

但是老東西的臉也模糊起來了，瞧不清楚。她祇痛得忘記了憤恨，忘記了恐懼，忘記了自己，也忘記了這個庸俗的世界。突然間，一陣熱血直衝了出來，她知道這是一個小生命完結了，沒有見過太陽，沒有呼吸過空氣，沒有在人世上生存過一刻。

她覺得後悔起來，人世畢竟是可戀的，生命也應該寶貴。她殺了自己的孩子，爲了顯全面子，爲了怕麻煩，可恥的婦人呀。她現在才知道撲火般慾望爲什麼有這般強烈，有了孩子，便什麼痛苦也可以忍受，什麼損失也可以補償，什麼空虛也可以填滿的了。

多愚笨呀，她自己！多殘忍呀，那個老醫生！

於是她恨恨地瞧了他一眼，低聲向他說：「請你走開吧，我要靜。」

老醫生默默地走開了，臨去不敢再望她，臉色似乎很悲哀。

明珠獨躺在手術室中，心裏祇感到後悔。假如有一個孩子能帶回家去，放在當中的床上，給開了

綠玉色罩子的檯燈，用幽幽的光輝睜着他小臉，那又該多麼好。那時候，陰涼的房間便變成溫暖，沈寂的空氣便被啾啾的聲音打破了，永遠是春天，春天般興奮，撲火般熱情不是無目的的，它創造了美麗的生命，快樂的氣氛。

但是現在呵！

老醫生幽幽地進來了，兩眼噙着淚。他顫着聲音對明珠說：「孩子，我害了你了，我早知你如此，便不該替你動手術。現在你是後悔了，我也後悔得很，這都是我的錯誤。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一個私生子，從小受人奚落，因此起了變態心理，一方面怨恨自己的母親，一方面看輕一切的女人。自從我在教堂裏遇見了你，孩子，我便覺得你的可愛。我是不想害你的。不料今天你犯了罪，我深恐那個孩子養下來要遭受同我一般的命運，因此我便把你引進手術室裏來了。可是，孩子，如今我親眼看見你的痛苦，我便覺得後悔起來，我覺得以前我母親……」

「你的母親是不錯的！」明珠流下淚，認真地說。

「是嗎？」老醫生替她拭去眼淚，一面額上直冒汗！「我想不到你會如此痛苦，現在我是連後悔也來不及了。現在我祇好先送你回家，替你安頓好，希望你早日復原，好好賺個人吧，不要再胡鬧了。」

明珠默默地聽老醫生替她送到了家裏，房間仍是黑地，因為老醫生恐防她吹風，早已替她把黑絨窗帘全放下了。她側臥在潔白的被單上，蓋着湖色織綿緞薄被，眼睛祇望着綠玉色的檯燈。老醫生歉仄地問：「孩子，你在想什麼，可要告訴我吧？」於是明珠翕動着嘴唇低低地回答道：「老醫生，請你不要笑我，我是還想做撲火的飛蛾，祇要有目的，便不算胡鬧。」

（雜誌二十一期）

廬山之霧

楊琇珍

清曉，輪船泊在九江的碼頭上。

我隨着旅行社的招待員，從船上忽忽上了岸。

初夏的晨風，從江心一陣一陣的吹過來。是那樣的溫馨，那樣的柔和，還似帶着殘春底氣息。

江濱的風景是美麗的：那輕煙似的朝霞，那明鏡似的江水，那雲絮似的風帆……都足以使我這初

次旅行的人，感到無限的依戀。

洋車把我送到旅行社，我在那兒休息了一回，喫完早餐，便乘汽車駛往蓮花洞。

蓮花洞就是廬山的起點，在這裏，我就改乘山轎。

一路慢慢的上山，沿途松杉夾道，過了竹林坡漸行漸高，山路是蜿蜒曲折，兩旁都是懸崖峭壁。

山川形勢的雄偉壯麗，使人不禁爲之神往。

大約過了兩小時的光景，便達到最高峯，祇是無數紅瓦房屋映掩於萬綠叢中，枯嶺已是遙遙在望

了。

穿過牯嶺大街，轉了個彎，終於，轎夫把我停在一座石屋的前面，石屋的大門邊上掛着一個木牌，上面寫着：「吳達醫師診所。」

在診治間裏，我會見了吳達醫師。

他和藹地握住我的手：「藍薇，我還以為你下半天才到哪！」

「是的，我們的輪船走得快了一點，今天清早就到了九江。」說着我們便坐了下來。我又說：「吳醫師，你寫信來說的那個病人，現在可好點啦？」

「他還是那樣，因為在開始醫治的時候是不易見效的，以後，我想一定進步很快。現在得你來看護他，我更可以放心了。」

「吳醫師，你又在誇獎我了，我還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你這樣的呢？」

「你的工作是很輕鬆的，祇要每天按時給他喫我所指定的藥就得了。如果有什麼困難，你可以隨時來找我。」

我點點頭。吳醫師又沉着地說下去：「但是，有一點你必須記住：他是一個慢性心臟病患者，不能受任何輕微的刺激，你唯一的責任，就是要使他快樂。」

「但是，」吳醫師稍稍沉默了一會：「當然，我們不能勉強使人家快樂，不過，祇要盡你的能力去幫助他就好了。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如果你能待人以誠，相信一定可以獲得成功。」

我笑笑：「好的，讓我去試試看吧！」

吳醫師便去吩咐一個僕人，他帶我到那個病人家裏去。

我同吳醫師告辭之後，便隨着這個僕人沿着溪岸走去，不久，便走到一座小橋。我站在橋頭上，放眼看去，祇見樹林深處，已隱約地現出一座西班牙式的洋房。

我轉入了那條彎彎的小徑，夾道的繁花展開迎人的笑靨。靜極了，暖風吹來，挾着三兩片淡紅的花瓣，輕拂過我的柔髮，又悠然的落在地上。

我靜靜的走着，靜靜的……

突然，一陣陣的弦聲，似是從屋內蕩漾開來，驚破了山野的沉寂。誰在弄着音樂呢？這時我們已走到大門前，那個僕人逕自的走了進去。我却不自知地呆在門外，凝神地諦聽着這淒清的弦聲。

大門開了，走出來一個年輕的男子，他向我點頭招呼：「是藍薇姑娘嗎？」

「是的，唐瑋先生在家嗎？」

「他在家的，請進來吧。」他有禮貌地說。

我走上石階，穿過洋台，便走進屋內。

屋內是一間很華麗的客廳：繡簾，油畫，古瓶，玻璃櫃，燭台，……一切的陳設，很有些西洋的風味。

他對屋內的那個老媽子說：「陶媽，你帶藍姑娘去見見叔叔。」他又對我說：「我要出去買點東西，回頭再見。」

靜靜的客廳裏，只剩下了我和陶媽。

「藍姑娘，你請坐下來歇歇吧！」她溫和地說。

「好的，謝謝你。」我又說：「剛才那位是誰？」

「哦，他就是我們店璋少爺的姪子敏少爺呀！」

「是的。」我說：「你們璋少爺現在身體好點了嗎？」

「他現在還好，就是脾氣怪一點，又不大肯講話，真不容易伺候哪！」

「是的嗎？病人大都是這樣的。我們去看看他好嗎？」

「好的，我帶你去。」

陶媽把我領到另外一個房間，她在門上敲了兩下，便輕輕的把門推開了。室內是靜悄悄的。

在紗窗的前面，我瞧見一個影子，一個瘦長的背影，他的臉是朝着窗外，手裏挾着一隻梵華鈴，姿態凜然，彷彿是一座莊嚴的大理石像。

「璋少爺，這位就是剛從上海來的藍姑娘。」陶媽恭敬地說。

他漫不經心地回過頭，那雙灼亮的眸子帶着冷酷的光芒，嚴厲地掃過我的面頰，便又迅速回轉頭去沒有一句話。

他那銳利的目光，那傲慢的態度，不禁使我驚訝，使我惶惑，使我不知所措。

他又回過頭去！這次，他冷酷的目光，似乎溫和了不少，雖然，他依舊沒有說一句話。

「璋少爺，我們把那一個房間給藍姑娘好嗎？」幸虧陶媽這一問，才打破了這嚴肅的空氣。

「書房裏吧！」他悠然地，臉還是朝着窗外。

「噢，你不是說過幾天要搬到書房裏去嗎？」陶媽驚愕地。

「我現在不預備搬了。」冷淡得無可再冷淡。

我們悄悄的走了出來。

雖然，我極力把自己裝得很鎮靜，但是，我相信，陶媽一定會體會到內心的不安的。

她向我解釋：「我們璋少爺就是這樣的怪脾氣，今天總算開口說話了。」說着，她把我帶到那間

精緻的書房裏，「藍姑娘，你先歇一會，有什麼事儘管喊我好了。」說完她便走了出去。

我悄然的倚在沙發裏靜靜的思索着：我應該怎樣開始我的工作呢？看護這一類的病人，我還是第一次，是否能夠勝任，這就是我自己也不能信任我自己了。

但是爲了吳醫師的盛意，爲了這令人依戀的境地，我決定暫時留在山上，努力嘗試一下這份新的工作。

X X X X X X X

幾聲清脆的鳥語，把我從濃睡中驚醒。微微的睜開眼，向那淺綠色的牆壁望去，竟沒有瞧見一絲陽光的反影。

我跳下床，穿好衣裳，還是覺得有點冷，順手又穿上了一件外套。我不覺自語道：「想不到山上的夏天，竟似春天一樣。」

每日清晨，我總愛憑窗眺望一回。

我把小窗打開，祇見對過的山尖，蒙着一層雪白的霧霧。

滾滾的輕霧，不住地飄飛着，飄飛着，眼前的山峯，屋子，樹木，漸漸都模糊了起來。慢慢地，濃霧已瀰漫在整個的山嶺。祇剩下一片白茫茫的霧海。

我不覺淡淡的領會到蘇東坡的詩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走上洋台，看見陶媽在端盤子，忙着預備早餐。

「陶媽，今早的霧真大呀！」我說。

「是的，要不是在山上，我們那能看得見呢？」她又說：「今早瑋少爺出去散步，現在還沒有回來，不知道他會不會迷了路。」

「是嗎？現在也不早了，他怎麼不回來呢？」我坐在欄旁的藤椅上，凝望着飄飄的雲霧，自己也覺得有點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了。

「藍姑娘，早！」唐敏從屋裏走出來，「好大的霧呀！」

「早，」我說：「有趣極了，我還是第一次瞧見哪！」

「我希望這霧快點散了，否則我們今天下午就不能到三疊泉去看瀑布了。」他自語着：「哦，藍姑娘，你願意參加我們的旅行嗎？」

「去看瀑布？那真是太高興了。」我愉快地說：「我一定參加。」

「不過，你先跟叔叔說一聲。」

「好的，他回來我就去問他。」

依稀有一個黑影在濃霧中搖顫。

「叔叔回來了。」唐敏喊着。果然，唐瑋已經快地走上洋台。

「在霧裏走了一個早上。你覺得怎樣！」在早餐的時候，唐敏問。

「很好，我心裏舒暢多了。」在他那嚴肅的臉上，也浮起了絲微的笑容。

我心裏記念着要去參加午後的旅行，興奮得連麵包也吃不下。

終於，我鼓起勇氣問：「瑋先生，今天下午我想去參加一個旅行，……」

他沒有聽完我這句話，便冷冷地說：「那麼誰替我弄藥水呢？」

我向他那張沒有表情的臉瞥了一眼，不期然而然的靜默了下來。唐敏抬起頭向我凝望着，我對他搖搖頭，表示我不參加他們的旅行了。當時，我心裏實在有點生氣，剛才一個熱望，竟無聲地粉碎了。

早餐後，我依舊坐在欄旁的藤椅上，在欣賞那些飄飛着的浮霧。

濃霧漸漸的消散了，山嶺的景物已隱隱約約的顯現了出來。一回兒太陽出來了，那輕飄着的霧，

便消失在這金黃的光中。天空豁然開朗，大地又漸漸的溫暖起來了。

又是夕陽斜照的黃昏。

寂寞無聊的我，獨是在園裏溜躑，我沿着那條彎的小徑走去，聽見水聲淙淙，前面是一條清溪。我悄悄的坐在溪旁的大石上，低頭凝着視澄靜的溪水，凝視着水面上浮動的自己的倒影……

「撲通」的一聲，水花四濺，水面上立即泛起一圈圈的漣漪。

我驚訝地回轉頭，祇見一個瘦長的影子站在我的身旁，我驚訝得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來：「……瑋先生，原來是你，把我嚇了一跳。」

他微笑地：「我們到那邊散步好嗎？」悄聲地問，我受寵若驚的站了起來。

慢慢的，我們已走到一個小坡，祇見坡上的一座石亭，矗立在晚霞裏。

他停住了，回轉頭對我說：「你瞧，那座御碑亭，多美！」

「是的，就像是一幅美麗的油畫。」

走上石亭，我迎風凝立在石階上，抬頭凝望着遼闊的天空，這時，使我不禁感覺到世界的偉大，宇宙的神奇，而沉入忘我忘人的境界。

「你喜歡這兒嗎？」他柔聲地問我。

我微笑地點點頭。

「這兩天我帶你到大天池去玩好嗎？」

我又是微笑點點頭。

「怎麼不說話了？」他說：「你怕我嗎？」

「有一點，」我說：「在你沒有跟我談話以前，我真不相信你會對我說這些話。」

「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我凝視着遠處半隱的山峯，「因爲，你是主人，我是被雇的看護。」

笑了，那雙冷酷的眼睛，不，那雙熱情的眼睛諦視着我：爲什麼不說，我們是朋友啦？」

「朋友？」

「是的，我們不是朋友嗎？」他的聲調是那樣的柔和，親切，竟不似往日那麼冷淡，嚴肅。

當我抬起頭向他凝望時，他已走到那面去了。我呆望着天空燦爛的霞彩，沉思着他的那句話：「

我們不是朋友嗎？」

忽然，一個聲音打斷了我的思潮：「回家了！」那是唐瑋的呼聲。不知幾時他已走到山坡下面去了。

「來了！」我也高聲回答他。

當我再向晚空凝望時，黃昏的淡月，已掛在樹梢。

我提着輕快的步子，欣然的向坡下走去。

X X X X X X X

天空，飄着淡灰的雲片，山間，吹着微涼的輕風，是一個欲雨未雨的午後。

這樣黯淡陰沉的天氣。最適宜在家裏睡一回午覺。但是，遊山興趣濃厚的我們，却已置身在叢林的山路上了。

我們一路聽泉看花，穿過猴子林，渡過交廬橋，不覺已走到黃龍寺。

我們走進寺內，大殿裏，輕煙裊裊。那尊巍然的佛像，威嚴逼人。佛像的前面，跪着一個和尚，他不斷地敲着木魚，在低聲地念經。這曼長悲緊的聲音，透入我心靈的深處，使我不覺肅然，沉默不語。這時，一切凡俗的思緒，都已隨着一聲聲的木魚飄然遠去。

「薇，你在想什麼？」唐瑤低頭柔聲地問。

「我在想他們的生活是多麼的淡泊超逸！」我凝視着那輕飄着的袈裟，「我佩服他們能夠捨棄了世界的繁榮，塵世的名利，而在這荒山裏隱居起來。」

「是的，祇有他們才享盡了人間的清福。終日與崇山峻嶺和茂林修竹做伴侶，逍遙地渡過他們悠長的歲月。」

「不過，他們不會覺得太寂寞了嗎？」

「不，我也願意跟他們一樣的隱居起來。」

「隱居起來，這太消極了！」我說：「這世界是屬於我們的，我們爲什麼不去爭取這世界給我們應得的快樂和享受，而捨棄了我們應得的一切呢？」

「薇，你還年輕，你不懂得『浮生若夢』的真正意義。」

「『浮生若夢？』」我思索着：「是的，就是因爲『浮生若夢』，所以，我們更應該珍貴我們短促的生命，更應該奮鬥呀！」

當我抬起頭，竟瞥見他的臉色變得那樣的蒼白，又似一座大理石像那樣的沒有感情。

這一刻，我們不覺彼此都沉默了下來。

他那沉鬱的神態，使我猛然記起，他是一個病人呀！病人的心境，總是易感的，消極的，悲鬱的，更不能忍受一絲輕微的刺激，我不覺有點後悔剛才的失言了。

「啊！外面在下雨？」他說。

我不禁回轉頭，祇見寺門外，竟飄着絲絲的細雨。

「呀，我們都沒有帶雨衣，這怎麼辦？」我們悄悄的走近寺門。

「雨點很小，我想沒有什麼關係。」他說：「在雨裏走走，也怪有意思的。」
不過，冒雨走回去，我怕您會生出病來。」

「不會的，你太細心了，我們走吧！」

走出了寺門，我們沿着舊路回家，濛濛的細雨，不住地飛向襟上來。

山中的樹木，沐浴在雨絲風片裏，更顯得清雅瀟灑，別具風情。

半途中，雨點又停了，浮雲散去了不少。

回到家裏，我給唐瑋喫過藥片之後，他便獨自地在拉着梵華鈴。

弦聲是那樣纏綿宛轉，使我不禁有些茫然。

「這是Beethoven還是Chopin的曲子呢？」我問。

他淡淡的一笑；「都不是。」仍舊不住地拉着梵華鈴。

「那一定是Schubert的了。」

「也不是，」他說：「告訴你吧！那是我自己胡來的。」

「你作的？」我驚訝地凝視着他：「好聽極了，這曲子叫什麼呢？」

「叫什麼？」他停了一停說：「我也就是胡亂拉着，還沒有想起它一個名字哪！」

「那麼請我們來想一個，……」

他凝注着我，稍稍沉思了一會，微笑地：「我就叫它『藍戀曲』吧！」

「藍戀曲，」我低聲地念着：「很美的一個曲名，可是，你爲什麼要這個名字呢？」

「因爲我最愛藍色；蔚藍的天空，暗藍的海水，淡藍的烟霧……都是我所愛戀的。」他低頭又繼續說下去：「同時，我又把它紀念着我的一個朋友。」

我靜靜的聆聽着這宛轉的弦聲，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

黃昏已經過去，夜色漸漸的深了，屋內已燃着幾點最黃的燭光。

晚飯之後，我獨自在洋台小坐。

無極的藍光，沒有月亮，星光却分外的明朗。

忽然，一個輕微的聲音：「薇，一個人嗎？」唐瑋悄悄的走來，坐在我旁邊的椅上。

「是的，你還沒有睡嗎？」我回轉頭，竟瞧見在他的衣襟上，有個閃光的東西。「這是什麼呀？」

亮晶晶的在發光。」

他低頭看了一眼，便把它摘下來，遞給我。

在星光下，我細看了一回，原來是一個金質的小別針——是一個很玲瓏的小梵華鈴。

「這個別針真好玩呀！」我不覺自語着。

「你喜歡它嗎？」

我微微點頭，祇管欣賞這隻精緻的小別針。

他輕輕地：「你喜歡我就送給你好了。」

「送給我？」我半驚半喜的凝視着他。

他答我以微微一笑。

我們靜坐了片鵞，他才進去睡覺。

我倚在藤椅裏，緊握着這隻別針，驟然感到一陣難言的情緒，連我自己也說不出這是喜悅的，還是悲哀的？

思潮不斷地起伏，使我墮入了長時間的沉默裏。

我到山上來，不覺已有一個多月了！在這一個多月中，我無時不在努力着我的工作，現在，唐璋的病體已漸漸的復原，就是他的性情也比以前溫和得多了，這是足以使我自慰的。不過，他待我太好了，反而使我感到慚愧，感到不寧，甚至於使我落下感歎之淚。

然而，我自己呢？我也不能否認，我喜歡他。

「不，我愛他，我愛他，……」我彷彿聽見自己跳躍的心靈在吶喊着，但是，這呼聲，頃刻間又消滅了。

我搖搖頭，悵然的自語着：「我的感情又在捉弄我了，不，這是不可能的，我想得太遠了……」夜深了，遠處古寺裏又傳來一陣陣的晚鐘，但是，今晚的鐘聲，我感覺到與往常有點不同，似乎更增加我的惆悵。

這一晚，我在失眠中渡過。

X
X
X
X
X
X

已是桂花飄香的時節！

這天清晨，我同唐瑋在園子裏散步。

竹籬畔的花朵，都已凋謝了，祇有幾朵半開的雛菊，在迎風淺笑。

「你喜歡秋天嗎？」唐瑋問我。

「秋天也有秋天的可愛之處，不過，我嫌它太蕭瑟了。」

「是的，秋天是最易引起人的傷感的。」

「我們別說天氣了，讓我來跟你說句正經話。」

他微笑地：「請說呀！」

「我真不知多麼高興，看着你的身體已經健康了……」

「我也真的不知怎樣感謝你。」

「別客氣了，」我笑着說：「昨天我去看吳醫師，他說你以後可以少喫藥了，祇要自己好好的靜養就得了。至於我，已經答應我隨時可以下山去了。」

他悄悄的問我：「噫，你願意在山上過一個冬天嗎？」

「在這裏過冬？」我凝思着：「這我還沒有想過，不過，天氣太冷了。」

「我們可以生爐子呀！」他說，「如果在這裏過冬，我們就可以好好的欣賞一下山上的雪景，你想：我們可以冒着雪花在山裏走，圍着爐子在家裏談天；高興的話，我拉梵華鈴給你聽，我們在山上過一陣清靜的日子，你說怎麼樣？」

「太好了，讓我們在山上過冬吧！」我心裏這樣想，不過，我却那樣對他說：「讓我仔細想想再回答你。」

忽然，迎面走來一個郵差，他交給我兩封信。一封是唐瑋的，一封是唐敏的。

我把一封交給他。他看看信封，就把它塞進衣袋裏去。無端的又是雙眉緊皺，微笑的臉，又嚴肅

起來了。

我沒有敢跟他多說話，祇告訴他把信去交給唐敏，便獨自的走進屋內。

中午，唐瑋沒有喫午飯，他獨自不聲不響的臥在房裏。我簡直給他弄得莫明其妙，如墮五里霧

中。

午飯之後，我無聊地靜坐在房裏，恰巧唐敏進來找書，我不禁向他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瑋先生怎麼忽然又不高興說話了，他的脾氣真難捉摸。」

「他剛才接到信，大概又不高興了。」他一面說，一面在書櫃裏翻書。

「是誰寄來的信？」

「是嬌嬌寄來的。」

「嬌嬌……」我失驚地注視着他的背影。

「是的，她來信說已經啓程到九江來了，算起來後天就可以到了。她還叫我到九江去接她上山來！看她的意思，好像來伴着叔叔在山上過冬的。」

我失了知覺似的呆在沙發裏，無神地凝注着地板，迷惘地自語着：「來山上過冬的，那麼，你叔叔應該很開心啦！」

「不，他就爲了這個而愁煩，他跟嬌嬌沒有感情，他根本就不喜歡嬌嬌。」

「但是，嬌嬌呢？」

「嬌嬌是很愛他，不過，愛是很自然的，誰都有權利去愛『自己所愛的人』，可是，誰都沒有權利去叫『自己所愛的人』來愛自己哪！」

「是的，她是一個可憐的女人！我同情她。」我在想：「一個得不到自己所愛的人」的愛，和一個不敢去接受『自己所愛的人』的愛，不是有同樣的痛苦嗎？」

唐敏拿了幾本書，悄悄的走了出去。

忍耐了好久的熱淚，已一滴一滴的落了下來。終於，我伏在沙發上飲泣了。哭了一回，我的神智漸漸的清醒了，我站起來，掠一掠肩上的柔髮，揩去了面上的淚水，我堅決地對自己說：「我不能讓我的感情左右我的意志，我還有我的前途，還有……」

我立刻把衣箱拉出來，忽忽的把東西收拾好。

壁上的時鐘敲了三下，猛然使我記起這是唐璋喫藥的時間，我連忙走到他的房裏去。

他靜靜的倚着紗窗，我一面在倒藥水，一面對他說：「璋先生，我想等一回就下山。」

他驚訝地諦視着我，那銳利的目光，使我不自覺地垂下頭，片響，他才說：「外面有霧，要不明

天再走吧！」他似乎已經明白了一切。

我向窗外凝望時，祇見對面的山峯，已被濃霧截去了半節。

他頹然的坐在椅上，溫柔地：「薇，我除了感激之外，我也不知道應該向你說些什麼了！不過，薇，將來有一天，或許你會忘記了我，忘記了我們的友誼，忘記了在山上渡過的日子；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是永遠不會忘懷的。將來雖然我還不知道飄泊在人間的那一角，可是，我將永遠替你祝福。」

「璋先生，請你別這樣說，你不是早就說過我們是朋友嗎？我們永遠是好朋友。」

他親切地凝注着我，柔聲地：「薇，讓我們一塊兒隱居起來吧！」

我忘情地緊緊的握住他的手。但是，立刻我的手又放鬆了。我轉過身，凝望着窗外，下意識地說

「不能，我還是要回到山下去。」

「你老記住山下，那個亂糟糟的人堆子！」

「是的，我忘不了它，」我說：「我不是一個超人，我祇是一個平凡的人，我祇能生活在人間。」

「不過，將來你總會感覺到我這句話是對的，祇有這世外桃源，才是最值得留戀的地方。」

「也許是吧，不過，那又是將來的事了。」

我們又沉默了片刻。山間的濃霧漸漸的消散了。

「薇，你還是明天走吧，」他說：「現在，讓我們到御碑亭走走好嗎？」

「外面還有霧，我想不去了。」

「那麼，這次就算是我末了一次的請求吧！」

「好的，你先去吧，我立刻就來。」

我送他上洋台，當他一步一步的走下石階時，我情不自禁的喊了一聲「璋先生！……」

「做什麼？」他回轉頭，憔悴的臉上，掛着一絲的微笑。

「沒有什麼，」我說：「你，你忘記了戴帽子，這很容易着涼的，我去替你拿來。」說完，我便

走進屋內，把帽子拿出來。

「謝謝你，」他戴上帽子，又對我說：「你就來呀，我在御碑亭等你。」

「再見！」我親切地向他招招手。

「再見！」

我凝注着他那瘦長的背影，漸漸的已走遠了，我還要看他，但是，屋前的那棵大樹，已經遮住了

我的視線。我無力地倚着欄杆，低下頭，淚珠已不由自主的落在欄杆上。

當我再抬起頭的時候，濃霧已消散了，祇有幾縷輕霧在飄飛着，我不覺黯然的自嘆着：「這彷彿是一縷銀色的輕霧，那麼美麗，那麼溫馨，那麼的夠人留戀，然而，又是那麼的飄然無定，瞬息間便又雲流霧散了！」

我把陶媽喊出來，對她說：「陶媽，請你立刻替我叫一乘轎子。」

她答應着，忽忽跑下石階。忽然又遲疑地回頭問我：

「藍姑娘，你要轎子上那兒去哪？」

「下山到蓮花洞去。」

（萬象二卷十二期）

長春樹

曾文強

明朗的，澄清的夜空之下的一個星期六。

北斗星放射着閃爍底光芒，新月嬌媚地漫步在藍色底天幕上。

星期六，在年青人的心坎上，應該是永遠帶着興奮，愉快，美麗底情緒的。

尤其是羅平，今天不是四維實業公司開幕的日子嗎？

然而，一天的應酬底疲勞，給予羅平帶來的只是寂寞底空虛。

他坐在搖椅裏，仰望着清澈如萍的夜空，那星，月，雲，銀河，一切都像在挑戰，一切都在誘惑他浸入無盡的回憶中。

雖然回憶裏藏着一個悲劇，但也只有悲劇才能在回憶中保持美麗，在幻想中感到甜蜜，在歷史上刻下持久底烙印。

每一方面的平凡的景物，都會引起他對她底懷念。

只要是想起她，情緒立刻會失去寧靜，心也像暴風雨下的浪濤那樣的跳躍。

圍上眼，芮茵的面部輪廓便在想像中浮動，飄飄地佔住了整個空間。

芮茵底風貌，談吐，舉止，顰，笑……印在羅平的心版上，永遠不會輕易地淡化。

思潮不住地起伏着，不知是愛？還是恨？紊亂地展開着矛盾底回憶，回憶像斷了五條線的音符。生命史上永遠不會遺忘的，也就是這頁染上灰色的，也可說是帶有玫瑰色底一頁！

臨別時留在照片後底贈言：——

似長春樹底永存，期待着友誼底復活！

僅是幾個字底贈言，含藏着痛苦底呻吟，悲憤底吼聲，是鬥爭的前奏！

彷彿是個星期六——

杏花尚在含蕊期，朔風還沒有回進北方底老家，就在這季候裏的清晨。

「茵！你的信和照片我都帶來了！」

有閑的游園者正幽閑地閑談着，輕笑着，誰也不會注意到園一角落裏的長春樹下底一對青年兒女

，正在轉理外交手續。

「哦！謝謝你！」茵輕柔地微笑着。

雖然友誼僅僅短智的一年，但茵茵的笑在羅平是十分稔熟。不過不同的是最近。最近，她對突然地吝嗇，也突然地冷酷。

羅平很難看到她微笑底臉，而今後，則連冷酷底臉也不再允許他繼續看下去。

就在這利那間，環境要強制他用理智的利刃砍斷情感地纏絲，抑制洋溢的熱情！假如面前有兩條路：死底威脅和利刃的砍斷情絲，「威脅」是多麼容易解決呀！

暴風雨前底沉柝是多麼難受！理智底利刃又從那兒砍下去？

但是，目前的情景是不允許他猶豫之，他覺得整個的身心都陷在苦痛中。

「茵！在離開這兒之前，希望你告訴我為什麼要堅決地疏遠我？是不是……」

「哦！這問題還是不提的好！」芮緊蹙着雙眉：「請你把帶來的物件給我吧！」

這跟推手裏的判決書沒有差別！什麼都決定了，面前有的是失望！已沒法挽回最後的頹勢。

「這是你的二十九封信。」羅平從內衣袋裏取出一個長方形的紙包；「你的照片也在這面。」

「……」雖然芮茵會催促他拿出來，但是，現在她並不急切地嚮要得到它，只是凝眸諦視着它，

臉上像罩上一重嚴霜。

暫時又回復到剛纔的靜默，各懷着不同的心理在回憶，在……。

「我的呢？也還結我吧！」還是羅平先擊破沉寂的空氣。

芮茵遲緩地從手提袋裏取出三十四封顏色鮮豔底信交給羅平。手續完畢，只等待着勞燕分飛。

「平！」芮茵突然詩意地微笑着：「我們吝嗇地收回舊情吧！」

「當然囉！」羅平不經意地說。

「那麼，我們偶然的碰見時，就是陌路？」芮茵鄭重地問。

「當然！」羅平不得已地說出了這兩個字。

「那才對呢！」芮茵滿意地笑着。

最慈悲的是女性，最殘酷的也同樣是女性。這一時間的芮茵，簡直是個殘酷的劊子手，她想毀滅羅平底生命——羅平深深地痛恨她，因為他還愛她。

「現在，我送你一件東西，你要嗎？」芮茵偏着頭輕鬆地問。

「送給我？當然接受的。」煩惱迷惑了他的本性，他感到芮茵底一言一動都有些意外。「是什麼呢？」

「照片！」芮茵打開手提袋，取出一張新攝底半身照，遞給羅平。

照片！真是一件意外地餽贈。「也許她有回心轉意的可能吧？」羅平這樣的想。

「我們就此分手吧。」芮茵首先站了起來。

「再會——」兩字被軟禁在兩人底口內，他們互相地凝視着，誰也是默默地。

視線在最後一次交叉時，真不知內心流動着那種液體？是苦？是酸？是辣？

收回視線，芮茵便匆匆向園門走去，羅平跟在後面，先後走出這個將成爲歷史上的遺跡底場所。

當芮茵底蹤跡還沒有在羅平視線裏失却時，羅平向她丟了最後的一瞥。

回頭看照片時，突然見到後面底贈言。

永存？期待？復活？神經像變化舞步那樣的難以捉摸！昏昏沉沉地，神智失去了固有的穩定。

追上去？還是……

x

x

x

日子輕輕地在憶念中溜逝，心上底鉛塊沉沉地壓着。

長春樹上的花朵隨着四時而變換它的顏色，而賞花的同伴——茵的蹤跡，却如煙雲那樣地飄渺，

無着。

心靈盪漾，唯一可語者，也只是沒有靈魂底花枝。

一月，二月，三月……懸隔在兩人間底玄色紗帳啊！只能隱隱地瞧見彼此的影像。

影像！也祇是從回憶底薄紗中透出來的一片幻影。

僅存底情感開始崩潰，最後底影像形將淡化的某天。

爲着尤欽的壯行，羅平特地趕到十二號碼頭，送他上了那艘長行的巨輪。

「據說在開往香港的輪船中，這要算是頂兒尖兒的了。」尤欽憑欄眺望着，向身旁的羅平說。

「離開船還有三刻鐘！」羅平看了一下手錶。

「咱們去看看怎樣？」

「好呀！」

兩人從統艙經過房艙，官艙，大菜間，在餐廳裏停留了一下，循着梯桿直達船頂。

跨上船頂，底下的景物，好像歸納在縮小鏡下，更顯得自己地位的崇高，預示着未來的偉大底前程，正需要自己去努力爭取！

同一景物所反映出來的，是不同底感覺，這時羅平所注視的是停泊在十四號碼頭的「皇后號」。

那是開往南洋的。將近開船了，送客紛紛向岸上退去。

也在船頂上，站了一個穿着淡藍色短旗袍的女性，同樣地在欣賞四週底景物，當她不經意地回過

頭來時，羅平已看清楚了她的容貌，不禁揮手大叫：「這是芮！芮茵！」

差不多和他時，汽笛尖銳地一聲長嘯，那艘船已無情地離開碼頭，漸漸地向東駛去。

他的探出底半個身子像一座石膏像，遠遠地，他還望見芮茵的旗袍角在風中飄舞，像是在對他致

臨別底謝意。

×

×

×

偶然底一瞥，重又把他拖進感情底樊籠，緊緊地困住了這一個年輕底熱情底青年——羅平。

爲着要取得溫暖底友情，必須致力於事業底進展，因此，他發憤，他自制，努力於他的新事業，不稍解怠地埋頭苦幹着。

隨着荷花底清香，飄來了茵從南國寄來的信，於是，他的心上又活躍起芮茵的容貌，以及她的輕翠淺笑。

驚奇，詫異，揉碎了不快意底心弦！

竭力壓制住奔放底心情，急急地展開它——

平：

算是一個夢境底再現吧！我會突然地給你信。

別說你看到信時內心有些動盪，在寫它時我也同樣地動盪！

往事！簡直是個春夢；如今，夢是醒了，但已嘗盡了人生底苦杯。

記得，我們會在友情底高山上歌唱，結果，是跌入痛苦底深淵而至於分手。

世事終是多缺陷，人間永遠就靠哭泣和歡笑協調着，——不能否認，我們是做了一次祭台下的犧牲品。

啊！平！哦們——哦！不，我的胆量太渺小，太無用了，抵擋不住惡社會的威脅，封建勢力的進攻；雖然我有着海一般深的熱情，終究我是屈服在這社會用來毒害人底禮教下。

因此，不惜創傷自己，幾度用強烈的理智，壓制形將暴發的情感，我是創傷了！在同時，連累了你。

在我以為這將永遠埋葬在我心底深處，到我停止呼吸的一天為止，偏會現在我就覺醒了。

是的，前途是需要自己去爭取的！尤其是一個年青人！有自己的靈魂，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

只要是正確的，就得奮勇的幹，怕什麼禮教，制度，這些荼毒人的桎梏！

但是不幸得很，在我開始向禮教制度反抗鬥爭後的不久，却病倒在香江，不能抵達南洋底故

居。

孤單地居留在皇后大道上，雖然在臥病中常想在這裏見到你，這——只是一個不會實現底夢！也許你還在繼續地憎恨詛咒着呢！

暮色濃了，心頭又似抽出心臟樣地空虛，在安息日還未降臨前，願你寬恕一個你所憎恨的人。

茵 ×月×日

一個磨滅不了的影子，反掠過他的心頭。

往事——有過雲霞樣地絢爛，霧靄樣地迷惘，風雨樣地淒冷，雷霆樣地緊張。

雖然這一切都已消逝，但，眼前突然的來信，却又產生了強大底魔力。

天上添了不少小繁星，夜底垂幕擴張得更廣大了。

是的，度過了這天上的七夕，跟蹤而來的是人間底中秋！

×

×

×

愛情載着俘虜——平，離開上海向港島駛去，四天後底傍晚，船終於停泊在這染有異國情調底香港海岸上。

無論是環境，色調，都帶着一種新底刺激，新底印象。

跨上陸地，急切地向目的地進發。

是一所家庭式的旅舍，推門進去，芮茵正斜倚在沙發上，她的臉似乎清瘦了些，也蒼白了些。默默地像正在沉思。

「唉！平！你……」對於羅平突然地來臨，真使芮茵的心靈上掀起了異常的激動。

「我還是剛到，一上岸，就上你這兒來了。」

「想不到你會來。」

一種甜蜜的感覺，浮上兩個久別重逢的男女底心頭。

話太多了，反覺得無從說起，更何況是喜悅侵佔着整個的心房！

欲言又止的矛盾情態，占去了他倆談話的大部分時間。

沒有波折，不經離別的人是不會體味到重逢的興奮，珍貴，快慰的。

如果，人間真有「春」，「春」果真會降臨到人間，那麼目前的他倆，可說是在駢肩向「春底領域」急進中了。

x

x

x

蒼天特意爲這雙久別重逢的年輕人佈下一幅詩意的環境。

銀色底中秋月，輕輕地踏上天幕，放着逗人情懷底光芒，銀光掠過他倆的身，撫慰他倆底心，傾吐出月色般純潔底衷曲。

「茵！爲什麼你要突然地離開上海？」羅平凝視着茵茵。

「這是必然的趨勢，並不是偶然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茵茵仰望着移動底月輪。

「住在叔父家裏不是很好嗎？」

「是的，很好，叔父待我再好沒有了，把我當作禮教的囚徒！」

「囚徒？」

「不是囚徒，我們也不至於搬演那幕生離的悲劇！」茵茵遲緩地，有力地說着每一個字，像是餘恨還在她心頭作祟。

「哦！對了！無怪你那天的言語和行動是那麼矛盾！」羅平回想着說。

「最初，我懼怕着十字街頭的慘酷生活，不得已向封建勢力妥協着；後來，我覺悟到我們都是青年，需要友情底溫暖，失去了它，即使是世界上最優裕底生活也抵償不了，你說是不是？」

不待羅平底回答，她又繼續往下說去。

「多少人爲着想滿足私慾，結果是白白地犧牲在封建勢力下，葬送了一生底幸福。」沉思了一會又說着：「幾年來做了制度下的犧牲品，幾乎毀滅了自己。如今，爲着自己底前途，我不再妥協，我要自力更生，我寧願走向天涯海角，以實現我的理想，所以我毅然地離開了上海。」

「你不預備回上海？」羅平向她問。

「你準備勸我回上海？」芮茵反問着。

「有過這種思想。」

「其實，我並不是說絕對不回上海，不過想在外面找些工作做做，這問題並不怎樣重要。」

「竟料不到我們現在還會在一起賞月！」羅平注視着芮茵微笑底臉。

「……」

「記得某一次，我們雖然近在咫尺，却沒有招呼。如今竟會不遠千里地相會，又是在這人地生疏的香港；簡直是個奇蹟！」

「算不了什麼，簡單得很，環境切斷我們，情感拉住我們，因此我們就能在生疏的香港會面。」

「今後我們能否像今夜的月亮？」羅平聚精會神地等待着她的回答。

「今晚的月亮果然是美滿的，可惜，過了今天它只會殘缺下去。」芮茵感觸地說。

「我反對你這種傷感底論調；年青人說話該有些朝氣，這話太殺風景了，罰你重作一個有朝氣的回答！」羅平玩笑地拉長了臉。

「遵命！」芮茵也玩笑地拉長了臉，莊嚴地說：「我們底再見是產生在反封建、反禮教的鬥爭中，今後，讓我們以兩人底力量同向黑暗的舊社會挑戰！」芮茵望着羅平，像在等待什麼似的。

「還有呢？」

「友情似秋空一樣地崇高寬廣，心田更似秋月一樣地明媚皎潔，以光明純潔底心田，培植澄清的友誼！」低下頭，頑皮地向着羅平：「現在是否殺了風景？要不要第二次受罰？」

「噯！風景倒沒有殺，只是不夠熱情，算了吧！給你 pass 過去」。羅平輕鬆地笑着。

芮茵回了他一個輕甜嫵媚的微笑。

笑在兩性間有着相當偉大的魔力，能使人不自覺地產生一種神祕地快慰。

月兒開始向另一地帶行進，護送着他倆走向歸途。

「茵！明天早晨我再來看你，明兒見。」

「老是你來看我，我不能上你那兒去嗎？」芮茵有一些薄嗔。

「那末，明天我恭候你駕臨！」

兩人互視一下，熱烈地握了一下手，同去接受睡神的祝福。

X

X

X

匆匆地度過了一星期，在這一星期中，他和她每天有一個歡會，也每天有一次握別。

正是經過了一次甜蜜的會晤的次日，芮茵起了床，吩咐侍役預備早餐時，侍役帶進了一封信。

她疑惑地接來一看，那信是從上海寄來的。在迷惘的情緒下，她終於將它拆了開來：——

茵女士：

如果不健忘的話，你定能回憶起我來，雖然我們直接交談的次數並不多，簡直可說沒有，有也不過是羅平帶信給你而談幾句不經意的話。

此次受了羅伯母的囑咐，轉上一信，煩你轉給羅平。

以前，我曾猜測過，你跟羅平的友誼有復活的可能！

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們的感情是復活了。可是，羅平的事業却受到復活間接的影響。

不是嗎？在這物價高漲，金融混亂，又值中秋節邊的當兒，一個機關裏沒有一個主腦嗎？

現在，四維實業公司已經瀕於停頓的地步，如果羅平再繼續逗留香港的話，公司的大局簡直

不堪設想了。

爲了這點，羅伯母會再三提及過，希望你能勸他即日回滬。

站在朋友底立場上，也決不允許我們，眼看着一個有爲的青年，被愛情的鎖鏈縛住，葬送了事業與前途！

爲着他的事業，更爲着他的前途，希望你用堅強的理智解救他，解救一個愛情的俘虜！最後，儘向你堅強的理智致最敬禮！

煥之 ×月×日

殺身成仁，捨身取義，原是年青人底責任。

在她發現了她的使命，決定實行時，理智和情感是矛盾的交戰着。

結果，她是毅然舉起了鋒利的慧劍，斬斷了情感的索子。

在她感到自己底行動是偉大而正確時，她勝利地舉起手來掀了一下電鈴，應聲進來的是一個穿白制服的侍役。

「小姐，什麼事？」侍役恭敬地問着。

「你去探聽一下，這兩天有沒有到上海和新嘉坡去的船？」

「是！」侍役恭敬地退了下去。

芮茵又從抽屜裏取出了信箋信封，迅速地寫了一封信。

「小姐！明天下午有一班船到南洋去。後天上午有一班到上海去。」

「好！明天你叫賬房間跟我買一張到上海去的船票，一張新嘉坡去的船票，都要大菜間的。」

「是！」彎着腰預備退下去。

「回來！」

「是！」

「把賬結一結，算到明天為止！」

「好！」

芮茵又繼續地寫她未完成的信？——

平：

將逝底明月嗚咽於山間，靜默底夜空飄下沉寂，魚雁帶着舊夢又將重現！

的朋友，理智些，瀟灑有着你的責任，你的工作未完成，這裏附上令堂的來信和後親愛天上

午啓程的船票，望你服從令堂的訓詞，接受友人的勸告——回去吧！

說我殘忍嗎？也許是的。但，你得明瞭殘忍後面底善意！

不用頹唐，我們以柏拉圖式的戀愛，加上長春樹的永久性，精神永久結合，不受生死限制！
天將明了，黑暗已向光明屈膝，該是我們告別底時分！

別問我底蹤跡，祖國會接受我靈魂底寄托，工作會創造我底新生！

以兩人底力量，同向黑暗的舊社會挑戰，最後的目的地，我們會再見！

連夜就寫這信，用它代我向你告別，記住自己的使命與任務，努力進取！

願你好自爲之！

你永久底友人：茵

睡神失望他拖着沉重的步伐踱回去，朝霧優游在山巒間。

卑遜的白制服者又出現了。

「小姐，行李收拾好了。」

「等一會，你把這信和船票，照着信上的地址送去。」

「是……」

（萬象二卷四期）

音樂家的悲歌

程育真

「爸爸，再過四天不是要舉行你的盛大音樂會了嗎？」

「是的，孩子，你高興嗎？」

「怎麼不高興，爸爸神氣，我也神氣呀！」

淡淡的月光下，沙侖低頭向他疼愛的孩子諦視了一下。銀色的光輝正瀉在孩子的臉上，那雙烏黑的眼子更見得奕奕有神。沙侖得意地笑笑，撫着孩子的手繞過教堂踏着十字架的倒影，在幽幽的長道上漫步。

幽靜的夜，朦朧的月，稀疏的星光，還有那溫柔的晚風，會使一個善感的音樂家無動於中嗎？何況那些哀怨的 *Serenade*，又都是音樂家唯美的抒情詩歌。

晚風不停地吹來，沙侖的衣袂隨風在黑空裏飄忽。他感到了一陣舒適，深邃的眼睛凝視着遠遠的碧空，似有無限感觸又像悠悠深思。

暮地，一陣清脆的晚鐘自教堂中飄來，冗長抑揚的鐘聲盪漾在黑沉沉的四野裏，使人心緒上感到一陣靈感，一陣淒涼。

感起什麼，沙侖忽然拍拍孩子的頭問道：

「歐文，告訴你爸，將來你將成功一個大醫師，大詩人還是……。」

「爸，你想知道我的志向嗎？我想成功一個世界聞名的音樂家。」歐文不加思索翹起了大拇指，脚步變得十分輕快，再不像剛才那末遲緩了。

「音樂家？孩子，你怎麼會想到？」沙侖詫異地用手捧住了孩子的臉。

「爸，不可以嗎？」歐文張大了稚氣的眼睛直視着沙侖。「那末上次爸爲什麼對我說希望我成功一個音樂家呢？」

沙侖熱情地在歐文棕黃色的柔髮上吻了一下。

原野裏是無邊的沉寂和靜謐。

沙侖抬起了頭，偶然間，他在路旁的樹叢中發現了一朵嫩苗的小花，他頗有感觸地撫摸了一下。

不是嗎？他對於歐文很早就有這末一個願望，他希望歐文能步他後塵。然而，他始終不曾把他隱藏的盼望漏露過一次。想不到，今夜裏他看見自己的願望在發着嫩苗。

他閉上了眼，讓流雲帶上了深深的感謝。

熱淚淌在他的面頰上，然而他是在笑，這是流淚的微笑。

「爸，什麼時候你讓我出來表演？」

「你才十一歲，應該用功學習呢！」

歐文，聰敏地點點頭。兩個人又靜靜地走過了一段路程。

那邊白色的木柵裏微弱地透露一絲燈光，像是大洋中的燈給予人清楚的指示目的地已經到達。

歐文鬆了父親的手奔過去擡了一下門鈴。

「媽，你還沒有睡嗎？我跟爸走回來的。」歐文親熱地拉住了母親的手。

「怪不得這末遲，不然夜禮拜還要早着一些呢！」

客室裏靜悄悄地，淡淡的燈光從牆壁的燈罩裏透露出來，圓桌上的鬱金香散放着幽靜的香味，燈光反射的花影正好投在淺綠色的牆壁上，頗有一番畫意。

落地長窗邊的鋼琴上燃着四支白色的小燭，金質的燭架在微弱的光線中更見得輝煌和可愛。

沙侖移步走近琴邊，揭開琴蓋，用他靈活的手指悠揚雅靜地奏了一曲，歐文乖巧地在旁邊用腳打着拍子。母親却微聲和着低音。

這是一個頂美滿的家庭。

突然，沙侖回過頭來握着歐文的手說道：

「孩子，你該去安息了，明天會。」

「明天見，爸，媽！」沒有一些倔强，歐文離開了客室。

沙侖興奮地從鋼琴邊走過來坐在妻子微謫的旁邊。

「這孩子太可愛了，他會成就我的盼望……，真的，神最奇妙。」沙侖激動地望着窗外。

窗外星星閃着神祕的小眼，月光柔和地吻着花草。

不知道是誰把室中的燈光給熄滅了，剩下暈黃的燭光和銀白的月光。

沙侖依着微謫的肩。

「微謫，我覺得今天的夜真美麗極了。」

「有一天，你會覺得這世界比今夜裏更美麗更光輝，」微謫含蓄地朝沙侖笑了一笑。

夜已更深，將逝的明月嗚咽在雲霧中，夜空肅穆地飄下了寧靜。

沙侖輕輕躡足走進歐文的臥室。

歐文已經沉沉睡去，兩手放在被褥外面，半個臉正藏在輕軟的枕頭裏，月光瀉在歐文的床上，撫

摸着歐文的臉。

沙侖悄悄立在孩子床前，寂靜地凝視着床上那張微笑的圓臉，漸漸地他彎下身體，把手輕輕地放進被褥，然後在額上吻了一下。

沙侖走近窗邊拉起淡緋的窗簾。

那裏是無邊的藍空，高大的柳枝在晚風中不停地搖曳。

「爸！」歐文在睡夢上翻了個身。

沙侖迅速地掉過頭來，無意間，目光接觸着牆壁上耶穌的畫像，沙侖虔誠地緊閉着眼。

隱約間，他又聽見了孩子的聲音：「爸，我想成功一個世界聞名的音樂家。」

X X X X

維廉大戲院門前，人如湧泉，川流不息。

每一個聽眾都熱忱地要一睹音樂家麥沙侖的風采，同時焦急要聆聽麥沙侖指揮的裴多芬的第六田

園交響曲 *Symphony No. 6 "Pastorale" in F major*

麥沙侖是卡可夫樂隊的 Conductor，由於天賦的聰敏和特有的音樂奇才，他已經被社會上一般人
士認為是不可多得的天才音樂家了。

聲譽屢次的請求，友朋盛意的慫恿，妻兒愛心的鼓勵，麥沙侖毅然擔任指揮第六田園交響曲。

事前用心練習和努力，同時指揮時的認真和緊湊，這次音樂會後，博得一致的佳評。

麥沙侖現在是音樂界的奇葩，是藝壇上的彗星。

朋友的慶賀，觀眾的褒揚，親戚的恭維，妻兒的興奮，麥沙侖當然榮幸得有些忘記了自己。

瞧呀，這世界變得格外美麗和明亮了。

豔麗的花朶，稱揚的鏡架，高貴的禮物，還有粉紅色的信紙，堆滿於整個沙侖的客室。

沙侖忙着應酬和道謝，他忘懷了世界，忘記了家庭，更忘記了自己。

粉紅色的信紙，嬌羞的粉臉，迷惑的媚眼，情慾的引誘，在沙侖心中撒下了罪惡的種子，他忘記

了自己是個教徒，他忽略大眾對他有崇高的熱望；他也漠視願望已發出了的嫩苗。

報上忽然刊登麥沙侖失蹤的離奇消息。

曇花一現，藝苑的彗星瞬息隱藏，音樂界不幸失去了一個天才音樂家。

X

X

X

X

十年像小鳥飛過了時間的大海。

初發的嫩苗已經是美麗的鮮花，歐文這孩子已長得這末高大，闊寬的肩膊，魁梧的體格，英俊的

面貌，態度顯得傲岸不凡，雖然才二十一歲的少年，却是那末沉着穩重。

傍晚，歐文坐在琴前，輕捷地彈着 Mozart 的 Piano Concerto No. 26 in D major，這是十年前父親心愛的一曲。

一曲告終，歐文抬頭凝視着牆壁上父親的相片。

意外地他聽得抽噎的暗泣聲。他回過頭來看見母親伏在椅背上哭泣。

「媽，什麼回事？」歐文奔過來撫着母親的背。

「沒有什麼，祇是那曲子……無限的傷感。」

「媽，用不着如此傷心，你不是早對我說爸到意國去求深造，相信他不久就會回來，而且是一個世界聞名的音樂家。」

微謔用手帕擦去了淚：「是的，孩子，你要用心，有一天你爸回來時該使他多麼高興！」

「媽！現在我不是已經是衆人所知的音樂家嗎？」

「不得驕傲，要走的路還長呢，記着！藝術不是祇求虛名，正似真理不求外表的美觀，真實的技才能創造光明的前程，留心自己的脚步，因為成功道上常滿佈荆棘。」

歐文默默地點頭牢記慈母的教訓。

外邊木柵旁邊悄然佇立一個黑影。

沙侖回來了，他已經變得那末潦倒，和萎靡，僅僅十年他就變了相，太可憐與可怕了。現在在他瘦弱的臉上再找不出當年的丰采，更找不出一絲音樂家的儀表。

沙侖果然回來了，可是他沒有勇氣擡那門鈴，遠遠紗窗裏他瞧見自己的孩子，長成的花朵。內心湧起了悲痛，懊恨和懺悔的情緒，他雙手緊抓了木柵，身體禁不住抖了幾抖。

天呀！這不堪回首的十年，一交跌在罪的深淵中，如今……不能再想。

多逗留一分鐘就多一些痛苦，終於他向別墅投了最後依戀的一眼，蹣跚地離開了木柵。

大地是無邊的黑暗。

意外地，沙侖的手觸動了田野的花草，隱隱覺得手指有些刺痛。沙侖彎身採了一朵，那是有刺的玫瑰花。

花朵鮮豔芬芳，可是偏偏又生了這末多的刺，沙侖感傷地流下了淚。

突然，一陣淒清的弦聲由木柵裏盪漾在四郊，驚破了原野的寂寥。

沙侖不忍再聽，趕快脚步走上幽幽的長道。

×

×

×

×

維廉大戲院又是一次盛大的音樂會。

演奏最精采的節目是十年前麥沙侖指揮的裴多芬第六田園交響曲，不過，却由十年後的麥歐文擔任指揮了。

聽衆對於十年前的事已經淡忘了，誰都不知道裴多芬的交響曲竟是麥沙侖的悲歌。愛聽的觀衆依舊像當年那末擁擠。

「先生，謝謝你容我在門邊聽一次。」一個哀求的聲調。

「走，沒錢買票就乾脆的走開，從沒有看白戲的。」

「可是，你們不能……」

「什麼事，這樣無禮地對待觀衆？」

「喔，麥先生，這個老頭兒真不識相，不買票想看白戲……」

歐文阻止了侍者的說話，回頭向老頭兒瞧了一眼，然後溫和地說道：

「老先生，你不妨跟我來，前面有兩排空位子，你隨便挑一個。」歐文小心引領沙侖走進戲院。

沙侖的手抖得厲害，他低垂了頭在位子上坐下，歐文不等客人感謝已經離開他走了。

羞愧，悲哀，傷感與抑鬱填滿在沙侖胸中，他有話說，可是無從說起，他有隱情，然而無法吐

轉。

熱情挑釁，他吐露真情請求寬恕，但是良心的自疚和內心的愧悚頓住了他嘴邊欲說之言。眼瞧着年輕的音樂家，他怎能受得內心的刺痛，何況是自己的親生子，成功的一朵花。

他偷偷拉出手帕，擦着傷心的眼淚，旁邊的聽眾被樂聲激動得也流下了淚。同是擦淚，可是情緒各別。

隱約幾聲牧童的角聲以後，第六田園交響曲愉快地結束了。

眾人都帶着音樂留給他們的愉快尾音走出了維廉大戲院，剩下沙侖一個人呆在那裏。

忽然他想起了什麼，臉上湧起了難得的微笑立起身來，奔到外面，乘無人注意時，在祝賀的花籃上採了幾朵鮮花。

休息室中，他勇氣百倍地會見年青的音樂家。

「喔，老先生，你太客氣了。聽累了嗎？這裏坐。」

「麥先生，指揮得真不差，實在是難得的天才。」

「太誇獎了，沒有天才，祇是過去父親真切的教導。」歐文起身找尋茶杯。

沙侖一時被銳利的說話刺痛，呆着不說話。

「老先生，喝杯茶。」

「謝謝你，麥先生我盼望你繼續努力，留心外界的稱揚有時候是使人跌倒的絆石。」

歐文那能了解沙侖說的這句話時的內心的悲痛與懊喪呢？沙侖想乘這個機會坦白地吐露一切，然而他不知道兒子是否會原諒一個罪辜的父親。

「青年，好像你爸當年也是一個著名的音樂家，是嗎？」

「是呀！他現在在意國，他在追求深造，爸不是一個祇求虛名的人，不久他將是一個技能精湛的真實音樂家。」歐文精神興奮，他沒有注意沙侖，當他目光射到沙侖身上時，他發現沙侖低垂了頭。

「老先生，你不舒服嗎？」十分關心。

「不，有一些兒頭昏，」遮飾地。

「要躺一會嗎？」

「不，一會就好，」

室中暫時靜止了片刻。

沙侖抬起頭遮飾地假笑一笑，他瞧着歐文一眼不瞬。

「麥先生，恕我問你這樣的一個問題，假使你遇見了一個罪惡的人，你會給他寬恕嗎？」沙侖竭

力想使自己的態度裝得自然些，但是，內心的焦急使他已經坐在椅子上不安，他立起身來走到壁爐旁邊。

歐文經這一問，不禁愕然，他想，觀衆對他所說的全是些稱贊和恭維的說話，誰會向自己發出如此突然的問題呢？他諦視了沙侖一眼，沙侖正在壁爐前欣賞玩物，久久不見歐文回答，沙侖也回頭注視歐文。

「老先生，如果以我的立場，我想，我應該原諒他，同情他，甚至愛憐他，不過那罪人一定要肯認罪改悔的。老先生你相信嗎？罪能敗壞人格，很能挑啓爭端，惟有愛才能遮掩一切過錯。」

沙侖悲苦地雙手掩住了臉，他想這是一個最後機會向兒子陳說一切隱情，祇要自己認錯，相信兒子也一定會原諒他！

猛然，他抬起頭來。

「好，現在我要告訴你……」

驀地，會客門外走進穿着白制服的侍者，他恭敬地向麥歐文鞠了一個躬。

「麥先生，院主人有要緊的事，請你立刻就去。」

歐文無奈何向沙侖揮揮手說道：「老先生，請坐一回，我去就來。」

室中剩下沙侖一人，熱淚已經淌滿了臉，他怕命運會給他一次殘酷的作弄。

會客室的門又開了，沙侖趕忙拉出手帕擦去了淚水。

進來的是剛才的侍者，他有禮地說道：

「先生，請你留下姓名與地址，麥先生一時不能回來，他說以後會來拜望你的。」

沙侖拾起那雙傷痛失神的眼睛望着藍空的流雲，他不說一句話、不寫一個字，拿起帽子就往外跑。

「先生，你忘了留下名字。」

「不，有事我會去找麥先生。」

X

X

X

X

清曉，出國的皇后號海船停泊碼頭上。

遠遠是一片迷曠，昨夜的殘霧還沒有散盡呢！

歐文悄然依着白色鐵欄站在船首的甲板上。沒有表情，不過心頭有些憂傷，因為離別了。

江岸上是許多熱情的聽衆們在送別，雜色的手帕像小旗般在空中飄忽。

尖銳的汽笛無情地鳴叫了二下。

水手們忙放下懸梯，海船已經緩緩離開江岸。

歐文舉手向江面上衆人揮別。

忽然，人堆中擠出了一個影子。那是沙侖，他匆匆地向船上搜尋。

歐文驚異大叫起來。

「老先生，我在這裏，我們再會吧！我到意國去找父親，那時你再會見我時我已經找着十年不見面的父親了。」

「不，歐文，我就是……」沙侖的說話已經不夠送達到船上，因為海船已經在大海中遠離碼頭而去了。

沙侖緊閉了嘴，目送海船遠去，兩顆豆大的眼淚滾在他的面頰上，眼前一片模糊，祇見孩子的船影隱沒在晨曦中。

歐文已經看不見父親的眼淚瞧不透父親破碎了的心。現在連江岸上的人都瞧不清楚。

離別在歐文果然愛傷，然而他還有一個盼望，盼望此去能找着父親回來。

虔誠地，歐文閉上了眼，曉風拂着衣袂在空中飛舞。

江岸上人已散盡，剩下哀痛的父親麥沙侖，他凝神注視着海邊的鷗鳥，嘴裏喃喃自語。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然而太遲了……」

（小說月報三十八期）

上帝的信徒

邢禾麗

雖說季大娘已做過百來次「禮拜」，並且幾個月前在余小姐竭力慫恿下正式受過「洗禮」；但對於唱讚美詩那回事，也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她望準了立在她左邊的余小姐手裏的書，雖然壓根兒不知道唱的那一首，但嘴唇還是不停地開合着，好叫人家看上去自己也在附和着唱，縱使那聲音細微得連自己也辨不清楚。這乏味的動作使她無聊地抬起眼珠瞥了一下余小姐——蒼白的長臉，薄薄的唇皮在不住地掀動，吐露出極尖脆的歌聲；眼眶凹了進去，額上也像自己一樣的刻着幾條不很淺的皺紋。

「竟是一個十足道地的老小姐了！」——季大娘在默忖着；她實在不明白這位余小姐，難道真的一世不嫁人了嗎？放着有吃有穿的人家不肯嫁，說什麼要抱「獨身主義」，又說什麼要嫁給耶穌。真弄不清她算什麼意思？不過，現在就算余小姐情願，那邊男家也不會再要了。人家早已新娶了一個，孩子也很大了；難道再要她這麼個「老蟹」去做好婆不成？

琴聲戛然停止，季大娘猛可發覺這時是可以劬勞的時候了；連忙接着「亞——門」重重地喊了一

聲。這兩個字簡直熟習得比以前唸「阿彌陀佛」時還覺得流利。

跟着大家坐了下來，黑衣牧師在開始講道。季大娘覺得這個遠不及講「香山卷」有妙莊王觀音得道來得好聽。頭上二次聽的時候，她倒還比較用心些，預備聽出一個究竟來；但聽後總不很了然，再也找不出一個眉目來；後來，她索性就任牧師自己去嘮叨，不再去操這額外的心了。

今天當然不會例外，牧師在上面好像外國人學中國話般，拖得那麼長地講着。季大娘默然坐着，只感到聽得索然無味。她真想下個禮拜不來「做」了，甚而至于也不想做「基督徒」了。但是「吃教」後的好處，又使她死了這條心。

譬如說本來過年過節，非得要買些錫箔食物，焚祭一番不可；「吃教」以後，就可以一筆勾消，既省金錢，又省麻煩，最近的一個冬至節，不就已省了百兒八十塊錢嗎？像隔壁三孀孀，爲了這冬至，特地又向人家懇借了五十元來過；叫她「吃教」，又扭扭怩怩的說什麼對不起老祖宗。我可沒有那麼傻，到底「錢」要緊哪！

況且，耶穌實在比菩薩好得多，雖不能真的靠「教」吃飯；可是能省用些錢，究竟也是好事。若菩薩可不同啦，每月初一月半的香燭紙錠錢已很不少，再要加上每年幾次往各廟宇燒香，更是可觀。總之，從各方面看來，耶穌的確值得受人敬仰；所以，她又預備以後起，要風雨無阻，一次不間斷。

的來做「禮拜」了；她以爲對於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的她，每禮拜這樣盡責似地來一次，確乎是已經太夠了。至於「做」時的是否全神貫注，她確無暇顧及；關係教堂以外的「做人」問題，當然更不用提起了。

「哈……」一聲鬨堂大笑，把季大娘的思緒打斷。她茫然的望了牧師一眼，想抓住幾個好笑的字眼；但是，他仍是那末嚴肅地在往下講；季大娘仔細聽來，簡直無從笑起。

她斜瞞了一下聽得出神的余小姐。

無意一瞥，季大娘發現了余小姐手上有一只金戒指！她突然記起自己最近也得到了這麼一只——本來這只戒指是她婆婆季老太的，她想起了離現今約在二個星期前模樣，在季老太臨死的前一天晚上的一幕：她與阿嫂二人在陪夜，到了深夜，季老太在神志不清中似乎瞞着，阿嫂也在打瞌睡。就在這時候，季老太枯槁臘黃的手上，那只黃澄澄的金戒指，立刻被放進了季大娘的衣袋內，情緒是既欣喜又緊張，那手續又靈敏又妥當，絕無人發覺。她也因此，常引以爲榮地在丈夫前誇口自己的能幹。

這戒指拿來後，經丈夫的同意，算是她的私人財產。從未曾帶過金飾物的她，倒很想帶在手上，出去炫耀一下；也可以增加一些「身份」。第一，先得在隔壁三嬖嬖前重重的「報復」這麼一次。

忽然三嬖嬖的那只帶着唯一的金戒指的手，好似又在她面前一晃；她連忙憧憬着，自己帶着十足

金的戒指，與三燐燐的那只九成金戒指放在一起的時候，哼，那才叫她慚愧得無地自容呢！

一絲勝利而驕傲的微笑，浮上季大娘的面容；好似戰勝者對橫陳在足前的弱小者的屍體，發出一聲殘酷的冷笑時的心情，有些相彷彿。她感到唯有這樣的「報復」，才能滿意。但是，她又怕阿嫂那兩只精銳而尖利的眼珠，永遠骨碌碌地不肯放鬆人。她想，報復的時候，若被阿嫂看穿；有失體統，倒在其次，豈不要因此而把一塊已到嘴的肥肉，活生生的放掉！不能，她寧可少「紮台型」而「入胃」的。

那末，難道這只戒指只好擱起來了不成？不，她決不願這樣做。季大娘這時福至心靈般地，猝然想着：「何不把它兌了，好好的利用一下呢？」

「總該至少也值五六百吧！」她心裏在盤算着。

不過，做什麼生意好呢？囤些日用品西藥之類吧；一則已有限價，二來沒有熟人，不容易脫手。放債吧，利息太小，不值得，這時候，向來被稱爲有決斷的她，竟也感到了小小的躊躇。

呢，想起了，幫烟舖的沈二不是曾經來勸過說：做「黑貨」生意「油水」很足，要不要弄幾兩到縣鎮上去銷售，包可對合「轉灣」。那時因手邊不便，又有些害怕，所以回絕了他。現在何不冒一次險試試看，丟了就算白拿，橫豎不是「血錢」；不然的話五六百豈非就要變毛二千，再來一次豈非要

變四五千，呢，毛一萬，二三萬……簡直十幾萬也是容易事。

「若真有這麼一天」——季大娘心裏想得熱蓬蓬地；一定要用幾個傭人服侍自己，再也不去生那斷命的煤爐和洗衣服了；只要整天坐了包車出去又又「麻將」。對，包車倒也不可缺少；就像今天這樣寒冷的天氣，斜斜地坐在包車內，膝上蓋了絨毯，到這裏來做禮拜，一定不覺得冷了。還有，做完了「禮拜」走出去，人家都只好兩腳車；那時候，自己用着不高不低的喉嚨喊着「阿二，車子拉過來」！人家都用豔羨的眼光集攏來望着。那，那夠多麼威風！她想到這裏，不禁笑了。

猛然的，她看見余小姐那只帶有金戒指的手，在前面櫈子上抽一本聖經。季大娘向前一望，只見牧師在翻着桌子上的一本大聖經；大概「道」已講完，預備讀聖經了。她連忙也抓了一本聖經在亂翻着算裝裝「門面」。

她忽然斷斷續續地聽得這麼幾個字：「一心向主……主一定賜福給你……主一定保佑你……」

「一定一心向主」季大娘在默想着。她簡直可以賭咒，她這時候的心裏在那末誠心地相信上帝，真可以稱得上一聲「信徒」；並且她也希望上帝要體諒她這一番「苦心」，保佑賜福她才好。

忽然，一只絲絨袋從余小姐那邊授了過來；季大娘明白這是要她捐錢。她就趕緊向自己衣袋裏一摸，再趕緊的把手插入那只絲絨袋裏。動作是做得那麼敏捷，那麼自然；誰也不會留心到她是空手進

空手出的。

琴聲又在響起，季大娘心不在焉地隨大家立了起來；她這時心裏一直在打算：做完「禮拜」後馬上去兌掉戒指，買好貨色，明早就可以動身下鄉。好像發財日子，就在眼前一般。

人家坐下去，她也不會發覺，直到大家跪下去禱告時，她也急忙跟着跪了下來。

她是那麼虔誠地低下了頭，輕輕的在默禱着：「主啊！求您保佑我這次成功；以後若發了財，一定不忘您老人家的恩典。決計來替您裝金；不，捐錢給教會造禮拜堂。主啊，賜福我吧！亞——門」。

有人已在陸續地立起來，季大娘也連忙立起身來；接着用輕快而適意的步伐，滿意地和余小姐向堂大門走去，她預備回去要「煞手綑」的幹一下。（萬歲第三期）

變

汪麗玲

戰雲瀰漫着全球，遍地都是烽煙，只有上海，這個世外桃源的安樂窩，還是依舊的熙熙攘攘的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爲了買一些禮物送給一個遠行的朋友，我踏上了好久沒有光顧的霞飛路。

是初春的一個下午，風吹在臉上仍然有些寒意。我正想跨進一家百貨公司的店門，忽然一個清脆而溫柔的聲音從我的身後發出來：

「汪小姐，您好啊！」

似曾相識而又覺得陌生的一位少婦，穿着一件滿是油污的灰色法蘭絨的大衣；一雙鑲着棕色的黃皮鞋，破舊得露出了腳趾；雙頰瘦削，姿容憔悴；看樣子差不多有一年沒有上理髮店了，又黃又枯的頭髮亂草似的堆了一肩。要不是熟習於她那對睫毛特長的眼睛，我簡直以爲她是認錯了人哩。

「呵！您不是白小姐嗎？您是白珏小姐嗎？」我夢想不到一位這麼漂亮的姑娘竟會變成了一個這般模樣的少婦！我驚奇得喊了出來。

「是……是……我是白珏啊！」她含羞地俯下頭去，瞧她的破皮鞋，一片紅暈，攏上她的蒼白的瘦臉。

風吹動頭髮，飄拂着我的面頰，我兀立在街頭，回憶着我和她同學的時候。

記得那一年的夏天特別熱，路上的柏油給太陽燃燒得熔化開來，白皮鞋的底上常常沾着黑點，衣冠整整的在教室裏悶上一個鐘點就是一身汗，我只想懶在家裏喝喝冰水，但是學業怎麼可以荒廢呢？況且，正是學期試驗的時候，照例的總比平時更努力些。

我的坐位是A字一號吧。教室裏的同學都在聚精會神的聽着教師的講解考題。我很奇怪，怎麼隔壁A字二號的那位同學到這時候還不來！

教師講完了考試的題目，大家忙着執筆構思，忽然履聲閣閣的進來兩位同學，女的塗着紅紅的胭脂，穿着薄薄的紗衫，男的白西裝，紅領帶；假如是在訂婚的筵席上，他們真是一對令人羨慕的璧人啊！可是在教室裏瞧起來，總覺得有些不順眼。

那位女同學坐在我的旁邊，原來她就是A字二號，在這一學期裏，我看見她和那位男同學除了每次的月考之外，上課不滿十次。

我正預備繳卷的時候，一個戴着近視眼鏡穿着藍布大褂的男同學從我們的身旁走過，一個紙團攔

在A字二號的桌子上。

這一課考的是破產法，教師是上海大學教授裏著名嚴正的一個，他跑過來把紙團拿了去。

「哦！先生！這是我的草稿，不留神掉落在那邊桌子上的，請……」近視眼的同學慌忙向着老師聲明。

「草稿也得繳啊！」

「這……哦……」近視眼同學紅着臉無話可說。

「你既已考完，就立刻出去！」老師揮着手說。

「是，是……」近視眼同學無可奈何的鞠躬而退。

本來我沒有注意那位A字二號的同學寫些什麼，現在我却要瞧一瞧了。真是笑話，他那隻戴着一個光芒四射大約三四克拉的獨粒鑽戒的手，一遍再一遍的寫着考題和她的姓名哩！

「汪小姐，派司！可以派司一些嗎？」她低低的央求着。

往常，坐在我旁邊的同學有困難的時候，我從來沒有不肯幫助的。但是，對她可不能一視同仁了。我覺得這時候正應該給她一個好好的教訓，平時她把讀書看得太容易了，上課請人代報到，考試有人派司，她把神聖的教育當做一件貿易品，如果她是爲了不得已的事故缺了課，現在她考不出來，我

還可以原諒她，我也願意幫助她，但是她卜晝卜夜的和她的男友沉迷在歌台舞榭，把寶貴的時光浪擲在罪惡裏，我拒絕了她。

「誰叫你不好好念書的？」我收拾文具，預備繳了卷子就走。

同學們陸續地繳了卷退出了教室，她瞧瞧手表，她用發抖的手在紙上寫道：

「玲，別和我爲難了！以後我知道用功了，這一次救救我吧！」一顆顆黃豆似的汗珠從她的清秀的小鼻上不斷的流下來，直掛在顫動着的櫻桃似的小嘴上，塗着胭脂的紅潤的雙頰更顯得紅潤了，紅藍得像深秋的晚霞，又像盛夏的石榴花，一對活潑的黑眼珠焦急地從長睫毛裏溜轉在我的鋼筆和她的手表之間，呼吸急促，耳朵也紅了。

我是常常會原諒一個知過能改的人的，我覺得人的改變，多半是被環境所支配着。不讓環境來支配而能夠支配環境的人，是很少很少的。一個知過能改的人，我們應該讓他有一個自新的機會，我以爲法律的制裁一個罪犯，一方面固然是給被害人一個公平的安慰，一方面也是警戒犯罪人以後的不法行爲，同時也是給一般人一個公開的警告。現在每個同學差不多都瞧到了她的面紅耳赤的窘態，她可以說是已經受到了嚴厲的制裁，她並且已經知過願改，刑法上尙且有宣告緩刑的一條，我爲什麼不能給她一個自新的機會呢？於是我給了她考題的答案。

望着她那清秀的小鼻子，瞧着她那滿顯着聰明的黑眼睛，我想起了狄愛娜寶萍的小鳥依人首次開映的那一天，我在電影院裏遇見她，那時候她是一個人，我却和我的妹妹在一起，出來的時候，她拉着我和我的妹妹去喝了一杯咖啡，我請她在我家裏吃晚飯，飯後，我不純熟的彈着小鳥依人裏的「love to whistle」一曲，我的妹妹居然已能隨着琴聲哼着歌詞裏的詞句，但是她却可以不用鋼琴也能唱得很流利了。我想到她的聰明，我不忍坐視一塊值得雕刻的好木材日趨腐朽，耿直的秉性，不怕得罪人，在答案的下面我寫着：

「知恥近乎勇，知禮近乎仁，希望你秉邪就正，做個好學生。光陰如流水，生命是極短促的。珽，努力吧！」

暑假裏，我接到她和那位男同學的喜柬，說是已經徵得了雙方家長的同意，他們擇定日子在國際飯店訂婚了，備了茶點，請我去觀禮。那天我却巧有些不舒服，我的母親沒有讓我去。

第二個學期，她和她的未婚夫沒有來上學，聽說他們結了婚，到遼遠的名勝古跡去度他們的蜜月了。

此後，我就不再知道她的消息。

烏雲遮住了半邊天，風裏含着雨意，我從幻夢似的回憶中醒過來，我請她到一家咖啡館裏去吃一

些點心，她瞧她的污舊的大衣，搖搖頭拒絕了。

「珏，你怎麼會……」我親切地望着她的憂鬱的眼睛。

「唉！說起來真是一言難盡哩！玲！」

「可以說給我聽聽嗎？珏！」我熱誠地握着她的手。

「玲！你知道世態的炎涼，人情的冷暖嗎？近兩年來我是都已嘗遍了！輕視，冷漠，我的週圍只有輕視和冷漠！想不到你竟會不輕視我！想不到你對我比從前更顯得親熱些！難道你瞧不出我的貧窮嗎？你還不知道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嗎？」她的興奮的語調裏刻劃着她的內心的傷感。

烏雲愈聚愈密，黃昏時光，大地已經一片黑暗了。

「我不會輕視人的，珏，我更不會輕視你。你說吧，你怎麼會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呢？」

「故鄉的家園全都給砲火燬了，上海的老家爲了爸爸的投機失敗，又宣告破了產，我不是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嗎？」

「聽說你已經結了婚，是真的嗎？」

她點點頭。

「那末，你的他呢？他的家呢？」

「他的家嗎？說起來更是可氣又可笑了！他的爸爸不信任自己的親生兒女，他把大部分的現款和貴重的首飾都放在他最寵愛的六姨太太的手裏。前年他的爸爸突然中風死了，六姨太太不等死者入殮就捲逃了。剩下來的只有一所住宅，這就是他爸爸遺留下來的唯一的遺產。他的姊姊，他，他的八個庶出的弟妹，再加上他爸爸的五個姨太太，你想吧，玲，分開來還有多少？完了，他的家也完了！」

偶然一二顆畏怯的小星兒從密密的烏雲層裏探出頭來瞬一下眼睛，夜色漸漸的濃了。

「那麼，你們不可以另組一個新的家嗎？」

「說起來真慚愧！他爸爸在世的時候，他只學會了化錢的本領，根本不知道怎麼樣去成家立業。去年年底，他忽然躺在床上，不能起身了。據醫生說是因爲他早年縱情酒色，身體虛弱已極，血液裏又蘊藏着毒素，所以釀成了這麼一個半身不遂的病症，如果要恢復他的健康，好好的得注射幾打針哩。你想吧，我們吃飯的錢都天天成問題，現在針費又貴，那裏還有錢來替他打針呢？只好瞧着他躺在床上一天天的瘦下去……」她的聲音有些嗚咽，她輕輕的歎了一口氣，又繼續着她的哀訴：

「我呢，至於我自己呢？一向過慣了舒適的生活，別說出賣勞力了，就是自己吃的飯，到現在還是煮的半生不熟的哩！出賣腦力吧，你總知道的，我怎麼能行呢？唉！在母校的時候，我如果能夠聽

從你的話，我還來得及，我還不至於有目前的狼狽！但是？我……我……」

風曠着，天際的烏雲擠的更密了，士敏土的建築物，在這初春晚間，蒼煙暮霧，更顯得分外的冷酷和固執。

「你……你……」我只覺得無限的淒涼。

「有人勸我做舞女，我當然不願意幹，那人還給我罵了一頓……」

我下意識地看看她的眼睛，鼻子，嘴，和她的臉部的輪廓，我心裏想，如果她擦些脂粉，稍微的打扮一下，仍舊是一個美人啊！

「當花瓶吧，還不是一樣的丟臉……」

我不禁又細細地瞧了瞧她，我覺得凡是我所瞧見過的花瓶，沒有一個比得上她。

「這個不願意幹，那個不願意幹，願意幹的偏偏又是力不勝任！唉……」她又歎了一口氣。

風刮着烏雲，天下起毛毛雨來。

「那你怎麼生活的呢？」她那貧而不屈的精神感動了我，我同情她的遭遇，我又替她的生活担

憂。

「我當，我賣，我借，我就是這樣的生活着！」

「那，那怎麼可以維持長久呢？」

「是啊！那怎麼可以維持長久呢！我現在已經把可以當的東西都當完了，可以賣的東西也都賣乾淨了！並且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再讓我去借的了！我那二歲的孩子病得快要死了……」說到她的孩子，她的聲浪突然高了起來。

風刮得更大，雨也下得更緊，我再請她一同到一家咖啡館裏去躲一躲雨，她還是搖搖她的頭。

「我賣去了最後一件的比較還可以穿穿的旗袍，替我的孩子請了一個醫生，醫生給我一張藥方，告訴我說吃了藥方裏的藥就可以痊愈的。可是我沒有錢買藥……」

「那藥需要多少錢？」我急忙問她。

「孩子的熱度一天天的高起來，她不斷地說着囈語，足足有五天沒有吃過一些東西。孩子是無辜的，孩子是沒有罪惡的，醫生說過吃了這藥方裏的藥就會好的，我不能瞧着她死……」

「那藥究竟需要多少錢呢？哇！」我焦急極了。

「我爲了我的孩子，我老着面皮不顧一切的向着每一個有錢的親戚借錢，我跑斷了我的兩條腿，我嘶啞了我的喉嚨，我沒有借到一塊錢！我要瘋了，瘋了！我得替我的孩子買藥治病啊！但是，錢呢？錢呢？……」她的聲音是這般的慘厲，她的神情是這般的憤慨，她的眼光裏透着怨恨，悲哀，憂愁

，和忿怒！

路燈發出陰森森的微光，蕭瑟的夜風中夾着一陣密密的雨點，我把買禮物的錢都送給了她，她默默的凝視着我不說一句話，突然她緊緊的握了握我的手，一點淚水滴在我的手肩上，望着黝黯的陰鬱的暮空，我感到語塞。她默默地邁着依戀的步伐，在朦朧的夜霧裏慢慢地掩沒了。

慘淡的燈光照着她蹣跚的背影，我低低的向上帝禱告着：「現在她是真正的覺悟了，請上帝賜福給她吧，賜福給一個覺悟的流浪者吧！」（大眾十七期）

性善

嚴文娟

母親的皮夾子，擱在櫥櫃抽斗裏的，裏面，又少去了一張五元的票子，又是這樣一筆并不值得被鄭重其事地的蒙了失竊的名義。而實際上明明是被偷去的很小很小的數目，類似的發生，已經不止一次了。

這次，母親又像以前一樣地禁止我和弟弟聲張，說，小數目，任牠去了罷，傷了和氣不好。以後自己當心點！

但，我們都不甘心，我們的腦子裏，早已抓上一個瘦怯的女孩的身影，我們向牠唾鄙。

——小賊，不要臉！

受我們罵小賊的，就是和住在客堂後邊反軒的金寡婦的遺腹女，一個瘦怯怯伶伶的陰陽怪氣的女孩子。

客堂本是公共出入的，然而，我家人少，便常有使客堂裏完全沒有家人在着的機會，同居的租戶

，要乘這個時候隨手在走出走進的當兒，拿去一些零星小物，是很便當很便當的事，何況，我家的東西又不是怎樣肯收拾得緊守關閉的。

然而，在金寡婦與她底女孩搬進我家客堂後邊的時候，以前却實在是一根絲線一枝針也不見丟的。

最先給我惡劣的印象的，倒并不是這個我們一家人眼中的小賊，女孩的名字叫雪因，而是她的母親金寡婦，那個從未見過的對人刻薄的吝嗇異常的瘦女人。在她爲自己的安適享受而需要用錢的時候，却又是非常奢侈的，不過，她的奢侈是有限止，而這限止的範疇還是非常狹窄的，她唯一不能省的安適的享受祇是吃；她常常能在晚睡的床上吃光一盆醬鴨，二包栗子或者三只梨，却能穿了夏天的生絲褲子襯在已經能從下擺的破邊緣裏窺見發黑的舊絲棉的袍子裏過冬。

她是前年冬天搬進來的，記得去年冬天的最冷的幾朝，她都是鵝在被窩內，祇聽見她煙癮似的用像有重物哽在咽喉的聲音，發着命令，要走做老媽去爲她買那個來吃；非吃到中飯之後是不肯起身的。祇要一聽見她的聲音，我們便立刻好像看見了她差不多僅缺少一張誦過經卷的黃紙遮蓋的臉容：蒼白，瘦削，兩個眼珠是轉動得很的，却并不發光，最觸目的是聳削的鼻子，鷹一樣露得凶險而刻毒的。

最覺得不可想的是，她完全忽略她唯一的女兒的教育，那個生就和她母親的外形太像的小女孩子，在她唯一的親者的手裏，終日祇做些走做老媽所剩餘下來的瑣屑的家務。永久閉緊着雙唇，走過我們客堂的時候，也總是低頭鼠過似地走過的，度着在我們看來是并不是她該度的日子，受着并不是她應該受的生活的磨折，她顯得很早熟，不，是早衰，她的樣子，態度，完全決不像是她母親守寡十一年所養育大的遺腹女。

但，實在，這長長的十一年中，也不知怎樣煎熬過來，才在那個婦人手中長大的呢？

大概，她是做了她母親十一年的順民。她是她母親底一個永不需要付給傭金的小傭女，小丫環；她底母親貪婪地無饜足地恣意享受着做母親的福份，而際吝給她底女兒以一絲一毫的爲女兒所應該享受得到的最需要得到的教導與愛護，除了對她使喚和偶不如意的責打之外。似乎她不被遺腹到這個世界上來，或者她底母親不貞操一點，老早就把她棄於她人，她倒反而會逃免這個厄運了。但，她是明明已經被遺腹到這個世界上來，而明明在她底母親的手中長到十二歲了。雖不知是怎樣可憐地長大了的。

所以，閉首我們都是抱有一種祇有感慨的同情與這個孩子的。

然而，出人意外的，有一次，就是我們放在茶盤內的一把小銀匙忽然不見的那天傍晚，弟弟像情

報神祕消息似的走進我的書房來，

——姊姊，銀匙找到了。

——在那裏？

——妳猜猜看。

——爽快地說說便好了，我沒有閑功夫跟你繞。

——告訴妳，妳一定會大大的詫異，銀匙是後邊雪因偷的。

——誰說的？別瞎賴人！當心金寡婦知道了要罵的。

——哼？就是金寡婦自己對我說的。妳看賊賊也領轉來了。不是麼？

輕散的一聲小金屬器觸着書桌上玻璃面的聲音，閃閃發光的銀匙在玻璃上更閃閃發光，弟弟從我的眼神內看出了我的相信了，便接着說：

——我在後園拔草，吃力了，便懶拖拖地跑進來，剛跨進門檻，突然雪因從她家裏邊奔出來，她脚步雖朝着前，但頭却是回向後瞧的，像畏縮地躲着夜巡的警士的小偷兒的形狀一式一樣的樣子，一只右手插在衣袋裏，左手還在外面把來按着，裏面顯然有一根東西戳起了的，喏，這就是這把匙。

——怎麼容你去貿然搜人家的衣袋內呢？你怎會知道就是這匙？

——原是，我還沒有說完呀！當時我就立刻一把拉住她，因為她走出來得太急沖沖，我怕她與我撞了會跌下去；她一眼看見我，便更覺形色慌張，兩手顫颫地動着，就在這時，金寡婦趕出來了，咒罵的聲音老早便從裏邊傳出了，像是在向人恫嚇似的口吻：「小鬼，妳敢？祇要妳敢？……」她一出來便先看見我，看見我支持着要倒下去的雪囡的身體的手，她忽地立刻堆下了從不給我們的一臉笑容，我祇好這樣說：「金伯母，饒了她吧，什麼錯都原諒了她的年紀青罷！」但，「鑼」的一聲，忽然雪囡的袋裏掉下了這把銀匙，我們鬧了一半天失去得奇怪的銀匙，竟會在她的袋裏掉出來，您想奇怪不奇怪？金寡婦像更出乎意外，她受驚似地望着她底由我掌下飛也般遁進屋裏的女兒的瘦背心，再向我顯出差澀的訕訕的歉意，拾起這把匙，還用她的衣襟將牠擦抹了一下，戰戰兢兢地回給我。「這個小丫頭愈來愈下作了，您叫我凡什麼錯都原諒她個年青，您想想看，做起賊來了，叫我怎樣饒得過她」。說着，她便自言自語地罵進屋裏去了。她還說，她本來就是在裏邊迫着雪囡出來回匙給我們家的。姊姊，妳想，這個女孩子竟是個可憐不足惜的；從此倒要提防着一些兒了。

——唔！

我覺得我自己的心裏，有一種莫名的空虛，茫然。

那天晚飯後，聽見後邊傳來雪囡的很悽慘的哭聲，悠長而尖銳，無援而脆弱地響在隔牆的夜色裏

，還問着她母親的似乎是咬着牙白狼命迸出的咆哮：

——妳下次再敢嗎？

——噯！噯！噯！……

是無拒的哭聲，是默認的招供？

——哭，哭沒有用，我是要妳記，記！記住妳以後還要瞞了我做事不？妳還要胆子撒野不？還敢有意丟醜不敢？

——哎喲！啊！啊！啊！……

大概又是一記很重的傢生着在她的小身體上罷？咽咽的哭泣，變成了嚎咷了。我的身上也像被很重的着了一下，有些戰瑟，我聽不下去了，悶悶地踱進書房裏，心緒縴縮得又緊，又很硬。

我想，天下最難的難題，便是拒絕相信而事實又不容不相信的疑悶了。

但，自後，客堂裏是一常在少着另星東西了，譬如晒在園子裏的蝦米乾少了半包啦，抽斗裏的皮夾自動地解開了，少了幾塊錢啦，原來放在桌上的香煙罐子裏的烟少啦，丟了整盒的洋火啦……一起的發生，有時，早晨剛少了這，晚上又少了那啦。

不一定是雪因幹的，她不會要香烟與洋火。我一想到十二歲的女孩子會偷竊，我的心裏便會立刻

不自然起來，我有太多的理由爲她辯護的，如果她真是希望有一個人去援助她白冤的話。

然而，我多少是有點不平得浪費的。

雪因從此在萬不得已走過而走過我們客堂的時候，將頭沉得更低了，彷彿要鑽進自己的胸膛裏去的樣子。她的步子更輕溜得如一陣烟雲閃過般了。

——小賊，居然也知道難爲情。

本來，孩子們的心地最純潔，最善良，但，孩子們的性格也最不肯妥協，最要維持自尊，正義，他們是難得肯放過經驗裏認識的不應該幹而幹的錯誤的製造者，而不加以虐待和懲罰，即使對於與自己的同樣是孩子的也一樣看待，或者以更甚的譏諷去刺激他，他們好像覺得別的孩子們的過失彷彿便是自己的羞辱侮蔑一般，所以，我的弟弟不例外，他不肯放鬆那個小賊的孩子。

實在，那孩子愈來愈叫人看着心裏覺得蒙上陰翳了，那麼虛怯怯的，不是個精靈，便是個鬼，否則是小賊，完全是喪失了生命力與人的氣息的一個。

當然，我們也決不會單憑弟弟一個小孩子的意思便將全部的嫌疑去叫那女孩負擔，但，這副重担是終究會在上她的肩頭的，因爲，可能受疑的都被更多的不可能的理由給辯護了，而況，事實已的確的證明了一切：

某天，祖母到親戚家裏去了，母親在樓上縫衣，我和弟弟在書房裏聽無線電，我們忽然想到客廳裏沒有人在看，便立刻一起本能地衝出來；一眼便看見雪因，瘦另另的小巧巧的身材條的竄到屋後去了，從糧樹抽斗邊。

讓我們看見抽斗的縫歪歪地闔開着，皮夾子的拉鍊又自動被張開了，一張五元的票子已被抽出了半張。

我能想見到她當時的匆促，驚惶，忙亂，畏縮等等情操的經歷，痛苦的掙扎，我像親眼看見一個失足已落水的孩子，看見的人沒有想到怎樣來提她起來，而落水的人也未嘗有半聲呼號。

我是連一點僅有的同情或憐憫也被醜惡的事實與加給事實的貶懲的鞭子所虐殺乾淨了。

誰又能料得到那樣惡劣的母親竟不是賊，竟不是賊，是賊偏偏是那個可憐的，瘦弱已極的女孩。

晚上，我們又聽見了金寡婦在拍案杖笞地呵責雪因。是日間的事情發生的關係罷？又是那一個去告訴了她的呢？

因為金寡婦平素這樣荒唐，小小的雪因才有了這種犯罪的行爲的表現吧？還是因為雪因的改不好的劣根性氣得金寡婦這樣昏天黑地，這樣不顧後日地在自陷於絕望中過生活的呢？雪因不是她哇一的這般女嗎？是什麼在使這兩個應該相依爲命的生命之間，形成如此不調和的現狀呢？

十一歲的女孩子幹賊竊的醜事，天下有那一個父母會偏袒她而不加責打而使其自趨於滅亡之途呢？雪因是金寡婦的唯一的希望呀！

我有點去哀憐起那個平日祇知懶吃的庸俗的金寡婦來了。

那晚，雪因的悽惻無援的哭聲又響澈屋外，但已再不能如過去那樣使我的心感到扭動的不忍卒聞，已完全遞減了牠感動我的力量了，我過去對她的過失的懷疑與辯護之心已盡變為不該從前給了太多的同情與憐憫給她的懊悔了。

日間，弟弟一看見她便罵她：「賊性不移？」她明明聽見的，但，她祇裝不聽見，這樣不應該有的寬懷的容受，祇有自絕於無可避免受人羞辱的人才能容受得下，而若無其事；我鄙夷這種容受，我鄙夷她。

——不要聲張了罷，丟了便丟了，算我觸霉頭。

母親每這樣說時，我便似愈見這孩子陷落一步，我也對她愈不原諒一次。

現在，母親的皮夾子又自動地拉開了，又少去了一張五元票了。

又是她，又是她，一定是她，實是賊性不移，我和弟弟都這樣說。

下午二點鐘的光景，太陽像燒紅的火塊沉重而整塊地壓到地下來，高處的蟬鳴已是力竭聲嘶了，

更加叫人頭昏腦眩。嬉戲不停的小貓兒也都躺得四脚橫天的仰在方磚面上喘息了。家裏人都儘上樓下的午睡着。

我躺在客堂裏的籐榻上，似夢非夢地半酣着。

大概，在我良心的最下層的意識裏，我還是在辯護着那個已經失去了純潔的操行的女孩子的，我直覺地明知她完全是冤枉的，我看見她悲痛地伏在屋暗角飲泣，我的弟弟，還有另外一個租戶家的孩子們都在拉她的臉皮，羞她，我的母親也變得從未有的不慈祥起來，數數駁駁的指摘她，我的祖母接連向她擲白眼，許多人罵她小賊，罵她下賤，自作自受；她的母親更打她，毀她的額角，她的可憐的頭便無拒地在牆壁上撞得發響；甚至在這一個藉她來作寫實自己無罪的輕鬆的對象的一羣裏，也有我自己，我的鄙薄她的自己，而，另外一個辯護她的自己便被顯得不可抵禦的渺小，吃力，我祇能分擔苦楚地任她的母親狠勁地扭着她的頭顱往牆壁上撞。

「格；格！」

我朦朧中聽見這一個聲音，不是從牆頭上發出來的，我的眼皮不知從什麼時候突然無聲無息地睜開來了，我聽出這是以櫛抽斗旁邊發出來的聲音了。我驀地站起身子來，走過去。

我狡獪地，殘忍地，直視着呆在抽斗裏的，一只手猶伸在抽斗裏的，發出聲音來的女孩子雪囡。

無疑地醒來的還是我鄙薄她的自己。

她的右手慢慢地從抽斗口裏縮出來，是空的。

我把抽斗拉開了，一張五元票又到了皮夾的肚皮外面了。

她如像要溜走了，我却野蠻地執住了她的肩膀，這是使我感到執重了會弄斷的感覺的瘦肩膀，讓我冷酷地把她搖着，搖着，我以全部的對於這件事的憤怒爲力量。這個時候，我不單正是恨雪因又偷了我家的五元票，而是，十一歲的女孩，竟是個賊，她使我對一往視作善美的事物起了懷疑，她使我是像看見一張好圖畫本身開始腐蛀的絕望。不能改過的人是無可救藥的，何況是一個孩子，一個犯了好幾次過失而也受過母親責打的孩子。

——你打不怕嗎，打不怕嗎？你又來了，又來了，你這改不好的！

——我預備了挨打才來的。

該死，該死，她愈來愈胆大了，她敢回嘴了，而且是居然鎮靜得很的。

——預備給我打？

——預備給我媽打。你們是祇用罵來罵我的，我知道。

——但是，你的媽今天的事還沒有知道。難道你預備告訴她，預備好了挨打？

——你們早上不是不見五元？

——哦！也是五元，也是你幹的好事，虧你還問得出，你還像個好小孩子嗎？你說。

她的鎮靜給我打破了，眶內已湧起了水，盈盈地要注下來了。

——好小孩子？我不是好小孩子？

——你怎麼會是？你是小賊，你不告訴人家，偷別人家的東西玩，偷別人家的錢用。

——偷？你說我偷的？

她急遽的睜張她的眼睛，像是迸出整箇生命力來對付這問句，我有點嘲笑她的裝得太正經的謊話的語氣？我記得她不過十一歲。

——怎麼？你還有別的說法來說這些失去的東西都是牠們自己生了脚走得去的嗎？

——那末，你們并不是爲了媽，才叫我小賊的？

——小賊，你是小賊，知道嗎？爲什麼要因爲你媽？但祇要你知道改過，下次不再犯，便仍舊慢慢地可以做個好孩子的。

她懷疑地凝望着我，又像是有一種未盡己意的躊躇。

——這一次饒你，我決不爲你告訴你媽，但如果下次再要這樣給我捉住了，那你一定永久不會是

一個好孩子了。你記得嗎？

我繼續着半惘嚇半勸勉的說話。

——我一定會得再給你這樣捉住的！

——一定再？你。

——我的媽一定不肯再不來偷的。

——你是說你的媽？

——這就是她早上拏你們的一張五元票。

她指着袖斗裏，囁囁的說。

開始，我覺得自己糊塗起來了，以最速的速度，我數點了一次皮夾裏邊的錢票，沒有少，反而多了早上失去的一個數目的一張五元票，就是放在皮夾的肚皮外的這一張，只容我有一秒鐘的思索，回憶，覺悟，和歉慚一齊潮漲起來；我不知應該向眼前這一個不為環境所染，不為教育所化的，却已做到了人類最美的一端的孩子，表現怎樣一種態度，說些什麼？

她在我的心裏的地位，突然增高，增高，高得使我不可攀仰，高得使我心裏感到怯重。

——那末，小朋友，你是爲你母親犧牲來的。

——我不知道，不過，我實在不是像她常常罵我的那樣故意與她作梗。我祇覺得我媽每拿你們一樣東西，我的心裏總像有了一個疙疸，看見你們也覺得抬不起頭了，我常常聽見你們罵我小賊，我以為是你們罵我媽是大賊的緣故；所以，我常常想盡方法乘空來將東西歸還你們的，但，我媽却常常因此打我的。

——所以，你今晚上又會挨她打的，你應該把這張票子仍舊帶回去，我完全不怪你了，你是好孩子。

——不，我不要，我媽有時候是很糊塗的，她難得弄清楚她自己枕頭底下的票子數的，所以，有時候，她前腳拿你們的，我後腳不等你們覺得便來歸還了。現在，讓我回去罷，她午睡要醒了，又要叫我買吃的東西去的。

她不等我再說一句話，便輕快地走進屋裏去了，我祇在她的肩頭匆促地，輕輕地拍了兩下，彷彿是信託的鼓勵的說：

——你是好孩子，你是好孩子。

然而能保永久的好孩子性的嗎？我獨個子又躺下在藤榻上時，我感到一陣悲觀的空虛。

山 鄉

湯 雪 華

像一幢幢房屋建造在一隻浩大無比的鑊子底裏，四周重重疊疊的高山竟把這小小的村莊包圍得緊緊密密，只有西邊有一條狹小的平路和外界相通，但那條路狹得不能容三四個人並肩而走，假使要搬運一件較大的東西，則一定非翻山不可。

父親，母親，小弟和我，加上幾位鄰舍莫老先生夫婦，陸先生夫婦，陳小姐，周小姐，及莫老先生的男傭人阿金，陸師母的姪女兒翠英小姐，一共十二個人，於一個風和雲靜的傍晚，被幾頂小轎抬到了這古怪幽僻的山鄉明茶村。

我們是到這裏來避難的。

在許多男人女人和孩子們驚奇的注視下，我們見到明茶村的村長嚴老爹：一個唯一長袍的男子，年紀已六十出外了，黝黑乾皺的臉上，留着一叢長短不齊的黑鬚髭，用似乎是歡迎的眼光打量着我們這一羣不速之客。

「哦！各位！你們避難到這裏來實在好極了！我們這裏可以說從開天闢地以來沒有遭到過亂事，從前長毛鬧得最兇厲的時候，我們仍能安居樂業，數年來屢次的兵災人禍，也從未臨到過我們這地方，所以請各位儘管在這裏高枕安居，呵呵！不過……不過這裏的房屋很不像樣，除了舍間是所瓦屋，其餘都是草屋。恐怕各位要住不慣。」嚴老爹問明了我們的來意後，非常和氣謙虛地說。

「不要緊的！我們只求安全，不求講究！」父親和莫老先生不約而同的一起回答。

「很好很好！那麼我領各位去看看，舍間有二間空屋，大概也可以住六七個人。」嚴老爹聽見了父親和莫老先生的回答，臉上堆起笑容，領着我們往村裏各處走來。

父親和莫老先生跟着嚴老爹走在前面，嚴老爹的意思叫我們看房屋，父親和莫老先生當然是真的留心有否較適當的房屋可租，但我們幾個年輕人却不然了。固然山水的奇偉，竹林的浩大，均足夠我們的驚訝讚嘆，可是除了這大自然的宏美之外，還有更能引起我們注意的東西。

「喂！小玲！你看這許多三寸金蓮！」剛走了幾步，我旁邊的陳小姐忽然指着擁在我們四圍的女人們的小腳說。

「哈！你在看腳，我却在看她們的頭呢！」我還沒有回答，後面的陸師母搶上來說了。

我抬頭向那些女人頭上一望，也不自禁地笑了出來，原來那些女人除了幾個年在四十左右的以外

，其餘年紀略輕的都擁着一種同一式樣的頭，後面一個髮髻倒沒有什麼特別，古怪的是額角到耳髻挑着一層很厚的蓋髮，而且剪成極惹眼的像燕子尾巴的尖形。

「啊！真的！這種頭髮恐怕我祖母都沒有見過！」素來沉默寡言的周小姐也不勝驚訝地說。

「嘿！你們不要小看這種頭髮，這是十九世紀中國女人最時髦的燕尾頭，會顛倒過無數的王孫公子，替歷史上留下了不少的佳話呢！」走在後面的陸先生忽然詼諧地插上來這麼一句。

大家都笑了，笑得前面領路的嚴老爹回過頭來莫名其妙的望着我們。

大概因嚴老爹的一望，大家才不好意思地把笑聲收住了，跟着他走進幾所草屋去看了一會，又到了那所唯一的瓦屋裏。

現在要決定究竟租那一所屋子了。

「各位客人！你們那幾位住在我家裏，那幾位租草屋住呢？」嚴老爹請我們坐下後，極誠懇地問

我們都沒有就開口，因為實在很難決定，憑我們的良心說一句，嚴老爹的瓦屋雖在這村裏是鳳毛麟角，但在我們住慣學校裏洋房的人看起來，實在陰暗淒冷得可憐，反不如草屋的溫暖別致，而且這裏的草屋造得相當講究，也有客廳前房後房等等，並不差於雙腳的瓦屋。

「我倒歡喜住草屋，草屋暖和！」終於莫老太太第一個說了。

「我也歡喜住草屋，居草屋而望高山，真是別有風味！」陸先生也說了，他居然還做了二句文章。

嚴老爹聽見他們都說歡喜住草屋，却沒有人說歡喜住他的瓦屋，似乎有些掃興，幸而我父親很聰明地接上來說道：

「那麼這樣罷，我們一家和陳小姐周小姐租嚴老爹的二間空屋，莫老先生一家和陸先生一家就租了隔壁兩所草屋，這樣大家仍住得很近，好不好？」

「很好很好！」莫老先生和陸先生都高興地贊同了，陳小姐，周小姐因為歡喜和我們一家同住，所以也沒有什麼異議。

後來又決定莫老先生夫婦和阿金租隔壁謝姓的草屋，陸先生夫婦和翠英小姐租西隔壁方姓的草屋，房子問題停當後，大家心裏一定，莫、陸二家各自到草屋去接洽收拾了。

嚴老爹因我們一家租他的房子，所以對父親特別親暱起來，他先把家裏的人都喊來向我們介紹一遍，於是我們知道他除有一個白髮斑斑的老妻外，還有二個兒子，大兒子名大福，是個很強健的壯年人，已娶了妻，那位大福嫂也像其他女人一樣留着「燕尾蓋髮」，一雙三寸金蓮，背心裏用帶縛了一

個小孩子，很像圖畫裏所看見的蒙古婦人；小兒子名大壽，是個年近二十的青年，有一雙很靈活的眼珠，骨落骨落地向我們瞧着笑着，同時我們還見到了大壽的養媳婦阿毛，約十六七歲，面色黃瘦，一雙腳大概仍纏着帶，所以看她走路很艱難。

嚴老爹將家人都介紹過了，再領我們去參觀他的家產和房子的全部，他的家產的確很是誇人，在一間很大的積穀倉裏，穀袋堆得齊屋頂，牛棚裏有四隻牛，豬棚裏有十二隻豬，還有六隻綿羊和數十隻雞鴨，此外我們又看見成堆的蕃芋堆在一個空間裏，他告訴我們這些蕃芋都是給豬吃的，因為實在產得太多，賣不完也吃不完，只好餵豬，我們聽了都不自覺地伸了一下舌頭，頭皮的陳小姐還打起一句江北話道：「乖乖！不得了！」不過嚴老爹的房子我們不得不搖頭了，雖然也算是所樓房，屋頂上蓋着瓦，可是那些瓦縫大得天都望得見，而且窗子上既沒有玻璃，又沒有蠟殼，只有幾條木柵，假使吹起大風大雪來，簡直等於露天。

「張先生，這一間和下面一間就是請你們住的。」嚴老爹把我們各處都領到後，指着樓上靠西一間向我父親說。

「這種房子怎能住呢？」我禁不住輕輕地在父親耳邊咕着。

「也許下面一間較好些。」父親臉上也現出毫無辦法的表情，這樣安慰着我。

然而當我們走到樓下一看嚴老爹要租給我們的空間時，大家一齊低低的喊了聲「齷齪！」原來這一樓下一間雖望不見天，但正在牛棚豬棚隔壁，一陣陣牛糞豬糞的臭味使我們氣都不敢透一下。

大家都皺起眉頭來了，連三歲的小弟弟都掩住鼻子嚷着臭。

「這是我家里最好的二間了。」大概嚴老爹已看出了我們的不滿意，很失望地說。

到底父親年紀大了，有涵養，他立刻向我們皺眉頭的人橫了一眼，裝出極滿意的口氣道：

「嚴老爹，這二間很好，我們很滿意，就決定這兩間罷！」

嚴老爹又高興起來了，他馬上叫大福大壽幫我們將這二間打掃清楚，再去搬了許多稻草來鋪在樓上一間的地板上，就在稻草上面鋪下我們帶來的被褥，同時嚴老爹還因我們怕風，叫大壽爬到屋面上去把瓦縫用稻草塞住，窗子也用紙糊了起來，所以結果倒成了個很好的房間，我們幾個皺眉頭的人不覺也高興地笑了。

天色漸黑，我們就向嚴老爹買些米和蕃芋，燒了一頓蕃芋粥吃，覺得味道甚佳，竟忘記了隔壁豬棚裏送過來的一陣陣臭味。

但我們正在讚美蕃芋的好吃時，莫老先生突然急急忙忙地跨進門來，臉上現着一副憂急的神情。

「怎麼樣？被褥都鋪好了嗎？有否向房東買些蕃芋吃呢？」父親問他。

「喂！老張！我們少帶一件要緊傢伙了！怎麼辦？」莫老先生並不理會父親的問，却牛頭不對馬嘴地說。

「什麼要緊傢伙？」我們都奇怪地問他。

「嘿！你們倒只想到吃，有沒有想到吃的對面有一件事呢？」莫老先生皺住眉頭笑着。

「喔！是馬桶嗎？真的我忘記了！不過這裏雖沒有店可買，向房東借一個總有的。」父親恍然大悟地笑着說。

「借一個？告訴你罷，我們的房東老太連馬桶二字都沒有聽到過呢！」莫老先生的聲音有些又氣又好笑的樣子。

「什麼？」大家奇怪得張大嘴巴合不拢來了。

「難道這裏的人只吃飯不拉屎的嗎？」陳小姐有些不相信地問。

「屎當然拉的，但這裏男男女女都上毛坑！」莫老先生似笑非笑的說。

「真的嗎？女人怎能上毛坑呢？」母親也急了，搶上來說着。

於是莫老先生告訴我們方才莫老太太要解便，向房東老太借馬桶，那知房東老太把她領到草棚隔壁一間擱着幾塊板的坑棚裏，莫老太太嚇得回頭就逃。

「那怎麼辦呢？那怎麼辦呢？」大家聽了莫老先生的話急得直喊了，尤其是陳小姐和周小姐。這時候陸先生夫婦忽然也氣喘喘地來了。

「你們也是爲馬桶來的嗎？」父親笑着問。

「啊！原來你們也在討論這件事！沒有馬桶怎麼辦呢？」果然他們夫妻二人一同回答。大家商量了好久，結果毫無辦法，最後父親去請嚴老爹來一同商量的。

「哦！我們山裏人的確男男女女都上坑的，恐怕全村見過馬桶的人不到十個，有馬桶的人家更是沒有的，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我借一隻糞桶給你們，要不要？」嚴老爹聽了我們的話起先似乎也無辦法，但沉思一會後，忽然這樣說。

「糞桶怎能當馬桶呢？豈不要餓死！」陳小姐咕着。

「不興不興！糞桶蓋又沒有，放在房裏怎吃得消呢？」莫老先生搖着頭。

「是的，糞桶的確不能用，嚴老爹，這裏附近有什麼地方有馬桶賣的嗎？」父親也接上來說了。

「哦！買馬桶？我想除了新鎮，沒有地方買得到，但新鎮距這裏有三十里山路。」嚴老爹想了好久，才慢吞吞的說。

「三十里路不要緊的！可惜今晚來不及了，明天一早我們就叫阿金去買！」莫老先生一聽見買得

到，立刻高興起來了。

「好！明天我也去，我們三份人家至少三隻馬桶，阿金一人拿不下，」陸先生說。

難題解決了，一利時的緊張就鬆了下來，雖然今晚可不得不借用一下糞桶，但陸先生說了一句笑話安慰我們道：

「不見高山，那知平地！今晚嚐到了糞桶的苦味，明天才更能感到馬桶的舒服呢！」

明天一早阿金和陸先生果真由嚴老多的小兒子大壽陪着翻山到新鎮去買馬桶了，我和陳、周二小姐因昨天到的時候已傍晚，所以預備上午出去看看玩玩。

我們先去看了莫家和陸家所租的草屋，草屋走進去固然暖和得多，不過地下很潮濕，他們也像我們一樣，在地上鋪了稻草，再在稻草上面鋪被褥。

陸師母說歡喜和我們一同出去走走，叫翠英小姐在家裏看門。

假使是一位詩人或藝術家到這村裏來，我想一定會描繪出無數美妙的詩歌繪畫，可是我們既非藝術家又非詩人，在全村走了一轉後，雖然眼睛裏映進了無數美景，但能說得出的只有二樣東西，便是山和水。

這裏的山真像夏天裏天邊堆聚着的烏雲，遠望過去似乎是浩大的一片，但走近了細細一看，乃是

成千成萬的小峯併聚而成，牠們的高偉奇突使我們對造物主宰起了一種不可言喻的讚嘆。

這裏的水更如數百條不斷地活躍着的游龍，永遠在半山的岩石縫裏向下傾瀉，流到平地低凹的地方就集成了許多清澈無比的溪流，潺潺的水聲有節奏地散佈在靜寂的山野裏。

我們回來時已近中午，領略了半天美景，大家都覺得非常愉快。

陸師母走到自己的草屋門前，叫我們再進去坐坐，周小姐說快要吃飯了，我也因急着回去看母親，有否要我們幫忙的事，所以對陸師母說下午來了。

可是正在我們說時，翠英小姐忽然滿臉怒氣從裏面奔出來。

「什麼事啊？阿翠？」陸師母驚惶地問。

「孃孃！你們倒玩得寫意，我却在這裏受了一包氣！」翠英氣憤憤地說。

「噢！你一個人在家，受誰的氣？」陸師母問。

我和陳小姐周小姐不覺也立定了，好奇地等着翠英的回答。

「說出來你們也不會相信的，剛才你們去了，我覺得腳底裏不舒服，所以去燒了些熱水想洗洗腳，燒開了水我去向房東嫂嫂借一隻腳盆，她倒很爽快的借給我了，可是我正把腳盆端到灶邊想取水時，房東嫂嫂突然跑過來將腳盆一搶，凶狠狠的道：『你這小姐有沒有爺娘教導的？腳盆怎好擱到灶頭

之上呢？」她搶下了我手裏的腳盆不算數，竟硬叫我向灶家老爺磕一個頭賠罪，我不肯，她生氣地走了，我發起火來，索性將自己的面盆拿來洗腳，……」翠英說得很急，到這裏停了一下，接下去道：

「後來洗好了腳，覺得很舒服，方才的事倒有些忘了，拿起換下的襪子走到河邊去洗，那知恰巧房東嫂嫂也在河邊洗東西，她見我俯下去要洗襪，忽然又把我一把按住了，竟說我的襪子不能在這條河裏洗的，……」

「真正豈有此理，天下有這樣不講理的女人嗎？」陳小姐十分憤慨地搶上來說。

「是啊！」翠英又說道：「我一時氣得話都講不出，後來我見她自己洗的東西裏也有襪子，而且都是污穢不堪的破襪子，我就問她：『爲什麼你可以洗，我不可以洗？』你們知道她如何回答？她說：『我洗的襪子是男人穿的，是清潔的！女人的衣襪都要在那邊一個小池裏洗。』於是她立起來把我領到那個小池邊，我一看裏面的水污臭不堪，回頭就走，到現在一雙襪子還擱着沒有洗，如何辦呢？」

「哦！說不定房東嫂嫂在同你故意胡鬧罷？難道這裏男女洗衣的河池都要分開的嗎？」陸師母皺起眉頭說。

「對了！一定房東嫂嫂在同你故意胡鬧，污臭的池子怎能洗衣呢？等一會我們去問嚴老爹，他是

村長，總要開通些，好！我們就去問！」陳小姐說着拉了我和周小姐的手往瓦屋裏跑。

我的意思原想先去對父親說了，再叫父親去問嚴老爹，究竟門前的河裏能不能洗女人的衣服，但性急的陳小姐竟一進門就去找嚴老爹問了。

「不錯不錯！門前的河裏是要淘米洗菜的，飯菜是要供佛祭祖的，所以女客們的衣襟等物請在旁邊小池裏洗。」嚴老爹正在一張竹榻上吸旱烟，聽了陳小姐的問，從滿嘴烟霧裏吐出了這一句回答。

「那真尷尬了！」我抬頭一看陳小姐和周小姐都在搖頭嘆氣，心裏暗暗叫着苦。

我們立刻把這件事去告訴了父親母親，陳小姐又特地趕到莫家草屋裏，莫老太太聽了也憤慨異常，說道：

「我活了六七十歲也沒有聽見過這種事！」

大家懊惱地吃過飯，陳小姐說我們幾個女子應該聚會一次，商量商量洗衣服的辦法，因為這雖談不上大事，但逃難非一日二日的事，衣服不能不換，換下來不能不洗，這樣污臭的池子怎能洗呢？

大家都贊同了，於是莫老太太的草屋算了我們聚會的地方，母親和陸師母翠英等都來了。

固然這不是什麼真的聚會，但話倒講了不少，講得最多的是陳小姐和翠英，不過都是些消極的舉，毫無積極的辦法。

最後還是我母親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辦法，她說：

「污臭的池水當然不能洗衣服，河裏他們又不讓我們洗，那麼只好這樣了，我們等陸先生和阿金來後，請他們明天再到新鎮去買一隻大脚盆，要洗衣時可將河水提在脚盆裏洗，雖費些力，但總比到污池裏去洗好些！」

「對了！對了！就決定這樣罷！」大家一齊高興地說。

我們就在莫家草屋裏談談說說，到下午四點鐘，忽然聽見外面阿金的聲音喊着：「老爺！太太！我們回來了！」

「喔！他們來了！」陸師母第一個跳起來說着向外跑，我們都跟了出去。

果然陸先生、阿金和大壽已滿頭大汗地站在門前白場上了。

「哈！今天真有趣！你們看！這三個馬桶揀得不差罷？人家還當我要嫁女兒呢！」陸先生一面揩着汗，一面指着放在旁邊三個紅漆新馬桶嘻嘻哈哈地說。

我們都笑了，這時候正在瓦屋裏講話的莫老先生和父親也聽見聲音出來了。

「呵呵！陸先生，今天辛苦你了！跑了這許多山路！」父親見了馬桶，很高興又似乎有些抱歉地對陸先生說。

「沒關係，呵，今天我非但代你們買了要緊傢伙，還要請你們大吃一頓呢！」陸先生毫不在乎地笑着說。

「請我們吃什麼？難道馬桶裏藏着好貨色嗎？」陳小姐頑皮地問。

「是的！給你猜着了！」陸先生回答着，把三個馬桶的蓋揭了開來，我們湊過去一看，原來每隻馬桶裏放着一隻大雞和一隻大鴨，但都已悶得奄奄一息了。

「啊！是你買的吗？」陸師母驚喜交集地問。

「當然啦！一塊錢買三隻雞三隻鴨，新鎮的東西竟這樣便宜，我們過一天再去買肉，聽說肉一塊錢可買六斤！」陸先生說得很響，連嚴老爹都從裏面走出來了。

「新鎮的東西很便宜，是不是？」嚴老爹大概已聽見了陸先生的話，所以這樣說。

「是啊！真便宜！」我父親回答。

「哦！以前恐沒有這樣便宜，現在因外面有亂事，貨色不能運到城裏去，所以這樣便宜了。」嚴老爹說。

這時一直不開口的阿金突然插上來道：

「喔！說起亂事，我想起了，方才我在新鎮聽見人家講我們的×城已亂得不得了，昨晚燒了一夜

，今天城門都開了！」

「真的嗎？」莫老先生吃驚地問，大家也一齊靜下來了，空氣驀地緊張起來。

到底還是陸先生最會尋快樂，他立刻打破這緊張的空氣道：

「沒有關係的，我們已逃出來了，只要這裏太平，城裏亂不亂與我們無關。來！我們快來殺雞鴨，大嚼一頓。」

「對啊！各位在這裏儘管放心好了，數百年來外面的亂事是同我們明茶村無關的！」嚴老爹也十分有把握地說。

於是大家又高興起來了，母親和陸師母馬上動手殺雞鴨，我同陳小姐將馬桶送到莫陸二家的草屋和我們自己的屋裏；翠英則不忘記拉住陸先生告訴他上午發生的洗腳洗衣風波，並叫他明天再到新鎮去買大腳盆。

這一天的晚餐吃得大家笑不住口，就在笑聲中各人舒服地睡了。

第二天陸先生和阿金仍到新鎮去，一則爲買大腳盆，二則陸先生說要去買一塊錢六斤的肉，這次大壽並沒有陪他們去，因這一條山路他們已認識了。

這是初冬，略有些冷，上午我們一家和莫老先生夫婦及陸師母翠英諸人坐在門前的白場裏晒太陽

，只有陳小姐和周小姐不知在裏面做些什麼，沒有出來。

我們在白場裏胡亂地談着，陸師母說下次也要跟陸先生上新鎮去一次，因為陸先生告訴她昨天在新鎮吃了一碗有生以來未曾到過的好麵，所以她也想去嘗嘗，莫老先生說可惜他老了，走不動，否則也一定要去吃一次。

正在我們談得起勁的時候，陳小姐和周小姐二人從裏面出來了，可是我們都嚇了一跳，因為她們二人笑得捧着肚子腰都伸不直，歪歪斜斜的衝到我們面前。

「噯！你們二人在幹什麼啊？笑得這樣子？」陸師母拉住了她們問。

「啊！哈哈哈哈哈，……」陳小姐抬頭對我們一望，笑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周小姐，你說呢！究竟笑些什麼啊？」母親也有些急了，扯住了周小姐的衣袖問。

「哈哈哈哈哈！……」周小姐起先倒已笑得好些，被母親一問，又彎下腰大笑起來了。

足足笑了一刻鐘，她們才算揩揩笑出來的鼻涕眼淚，在我們中間坐下了。

「二位仁兄現在總可以說了罷？你們到底笑些什麼？」陸師母問。

「告訴你們一件怪事，這裏的人非但男男女女都上毛坑，今天我們還發現他們上坑時不用草紙而用另一種東西。哈！這種東西誰猜得着真可做仙人了！」陳小姐說到這裏又笑得說不下去了。

「不用草紙用表心紙嗎，山裏人倒怪攷呢？」莫老先生說。

「不對不對！」陳小姐搖着頭。

「那麼用破布頭，是不是，」母親似乎有些把握地說。

「不是不是！」陳小姐連連搖着頭。

「喔！我知道了，他們什麼也不用，用自己的褲揩的，是不是？」陸師母說。

「也不對！」陳小姐仍搖頭。

大家都呆住了，沒有人猜得着，陳小姐向周小姐望望，用一種禁抑着的笑聲道：

「對你們說了罷，他們是用竹片刮的！」

「哈哈！」大家哄地笑了出來。

「那的確誰猜得着可做仙人了，但你們怎會知道呢？」我母親一面笑一面問。

「我起先也不知道，今天早晨周小姐對我說她看見這裏的人走到坑棚去時手裏總拿一小竹片，問我作何用的，我當然也不知道，那時恰巧大壽的養媳婦阿毛又拿着一小竹片從我們面前走過，急匆匆的往坑棚裏去，我就追上去問她，才知道那小竹片的用途。」陳小姐笑得面孔紅紅地回答。

「嘿！真所謂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了，」莫老先生笑了一會不勝驚嘆地說。

嚴老爹衝着旱烟筒踱到白場裏來了！大家才收住笑聲。

下午四點多鐘陸先生和阿金又回來了，阿金擱着一隻大腳盆，陸先生手提着一隻大豬腿，一手挽着一隻新竹籃，裏面裝了滿滿的一大籃冬筍。

「啊！這許多大冬筍！」陸師母和我正立在瓦屋門口，所以先看見他們回來，陸師母一見陸先生手裏的東西，高興地喊起來了。

「哈哈！一角多錢一斤肉，二個銅子一斤冬筍，我們將來逃難回去時，定要吃得變成大胖子了！」陸先生笑說着，放下籃子，摸出手帕來揩汗。

陳小姐和裏面的人都聽見陸先生的聲音奔出來看，莫老先生夫婦也從他們的草屋裏踱了出來。

「昨晚吃鷄鴨，今晚吃蹄子，這簡直不是逃難而是享福了！」莫老先生走到我們中間笑着說。

陸師母馬上動手替我們分豬腿和冬筍，莫老先生夫婦因沒有牙齒，冬筍吃不動，所以只取了豬腿下部一塊肥肉。

夜飯又吃得滿嘴油膩，十分高興，黃昏時陸師母來問我們明天要洗衣否，她和翠英明天想洗衣，假使大家一齊洗恐一隻腳盆來不及，我們當然並不急着要換衣服，所以母親說：

「你們洗好了，我們過二天洗。」

第二天太陽特別好，似乎因陸師母要洗衣服而特地照應她的。我吃了早粥和陳，周二小姐走到河邊，見陸師母和翠英已蹲在那裏工作了，陸先生正在將一桶桶河水提到腳盆裏去。

「陸先生今天不上新鎮去買便宜貨了嗎？」陳小姐笑着問。

「呵呵！明天去！明天去！」陸先生哈哈地回答。

「明天我也要去呢！我要去吃麵，你們去不去？」陳師母抬起頭來問我們。

陳小姐高興得兩腳一跳，叫道：「好好！我們一同去！」

周小姐輕輕地問我道：「小玲你也去嗎？」

「我不去，我走不動。」我說。

「走不動不要緊，我們幾個人抬你去。」陸先生又說起笑話來了。

我們就這樣在河邊說笑了好一會，後來聽見母親在門口喊我們去照顧一下小弟弟，讓她燒飯，才跑回屋裏來。

大約近中午的時候，突然有一男一女怒氣沖沖地跑進來見嚴老爹，我認識這對男女是陸先生的房東方姓夫妻，就站在旁邊聽着他們。

「嘿！嚴老爹，不是我們樣樣事要來吃住你村長，實在這件事太大了，你老人家想想看，女人的

褲子竟高高的晒在白場上，而且朝南晒着，我們這片白場以後還能祭佛堆稻嗎？我原先一看這班男女就知不是好人！」姓方的男人氣憤憤地向嚴老爹說。

「前天他們一個姑娘將腳盆擱到灶頭上，昨天我們就死掉一隻大母雞，今天他們把女人褲子，朝南高晒，更不知道要有什麼大禍來臨呢！嚴老爹，這件事怎麼辦呢？」那女人的聲音更是來勢洶洶。

我心裏猛地一跳，知道今天陸師母洗衣服又洗出禍來了，就奔去告訴了父親和陳小姐諸人，於是大家都跑過來聽了。

「嚴老爹，請你說說看，如何辦？」女人仍連連不斷說着，面孔漲得鐵青。

「哦……哦……哦，讓我去說，……他們城裏人怎……會這件事都……不懂……」嚴老爹皺緊眉頭，一頓一頓說着，低下頭向外面走去。

方姓夫妻和我們一齊跟着嚴老爹到了白場裏，果然白場中間的竹架上擱着幾根竹頭，上面晒着許多衣服，在那些衣服中有二條很觸目的粉紅色絨布褲子，一望而知是女人的。

陸先生夫婦和翠英怒容滿面地從草屋裏出來了，大概已知道晒衣服惹出了事。

「各位客人！」嚴老爹開始靜靜地說：「我們這小村所以能保持數百年來的太平，全是做事小心

，從不敢觸犯神明，現在誰把女人褲子晒在白場上，請快收下來，我們這片白場每年要祭一次佛，是最潔淨的，所以女人的下身衣服請掛在屋子裏面，這白場里萬萬晒不得！」

陸師母和翠英立着不動，面孔漲得緋紅，似乎快要發作了，我就走過去推推她們道：

「就收了下來罷，我們逃在他們地方，只好守他們的規矩。」

陸師母聽了我的話毫無辦法地過去收褲子了，但那個姓方的男人竟得寸進尺，忽然拉起粗魯的聲調說一定要陸家在白場上點香燭謝罪，這一來大家都忍不住了，陸先生和陳小姐原都不是好惹的，他們豎起眉毛和方姓夫妻大鬧起來了。

結果仍是嚴老爹做了和事老，方姓夫妻自願取消要陸家點香燭的條件，我們也答應以後不再將女人褲子晒在白場上。

不過事情雖告解決，我們心中却仍感到說不出的氣憤，晚上莫老先生夫婦，陸先生夫婦及翠英一齊到我們家裏來談天，一進來陸師母就恨恨地說：

「若不是逃難，這種怪地方出我一千塊錢一月都不高興來！」

陸先生接上來說：「美麗的山水給這一班愚蠢、無知、半開化的人民居住，實在太可惜了！」

陳小姐說：「一百年前的文化也許要比這裏高些呢！」

說來說去，大家發了許多牢騷，我雖然靜靜地聽着他們，沒有說什麼話，但心裏却也感到這裏幽美的地方給那些愚笨的村人居住實在太不相配了！纏小腳，梳怪頭，女人上坑，上坑時用竹片，女人衣服不能在河裏洗，不能晒在白場上……，這一切真是可憐又可嘆！

大家講了一大堆不高興的話，空氣顯得非常沉悶，後來畢竟年紀大的人頭腦公正些，莫老先生突然慢吞吞地道：

「好了，不要說了，我們凡事不能單看壞的一面，要好壞二面並看的，明茶村雖有這許多古怪愚蠢的風俗，使我們看不慣過不慣，然而大家要記得我們現在是來避難，避難的最大目的是求安全，現在外面烽火衝天，這裏仍平安如常，就很有資格稱爲一個好地方了！」

「對啊！而且這裏非但安全，更有如此奇偉的風景給我們享受，這二件事不就可以抵贖所有的異風怪俗了嗎？」我父親也接上來說。

給他們二人一說，各人的心的確平靜下來，方才牢騷發得最多的陸先生都拉開嘴巴笑了，說道：

「那倒非但風景，還有便宜的雞鴨魚肉可吃到呢！」

提起雞鴨魚肉，陳小姐也立刻高興了，他伸手去拍了一下陸師母的肩胛，大聲問道：

「喂喂！明天你們究竟上新鎮去嗎？」

「當然去的！」陸先生搶着回答。

「好好！我們一同去！美妙的風景，豐盛的物產，這些愚蠢半開化的人民實在不配享受，還是讓我們來大大的享受一下罷！」陳小姐很得意地說。

這一晚談了好久話，先是氣憤，後來變爲快樂，第二天早晨陳小姐果真跟着陸先生夫婦上新鎮去了，同去的還有周小姐和翠英，幾個年輕人，就只有我沒有去。

傍晚時他們回來了，陸先生和翠英二人扛了一條三尺長的大鯉魚，其餘諸人也都兩手滿滿的。

「二塊錢買一條十八斤重的大鯉魚，哈哈！」陸先生一路笑着嚷着，和翠英二人把大魚扛到我們瓦屋裏的天井中間。

「新鎮的麵真好極了，我下次還要去吃。」陳小姐也嘻嘻哈哈地進來了，笑着說。

於是我們又大忙特忙起來，十八斤的大鯉魚由三個人用力按住了才殺掉，當晚燒了魚肚雜和魚頭魚尾吃，其餘中段的肉都醃了起來。

我們就這樣在明茶村住了一個多月，正如莫老先生和我父親所說的，雖然村裏的異風怪俗常使我們懊惱，但這裏的安全、幽美，和時常上新鎮去買到的便宜而豐美的食物，很夠抵償一切缺點，陳小姐和陸先生甚至說：「我們不是逃難，乃是在享受人生了！」

大約陰歷年底的某一天，陸先生和陳小姐諸人又都上新鎮去買東西，假使計算起次數來，這是他們的第十幾次上新鎮了，照例他們一早去，總要到傍晚才回來，可是這一天下午不到四點鐘，他們忽然氣喘喘的回來了，臉上似乎帶些驚恐的樣子，手裏也並不像每次一樣提着許多東西。

我和母親在白場裏見了他們，奇怪地問：

「怎麼你們今天回來得這樣早呢？」

「今天我們一到新鎮就被幾個不三不四的人盯着，一直盯到這裏，我嚇死了！」陳小姐一面撫着胸口，一面輕聲對我們說。

「不知道那些人爲什麼這樣盯着我們？」陸師母的臉色有些灰白。

「我看沒有關係的，大概因爲我們的裝束和附近的人不同，像你們女人都剪頭髮，穿旗袍，所以他們盯着看罷了。」陸先生作安慰的口氣說，不過我看得出他的態度並沒有比別人安寧。

我們到明茶村後雖有時氣憤，有時開心，但感到恐怖却是今天第一次，陳小姐很快的把這件事去告訴了我父母和莫家，父親聽見了非常擔心地問：

「那些人盯到你們什麼地方才回去呢？」

「他們直盯到明茶村口，見我們進了明茶村才回去。」陳小姐說。

父親沉思一會，憂慮地道：「前回聽見嚴老爹說附近山裏時有盜匪出沒，不過從未到過明茶村來，但願今天那些盯你們的人不是壞人！」

給父親一說，我心裏跳了二下，便也不自覺地道：「但願不是壞人就好了！」

這晚上我們睡得特別早，也許各人心裏都有些怕和愛，沒有興趣多談話，就早早睡覺了。

我記不清在幾點鐘，不過別人都呼呼熟睡了，只有常患失眠症的我還眼睜睜的望着黑暗的屋頂不曾入睡，突然外面「拍！拍！拍！」二下槍聲把我嚇得直跳起來。

「什麼事？什麼事？」父親從睡夢中驚醒了，惶急地問。

我還不及向父親說什麼，外面又是「拍！拍！拍！」二聲。

「啊！不得了，不得了！」陳小姐、周小姐和母親也跳起來了，大家手忙腳亂地在黑暗中摸衣服穿。

「拍！拍！拍！」槍聲越來越近，似乎已到了我們的屋子前。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母親一面抱起熟睡的小弟，一面嚷着。

嚴老爹的全家也一齊起來了，大家急得在屋子裏團團轉。

正在這時，下面大門上「碰碰碰」幾響，突然一個粗大聲音在外面喊道：

「老板！識相點開開門！咱們來借一些錢！要一個姑娘玩玩！沒有別的事！哈哈！……」

嚴老爹如觸了電一樣直跳起來，向我們道：「客人們！不好了！強盜來了！姑娘們快打後門逃！」

陳小姐一聽嚴老爹的話，拉了我和周小姐往樓下後門口直奔，我兩腳抖得幾乎跌在地上，好不容易摸到後門口，陳小姐要開門，我瑟瑟地道：

「假使後門口也有人守着怎麼辦呢？」

「那管不得了，留在屋裏不是更危險嗎？」陳小姐說着，大膽地拔下了後門的門。

總算不幸中之大幸，強盜們大概沒有知道這扇後門，我們逃出來了，後門外的竹林裏伸手不見五指，我們連氣都不敢透，一步步在竹林裏摸索着，不知摸了多少時候，到了最近的一個小山脚下，才敢鬆鬆氣，立在那裏休息一會，但這時候「拍拍」的槍聲和兇暴的喊聲一陣陣傳來，我想起了未逃出來的父母和小弟，禁不住眼淚直流，陳小姐安慰我道：

「小玲，男人和年紀大的女人不要緊的，方才強盜不是說要錢和姑娘嗎？至多錢物被他們搶劫一空，我倒是在担心陸師母和翠英不知有否逃出呢！」

「真的，陸師母和翠英如果逃不出，那不得了！」周小姐也憂急地說。

我們在山脚下立了一會就爬上山去，躲在半山裏的小樹叢裏，足足躲了二個鐘頭，槍聲和喊聲仍不停止，直到將近天亮，從附近的山凹裏發出了「拍拍拍拍拍」一陣整齊的排槍聲後，村裏的喊聲才靜寂下來，陳小姐拉拉我們道：

「強盜去了！我們回去罷，大概方才的排槍聲是他們臨去時的示威。」

「假使還沒有去，怎麼辦呢？」周小姐仍有些膽小，我也遲疑地坐在地上不敢立起來。

「那麼我們等天亮回去罷！」陳小姐見我們不敢去，就這樣說。

大約又等了一個鐘頭，東方漸漸白起來，我們疲乏地下了山，帶着驚急的心情跑回去，正跑到昨晚摸索過的竹林時，遇到面色慘白氣喘喘的陸師母和翠英，也正在往屋子那邊跑。

「啊！你們昨晚有沒有逃出呢？」陳小姐着急地問她們。

「噯！吃力死了！昨晚我們聽見第一下槍聲時就逃出了草屋，躲在那邊稻草堆裏過了一夜。噯！不知陸先生他們如何了？我要去看看。」陸師母上氣不接下氣地回答。

陳小姐聽見陸師母說她們躲在稻草堆裏過一夜，喊了聲「阿彌陀佛」。

當我們匆匆跑到瓦屋前的白場上時，父親，母親，陸先生，莫老先生夫婦和許多村人都聚在那裏，每個人的面孔成了死灰色，但我看見爹媽和小弟安然無恙，寬心不少。

這時候嚴老爹正在用憤怒的聲音向父親諸人說話，起先說些什麼我們沒有聽見，現在只聽見他道

「……客人們！不是我不講情面，今天就要趕你們走，我們明茶村數百年來安居樂業，從未遭過禍患，客人們一來，竟惹起這空前大禍，我一條老命都險些喪掉，這不是上次客人們將女人褲子晒在白場上和種種觸犯神明的舉動所受的罰嗎？好，請你們今天就走，你們再在這裏住一個月，我們這小村要變白地了。」

嚴老爹怒冲冲說着，鬍子翹得很高。母親輕輕地向我道：「昨晚你們幸虧逃了，強盜搶了東西後，硬逼嚴老爹交出剪頭髮的姑娘來，真險些把嚴老爹打死，所以他今天這樣生氣。」

我望望嚴老爹含怒的眼睛，我的心突然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慚愧，雖然這禍患決不是嚴老爹說的因女人褲子曬在白場上而生的，可是陸先生常常帶着年輕美麗的陳小姐翠英等人上新鎮去大魚大肉的拖回來，怎不要惹起強盜們的唾涎呢？我們一直笑着村人的愚蠢，無知，半開化，但他們却保守了明茶村數百年來的太平！而我們這班自以為聰明，有知識，懂得享受人生的文明人來了一個多月，就惹起如此大禍！

那天下午我們十二個人不得不離開明茶村了，在臨走的時候，我回頭對那些包圍在山峯裏的草屋

望望，默然呼道：

「古怪幽僻的山鄉啊！只要太平，就永遠保持着你的愚蠢，無知，和半開化罷！」

（中藥第二期）

鞠躬盡瘁

陳以淡

——一個兒童教育者的兒童和她自己的故事

她站得就像一柱化石，在一塊被掛着的有府縣縣立正風小學校幾個字樣的木牌前。

從校門裏像兩條蚯蚓似的蠕蠕地向左右游出來的是二百多個小學生們排齊了的隊伍。

這正是下午四點鐘，正風小學放學的時候。

孩子們走到木牌的前面，都一鞠躬，這樣地說：

——會先生，明天會；費先生，明天會。

站在化石似的她的旁邊的，被喚作費先生的一個，是胖胖的四十來歲的老處女，在會亦華的身邊站着，使會亦華更顯得瘦怯怯的衰弱了，雖然她肥厚的臉肉上，也黃白色的顯出了營養不良病和腎臟病來。

蚯蚓的尾巴也在街的兩端游沒了，但校門口還留下了三個小孩子，他們看着會亦華，小臉龐仰起

了，在等待着他們的祇要說一句話出來就足以影響他們整個的小心靈的曾先生的一句話。

——我的身體不好，今天還是不能上你們的補課，大家早點回去溫溫學校裏教的功課吧。

——噢，那末，我們回去讀今天教的口訣表，明天背給您聽。

費先生等了好一會了，她看着這幾個小東西們的背影也遠去了，才開口：

——這幾個小孩子家裏都很有錢。

——唔。

曾亦華沉着頭，移動了步。

——這樣補補課，給你多少錢一個月？

——我是爲了喜歡他們。

——唔。

沉默地走了幾十步，費先生的面肉癢癢了一下。

——亦華，我肚皮餓了，中飯祇吃了三塊燒餅。我想，現在我想再問妳那幾個錢用。

——多少呢？

——二十。

——怕我也快完了，這年頭，日子磨我們罷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酒也戒了，香煙也早不抽啦。

肥腫的右手接過了兩張拾元的票子，但，忽然她想起了什麼地：

——小弟弟的病，好一點兒了嗎？

——小弟弟？我那個小的孩子？

——前幾天，妳不是說他病的很危險？昨天妳又請了假，到底好一點兒了沒有？

——仍舊不好？

肥胖的臉肉開始累皺了，忽又似罩滿了嚴重的灰色，她顫顫地，急遽地握住了會亦華的手：

——我不能，這次再向妳要，我該死，我忘了你的孩子還病着。

會亦華却對她搖搖頭，無力地對她一瞥，却是有力地使她不再推讓下去了，兩張藍色的紙票便被塞進了她的底已經穿着了五個冬天的破大衣袋裏。

走到拐角上，應該如平日一樣的會亦華向西邊的小弄轉灣，而費先生應該仍歸回到有着她底宿舍的學校裏去了，但，今天，好像忍耐了好久才終於說出來的：

——亦華，我看你今天像有很重大的心事，是我的不好麼？

——不，那個小的孩子……

——他慢慢的總會好起來的，妳自己這樣愁壞了身體倒不好。

——不，他不會再好了，他死了，昨天。大的女孩子又傳染了他的咳嗽。

不管費先生的臉上的肌肉做成了一個如何樣的驚駭與惋惜的表情，她逃跑似地轉灣了。

急沖沖的，四歲的女孩在等待着她的回去，心裏她在計算着另一件事的決定。

狹的小巷，兩邊是深高墨黑的圍牆，如行走入無底之洞中，她的心，真像這個。

對面又奔來了一輛黃包車，她避在一邊，車中人却吩咐停下來，并且特地是跟她來招呼的：

——「喂，亦華，亦華，幾年不見，妳又瘦得多了，這可真是名符其實，妳還記得，我們一塊兒唸書的時候，我們都叫妳林黛玉的嗎？妳看，妳好像更記不得我似了。」

——陳綺霞，是妳。

她是經過了一番思索，才認出了對面這位穿着皮大衣，戴着鑽別針，塗着紅口唇的小姐是誰，當然，也應該更謝謝這位小姐她自己的提示，才挖開了她久鎖的記憶。

——半年前，綺雲姊看見過妳，在車站上，她說，一定不會錯認的，不過，她說，那時妳好像重

着身，還抱了一個小孩，怎麼妳連結婚也不告訴我一聲？

這位多說話的小姐這時又看了看會亦華已經平坦的肚皮，繼續地微笑着：

——現在，我祇好向妳討紅蛋吃了。

聽的人漠然着，苦笑着。

——綺霞，我希望妳不提這一個，我家就在不遠，去坐一會兒吧。

小荅中開始有了格格の革履聲，陳綺霞雍容華貴的樣子，在變得潦倒不堪的會亦華的目中，使她並不感到受了威脅或自卑，即使綺霞又告訴她：她現在是在財政廳裏做科員，每月化錢，數目怎樣浩大。

然而，她却在陳綺霞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過去，她驚覺年光在她身上碾過得特別快，綺霞還是七年前十八九歲的老樣子，而自己却已經老得如三十的人了。

像陳綺霞這樣紅的機關裏的女職員，她做過，一年前，不是在此地，死去的這個孩子還沒有生，那時候，她剛剛離開了她的丈夫。

跟她的丈夫結合，那是六年前，在鄉下一塊兒逃難的時候。生了第一個男孩子小齋，又生了第二個女孩子小春以後，她的丈夫已在上海發了財。發財以後的丈夫，便開始嫌比起先頹費她爲「聖潔

的美麗的「天使」的妻子不如別人家的太太會打扮會交際來了。

然而，她是個非常打扮得出的，她有美麗，她也能交際，她有比一般女子都多的智慧。

然而，她不願意把美麗和智慧在這樣的顯現下顯現。

然而，她的丈夫却偏要她整天打扮得花朶一般的，東陪他去喝酒，西陪他去跳舞，還要，陪那些在他的商業上佔有很重要關係的客人們。

當她覺得她的丈夫老早把妻子當作裝飾，當作廣告的時候，她開始感到：她已經多愛了他幾個月，多被他玩弄了幾個月了。

於是，她堅決地帶了女孩小春，離開了她結合四年的丈夫，還帶着他留給她底肚皮裏的一塊肉。

她是師範學校畢業的，過去，在學校裏的時候，她以為中國祇有很少很少的家庭是能給子女教養的，不健全的家庭才組成了這樣不健全的社會，才產生了這樣許多貪污賣法不近人情的人格病態的國民，服務教育，原是一個師範生應有的抱負；嚐過了結婚的滋味以後的她，是更覺得無須猶豫了。

她開始跑到一個做小學教員的同學江珮玉的地方去，然而，姓江的却已經不在做小學教員了，已經結了婚，已經是一個經濟局的副局長太太了。

副局長的太太對她的忠告是：

——苦極了，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賣給學校，弄得人腰酸背痛，結果，一個月的所得還不夠用五天。

她祇好陌陌生生地讓副局長的太太替她在副局長的面前推薦了一陣，結果，是弄成了一個三等科員，就在那經濟局裏。

她的母校搬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了，她的同學嫁的嫁了，音息不通的音息不通了，她想做教員，但，眼前祇好做三等科員，她想，慢慢的等機會再設法罷。

事實却不容她慢慢的，祇做了一個月左右的經濟局裏的三等科員，便又帶了她的小女孩，她底肚皮裏的一塊肉，堅決地走了。

她不耐煩陪科長祕書們請客，和科長祕書們請她的客。

她還打了一記一個詐酒三分的祕書的耳光。

她又做過一個月的銀行裏的打字員，以及一個洋行裏的文書，然而，天下烏鴉一般的黑。

好容易她知道了在初中裏做她舍監先生的老密司費在府縣的正風小學裏當教員，才尋着來了。

她自覺有了寄託，也有了歸宿。

她開始想從新活開頭。

孩子們都歡喜她，她更歡喜孩子們。

不久，她生了第三個孩子，男的，老密司費當然幫了她很多的忙。還沒有滿月，她就去上課了，一半是爲實在記掛孩子們，還有一半是爲對不起孩子們，因爲老密司費告訴她，代上課的是一個教導主任的姪女，祇有小學畢業，學生們都不歡迎她。責任心鞭責着她，她覺得非去不可了。

然而，她是疲勞得多了，本來，她可以帶着小春一起到校，一起回家。但，生了小的以後，她祇能將奶喂飽了他，再將一些糖菓哄着大的，叫大的看着小的，便反鎖着屋門匆匆到校，又匆匆的回家。

更使她心力交瘁的是小的孩子的病，她用完了她所有的積蓄，孩子却仍挽不住地硬着身體逝去了。

大的孩子又接連着咳嗽。

使她幾月來安於她的匆忙而辛勞的生活的心，感到了第一陣的渺茫。

使她第一次的感到了每月薪金三百三十幾元的數目的微小可憐。

使她對自己職業的信心，也有了第一次的動搖。

她默默地苦惱着，在自己的憂思中掙扎。

現在，她重逢了闊別七年的童年交，却無法開展那緊皺的眉毛。

回憶又使她多了一重舊事的重壓，在她遭遇不幸的抑鬱的心上。

到家，在一個掛着一把銅鎖的破門前，她開了它，先讓了客人進去，客人便立刻有了嫌自己的大衣的毛頭太蓬鬆，人太高了一點的感覺，又使她有着一種不知自己在何處才算頂合式的侷促，她的皮鞋剛移動一下，地板便在她腳下發着很大的聲響，並且震搖着板壁和整個的房間。

黑暗的一角，架着一只小小的眠床，床上有一堆東西在動，她看見曾亦華正傾着她全部的注意在拍着它，還聽見她低低的哄着：

——小春，別哭啊，媽回來了，剛剛睜了一大睜，開心嗎？妳看客人來了，來看乖寶寶了。

——媽，小弟弟怎麼還不下來呢，媽，我要小弟弟。

——真的，亦華，小的一個呢？

——他死了，就在昨天。

——媽，寶寶怕，不要說，小弟弟沒有死，說小弟弟到天上去了。

——乖寶寶，是媽說錯了。小弟弟是到天上去了，他還要下來的，還要來看他的小姊姊的。寶寶不要響，不要動，寶寶在咳嗽，咳嗽是不能吹風的，明天妳不咳嗽了，媽就好帶寶寶到學校去了。

孩子真的不再響了，她閉上眼睛了，她在想着天上的小弟弟在天空上的奇境，或者是在想着往日她母親帶她到學校裏去跟許多小朋友們一起舞呀舞的快活，總之，她是朦朧入夢了，帶着「一二」聲咳嗽。

母親却跨到房外的泥地間裏去了。

沿着一個污水塞滿的天井，有一排四扇的破板窗，窗前一張方桌，兩張長凳，桌上有筆硯，有課卷，有合伏着的缺口的碗，碗心裏滿盛着溢出的燭淚；看來，這就是「一間起居室」了。

客人隨後也輕顛着脚尖，跨出了房來。

她看見會亦華正掀開了衣襟，將胸前一隻雪白的奶膀子，對正了茶杯口，在拚命地擠。

她想說，多麼可惜，這許多奶。但是怕又觸動了擠奶的人想到了她底吮奶的孩子。祇有幾分鐘，這慘痛的狹隘的環境，已經促使得這位十分明朗化的小姐感染了憂鬱。

她執起了擠奶人的無力的手，手上有水漬，不是白的乳汁，是透明的淚滴。

——亦華，我想不到妳會弄成這個樣子，快不要再做什麼小學教員了，清高，還不是活活的等死？況且，妳又有孩子，何必再讓這個孩子也這樣熬苦？我們廳裏，科長祕書們都很熟悉的，大概要一個可以普通二三個人過過的位置，也不見得會怎樣困難。

然而，會亦華却搖着頭。

——妳的身體又這樣衰弱，產後又不曾好好的養，而且這孩子也必須要好好的看護。亦華，妳應該休息幾天。

亦華默默。

——亦華，我們是老朋友了，用不着客氣，這一點兒錢，請妳收下，算是我給小孩子買點兒糖的。

然而，會亦華又急遽地止住她舉着一疊票子的手，差不多是哀求地：

——不，綺霞，我還能熬下去，孩子想來是就會好的。

她爲她將錢歸還了她底大皮袋裏。

這使得陳綺霞祇能這樣說了：

——那末，以後有需要我的地方，隨時來告訴我吧！天已經快晚了，我現在還要到袁珍家去一趟。

——袁珍？

——她也結婚了，對象是一個姓張的局長，剛生了一個孩子，這兩天正鬧着在徵求奶媽呢。我常常被她抱着在一起的。

——徵求奶媽？

——哦，天黑了，再會吧。

——再會。

客人的皮大衣的背影在小門裏側挨着出去了，亦華還空望着前面，她的右手，遲緩地從衣袋裏抽出一張本地報紙來，她的眼光又遲緩地在垂暮的天光中搜索到了這幾個字的上面：

「本宅徵求奶媽：凡二十五歲左右，產後未滿三月，乳汁豐富的，均可前來應徵，一經醫師檢驗合格，待遇每月五百元，并供給四季衣服。」

象牙巷十號張宅啓」

——媽，媽！

孩子醒了，在房裏喊她，她也夢醒似的：

——哦，我不能這樣做，小春！

一粒火柴在她的手上亮了起來，燭根上開始燃着了黃絨花似的一朶火，屋子的四週，被塗上了一種更慘淡的顏色。

她踉蹌地擎着燭火，跑到房裏。

她的猛力的擁抱，使得床上的小女孩又狠狠地咳嗽了一陣。

就這樣衣服也不脫地抱着孩子睡了一歇，再睜開眼皮來時，房間裏充滿了黑暗，燭火滅了。

孩子的咳嗽又起了，還加了發燒。

一種可怕的預感突襲了她，她的眼皮扇子似的撩着，像要搗盡那夜的黑焰。

全夜，這樣的度過了。

晨曦剛從天窗下透進來時，她便到近邊一家藥材店裏去敲門。

——曾先生，這樣早呀，小孩好一點了嗎？

藥材店裏開門出來的夥計打着呵欠說。

——不，那一個在前天壞了，現在是大的女孩子。這是二十元，等裏邊鈕醫生的掛號先生來了，

謝謝你替我送上，等會兒，我就抱了孩子來的。

接着她就跑到學校裏去，學校的大門剛開，木牌還沒有掛上，一個乾癯的老頭子弓着腰抖瑟瑟地

在門房裏用一塊爛麻布擦臉。

她一直走到後邊操場背後，在廊下的一間屋外叩着門，裏邊沒有聲音，終於，她急急地推門進去

了。

黑猪似的蹲伏在一張用幾只課桌拼成的寫字台上，是打盹的老密司費。

桌子上還有着堆積的課卷，墨水瓶的塞子開着，地上散着香烟蒂香烟灰屑。

她略一皺眉時，老密司費已驚遽地抬起頭來，怔了一怔，歇司的里地立刻過來握住了曾亦華的臂膀，說：

——這過的是什麼日子，這過的是我們自己的日子麼？你告訴我，你告訴我，爲什麼我們不能吃肉，爲什麼我們不能享福，爲什麼我們要這樣熬苦？我們爲了誰，到底爲了點兒什麼？不要這樣的做下去了，你說，我再做下去，我還能活得下去嗎？

跟着差不多是嗚咽的已經失常的聲音而來的，是經過了一夜後還很濃烈的酒氣。

曾亦華違背了常人在這環境裏會得有的對這酒氣與聲音感到厭惡的一種心理，她微吁地，她同情她，世界上，也祇有這一種同情是最真正的了。

曾亦華熟悉她，戰前，她還可以一個人活得很舒服，喝喝酒，抽兩支烟，提足了精神，課堂裏，她教的最認真，課外，打哈哈，跟學生們同事們也和得最有勁；然而年來生活開始壓着她，逐漸趨於暮景的日子開始折磨她，生就不肯推諉責任的性情支撐着她，才使她能從中學教員跌到小學教員來苟延殘喘，雖課堂裏的教書，她是一樣的認真，然而，課外的精神是完全兩樣了，她變得不會了大笑，

也不會了說話，每月發薪的時候，才見她僞飾似地笑着，這樣，必定有一次大醉，還留着二三個小學生們在房裏，紅着眼睛跟他們說：

——你們大了呀，千萬不能貪錢，錢呀，最不是好東西，最不是好東西。

然而，她是無時無刻不在盼望小學教員的薪金會得漲十倍甚至二十倍的。

曾亦華可憐她，就像可憐自己一樣，便常常幫她一些忙，她知道，老密司費在她需要的時候，是最能夠拚力相助的唯一的一個。所以，她現在向她說：

——費先生，我的女孩子又病了，大概是傳染了小的咳嗽而起的，我要請幾天假，請妳爲我找個代課，這一疊課卷，也請妳替我批一批。

老密司費祇有拚命的但是蠢的點頭的表情。

抱了孩子，從鈕醫生那裏出來的時候，曾亦華的心，墜重得麻木了痛楚，醫生所下的「病狀很危急，得趕快打針，否則，恐生意外」的警告，冰硬地嵌在她搗碎的心的裂縫裏。

打針？用完的積蓄，死去的嬰孩，危險的症狀，懷中的昏睡着的發燙的孩子；她的頭有點暈，脚下像虛虛的踏着浮的步子。

囊中多了一張藥鋪子裏給她的發票，是一百九十元換來的，看吃了這服藥怎麼樣吧？

歸途上，她不願意回到自己的小屋子裏去，死去的孩子的陰影在控制着她。

她踏着虛虛的浮空的步子，她走進了正風小學校的門。

把孩子睡在老密司費的床上。

孩子的臉露出了醉酒的玫瑰色，昏睡着，有點喘息，小小的肉體，在爲自己的生命掙扎着。

像乾得裂了闕痕的泥土，需要一杯水，却哪裏有一杯水？雖然有着江河，奈何致命地沒有她的份兒，江河裏的水與這裂了的乾土，沒有關係呢。

操場上，傳來了小學生們歡天喜地的聲音，她從窗口裏呆望着她們和他們，她想從這羣小學生們的行動上找見自己底小春的過去的活潑與快活來，然而又像這已是隔世的事了。

等着下課，她讓老密司費看着她底病孩，自己走到外邊去，見校長。

校長向她表示了一種無能爲力的却是最同情的意思：

——曾先生，妳是這學校裏的一位好教員，我又知道妳的處境，可是，學校的經費實在困難，每月薪金能准時發，還得我預先極力設法張羅一下的。所以曾先生要預支以後三個月的薪金，不是我有意作難，實在力不從心，真是非常的抱歉。

頹然的，她又坐倒在老密司費的書桌前了，眼睛裏乾得發燥。

書桌上有幾張舊的報紙。

剎那間，電閃似的在她腦子裏映現着：

「本宅徵求奶媽……」

她按着胸口，咬了一下嘴唇，站起來，往外走。

——我說你何不趕去看看陳綺霞，妳不是說她曾經想幫助過你的嗎？

會亦華聽了老密司費這一句，她又躊躇了，她嘆了一口氣，決計先照這話去試試。

先打電話到財政廳，不料，陳綺霞竟還沒有去辦公。

陰沉沉地回到了學校裏。

把煎好的藥給孩子喝，孩子皺緊着小眉頭一口口地喝着，她貪婪她底小命，她不怕吃苦。

媽，不要說小弟弟死，我怕死，寶寶怕死。

伴着咳嗽，又嘔吐出了剛喝下的深黃色的水。

——乖孩子，別說話，「死」已經死去了，不會再有死了，妳不要怕，有媽在着呢。

孩子又聽話地倦極似的帶着喉頭的喘息閉起眼睛來了。

做母親的又出去打了一次電話，却又逢陳綺霞剛下辦公吃飯去了。

當她問訪到了陳綺霞的住址，在這天下午下辦公之後的時間去找她的時候，她家裏的人說：

——綺霞不到十二點鐘是不會回家的，她每天有人請她吃晚飯看戲什麼的。明天早晨，妳再來看她吧。

從陳家絕望地跨出來的曾亦華，沮喪得沒有了氣力，而事實上又不是容她沮喪就解決了的，老密司費的床上的病孩在等着她。

等着她回去。

她回去將無力的手貼上孩子的小額時，手心裏像烘上了一塊煮沸的磚石。

她的心也燒焦似的更加灼痛了。

夜又襲來時，老密司費改完了一大疊課卷，又伏在桌上睡着了。

風在操場上嘯着，遠處，有像是鬼哭的天嘖。

五支光的一盞燈，像是肺癆病患者的無神的可憐的眼睛，發着垂死的焦黃的光。

孩子在床上一陣咳嗽，一陣喘，壓語了幾個在母親的心裏感到莫名的溫柔的字眼，又昏昏沉沉地

熟睡了，這樣的反覆着。

她來不及想到憂愁，她還來不及可憐現在自己的遭遇。

祇爲孩子着想，新的決定在苦惱她，但，她在這裏邊，似依稀已經見到了恢復健康的小春的笑顏。

靠着床欄，又這樣朦朧地過了一夜。

次日，又帶着所有的全部款子一百八十幾元，抱了孩子到鈕醫生的診所去。

臨行，老密司費顯出一種不自然的樣子，將一只手不很好意思的伸給她：

——我這兩天還可以過過，這二十元你拿去湊個數吧，我真難爲情，我一點也不能幫妳的忙，借薪又沒有希望。

會亦華木然的讓她把一些紙頭塞進了她自己底口袋裏。

走出校門的時候，她看見幾個小朋友對她鞠了躬，她立停了，似渴望她的招呼；然而，她祇淡淡地點了一點頭。

她恨不得一步就讓鈕醫生的手指觸到她孩子的皮肉上。

然而醫生的診斷是這樣：

——會先生，這真是不能再就攔了，你應該趕快替她打針。

而她底款子却已連目前這一劑藥也付不全了。

孩子的皮肉變成了金色的，嘴唇發着枯焦色，往日在早晨會得退下來的熱度，今天是依舊燒灼似的燙着母親的手和母親的心。

她渴望地又跑到了陳綺霞的家裏，不料，陳綺霞隔夜竟沒有回來。

終於，瘋了似的，她走到了象牙巷張宅。

主婦是一個非常嬌媚的女人，她趨在有野鴨絨墊子的沙發裏，眼睛夢幻似的半閉着，祇兩片薄而美的嘴唇間，發着腔調很好聽的聲音，指使一個本來在跟她煮什麼點心的大姐說：

——桂寶，你給她一只杯子，讓她擠半杯出來，然後叫阿三拿到趙醫生那邊去。

她就是初中裏的同學，差不多十年不見了，但是，曾亦華認得她。

然而，曾亦華不暇去想到這些，她背着身，解開了兩天兩晚沒有解開過的衣襟。

她開始惶惑起來了，她的手指也沒有了力氣，奶膀子被擠得紅透了，但，杯子裏却沒有半滴乳汁。

被喚做桂寶的大姐在側着頭看她的窘相。

——少奶奶，她沒有奶。

——怎麼會？

——妳有點兒神經病吧？這種真價實貨的事情，也想來滑頭假冒？笑話。

大姐代表主婦發話了。

被諷刺的恐慌地匆忙地扭着衣襟。

——兩天沒有孩子吃，不想就這麼快的已經給乾了，真對不起。

——撞鬼，大清早的。

主婦却在一邊注意起來了，她端詳着。

——妳認得陳綺霞嗎，我是袁珍，曾亦華，亦華。

——張太太，我身上有要緊的事，妳還是不要認識我吧！

——亦華，我知道妳的處境，綺霞已經告訴過我了。昨天是我的孩子滿月，綺霞在我這兒吃了晚飯沒有回家，現在我就叫人去叫她出來。這真是個難得的機會，我本來就想過幾天找到了奶媽，跟綺霞來看妳的。

主婦殷勤地招待着曾亦華。她搓着她底漂亮的晨衣，像有意要這樣使得它褶皺，像有一種恨不能變得和曾亦華一樣襤褸了，而後好更與她親近一些的感覺；無疑地，十年前，曾亦華在初中裏品學兼優而又柔和待人的種種至今還能影響得這位錦繡叢中的少年太太感到她的並不可輕慢，即使佣女們的

目中看來她是如何地不配竟也是她們少奶奶的朋友。

這，比較也使會亦華略能勉強着在主婦的對面暫時坐下來。

當陳綺霞出來時，睡衣還留在她的身上，她差不多還來不及看見了已憔悴得不成樣子的會亦華而驚呼，會亦華已經先站起來了：

——綺霞，我已經看過妳幾趟了，我孩子的病很急，西醫要我一筆很大的醫藥費，而學校裏又無法借給我一點薪水……

——原來就爲這麼一點兒事，何不早跟我說了呢？從小在一塊兒的老同學了，這一點兒忙總可以幫得的。

主婦非常爽快的，也好像找了半天才找到了這樣一個向這位態度顯得傲然了一些的但却又是自己非常想遷就她一些的人獻一次好心的機會，表示自己并不曾忘記了舊的，她立刻命令那個叫桂寶的大姐拿來了她的大皮夾，從這裏，便被拿出了并且是給了一筆足以使空着袋子而滿着迫望而來的會亦華感到利那的痛苦，而隨即便輕鬆地抒了一口氣的款子：一千元。

她反而嫌路長了，她反而想到許許多多的事了，甚至使她恨起第一個小孩病急的時候，爲什麼會碰不到陳綺霞或袁珍的。

對世界，對人間，在她來與去的途程間，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與感念。

她還來不及感激，但是，淡淡的笑已經浮上了她失神的眼角。

急促地推開了老密司費的房門，然而她看見了老密司費的緊張的表情：她連連地搓着手，又指着他孩子，又把食指尖按到緊皺的嘴唇上，一個非常不雅觀的姿態，曾亦華却懂得了這示意的嚴重性，小心地走到床前。

不閉的燒焦似的發黑的小唇，小貓的嗚咽一樣的喘息，小的鼻孔裏，等不及一口氣的吸進，又急迫地呼出了第二口。

她恨不得把那一千元立刻變作藥水澆滿這孩子的全身。她趕快抱了孩子，坐了車子到那個兩天以前祇問過一聲價錢的有着可以救這條小命的針藥的西醫的診所去。

隨後，拖着最重的步子又回到學校，那時她像不勝累贅地抱着一個四歲的不很小的身體，但，她自己又彷彿死去了，她不感到手中有些微的重量。

——太晚了。

是剛才醫生的半惋惜的說話，也是她自己心裏的絕望的苦語。

老密司費輕緩地從她的手裏接過了孩子，輕緩地揭開那遮着這小身體的氈子，她開始驚愕了，繼

而，她流下了她底眼淚。

孩子的鼻孔裏已經永久不會再吸進一口氣了。

母親却寂寞地呆着。

有着黑紅的星花在她的眼前腦中爆射；如一枝殘燭，在芯未盡了它最後的最大的力，燃亮了片刻，終於滅絕了。

她無語地倒到床上。

這一夜，有太多太靜的心思使她來體味到悲哀了。

永久不會再動一動的小東西，她底全部愛的，她望着這，她有或者是在夢裏的感覺。

她又想到了快一年沒有見面的六歲的兒子小齊，也想到了孩子的父親，她忽然感到了空虛，也有了寂寞。終於，她恐懼了自己的活着，活着在這樣死的夜裏。

黯淡的燈光，慘白的彷彿死去的面孔。

她痛苦的不自覺的向前遲緩地伸出了雙手，她急速地將雙手掩沒了面頰。

風在外面操場上怒嘯着，她開始感到很冷，彷彿寒水浸骨，她又聽見了自己的咳嗽，這些，像前兩晚都無暇感覺到的感覺，使她又猛驚了自己衰弱的程度。

老密司費却在床的另一邊夢囈着：

——大衣，怎麼這祇值五十元？……

眼淚很快的在她頰上掛下了。

次日，她歸還了袁珍的款子的二分之一。

以後，她繼續了規律的教書生活，也繼續了三個小孩子的補課。

她加倍地愛起孩子們來，爲他們盡力，即使不是屬於教課範圍以內的，甚至使得這些孩子們有不能掛念家裏的母親了的。

但，孩子們要天真地仰起小臉來說：

——會先生，妳爲什麼不吻吻我，妳好久不吻我了。

她却笑着，搖着頭，咳嗽着。

學期結束的一個月前，學校裏有突然增多的許多工作，她總將最吃重的自己擔任，而還分外的去自願幫一點比較老弱的別的教員們的忙。

她的咳嗽也更加的增劇了，別人都說她像突然增老了十年。

一天，校長先生也忍不住這樣對她說了：

——曾先生，妳的身體像不怎麼好，還是請一個月假，橫豎就要放假了，好多休養幾天。

——不，我還欠了人家一筆債，我要還清了再休息呢。

她苦笑着回答，咳嗽着。

有時，老密司費也嘆息着向她說：

——妳產後也不會好好調養過，現在又這樣整天吃不了一碗飯的，妳不應該這樣忽略呀。

——快了，我自己會得歇息的。

這樣，又過了一個月，寒假也過了，又開學了。

她還是咳嗽着，在正風初級小學裏被孩子們歡迎着。

然而，她終於支撐不住了，在春天快要來的時候。

她睡倒在她底即使在春天也是陰冷而狹隘的小屋裏。

那時，她已經還清了袁珍那邊的款子，雖然袁珍堅決地不要，雖然她還是賣去了一些東西才湊足

這數目的，她心可安了。

因為這個學期教室添級的關係，使老密司費不得不搬出了那間一向作爲宿舍的屋子。

她搬到了和曾亦華一起。

她看見曾亦華這幾月來咬着牙關支持着活的樣子，使她也彷彿安於這種困苦的生活得多了；吃中飯僅用一碗光麵來替代的時候，她也不咕噓了；改卷子改得倦了，她重重地捶着臉袋，也不再一定要抽紙煙了。

她常常帶着曾亦華所特別歡喜的幾個學生回來，這也是曾亦華所要求而孩子們所願意的。

但，當孩子們依戀地走近床前的時候，床上的人總是咳嗽着微喘着揮着手阻止他們。

但是她在暗角中暮年的安慰似地望着他們，笑着。

她已經好幾天滴水不進了。

這天，又到了老密司費放學回來的時候。

——謝天謝地，總算也有這麼一天想到搶救教育了。亦華，我們可以定定心了，我們的薪水要加到十倍了呢。亦華！

她興奮地一路喊進來。

然而床上沒給她哼一聲。

連咳嗽也沒有。

房間是暗黑的，床上更是暗黑的。

她再喊着亦華的名字。

她又劃了一枝火柴。

床上的人還是一無聲息，永無聲息了，她的眼皮微啓着，嘴角邊殘留着一些血漬。

她已經來不及接受那搶救，那十倍的加薪了。

火柴的一朶星花幻滅了。

屋中又歸入於暗黑。

老密司費站得就像一柱化石。（新學生第四卷第一回）

小不點兒

施濟美

那個外號叫「小菩薩」的高商三學生竺美月看見了我，連忙大聲的嚷着：「喂！方洋，你過來。」

「幹嗎？」我停住腳問她，却沒有向她那邊挪過去一步。

「不趕馬，趕驢子！」她跑過來，一把拉着我就走。

「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被她拉着跑，有點兒上氣不接下氣：「缺德的小鬼！」她不理我，一直走到蔦蘿花跟前才站住腳，她跟我算賬了：

「剛才鬼罵誰？」

「剛才罵你鬼！」我大叫起來。

「鬼是我？你罵「菩薩」是鬼？不怕挨雷劈嗎？」

「呸！不害臊，瞧你那份德性！」我啐了她一口，

「得！得！咱們休戰言和。」小菩薩說：「閑文少叙，話歸正傳，我給你介紹一位新同學。」我這才瞧見那淺綠色的蔦蘿藤前正站着一個穿深綠色背帶裙子的女孩子，頭髮正用綠綢帶束起，正中有一個挺大的蝴蝶結，那樣子活像一個洋娃娃。

「媚美！她，」小菩薩手指着我，對她說：「就是我剛才告訴你的那個姓方名洋的人。」

洋娃娃的女孩子低頭一笑，伸手去攔那蔦蘿藤；我猜小菩薩先前說的話裏準是使了促狹，禁不住生氣的瞪了一眼；誰知她倒逆來順受，和和氣氣的笑道：「方洋，我給你介紹，這位姓柳，名叫媚美，是我二表嫂的一個好朋友的最小的妹妹——」

「那兒來的這許多廢話？」我聽得好不耐煩。連柳媚美也嗤的一聲笑起來了。

「廢話還多着哩！」小菩薩仍是慢條廝理的：「我把她交給你，你得好好的看待她，像寶貝你的眼珠子一樣，我是走讀生，照應不過來，你是頂頂熱心不過的。」

「她是初中的學生麼？」我問。

「呸！狗眼看人低，人家和你同班；」小菩薩大聲的，一字一字說：「高中一，普通科，甲組

我跳起來：「這麼個小不點兒！」

「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她學着我方才的口氣，停會兒却又笑了：「小不點兒！這名字倒真新鮮勁兒，媚芙！現在就來個命名典禮吧！打今兒起，我不叫你媚芙了。」

「美月姊！你說我要謝謝她的見面禮麼？」那洋娃娃似的臉上浮着天真而淘氣的笑容。
一陣銀鈴樣的柳媚芙的笑聲。

x

x

x

x

這個洋娃娃似的女孩子不久就瘋狂了全校，小不點兒的大名成了「那個不知，誰人不曉！」

柳媚芙是大眾的情人。任何一個人心目中的 *Angel*。人們愛她的情感將永遠不會消逝；她自己哩！不單外表像洋娃娃一般可愛，並且有着快樂的好心情。她老是愉快得像吱吱喳喳的小麻雀。

然而有一天，這個十六歲的姑娘也悲哀了，那是她有生第一次的抑鬱——

小雨後，夕陽的殘暉替大地鋪了一層金；蔦蘿花和那蔦蘿花畔的噴水池顯得更美，更富有清新的詩趣了。

我們一邊散步，一邊講故事，講的是苧蘿村的西施，琵琶青塚的王嬙，還有那馬嵬坡前的麗鬼揚

太真——

「——紅顏多薄命！」她的結論是如此。

我笑了，想不到小不點兒還會有這樣工愁善感的見解。

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搭訕着從泥地揀上一朶落花，纖弱的，細小的，猩紅色的花朵，那是萬籟。

「紅消香斷有誰憐？……」小不點兒嘆息着，不勝感慨地。

「那是林黛玉的葬花詩啊！」我越發驚奇了，瞪起眼瞅着她：「你，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就愛讀紅樓夢？」

「十六歲的孩子就不能讀紅樓夢嗎！」半閉起一雙可愛的黑眼睛。

我沒話可說了。她問得對，爲什麼不可以呢？我那兒知道？

遠處傳來一陣音樂聲，幽幽的，幽幽的，撥動着人的心弦。

一隻不知名的鳥停在水池那邊的桂花樹上，不飛了，它是要欣賞秋日之芬芳麼？

「想不到小不點兒也會這樣？想不到，真是想不到——」我自言自語的。

她倒笑了：「會那樣？方洋，你倒說說看。」

「一個嘻嘻哈哈的孩子會惆悵，不是想不到麼？」

「你是說惆悵？不！」搖搖頭：「那不還是偶然的感觸而已。」

「感觸？連花開花謝也要感觸？人生在世那真不勝其感觸了。」我不以她的話爲然。

「方洋！你說人一輩子有幾次年青呢？」她小聲地問。

「一次！可是——」我不禁怪笑起來：「十六歲的年華就愛着『老』嗎？太多感觸！我的好姑娘

！」
小不點兒的臉紅了。

她一聲不響的走着，走着，在葛蘿花前，噴水池邊……

她將謝了的葛蘿花小心的夾在書裏。看了她這樣做，我忽然爲她早慧的智睿而就心，那並不是可喜的現象，我以爲！雖然我自己那時也是無知的。

大半天，誰都沒有說一句話。

「得啦！別杞人憂天了！」我勸她。

「我不是杞人。」她分辯着。我仔細對她端詳：她的臉，她的洋娃娃似的臉，純潔，天真，富有的孩氣——是的，她不是杞人。

「那麼，我說個謎兒給你猜；猜着了，我賞你一粒糖——」

「猜不着呢？」她搶着問，剛才的憂鬱沒有了。

「賞你一個耳刮子；」我笑笑，然後將那個謎兒告訴她：「不點兒，不點兒。渾身盡是眼兒！」

「好彆扭！」她咕噥着，尋思了半響，問：「吃的？玩的？」

「都不是。」我搖搖頭：「當心耳刮子！」

「那麼是我嗎？」她走到水池旁。

「你？」我莫名其妙；低下頭，看見她倒映在水裏的影子，粉藍色的旗袍上有着櫻桃紅的點子，

我明白了，搖搖頭：「不是你，那個「不點兒」比你這個「小不點兒」還來得小——」

「別弄玄虛啦！我想起來了，」她樂得直笑：「那是個頂針兒，做活用的頂針兒，對不對？……」

「一點兒也不錯，」我誇她：「你愛吃什麼糖？」

「糖麼？心領吧！我只要，只要賞你一個耳刮子。」她淘氣的笑着，一蹦一跳的跑了。

x

x

x

x

校慶日，舉行了一個遊藝會。甲乙丙三組高普二同學共同參加一個節目——話劇「回春之曲」。

小不點兒扮演「回春之曲」裏的梅嬾，她的動人的嗓子，嬌憨的姿態，和那惹人憐愛的表情，博

得了無數的彩聲與掌聲，佳譽與好評。

那是一個狂歡的晚上，當遊藝會閉幕之後，全體師生一同聚餐，末了再到大禮堂前的廣場上去看放焰火。

直到夜闌，人才漸漸的散了——

我們回到宿舍裏，興奮得睡不着覺，大夥兒圍着她，說這個，問那個，互相讚美她的表演。這時她換上一套大紅細柳條的睡衣，顯得身材長了許多，頭髮上常見的蝴蝶結也沒有了，兩條鬆鬆的長辮並垂在腦後，這樣打扮，似乎增加了幾歲年紀；還有她的臉，她的剛抹掉油彩沒有重施脂粉的臉，在燈光下，也顯得比平日溫靜文雅得多了。

「你瞧她這份兒斯文，裝給誰瞧？」一個同學奇怪地瞅着她。

「可不是？倒像在作新娘子似的。」又一個也在逗她。

要是在平時，小不點兒準饒不了她們，一定得跳上前去扭股糖似的亂打一陣才肯罷休。這回不知是受了疲倦還是過度的興奮？她只不經意的笑了笑。

「咦！小不點兒怎麼變啦？」先前不開口的也奇怪起來了。

「一定是梅柳在想她的繡漢……」

一句話說得小不點兒紅了臉，她搭訕着向床上一躺，誰都不理；一屋子的人都瞧着她哄然大笑。

漸漸的，喧譁的笑語變成細聲的談話，最後，大家都入夢了。

「方洋！方洋！」那是小不點兒的聲音；我被她從朦朧中喚醒。

「什麼事？」我問。

沒有答話，隔了一會，才聽她低低的說：「方洋，世界上會不會有——「假戲真做」的事情呢？」

「你說什麼？」我被她問得莫名其妙。

「我……」忽然不說下去；再連連的叫她，她倒假裝睡熟不理我了。

自打校慶以後，小不點兒忽然變得用功起來（從前她是個聰明愛玩不喜讀書的孩子），居然常常到圖書館裏去讀書，有時甚至從清晨到黃昏，只要有空課，她總是往圖書館一鑽，操場上久不見她的蹤跡，音樂教室裏的鋼琴冷落了，連得她最愛的噴水邊也久不去徘徊了。

我奇怪她的轉變，突然的轉變。一直到有一天，星期六午後，小菩薩跑到宿舍裏來找我——

「你看見小不點兒嗎？」她問。

「沒有，大概在圖書館裏。」我隨口回答；一邊忙着從衣櫥裏找出一個匣子，那匣子裝着一樣我送小弟弟生日的禮物。

「什麼好東西？讓我瞧瞧。」她不由分說地將匣子搶了過去；停了會，又不耐煩的問：「什麼？她又在圖書館裏？去幹嗎？」

「當然是念書。」我不由得好笑起來。小菩薩却悻悻然，她順手將匣子裏的東西拾出來向床上一扔，粗聲粗氣的對我嚷道：「念書？禮拜六念什麼書？你這個糊塗蟲，你簡直是這個——」

「這個？」我被她嚇了一大跳，怔怔的看着自己的床：「你說我是木偶？」

「可不是？你比它只多了一口氣。」

「你瞧你這份兒大嚷大叫，弄得我越發摸不着頭腦，到底怎麼回事呀！」

「可不我說你是木頭就是個木頭，」小菩薩得意非凡的樣子：「告訴你，小不點兒變了。」

「誰不知道她變了？」我向她淡淡一笑：「這孩子比以前用功得多。」

「呸！虧你還有臉叫她孩子？」小菩薩又將那個木偶拾得高高的，向我閃了一閃：「你還不知道？這小妮子掉進情網了。」

「情網？」我越發莫名其妙。

小菩薩點點頭，「拍」的一聲將木偶擲在匣子裏。

「到底怎麼回事？」我忍不住又問。

「說來話長，」輕輕咳嗽了一聲，似乎故意在賣關子，然而她自己也忍不住說了：「小不點兒，人小心不小，她天天到圖書館，念書是假的，她是爲了要去見那個潘先立——」

「誰是潘先立？」我打斷了她的話；她向我瞪了一眼：

「你真是個不折不扣的木頭，潘先立都不認識？他是高普二乙組的學生，自治會的副主席，演講競賽第一名，每個先生都歡喜的那個人。」

「我知道啦！你一大篇介紹詞抵不了我一句，他演過「回春之曲」裏的維漢，是不是？」

「就是「回春之曲」種下的根，小不點兒迷上他了。」

「那個滿臉驕傲不愛理人的傢伙？」

話說到此地中止，小不點兒忽然進來，一蹦一跳的，口裏吹着口哨，像拾到寶貝一樣的高興；我想起校慶那天夜裏，她說什麼「假戲真做」的話，不由得向她有深意的笑了笑，她哩！無緣無故的臉紅了。

我不再是木偶，對於小不點兒的轉變漸漸的注意起來。

料峭的北風起了，小不點兒忙着在宿舍裏結絨絨衣，碰巧小菩薩又跑來玩，她誠心問：「是你自己的麼？」

「是的，唔！不是的……」支吾着。

小菩薩俏皮地笑了。哼着「寒衣曲」的老調：「……一千針，一萬針，千針萬針密密縫，穿來暖又輕……」

「美月，你弄錯啦！那是媽媽做衣服給兒子，與這個大不相同。」一個同學笑着糾正她。

從此，「回春之曲」裏的一對情侶假戲真做的事，差不多已是全校皆知。每當大家圍着他們鬧的時候，小不點兒總是紅着臉不加否認，可是潘先立就不然，他常常微昂着頭，嚴肅的說：「諸位別誤會，別誤會，我們只不過是較爲親近的同學而已……」

有一次，小不點兒爲他哭了。她將頭埋在枕衣裏，說：「我待他多好，可是他瞧不起我，將我當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她哭得那麼傷心，然而我又有什麼法子安慰這早慧的姑娘呢？

自從那天起，小不點兒不大高興了，總是怏怏不樂地，並且還時常哭泣，甚至連熱鬧得如火如荼的元旦，她只躲在冷清得如冰如雪的宿舍裏發呆。

「真是的，何必庸人自擾？」我勸她，眼睛却凝視着老遠的窗外，話好像是對空而發。

她用手絹擦了擦臉：「你是在說我！」

「媚笑！」我回過頭，破例喚着她的名字，以示鄭重：「我希望你是一個永遠的小孩。」

「永遠的小孩？」許是覺得我的話有點可笑，她笑了，却又黯然的：「不！方洋，又是一年了，今天起人們都長了一歲，我十七歲了。」

我又氣又笑：「十七歲就不是孩子嗎？誰這麼說的？」

「紅樓……夢……裏……林黛玉……十七歲那年……不是都已經……死……」她細聲的似乎在自言自語。

「又是紅樓夢，又是林黛玉。」我賭氣不再和她廢話。

從寒假到暑假，半年來，小不點兒和潘先立的感情時好時歹，她的心緒也因着這種情感的變化而變得時憂時喜。連得讀書的心思都沒有，癡情得未免近乎任性，很引起不少同學的非議。雖然我和小菩薩時加規勸，她可滿不在乎。

梧桐葉落，那是第二年的秋天——

開學後，我發現小不點兒尚未到校。

還是在第一次相逢的萬籬花前，小菩薩告訴我：「方洋！她，媚笑不來了。」

「小不點兒不來啦？爲——爲什麼？」真是沒有想到：「不是信上還說——」

「豈但信上說，」小菩薩接了下去：「她人都已經到了上海，又回去了。」

「來了又走？這是怎麼說的？」

「還不是又爲了那個潘先立；原倒是高高興興的來上學，在我們那兒知道了潘先立訂婚的消息，她一賭氣就又回了北方；真不懂，潘先立有什麼好，這樣要死要活的愛他？」小菩薩越說越有氣，不住的用脚尖使勁踢開地上的碎石子。

我嘆了一口莫名其妙的氣。

「其實，潘先立也不是不愛她，他壓根兒把她當個孩子，她原也是個孩子，可偏要人小心不小，唉！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話：人小心不小。」

「那麼，現在呢？」我隨口問。

小菩薩冷笑起來：「現在嗎？她臨走有封信給我，說她一到北方立刻就嫁人。」

「嫁人？」我楞了一楞：「嫁誰？」

「誰知道她嫁誰？」沒好氣地回答。

風起了，吹動着蔦蘿藤，那蔦蘿藤，纖細的，淡綠色的，和去年一樣，可是那穿深綠裙子，髮上繫着綠蝴蝶結的洋娃娃似的女孩子呢？

天透，湧起了白雲。

自打那次起，我再也沒有聽到關於小不點兒的消息，因為她根本就沒有被任何人提起過。她是一個愛熱鬧的孩子，誰知道就這樣被大家冷清的遺忘了呢？而且是整個的，完全的遺忘了。

歲月不停的在時間的大海裏流過，一年，兩年，三年……

如今是整整的八年了；壓根兒我已忘了她，甚至連「小不點兒」這一個有趣的名字也記不起來了。

可是，誰料在這滄海桑田之後，聚了的人會散，散了的人又會聚呢！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遇見竺美月，當年的小菩薩，她告訴我：「明天你來，我領你去一個人家……」

第二天我如約而往。她帶我走進一所極考究的花園住宅——

「美月，告訴我怎麼回事？」坐在一個陌生人家的大客廳裏，我有些不安。

「天機不可洩漏。」她倒還不脫當年愛鬧的老脾氣，我不由笑起來。

「許多年不見，你居然沒變。」我看着她說。

「別嚷！等等，就有個大變特變的人來了。」

話剛完，一陣細碎的脚步聲，走進一個身材嬌小風致楚楚的少婦，我怔了一怔，這是一個熟悉而又生疏的輪廓，一時想不出是誰……

「方洋，想不到你會來，七八年不見了，你好嗎？」她高興地握着我的手，一點不慌張的說。
我猛然想起了這是誰！

「啊！小不——媚笑，是你！我很好，謝謝你，真的一別多年了，多年了。」
她客氣地問我些別後的經過。

「你一直很好吧？」似乎該輪着我問她，可是話不知該從那一句說起，只好這麼機械地問。

「謝謝，都還差強人意。」豐腴的臉上笑容可掬，還是銀鈴一樣的笑聲，也只有這笑聲還如同往昔，別的可什麼都如竺美月所說的「大變特變」了。

又是一片沉默，美月今天也好像沒有帶着嘴來似的。

我覺得一陣無名的不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自然；按理久別重逢，我們應該彼此縱聲談笑，再走回當初的朝霞似的孩子夢裏去……可是，我只感到拘束，莫名其妙的不好受，那沉沉的大客廳，那濃郁的花氣和女主人身上散出的脂粉香，那富麗堂皇可又略嫌有些笨重之感的客廳傢具，將我帶到一個迷惘境與陰森互不相諧的境界，沒有一些輕鬆的情調。

遠遠的，似乎有孩子的嘻笑聲，美月想起了什麼，對她說：「真的，媚美，領方洋到外面去，看看你們家的幾位小天使。」

走出暗沉沉的大客廳，對着藍天，對着明朗的秋陽，我不禁眼花撩亂；却又如夢初醒的鬆了一口氣。

在雨花台石子鋪成的小道上，三個人曲曲折折地走了許多路，我們都靜靜的沒有說話，也許是無話可說，也許是女主人故意要我欣賞一下這花園的景致，是的，這花園是夠美麗的：那各式各樣的假山石，那不知名的奇花異草，那朱紅欄杆的小橋，那綠漆花架子上整齊地擺了許多玲瓏別致的盆景，還有那佔了小半個園子的荷花池，這時節荷花早沒有了，只剩得荷葉枯黃，蓮梗傾斜；一個穿藍布衣服的花匠，正駕着小木船在池心裏來去，採那些敗了的荷葉和蓮梗；我忽然想起這兒的女主人，七八年前她最愛談「紅樓夢」，難道她忘了林黛玉曾經背過李義山的詩句？爲什麼她不願意「留得殘荷聽雨聲」呢？

走完石子路，一陣嘻嘻哈哈的孩子笑聲，予人以另一種感覺。這兒許是孩子們們的樂園：一大片芳草地，矮矮的竹籬，那一邊還有木馬，鞦韆架，蹺蹺板；草地上三個挨肩大的孩子在扔沙袋；桂花樹底下，兩個乾淨俐落的北方老媽子在做活，看見女主人陪了客人來，連忙小心的搬過藤椅，有禮貌的

請安，她們還忘了北方的規矩。

「小芙，」慈母的溫柔口吻：「過來，和弟弟們一塊兒過來，跟兩位姑姑鞠躬。」

三個孩子一跳一跳地奔過來，很乖巧的叫着，又怕羞的笑了笑。那個最大的女孩叫小芙的，最像她母親當年的樣子。

「真是一羣可愛的小天使。」我敷衍地誇獎着。

她一邊謙虛，一邊告訴我們：她婚後共生四個孩子，最小的只有五個月，頂大的小芙已經進小學一年級了。

「真沒想到，「小不點兒」已經有了這許多「小小不點兒」啦！」美月忽然笑起來。我也笑了。

「美月姊！你還是那樣愛鬧着玩；」她舉起右手，播弄着耳墜子：「方洋你瞧她說得多有趣！」

「唔！有趣……」我機械地附和着。

早秋天氣，那矮矮的竹籬上，牽牛花開滿了，淡白的，淺紫的，濃藍的，一枝枝喇叭形的花朵

「爲什麼不種些蔦蘿呢？」我冒冒失失的脫口而出。

「蔦蘿？」她莫名其妙地瞋着我，又舉手去播弄耳墜子。

真的，爲什麼一定要種蔦蘿？即使這竹籬上爬滿了淺綠色的蔦蘿藤，開遍了細小的猩紅的也是喇叭形的蔦蘿花；難道這戴着耳墜子的少婦還能回到她穿背帶裙子的時日麼？

她將終老在這錦繡的小天地裏了。我忽然想起那暗沉沉的大客廳，那個瑰麗與陰森互不諧和的境界……

「噢！沒到正午，太陽還在那邊，怎麼這朶淺紫的花就敗了呢？」一邊說，一邊她探下那朶敗了的牽牛花，把它放在掌心裏。

「少奶奶，那朶花昨天就開了，先開所以也先謝……」那是北方老媽子的聲音。

「先開所以也先謝……」我向那老媽子看了一眼，也許她是個下愚的蠢材，然而這句話是含着多少蒼涼的意味和深刻的哲理啊！

（春秋第三期）

玄武湖之夢

俞昭明

藍天上走着朶朶的白雲，靜美的玄武湖上，蕩着葉葉的扁舟。

船過處，水面上激起絲絲的微波，然而霎那間，又歸於平靜了。

潑刺一聲，一隻金嘴翠羽的鳥兒掠過水面，驚擾了靜靜的湖波，驚擾了靜靜的遊客們底心。

「冬兒，快把船彎過去，那邊一隻船衝來了！」一個游客在關照他的船娘。

年青的船娘，用力地將船轉了彎，微風飄起那淡竹色的衣裳，顯得那樣輕俏，飄逸。

「冬兒，妳比那鳥還美！」

「我那配呀！陳先生！」紅着臉，頭漸漸低下去。

「冬兒，妳今天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他關切地望着她。

「不，我……沒有，」微微地抬起頭，那一雙大眼睛裏，有幼稚的天真，有深刻的哀愁。

「妳別騙我，我看得出來的，」他說。

「陳先生，我……我在想……」她微側了頭，凝視着微起波瀾的湖水。

「想什麼？可以告訴我嗎？」親切地問。

「陳先生，」猶豫了一會，接着說：「您真的就要回南洋去嗎？」

「誰告訴妳的？沒有的話。」臉上起了一陣痙攣，他強自鎮靜着。

「就是上次和您同來的那位鄭先生說的，您的表哥。」她說。

「表哥！他……他怎麼和妳說的？」急急地。

「他也沒說什麼？只說南洋有信來，催您快點回去，」沉吟着。

「冬兒，不會的，妳要相信我。」他似乎哀懇地說。

「我是相信您的，可是媽很耽心，她怕你靠不住。」她瞭望着遙遠的雲天。

「冬兒，我決不欺騙你，不，我永遠不欺騙你。」內在矛盾的交戰着，他極力抑制住不安的情

緒，加強了語氣，來緩和這少女的哀愁。

她默默地抬起了頭，那一雙明亮的眸子裏，有深情，有蜜意，有無限溫柔。

他緊握了她的雙手，讓船獨自飄蕩着，暫時的世界屬於他們。

夕陽的餘輝，反射着灑灑的碧波，在那靜靜的玄武湖上，幻成了萬道光芒，這一切，都是那麼幽

靜，那麼美，麗那麼充滿着詩情與畫意。

「哈囉！密斯特陳，老鄭到處找你，原來你躲在這兒，」隔船上一個粗大的聲音，美夢給驚醒了。

「哈囉！老高，甚麼風也把你吹到這湖上來？」他回過頭，無可奈何的說。

「哈哈！我老高是無福消受美人恩，可是名山秀水是不需要任何的條件和欣賞的資格呀！」半譏諷半調侃地說。

「你是超人，誰能和你比。」他隨手拾起來船邊的槳，遞與冬兒，船又慢慢地蕩了開去。

「喂！你姑母打來好幾次電話，喊你回去呢？」後面的船上，又大聲喊叫着。

「噢！我知道。」他茫然地答着，船已經蕩進了蓮花深處。

歸鴉帶去了黃昏；水面上像籠罩着一層隱隱約約的薄霧，那是蒼煙，是暮靄，遙漫着玄武湖。

「冬兒，我今天不預備回去了。」他隨手折下一朵含苞的蓮花。

「不，不可以的，爲什麼呢？」紅暈了臉，柔聲地。

「我怕見姑母，那張冷酷的臉和她那種奇怪的脾氣。」他皺了皺眉頭。

「陳先生您應該原諒她，一個在年青的時候就死了丈夫的女人。」很懂事地說，他禁不住有點兒

詫異：

「冬兒，妳可憐她嗎？」

她點點頭，同情地。

「可是，她恨妳。」忘其所以地說。

「恨我？」吃驚地。

「是的。」他點點頭。

「因為我是個划船的窮孩子。」她慢慢抬起頭來，眼睛裏充滿着瑩瑩欲滴的淚水。

「冬兒，快別這樣說，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撫慰地代她拭去了臉上的淚痕。

「我知道。」委曲地。

「冬兒，妳恨她嗎？」他問。

「我不恨。」她答，他有意地說：

「那麼，妳可恨我？」

「爲什麼要恨您呢？我誰都不恨，」溫柔而且堅決地說，是的，像冬兒這樣天真無邪的姑娘，她

只知道「命」，聽憑着命運的支配，逆來順受。

這一句短短的不怨天尤人的話，像一條毒蛇嚙痛了他的心，他感到無邊地痛苦。

「妳真是個善良的孩子，唉！一時的情感，造成了永久的悔恨，過去我真對妳不起。」他痛恨着自己罪惡的行爲，沾污了一個純潔的少女。

「我不怨您，陳先生，只要您……您能記着我。」淒涼的聲調裏充滿着熱烈的真情。

「可是，永遠的歉疚在我的心內。」他痛楚地說。

晚風飄來了一陣芬芳，玄武湖上，一片模糊與神祕。

船靠了岸，陳利南無精打彩地走上人行道，借着昏黃的燈光，頻頻回顧那消失在黑暗影子裏的小船，他懺悔已往的罪行，茫然於未來的結局，他下意識的感到這淒涼，迷惘，充滿了神祕之感的夜之玄武湖，依戀到無可再依戀。

風嫋嫋的吹，雲悠悠的走，玄武湖上，依然飄蕩着三兩隻小舟，一切都是這樣的平常，照舊，然而在陳利南的眼裏，這一切都變了，晦暗，沉悶，蕭索，淒涼，玄武湖上，景物全非，像一朵嫋媚的好花，已被狂風摧殘，舊日的芬芳，似輕煙般飄散了！

怪僻的姑母，狡獪的表哥，使盡了千方百計，把他賺回了南洋，困守着患了癱患的老父。

十五年的日子，在平靜之流裏流過去，不平靜的是陳利南的心，他接受了痛苦，吞食了辛酸，忍

耐了寂寞，載着沉重的心情，茫然地渡過了這漫長的歲月。

而今他又回到玄武湖邊，他幻想着美滿的未來，填補那過去的遺憾。

雖然舊夢依稀可以摸索，然而冬兒的影子是遠了！他想她也許有了歸宿，一種感傷的情緒在他胸中激盪着，他感到無邊的悵惘，一個用空想造成的樓閣完全坍塌了，但立刻又意識到這是自私；他應該爲她欣慰，一個未曾涉世的孩子，怎樣消磨這苦寂淒清的悠長歲月？

他凝視着靜靜的湖面，眼睛漸漸睜大；像是思索，像是回憶，像是尋覓幻中的真，真中的幻。

遠遠蕩來幾隻小舟，一個年青的姑娘走上岸來，微風飄起那淡竹色的衣裳，當年玄武湖的夢，又在眼前蕩漾了。

「先生，您要船嗎？」一串銀鈴子的聲音，把他從迷惘中拉回現實。

那一雙晶瑩烏黑的眸子，那一張小巧菱形的嘴，使他忘記當前是事實？還是夢？他模糊地問：

「妳……妳有船嗎？」

「是的，就在這下邊。」嘴角上浮動着一個逗人愛憐的微笑，她不等客人回答，已經輕快地走下坡子，他茫然地跟着她，跳上了一隻小船。

「先生，您不是本地人。」她放下槳說。

「妳……妳怎麼會知道？」他有點詫異。

「我猜，」又是一個嬌憨地，帶着三分調皮，兩分洵氣，「這一個月來，我差不多天天看見您，一清早就來，到傍晚才回去。」

他驚愕地望着她，她是這樣的酷似冬兒，然而她沒有冬兒的幽靜和溫嫻，相反，她是個活潑愉快的孩子。

「先生，您貴姓？」

「我姓陳，」他答。

「巧極啦！和我同姓。」

「妳也姓陳？」驚異地。

「我姓陳，叫小南，」她爽快地答，「是媽給我起的。」

「小南？」他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聽覺。

「對了，是東南西北的「南」，媽說是爲了紀念一個人。」

「林媽呢？」

「媽早死了，我是婆婆領大的，」她感傷地說：「可是去年婆婆也死了。」

他覺得身體搖搖不能自持，往事如海濤般氾濫洶湧，心頭不知是悔？是恨？是悲速急他？是痛？地低下了頭，不敢仰視小南。

「婆婆說媽是個好人。」她不覺的在繼續敘述她的身世。

他靜了一會，緩緩地答：「對了！你媽是個好人。」

「陳先生您怎麼會知道的？」她用凝視的眼光注視着他。

「我……」他極力抑制着自己不平靜的情緒，一手扶住了船舷，茫然地答：「我在想。」

「陳先生您在想什麼？」

「我……不想甚麼，」他搖搖頭。

她掠下了鬢髮，眼珠一轉，很聰明地說：「我不信，您一定在想……我爲什麼沒有爸爸。」

「嗯！」失神地。

「我猜着了！對不對？」她雙目爛爛的期待着他的回答。

他沒奈何地對她點點頭。

「爸爸頂沒有良心，他欺侮窮人，他欺侮女人，他丟了媽不管，活活地把媽給氣死了！」她擡着嘴，鼓着腮，那靈活的大眼睛裏，充滿了仇恨之火，「媽在嚙氣的時候囑咐婆婆等我長大了，無論如

何也不能讓我再划船，可是……」她楞楞望着手上的雙槳，「我們不划船就沒有飯吃，婆婆活着的時候，常說她對不起媽媽，因為她沒法子叫我不划船。」

一字一句像一把把鋒芒的利刃，撩起他那不可擦撥的創傷，他毫無怨言地吞食着這一切——自己造成的罪與罰。

在極度懺悔下，他決定撫慰這孩子，報答那難以報答的恩情，補償那莫能補償的缺憾，「何況，這是份內的事，」他喁喁地說，不由愛憐地抬起頭來，看見小南像和誰負氣似地，靜靜的坐在船梢。

一天，一天，一天，從清晨到薄暮，他流連在玄武湖上，在小南的心中，陳利南變成她惟一的長期船客。

「小南，妳歡喜讀書嗎？」

「我歡喜，可是沒錢念。」她率直地答。

「我想法子讓妳能夠念，好嗎？」

「真的嗎？」她歡欣地從船上跳起來，船身也跟着蕩。

他點點頭：「妳歡喜學什麼？」

「學看護，給大兵治病，好不好？」她手舞足蹈地說。

「好，但是學看護的可並不一定給大兵治病。」他望着嬌憨的女兒，不由得笑了。

「不管治病不治病，我決定學看護。」她堅決地說。

「那麼從明天起，妳不要再划船了。」他愛撫地望着小南，在這天真活潑的孩子身上，他尋出冬兒當年那楚楚可憐的影子，情緒上一陣不安地騷擾，他決定將兩重愛加在這孩子身上。

在痛苦的懺悔與安慰的喜悅中，又過去了四年，小南畢業了。

她從學校裏，搬進一個女子寄宿舍，陳利南寄寓的臨近。

在陳利南的眼中，小南近日變得沉默了！她似乎故意的規避自己；又似乎是格外的對自己體貼入微，難道這四年的光陰，把一個少年人的熱情變成了青年人的溫情嗎？他有點不相信。

那是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陳利南臥病在床，他望着站在床前已長得亭亭玉立的女兒，似乎得到了至高的安慰。

「小南，妳還預備繼續升學嗎？」親切地。

她楞楞地望着他，並不回答，他有點奇怪，關心地問：

「小南，妳有甚麼事情不開心？」

「陳先生，您待我太好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她忽然不說話了，那明亮的眸子裏，射出異

樣的光芒，他明白了一切。

「小南，我……對不起妳，本來我……可是事已至此，不由我不說了，我是個不可饒恕的罪人，是……殺妳母親的劊子手，」他痛苦地癱攣着。

「你……你……你是……」神經緊張地。

「是的，」他慚愧地低下了頭。

小南狂瘋地奪門走了出去。

思潮無限制地湧起，心底似千軍萬馬奔騰，陳利南一夜失眠。

次日的清晨，女子寄宿舍的茶役送來一封信，他迅速地接過，急急地展開：

爸爸：

過去的是一個夢，已經結束了。

當您看見這封信時，我已經離開了這小天地。

大宇宙展現在我的眼前，我將邁進。

願您用幸福的鑰匙，開開束縛自己的枷鎖，快樂就在前面。

小南敬上。

他合上了手，喃喃地說：「一個夢結束了，」是的，這是一個夢，它把他領進了茫茫無邊的苦海，他在黑暗中摸索了這些年，而今，在這遼闊的海中心，忽然燃上了一盞明燈，驅走了海上的黑暗，他得救了。

一種朦朧的感覺，他依稀看見一張含笑的臉，遙遙地向他頷首，他決定永遠跟隨着這張含笑的臉，向另一條旅途邁進。（小說月報二十七期）

愛的製造者

吳克勤

如果戀愛是一件具體的東西，那末沈先覺這幾天所費的時間，或者還可以說是有些意義的。

他這幾天像發了狂：飯不吃，不知道饑餓，衣少穿，也不知道寒冷；整天的獸在外邊，尤其是夜半更深的時候，獨自個匆匆地在人行道上走着，走着，彷彿尋覓一件甚麼東西似的。

實在的，他是有所尋覓的；尋覓的，就是他在新近所失去的「戀愛」。因此，在他的嘴上，常常囑着一首「失戀之歌」。

失戀，委實是一件人生最難堪的遭遇。可是，他所失去的，畢竟是不可捉摸的「戀愛」而已；他的愛的對象，卻明明和他近在咫尺，用不着到處去尋覓。

也許，像這樣啞謎式的述說我的故事，會使親愛的讀者感到不耐煩的；現在，我得回轉去把這故事中的主人翁，引出來和大家行一次見面禮：

沈先覺，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他的學歷是：省立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畢業生；他的職業

是：美美化粧品工廠的助理技師。

在兩年前，沈先覺就被人推薦到上海來就業；因為廠方不供膳宿，他在陌生的環境中，竟無法處置他生活上的一切。幸虧，有一個熱心的同事，替他在附近一家人家找到了一間小小的餘屋，暫時才安頓了他的一肩行李。

這家主人姓徐，住的是一宅雙幢的里房。沈先覺所轉租來的，就是灶披間隔壁的那個樓下亭子間。他大約住進去了三天以後，才漸漸地明白：徐家除了他自己以外，還有一個青年女房客寄住着，那便是在他頭頂樓上亭子間裏的胡月芬小姐。

據徐家的女傭說：胡月芬是前面時代小學裏的女教員，也是二房東徐先生的乾女兒。她不但臉蛋兒長得出奇的漂亮，就是服裝和修飾，也是挺時髦的；那種儀態萬方的神情，在一般年青人的心目中，當然很容易把她捉住了。

沈先覺既然是年青人中的一份子，而且，在這樣的近水樓台中，這個皎潔的月兒，會不落在他的掌握中的嗎？

他和她的認識，是在沈先覺搬進徐家的第八天。那是一個星期日，當他在洋服店裏把一套新做的洋服來不及地換上了身，挾着那件灰布的舊棉袍回來的時候，胡小姐齊巧在徐家的廚房裏洗手帕，她

看見了他那種侷促不自然的姿態，不覺嗤的一聲笑了起來。沈先覺也就老着面皮，對她笑笑，和她點了一下頭；他倆這就開始認識了。

隔了一個星期，胡小姐爲了要打聽一種雪花膏的牌子，便由樓上亭子間降臨到樓下亭子間。他們從雪花膏談到化粧品；從化粧品談到美美容廠；談到現代小學。他們有了更進一層的了解，在沈先覺，以爲和她確是志同道合，他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愛上了她。

他在不即不離中，這樣過了三個月，實在是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着胡小姐的。他有時回來得太早了，便會趕到時代小學裏去，和胡小姐晤面。由於沈先覺也歡喜寫些文藝作品發表在雪花月刊上的緣故，因此那現代小學的校長蕭澤霖，看到了他那會客單上的名字時，便引起了注意。

「密史脫沈，可就是常在雪花上寫稿的沈先覺先生？」蕭校長不覺得自己的冒昧，這樣的問。

「是的！那只是些無聊的東西，見笑得很！」

「太客氣，太客氣！兄弟也在雪花上投過幾篇稿，這樣說來，我們倒還是同文……」

「哦，那一定就是蕭澤霖先生了！久仰，久仰，尤其是新近發表的那篇『鳳凰台上』，真使我五體投地。佩服之至！」

「沈先生，這是你太恭維我了！——哦，胡先生來了，我們改日再見！希望有空，常常談談！」

僅兩文學愛好者，就在這偶然的機會中相識了。從此，那二房東的徐家，便常常有了蕭澤霖的足跡；先覺的到現代小學裏去，也不單是專在會晤胡月芬了。

最奇怪的，就是他和這位同性的蕭先生，正在友誼日見增進的時候，他和異性的吳小姐的友誼，却回復他到改穿洋服以前的程度；互相見了面，總有些觀觀覷覷的，胡月芬甚至會故意的避了開去。

有人說：這是因為沈先覺給她的那封求愛信中，話語說得太赤裸裸了；她是容易感羞澀覺的處女，並且，她有些患着歇斯脫里，沈先生給予她的甜言蜜語，她把他當作一種莫大的侮辱，當時，她立刻把那張信紙撕得分碎，就這樣氣得大哭了一場，決心不再理睬他了。

沈先覺認爲自己是失戀了。他覺得他的戀愛對象並沒有失掉，依舊是整天的在現代小學裏，他便常常借了會晤蕭澤霖的名義，依舊要趕到那裏去一親胡小姐的顏色。他所失去的是戀愛，於是，他整天整夜的跑在馬路上，要把無形的戀愛尋覓回來。

在和沈先覺比較接近的人嘴裏，忽然傳出一個消息：他是患了神經病。

這消息，漸漸地傳到蕭澤霖的耳朵裏，他因爲要減少裏位好朋友的失戀之痛，每天在課餘的閒暇，便常常帶了他去上館子喝酒，上戲院聽戲……並且還介紹他認識許多新朋友。

這消息，同時傳到了他的故鄉D鎮，很快地鑽進了他半老的雙親耳朵裏，便急急地替他物色對象

；結果，在許多親戚的介紹中，選取了一位章小姐，並且把她的照片寄給他瞧，要他在短期內，決定一下，以便正式舉行文定儀式。

「噢，這不是蕭澤霖介紹給我認識的那位章管春小姐嗎？」沈先覺看看那張照片，吃驚地自言自語。

章管春，現在在S大學讀書，也是一個文學的愛好者；她雖然有着寫作的天才，產出了多少篇珠璣一般的詩歌，小說，可是她的容貌實在太平凡了，平凡得使人發不出一些愛的動機來。爲了這，沈先覺一向只把她當作一個極普通的朋友；誰知道，這普通的朋友，現在竟會變成他候補的終身伴侶了。「我實在一點也不愛她，可是，我要在胡月芬面前爭一口氣，我必須愛上她才是！」這是沈先覺的志願。

一點不愛的人，怎麼能夠硬愛上她呢？好在沈先覺是學工藝的，他想：只要把幾種原料併攏，使牠們化合起來，便會造出一瓶噴香的花露水或擦面粉……來，那麼，戀愛爲甚麼不可以製造呢？他對章小姐，即使沒有愛情，他會想出種種方法來，製造這種桃色事件。

他的方法是：常常和章小姐會談，求得精神上的了解；常常對章小姐欣賞，刺激肉體上的需要。在這兩條綱領下，沈先覺除了每天跑一趟S大學以外，並且把章小姐的那張照片，配了一架鑲金

的鏡架，一到晚上，便關緊了房門，偷偷地把牠供在寫字桌上，以便寫作時或靜坐時，可以不斷地欣賞。

這方法的確有些效驗，半個月後，在他們當時雖然還沒有談過一句愛情話，可是，沈先覺在那張照片上，却已經親過三次吻，喊過六七聲好妹妹。

他滿以為終有一天，把這件祕密公開出來，會使樓上的胡月芬活生生地氣死。

沈先覺所硬製造成功的「愛」，像火爐裏煉塊一般，愈燒愈旺了，他急得不能再等待；他決定在一天下午冒險地趕到了S大學，準備單刀直入地向她提出那個組織新家庭的問題。

料不到在S大學的門房裏，却得到了一個使他十分懊喪的消息：「昨天就請假出去了！」

「到那裏去的？」

「聽說，他的朋友蕭先生病了，她是去看護他的！」

「是時代小學的蕭澤霖先生嗎？」

「也許是！」

「在那裏？」

「好像在扁鵲醫院裏！」

「哦，哦！我也該去望望蕭先生！」

沈先覺立刻出了S大學，跳上一輛三輪街車，直向扁鵲醫院趕去。他在問詢處取到一張探病證，問明了方向，居然找到了那間三一六號病房。

這時候，他被一股興奮之火包圍着，竟顧不到甚麼禮節，並沒有得到室內人的許可，就一手旋着門扭，用力地推了進去。

送進他眼睛裏來的一幕，竟是一張愛情畫片：一個穿着醫院裏的白色衣服的青年病人，擁着一個女學生在親吻。

他不相信自己硬製成功的愛人，也就是蕭澤霖的愛人。他嫉妬，他懊喪，他終於心灰意懶地回出了醫院。當他走到住所的後門口，望見樓上亭子間的一縷光明的燭光時，他的眼淚不自知地掉下了來。

當晚，他就把章小姐的那幀照片，從那鍍金的鏡架裏取了出來，包上了一張牛皮紙，寄回到C鎮的家裏去。

他從此便安心在美美工廠裏，繼續幹那化粧品的製造事業，不願再去製造愛情了。

（萬歲第三期）

佳人

周鍊霞

住在亭子間裏的那位自命不凡的詩人，整天蓬散着頭髮，戴着五百度的近光眼鏡，穿一套破太陽光晒得褪了色，灰不灰黃不黃的西裝，腳下有時穿皮鞋，有時穿膠布鞋，有時就是拖鞋；臉上常是陰沉沉地，不大有笑容，因此別人都說：「詩人的人生是悲觀的，是頹廢的。」

但是，到了傍晚的詩人，就有些不同了！買個斤兒幾兩的綠豆燒，一包花生米，坐在後門口，看見熟人，就會自動找上去攀談；萬一沒有人的時候，他會放長視線，看大弄堂裏的獅子狗打架，看皮匠担子收工，他也感覺十分興趣地淺斟低酌；最說得來的要算五金店裏的車夫，叫阿福的，三日兩頭，常常和他撒天，於是詩人的「逸興遺飛」，天南地北，口若懸河；不過，他有一個老規矩：總是感慨自己的身世，不厭求詳地追述祖上做過如何如何顯赫的大官，現在自己真是王孫落難……接着長嘆一聲，作爲收場白。然而，一次兩次，記不清有多少次。總之，誰也不愛聽了。

這一天的阿福，大概隔夜在什麼舞台的三層樓看過戲吧？忽然靈機一動，有了新的題材來繼續詩

人的老調：「這樣說來，你真成了王公子落難，可惜現在沒有朝廷招考，否則，將來也許點狀元，哦！像王金龍那樣做官做府吧！但是，王公子是有個玉堂春的呀！你呢？」

「阿福！不用問啦！你還不知道詩人就是才子嗎？凡是才子，自然有個佳人。哈哈！」隔壁麵館裏的小開，也來湊趣，同時，向阿福映一映眼睛，補充他是十足開玩笑的意味。

「對了！對了！是才子自然有個佳人，那末，請介紹給我們見見吧！別那們小氣。」阿福果然如響斯應地，向詩人調侃。

只見詩人起先搖搖頭，後來點點頭，等嘴裏的酒咽了下去，抬起通紅的臉：「不錯！果然是有的，你們要見她，就在這裏，牠就是我的佳人。」舉起手裏的酒盞，晃了幾晃。

旁觀的人，全都笑了起來！

可是，第二天，詩人又恢復了陰沉沉的臉色，眼睛陷下去很深，更顯得可怕，人家向他招呼，他只是幽靈似的，一聲不響地溜了過去。於是鄰舍們，都在懷疑着：爲什麼詩人這樣古怪呢？簡直是神經病吧？還是應該古怪，應該有神經病，才算詩人呢？……

×

×

×

×

×

×

爲了保甲的催促，詩人也例外地到附近的照相館去光顧一次，當天下午他填好了「居住證申請書

一，蓋了一個指印，貼了一張小照，附帶同樣的一張，抄近路就打後門送進五金店去，爲了光線不明，他只留神自己的脚步，冷不防有人在他的身邊擦過，一陣玫瑰似的香味，冲到他的鼻尖，回頭一看，是一個苗條的背影，好像就是前幾天夢中的佳人，他怔了一怔，再要看時，人已經轉灣不見了！他走進店堂裏，老闆不在，只有夥計給他收了申請書和照片。他緩緩退了出來，經過灶屋前黑暗的一段路，他還是低下頭留神脚步，剛到門口，却發現門檻下面，有一小方白紙，彎腰看時，以爲自己遺落的照片，急忙拾起，這對近視眼，才看得清楚；已是歡喜得幾乎笑出聲來。

他回到亭子間裏，關起了門，把拾來的小照，仔細端詳，覺得影中人真是螓首蛾眉，正合他「理想佳人」的條件。他認爲這是天緣，下意識地把來和自己的小照片，并排放在桌子上，這一比却比得把自己恨起來，一個是天上的仙娥，一個却像地獄中的醜鬼。他有些不信，這就是自己的尊容；取下窗口的鏡子照照，還有什麼差錯呢？頭髮有的豎起，有的披在額前，簡直是一堆亂草，鬍子根黑沉沉地圍着嘴唇，領帶歪在半邊，……不要照了。廿七歲的人，倒像個老囚犯！他拋了鏡子，頹然地倒在床上。合上眼睛，想起人家議論他古怪，這一回，連自己也覺得古怪，方才申請書上貼照片的時候，一點都不覺得自己的醜，前後不過半小時，爲什麼會討厭起自己來？這種古怪的心理，實在太神祕了！

過了幾天，大家奇怪，這位古怪的詩人，轉變了作風，頭髮變得光滑，服裝變得清潔，臉子和皮鞋，都顯得雪亮；常有幾分笑容，不再是那麼陰沉沉的，只是態度，總有些陰陽怪氣，大概這就是詩人之所以爲詩人吧？

譬如：詩人在房裏，假使有人向他看看，他立刻把門關了，原來他正在用小筆寫小字，寫在那一小張佳人照片的後面，他擱了筆，搖頭擺腦地默誦了一陣，認爲是有生以來最得意的好詩句。

X

X

X

X

X

不知在什麼時候，詩人有了第二張的照相，配在佳人一起，他自己看看，有些風度翩翩，這才像珠聯璧合呀！但是，畫中的愛寵，無名無姓，向那裏去追求呢？這問題，真夠詩人煩惱了！他無事的時候，也會到附近一帶去躊躇躊躇，却從未遇見過這位佳人，雖然他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斷定她是住得很近。

終於，他把這重祕密的苦悶，偷偷地向阿福洩漏了。阿福倒也有些俠義的氣度，答應幫他打聽，不過先要認一認佳人的相片，自然，這在詩人是不能吝惜的；那不知名的小姑娘的縮影，就臥在阿福的掌心裏，足足有十來分鐘，他一面看，一面說：「這姑娘，實在有些面熟，怎麼想不起來呢？」

「面熟嗎？你仔細想想看。」詩人內心的憂鬱，全皺起在眉尖了！

阿福的頭，左右盪來盪去，猛可地拍了一下大腿，又摸摸後腦壳，張大了嘴說：「該死！該死！配性這樣壞！噫！就是十來天前頭，我拉了東家出門，店裏的夥計收下許多照片，晚上點一點，缺少一張女的，東家叫我去補討，討來的就和這張一模一樣，……是，是本弄十號姓林的。」

「真的嗎？這樣近在眼前了！但是，怎樣去認識她呢？」

「別急！慢慢她想法子好了。」

詩人無可奈何，只得實行「等機會」了！一等再等，直等到第二個星期日，正在胡思亂想，忽聽得樓梯邊二房東太太在喊：「陸媽！你洗好碗嗎？到十號林家去請麻將搭子。」

別的話，倒也罷了！獨有「十號林家」四個字，像錐子一樣的尖利，直鑽進詩人的耳裏，達到他的心房，一顆心幾乎跳出在腔子外。自然，機會不可錯過，拿了香烟，立到門口的弄內，等候他意中的佳人，一面假裝着吸烟，吸罷一支，又連一支，休息一會兒，正在吸第三支的時候，陸媽回來了；同來的却是一位碩大無朋的胖婦人，他這才恍然大悟地暗暗罵一聲自己：好笨喲！年輕的姑娘們，有幾個愛又麻將呢？真是神經過敏。

他不耐煩再看，一陣風似的，回到了房裏。不一會就聽見那兩只小脚，載着肥重的身體，搬上樓來，聲音是那樣遲緩，粗笨，好像有氣無力的錘子，落在鼓上；一下一下，打得他的心煩亂起來，他

恨極了，走上前正要砰一聲推上門，剛好胖婦人走到他房門口，距離不過兩尺，發現她眉目之間，有幾分和佳人相像，一個轉念：也許她是佳人的母親吧？終於他呆呆地立着，看她走進對面的房裏，才輕輕地把門掩上。題身自言自語咕噥着：

「求上帝保佑我這渺小的詩人，能有那位偉大的丈母娘。」他掛上了神經質的笑。

這一夜，他沒有好睡，盤算着怎樣進行：先得接近二房東太太，而後才可以認識林太太，而後，自然是林小姐，……意中的佳人……

× × × × × × × × × ×

近來，同住的房客們，又在奇怪了：一向討厭二房東太太的詩人，反過來大獻殷勤：研究不出這是什麼道理，無可解釋的解釋，只好又說：詩人是善變的，他又在轉變作風吧？

詩人雖不會又麻將，却常常來觀戰，或買些零星甜食，或叫幾色小菜，慰勞四位竹林的戰士；於是，在座的人，都稱讚一聲：詩人是頂和氣的好人。稱讚未了，詩人的膨脹的皮囊，已經爲了慰勞而漸漸消瘦了！他的臉子，也和皮囊成了正比例，只有他腦子裏的煩悶，却相反地一天天膨脹起來；因爲他照着預定的方針，這樣進行以來，已是一個多月了；連一次也沒遇見過那意中的佳人。

有一天，陸媽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說起明天是太太的四十大壽，要請兩三桌客人吃麵……請客

，彷彿是一支嗎啡針，已經變成灰色的希望，重又放出光輝來。他想：人家的正壽，林太太總要帶女兒來的；他越想越覺得有理。第二天正好是星期，他去定做了一只壽字蛋糕，配了四瓶酒，然後去理髮，他關照理髮匠，今天要特別加工，可以多賞點小賬。

當他躺下剃好了鬚子，身體跟着椅子向上一坐，他幾乎叫起來，大鏡子裏映出和他並排坐的，正是他朝思暮想的佳人，他歡喜得旋轉頭看看她的側面，又對鏡子看看她的正面，比那照片上更美麗。他看了好幾回，才覺得這樣饞看，太不雅觀，連忙低下了眼皮，臉上不覺有些熱烘烘，因為理髮匠正在注意他；幸而她只是看報，沒有覺察。

以後，他只是把眼睛溜溜翻翻的偷看了一陣，見她用眼睛在笑，他不自主地也微笑了！她咬一咬嘴唇，他也跟着這樣的動作……驀地，理髮匠揭去他胸前的圍布，拉拉他的衣領，他才覺悟自己的理髮，已經工作完畢，無可奈何地立起身來，伸一伸懶腰，依舊坐下，他簡直有些依依不捨，慢吞吞地拿出錢來付賬；等理髮匠送回找頭錢時，他看見她肩膀上和地下佈滿了剪下的斷髮，理髮匠把圍布一抖，就有小徒弟用掃帚來掃，他忽然感覺到這是可惜的，可愛的，連忙伸手一攔說：「不要掃了，我要！」

「這有什麼用呢？」小徒弟和理髮匠同聲詫異着。

他沒有回答，彎下腰，把斷髮捧起放在桌上；這時許多驚奇的眼睛都射着他，那位佳人也回過頭來向他瞟着，這簡直是賜給他的光寵，使他更得意地嘻開了嘴：「你們不知道，斷髮和在泥土裏，是頂好的肥料，可以種出像美人一樣的花來！」末一句，是向着她說的。

「喔唷！我們這裏有的是，你要，我再給你拿來。」小徒弟禁不住笑了。

「夠了！不用那些；你把張舊報給我包一包。」

他向鏡裏的佳人，擲一瞬「再會」的眼光，好像戰士得了勝利品一樣，抱起一包斷髮，踏着輕快的步子回家。

×

×

×

×

×

×

二房東家裏，果然相當熱鬧，樓上樓下，兩桌麻將，詩人兜了兩轉，只有林太太，找不見他的佳人。直等到太陽斜了西，才發現她就坐在林太太的後面。他想起了早上拾斷髮的一幕，有些不好意思，只得靜靜立在對角看牌，好在這是他常有的動作，沒有誰來注意。他趁機會細細地賞鑒了她一番：光油油新燙的頭髮，又細又白的皮膚，又大又黑的眼珠，紅紅的臉兒，薄薄的小櫻唇……他正看出神，剛好她眼皮一抬，看見他那副癡頭癡腦的神情，大約還認得就是拾斷髮的人吧？那麼似笑非笑地把頭低倒了，恰巧她的長睫毛，映着斜陽，耀出金色的光彩，這少女的羞態，委實太嬌媚了；尤其看在

他的眼裏，簡直是無上美妙的一首詩。

二房東太太，把壽字蛋糕，分給賓客們，詩人是不勝榮幸；自己的禮物，同時自己和佳人分嘗；他暗暗地留心，見她只吃一口，就起身送到門邊的桌上，那碧綠的旗袍，裹着全部波動的曲線，水蛇般的腰，扭股糖似地，嬾過去又嬾回來，還是低頭坐在原來的凳子上。聽她叫林太太「阿姨」，才知道她是外甥女。他自覺看人家看得太久了，也不像樣，還是出去罷！

經過門口的桌子，看見那半塊蛋糕，心裏一動，就順手拈了，走出房門，正待一口吃下，發現缺當處有一圈紅印，轉覺捨不得吃牠，有些珍惜起來，就拉出左襟上小袋裏那條惟一考究的絲巾，包裹好了，向自己房中抽屜裏一塞。

吃壽酒的時候，竟是男女分席，詩人的身子坐在樓下，一顆心却飛在樓上。他無精打采地望着兩桌上的男賓，互相交換着鬥酒，依不過主人的催請，終於他也加入了陣線，正有了七分醉意，聽見樓上的女賓已經散了席，樓梯上一陣清脆的鞋跟響，他的耳朵似乎伸展得很長，怪熟悉的一串銀鈴似的聲音：「請留步……不要送……謝謝啦！」

再停一會又是好幾位女賓下樓。他們桌上也完了席。他踱到樓上看時，牌局散了，賓客全去了，他有些奇怪：爲什麼這麼早？

詩人帶着酒意，回到房中，照例推上了門，取出他那影裏的佳人，和一包斷髮，半塊剩餘的蛋糕。他歡喜得手舞足蹈，覺得今天的收穫，實在太多了！

他把眼鏡擦了一下，就着電燈光，仔細地檢看，哦！可惜可惜！奶油都粘在絲巾上了，幸而口紅還有些存在；斷髮有些兒鬢曲，却也烏黑光潤！

「的鈴！的鈴！……」弄堂裏在搖鈴。

「關電燈囉！當心抄號頭啦！」阿福在急叫。

詩人沒好氣，防空演習，湊巧在這時候，未免太煞風景；有什麼辦法呢？陸媽又來敲門了，他不得不關熄了燈。

在黑暗中，他摸索着脫了衣服鞋襪，又摸着了斷髮和蛋糕，帶了牠們到床上去睡，用不着合上眼睛，黑沉沉的空氣裏，現出清清楚楚的他的佳人，他把斷髮放在鼻尖上，有一股迷人的香氣，好像是：「雲鬢斷磨」；又不自禁地把蛋糕湊到唇邊，舌尖舔了舔，有着膩人的甜味；香和甜，給予他濃厚的快樂，更加强了他胃裏的酒意，只是醉燻燻的，……後來昏昏沉沉，簡直是成了仙吧！……

×

×

×

×

×

×

第二天，被敲門聲驚醒，急忙起來開門，陸媽笑嘻嘻地捧了幾只糕糰來送他；放到桌上時，看見

了佳人的相片，不覺奇怪起來，就問道：「噫！這是林家外甥小姐的相片，怎麼在這裏呢？」

他急忙把相片藏好，拿出一塊錢賞了她，說：「你去謝謝太太罷。」他又揮一揮手。

陸媽只得退出去，他才懊悔昨夜沒有把相片藏好。他穿好衣服，一看斷髮散落了一地。蛋糕滾在被角裏，幸而沒有壓扁，依舊拾起包好了藏起來。這時，陸媽進來掃地，他却跑過去攔住了不許掃，弄得她莫明其妙，後來他接過了掃帚說：「陸媽！你去做事罷！今天我自己來掃。」

陸媽還立着不肯走，他又催促着：「陸媽！你去泡水給我洗臉罷！」他帶說帶推地把她推出去，又掩了門。然後把散亂的斷髮，掃攏在一堆，捧起來藏好。

正在梳洗的時候，二房東太太來了，他回身打招呼，她東張西望了一回，問他：「聽陸媽媽說：林家外甥小姐的相片，在你這裏是不是？」

「……………」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人家閨女的相片，怎樣會在你手中？是她送你的？還是你偷來的？」她又繼續發問。

「不是！不是的呀！」他顯得十分窘。

「你不說，也就罷了！讓林太太來問你。」她顯見得是生氣了！

「我！我是拾來的呀！」他只急出了這麼一句。

「嘿！未免太巧啦！」她冷笑一聲就走了！

詩人梳洗完畢，連忙出門去；直到傍晚回來，他聽見林太太在說話，一顆心就沉重下來，似乎有什麼嚴重的問題將要發生。

果然，陸媽來請他，他想推說頭痛，但又覺不是，終於跨到了對房。無疑的是「討回相片」；陸媽親眼看見，不能否認沒有，又不願還給人家，就這麼躊躇了半晌，回答不上來。最後還是二房東太太說：「你自己說是拾來的，林太太也承認曾經遺失過，現在失主來討，論理是應當還給人家，如果你要酬謝，或歡喜什麼作交換條件……」

「笑話！笑話！」他說不出心裏歡喜的就是相片中的人。

「這樣罷！明天我送還給林太太。」他想了半天才說。

「爲什麼要明天？……」

「人格担保，決不失信。」他又補充兩句。

「好的！就是明天罷！」林太太告辭了。

x

x

x

x

x

x

一早起來，詩人發現蛋糕被老鼠啃完了，絲巾也破了一個大洞；只有斷髮還好好地臥在枕邊，給

他做些詩一般的美夢。然而，夢，終究是渺茫的，空虛的；他要充實的，滿足的。他已不再重視像蛋糕斷髮，那些抽象的美麗。他到照相館，把那張相片，翻印了一張底，也就是留下一個「副本」。

原來的一小張，親自送到林家，獲得兩聲謝謝，和幾句少年老成的讚美詞；尤其可貴的：是佳人的眼波，微笑。而且開拓了以後再去的大道，真是不虛此行啦！

以後，果然，他搶了陸媽的生意——請麻將搭子——的確好幾次到林家，後來和他們漸漸有點兒熟了。有一次，看見佳人預備出門，他就候在弄口，等她出來，連忙毛遂自荐的陪她上街，買了許多女式的用品。當她買大朵紅花絹時，他說：「買來吃喜酒戴頂好的！」

「你真聰明！」她笑笑點一點頭，對鏡子戴着試試樣。

「美極了！倒像個新嫁娘！」他打趣似的說。

她只向他白了一眼，沒有說話；他幾乎得意忘了形。就搶着替她付了貨款。她不肯，他已付定了！輕鬆地，敏捷地，挾了許多大包小包送她回家。

他認為今天的機會太好了，以後就容易進行追求的策略：只要隨機應變。

次日，他大膽地去拜訪，打算請她看戲，誰知撲了個空，連林太太也不在。

一連三四日，都沒見着他的佳人，經過詢問，才知她到自己母親那邊去了，暫時不會回來。他只

得伸長了頸子等候，光陰一天天過去，佳人還是不來。

他納悶地，又是一天快晚了。他再到林家，一看門是鎖着，鄰舍說是：「她們幫忙親戚的喜事，一早就出去的……」

他不等聽完，回身就走，想着：問問二房東也好，誰知對房的門，也是鎖着，陸媽也不在，別的房客說是吃喜酒去的；他有些茫茫然。

他毫無心緒地，在馬路上兜圈子，也懶得和阿福撩天，很早就躲進亭子間睡覺，大概，他又在欣賞副本的相片和餘香未散的斷髮，慰情聊勝地領略一些抽象的美麗吧！

一天，在五金店門口，遇見林家的僕婦，他正想問她的話，但她似乎沒看見他，已跨進了店堂，他剛跟上櫃前，她已向夥計搭話了：「喂！前天的鏡框好了嗎？」

「好了！」夥計向高高的架子上，取下一只鏡框交給她；他看見了，吃了一驚，再略爲細看一下，只覺得背脊上一陣冰冷，幾乎暈倒下來。僕婦回頭招呼，他也沒聽見，勉強支持着櫃台；眼睜睜看着她拿走了那只鏡框，鏡框裏嵌着一張結婚儷影，那戴着花，披着紗的新娘，不正是他望眼欲穿的佳人嗎？……好一會，他撐着搖搖不定的身子，拋到了床上，現在眼前的副本的相片，似乎在向他訕笑。

X

X

X

X

X

X

詩人的頭髮，又蓬散了，西裝又是灰不灰黃不黃的；還是綠豆燒花生米伴他過着黃昏。只是他不肯說話，有時連眼睛都不眨，嘴唇微微地顫動；是自語呢還是咒詛？他的臉不再紅通通，而是一色慘白。

不知他是忿恨，抑是悵惘？常常把手裏的杯子砸碎，抱起他那沒有生命的佳人——酒壺——一口氣全倒乾了！然後捧着沉重的頭，合上了眼睛，找尋自己所造成的美麗的詩一般的夢，雖然只有更空虛，更渺茫，但他天天還是這樣：讓夢來欺騙自己啣！

然而，別人還在說他：什麼詩人的作風？何其善變呢？……（萬象號外）

原野的靈火

張 憬

影戲院裏擁出了一大堆人羣，在門口稍稍躊躇一歇，透一透氣，便慢慢地向四周散去，這些人似乎都看得很滿意，他們讚美着片子意義的深刻，主角演技的動人。總之呢，閒空的人去消磨二個鐘頭的時光，刺激一下神經，使他們感到自己閒空的有些無聊，也想找一些點綴生活的材料，可是找什麼呢，還是到舞廳去混個通宵。忙迫的人覺得經過了一個調和的休息時間，預備着去更努力地加緊工作。至於最興奮感動的，却是那些一對對的青年男女，他們自己便彷彿是已做或將做的男女主角，他們讚嘆着，感動着，他們的肩兒擠得更近，手握得更緊，男的挨着，摟着，女的便多情地露出一個會意的笑，在她的眼皮間，還泛着一層薄薄的動人的淚水，你可以想得到，要不是在路上，他們早要試着把看到的動作來表演一下了。

惠女士也在這一堆人裏慢慢地走了出來，她一手拿着一本新婦女論的書，一手拿手帕擦了一下眼角，嘆了口氣，急急地穿過了一條馬路，當她把脚步放慢了的時候，頭一仰，小嘴微微一掀，掛上了

一個既嚴肅又高傲的冷笑。可是今天這笑並沒有掃去湧上來的煩惱，她心中默念着剛才看的那張片子：「魂斷藍橋」，呀！這是多美多詩意的名兒，她於是想着這個悲慘熱情的故事：這真是太可惜了，爲什麼那女孩子不告訴她的愛人，說明自己是怎樣被生活所迫才去做妓女的，那末他一定肯原諒她的。並且還應該更愛她，因爲沒有他，她又那裏會失業，落魄做娼妓呢？所以他一定會原諒她，又何必鬧起這個悲劇呢。想到這裏，忽然又自覺地笑了起來，這就是戲呀，不是這樣的，戲就不成戲了。可是也有些不然，要是當他是事實，不是戲，那末怎樣呢，如果結了婚，漸漸地丈夫對她的愛情減低了，在鬧氣的時候，難免不罵她是娼婦，說不定還會在她生的孩子面前罵你這個娼婦生的，這種苦痛與侮辱是受不了的。是的，只有死，死使得人懷念她，死洗去了她的羞辱，也只有死，人們才感到了環境對於一個弱女子的不公平。惠女士想着，覺得有些空虛，爲什麼我要這樣平平淡淡地活下去呢？我爲什麼不早早地有一個悲慘的，壯烈的死呢？平平淡淡地活着，到不如奇特地死去，是的，只要有一個使人懷念的死呀，可是現在，連個死的機會也找不到，在這裏做着精神苦痛的變相的假死人，到不如找一個機會，做名副其實的真死人，不管是什麼目的的死，真死總比假死強，一對青年向她肩旁擦過，顯出一陣惱人的豔笑，惠女士對她們瞟了一眼，他懷疑地想：「你們是不是算快樂，幸福的呢？」可是隨即讓自己回答了：「不，不，世界上只有暫時的快樂，沒有永久的幸福，只有悲劇能在回憶

中保持美麗，在幻想中感到甜蜜，而幸福的後面却只能給人以空虛和幻滅」。她戴了這樣一副眼鏡去觀看路上的一切行人時，覺得自己有了了一種人生至高的哲學。她於是把脚步放快了些，看到太陽光已斜斜地照着馬路，時候當然已經不早了，還得趕上校中六點鐘的晚飯呢，天又熱，趁車吧，看了看書內挾着的角票，一角半，糟了心，反正兩條腿還爭氣，於是一面開足馬力，一面拿手帕擦臉上的汗，當那塊手帕差不多濕透了的時候，才走到了學校。一進門，校役笑咪咪地說：「朱先生，剛剛李先生來過，等了你好久不來，他才去的，他說在兆豐公園的茶室等你，請你飯後就去。」惠女士「哦」了一聲，忙着吃飯，洗澡去了，可是她也不能不記起了這瘦長的青年，那一頭蓬鬆的亂髮，和特別顯露的長額，濃濃的眉毛，配上那一對只是凝望着的含有無限憂鬱的眼睛，眉宇間三條深深的綳紋，笑時也像哭的一付嘴臉，總覺得這人太乏味了。和他在一起，只使人感到窘的空氣，却得不到一點輕快調和的感覺。算了吧，自己有的愁悶還沒有地方可以消遣，何必又到人家身上去找來些不快的種子。於是惠女士決定不去赴約了，她想，況且李哲又沒有親自來找她，他假使非要她去不可的話，爲什麼就不可在這裏多等一下，人家隨隨便便地約她一下，又何必放在心上。

惠女士慢慢地踱上樓去，看到晚霞的紅光，正從西窗透射進來，使得這房間格外顯得明亮，而晚風輕輕吹來，又帶走了日間的悶熱，這使惠女士深深地呼了口氣，覺得這環境很使她愉快，她躺到床

上，把兩手墊住了後腦，使她更可以欣賞到窗外的晴空，晴空中飄浮着一隻隻白燕似的輕雲，而晚霞又給牠們穿上了一件金邊繡衣，惠女士呆呆地望着，彷彿她的思想已經停止了活動，而她的靈活的眼珠也忘記了閃眨，直到一層昏黑的夜霧代替了光明的新霞時，惠女士的心境也由平靖而轉到了忐忑不安起來，她回頭看了看門，門是緊緊地閉着，可是她忽然想到門外說不定站着一個人，正想伸手來敲門，於是她靜聽着動靜，可是什麼也沒有，反覺得這房子更靜，更空洞起來，惠女士感到一種空虛的寂寞，在這寂寞的空氣中，她看到了李哲那張清瘦的臉，那無告的眼光，在鼻孔和嘴唇掀動的顫聲中，她聽到他的聲音：「在這混濁的上海，我們每一個青年人都感到苦悶，徬徨，可是我現在已經發現了一點光明，只要牠能照着我，我相信我就可以從苦悶中掙扎出來的，惠，你難道一些也不願幫助我嗎？」一雙幽鬱而神祕的眼睛凝視着她，彷彿要把她一眨眼便攝入瞳子裏似的。惠女士翻身推開了這張愁悶的臉，可是她却又看到了另一張臉，在灰暗的光線裏，衛如清的瘦長的臉又在向她苦笑，惠女士的手抱住了眼睛。叫着：「爲什麼又要想他，過去的是過去了，埋葬了，不要去發掘，不必去回想。」可是沒有用，衛如清還是站着，現在更彎下身來，彷彿要吻着惠的臉，惠放了雙手，索性把一對黑大的眼睜得圓圓的時候，形影倒又模糊了，可是一縷往事的細絲，裊然飄浮起來，似輕煙，似朝霧，透過惠女士的全身，她感到一陣酥軟，失却了現實的存在，讓那細絲漸漸地抽着，抽着，捲住了整

個的身體，她不明白是拿李哲和衛如清作一個比較呢，還是與往事作一次最後的決別，她只是不自主地想着。

四年前，當惠女士還在杭州某著名的女子中學念書的時候，因為衛如清的妹妹衛英是她很要好的同學，所以便很自然地認識了。惠女士第一次看到衛如清是在一個初冬的早晨，一個清瘦得沒有一些血色的青年，穿着過份厚的棉衣，無力地躺在一張籐榻上曬太陽，在妹妹替他們介紹的時候，他只是微微把頭抬了一下，連笑都沒有笑，是一張多麼冷的臉呵。可是在他的一雙深凹而眼珠顯得特別大的眼睛，却放着那樣愛怨和憤恨的光，惠女士感到很奇怪，經驗告訴她，在她活潑的舉動，配上那一股銀鈴似的笑聲下，是沒有一個青年不歡迎她，接近她的，可是這個衛如清，這怪物，不但不歡迎她，反而一見便悄悄地躲到自己的臥室內，關上了門，誰都不許進他的門似的，他好像是一個深居的隱士，怕見人，也怕聽到聲音。惠女士真好奇極了，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竟會變成一個與塵世隔絕般的清教士——不，實在是一具幽靈。惠女士忍不住要探索一下，這個冰一樣的軀體呀。

「英，你的哥哥生什麼病？他的精神不但衰弱，而且是冷，冷極了，我從沒見過這樣怪樣的青年。」

「他呀，是世上最古怪的人了，他的確冷，對誰都冷，自從他失戀以來，已經三年了，就這樣一

副態度。」衛英的臉上立刻陰沉起來，並且顯出她對於她的哥哥簡直是同對於一個殘廢人一樣的惋惜，悲傷。

「失戀？爲了失戀便消沉起來，他怎樣會失戀？」惠女士更好奇了，一個青年因了失戀而把自己關到冰箱裏，這是怎未來的呀。

「是的，就爲了失戀才把身體糟壞了的，他的愛人就是我的表姊，他們是從小便在一起長大來的，哥哥從小便只是愛着表姊，表姊也愛他，可是當哥哥高中三年級的那年，表姊忽然跟了一個有錢的茶商到巴黎去了，連說都沒有說一聲。哥哥知道的那天，恰恰是星期日，他什麼話也不說，什麼東西也不吃，只是彈着鋼琴。可知道我哥哥是有音樂天才的，他無論在快樂，悲哀的時候，只是一味的把一切情感寄托在琴上，或凡亞鈴上。那天他關了門，只是彈着，拉着，我從窗子內望進去，只見他彈琴的時候，把淚水滴到琴鍵上，拉凡亞鈴的時候，淚水兩條併作一條流到凡亞鈴上，他這樣彈着拉着，誰都不理，也不許誰進去，到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他忽然大笑起來，笑得比哭還難受，笑了長久，便又彈起琴來，先是輕輕地彈，後來便大彈大唱了，原來他已自己編成了一曲歌，「你是離我而去了」，他這樣自彈自唱，差不多把什麼精神多化光了。我們一家多是嗜好音樂的，聽了他這曲歌，連我爸和媽也陪了眼淚，後來忽然不彈了，我們以爲他一定倦得睡了，也不去理他。晚飯的時候，母親

去叫他吃飯，可是他老不響，我們急了，連忙打開門進去，哥哥躺在牀上，只是痛苦地呻吟着，發現桌上有一個寫明「安眠藥片」的空瓶，我們真是大家急得哭了。從此，他雖然是救活了過來，可是已變成這樣的一個人了。三年來，他沒有出門過一次，他不願見任何人，除了音樂以外，什麼都使他憎恨，而尤其是女人，除了我，他三年來沒有同任何年輕女子談過一句話。」衛英的眼眶裝滿了眼淚，說到這裏，她對惠女士看了一下，把眼睛一閉，暢快地流下了一長條。

惠女士不說一句話，她默默地站起來，挽住了衛英的手臂，慢慢地向校園的甬道走去，她想到一個有音樂天才的人，竟爲了失戀而葬送了前途，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呀！一個新的思想湧了上來，她忽然興奮地說：「英，當真嗎，你哥哥真的會恨一切的女人？我不信，我要試試看，看他恨不恨我。」衛英只是搖着頭，「我哥哥固執得很，你會受他氣的。」

惠女士却只是得意地微笑，彷彿這冰塊已經給她溶化了似的。

從此，惠女士常常去玩，可是每次的情形都是一樣，他並不招呼她，見了便悄悄地躲進自己的屋子去了，使惠女士沒法和他說一句話，可是惠女士的好奇心却更大了，天下竟有這種老死回頭的人，她不信。倔強的個性使她對於愈不能接近的東西她愈是要去接近，她明知也許有着危險性的，她偏要去冒險，去索探，一個像惠女士這種性格和年齡的少女，很可以傲視一切，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

可以用她過多的熱情來熔化的，而現在却有一個人漠視她，對她那樣地驕傲，那樣地冷淡，還對她是一個侮辱，極大的侮辱。

一個天氣晴朗而和暖的星期日，惠女士一早起來，到校園去偷折了幾枝臘梅花，便去找衛英了。她一進門，只聽得有琴聲，可是並沒見衛英，少停，衛英的歌聲和着琴聲漸漸地悠然飄揚出來，是多麼婉妙的聲音呵！惠女士於是站在門外聽，那歌聲盡時，琴聲更強地響了起來，真是所謂如泣如訴，似怒似狂，有時像一個英雄對百萬雄兵宣誓那末悲壯，有時却又像一個少女在傾吐衷腸，一時似狂風暴雨，一忽又成了半夜啼鴉，惠女士聽着想著，她不信這樣一個幽靈般的身體，竟會彈出這一首千變萬化，收羅宇宙間一切聲音似的琴聲來，她輕輕地推門進去，第一件使她驚奇的，這個幽靈竟已變成英雄了，他危然坐在琴前，挺直了上身，兩手上下左右的很有力的舞動着，頭肩部也跟着聲音的強弱而俯仰着，最美的是那雙手。特別長而清瘦的手指，像受了什麼靈感似的挑動琴鍵，你只看到他手指在動，却看不清是怎樣動。惠女士真是看呆了，直到他們發現她站在後面，才知道自己竟忘記了招呼一下。

「咦！惠，你什麼時候站在這裏的？」衛英高興得拉住了問，衛如清也轉過臉來，是一張白中泛著淡紅的臉，高而長的鼻子，嫩紅的嘴唇晶亮而微帶淚水的眼睛，長眉毛，一頭亂髮蓋着一塊大理石

般的方額，他的飽孕着愁悶的俊俏的臉龐，在惠女士看來，自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她覺得這臉龐內包含着，正是外形冷的反面，只要你一發掘，熱情便會從那一雙深凹的眼眶內噴射出來。有着一顆血肉做成的心在胸脯裏跳躍着的惠女士，此時受了感動，決不忍以一種示威和試探的心情去看他，而是從心的深處通過一個意思：可憐呀！這樣一個可愛的青年！她立刻微笑地向他提上手裏的一把臘梅花，婉慢地說：

「我看這花太美了，所以特地折幾枝送你們。」衛如清笑了笑，並沒說話，但也並不想立起來逃意思，只是側過去望着他妹妹。

「惠！好極了，哥哥是愛臘梅花的，我找瓶去。」她興奮地去了。

「你愛這花，那爲什麼不在前面院子種一小棵呢？」

衛如清看了看花，只是微笑，半晌他才說：

「妹妹瞎說，我不愛臘梅，也不愛任何花，我不願種花。」

「誰冤枉你過，你從前院子內不是種了很多的花嗎，都是你發這鬼神經癩時砍去的。種也是你，砍也是你，愛也是你，恨也是你。」妹妹跳進來搶着說，一面把花分插上瓶子，拿到她哥哥面前幌了幌作了個鬼臉，才放到台上，於是三人都笑了起來，衛如清已漲紅了臉，笑停了，他解說似地說：「

從前我覺得天可愛，所以愛，所以種，現在我不愛了，就放了，我又愛說得天花亂墜了。」

「可是衛先生爲什麼現在不愛花了呢？」惠女士故意追問一句。

「惠！你同哥哥談談吧，他近年來成了個與世界一切隔離的怪物，和誰都談不來，說不定你的口才可以說服他。我去幫媽弄菜去，你今天在這裏吃飯。」衛英跳着出去了，衛如清却仍舊沒有回答出來。他站起來慢慢地走近窗口的那張沙發，無力地坐了下去，陰雲佈滿了他的面部，好像怕別人發現他什麼祕密似的，然後苦痛地望着惠女士，惠女士也正以一種同情的眼光望着他，這使他的臉頓時又紅了起來。

「惠小姐，坐呀！」他指着對面的一隻沙發，惠女士笑着坐下了。

「我近來不愛花自然是有原因的，但我想我不必告訴你，也許你已經知道，故意問問我的，那我更不必說明了。總之，我的確如我妹妹所說，是個怪人，別人不懂得我，我也不讓人懂。惠小姐，你愛音樂嗎？」衛如清把題目拉開去了，他的表情也自然了許多。

「我本來不愛聽音樂，自然談不到歡喜了，只是我聽到你彈的聲音，太美了，覺得很好聽，你一定會成功一個音樂家。」她看到他不是馬上接話，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於是她便索性開了話匣子，她講到學校裏的種種情形，又批評着有些女子的虛榮心太大，依慣性太重，而一般青年也被感傷所衝

動了，因此便鬧成了許多奇奇怪怪的悲喜劇。衛如清聽着，像一個冥想的哲學家，臉上沒有表情。然而實際上他並沒有想什麼，他好像不是一個活的，有生命的人，却是一架只是接受外界物象的機器，他聽着，看着，有時也想一下，可是這想是很短促的，像泡沫似的一閃即滅，總連不起來，而一種異樣的空虛通過了他的神經。

「你還想讀書嗎？」惠女士的嘴裏突然跳出了這句話。這使得衛如清全身一震，他驚奇地望了她一下，在她空虛的腦海中，復活了許多叢雜的問題，他變了個主動地思索的人了。可是他終久不能說出一句話來，他嘆了口氣，是一個想復活而又覺得沒有希望的嘆息，他無力地搖了一下頭。

惠女士也立刻感到這句話說得太突兀了些，對於一個失去了生命力的人說話，不可太急進，一個久餓的人不能同時要他吃下幾頓的飯量，於是她帶點婉曼的神氣說：

「讀書也不一定要進學校，反之，學校裏讀的書也不一定將來能應用到社會上去，所以我主張只要有機會，儘可跳出學校到社會上去，到那兒去直接學習，你如果抱了那些教科書去到社會上找事情，誰也不會理你的，所以我主張求活的知識，不讀死的課本，我只要有機會，便要脫離學校的，像你，只要能找一些事，不管大小高低，你就去做事好了，讀書本來是沒有什麼必要的。可是我看你的身體太壞，你應該養養好，一個青年如果弄壞了身體，那便是落伍，便是墮落。」

衛如清的含有深愁的炯炯的目光注在惠女士的身上，對於這位專愛淘氣，頑皮，跳來跳去的女孩，竟會說出這樣的話，這樣老練而充實的話，他似乎有些不相信，他把目光移到她臉上，是一張並不十分白皙的小圓臉，一對大黑眼，是的，就是這一對會得說話的大黑眼呵。他從來沒有看過這臉孔，也從來沒有懷着現在這種心情去看過這臉孔，這好像是三年前的事了，忽然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便低下了頭，出了靈魂似的一動也不動了。

惠女士的聲音又響了起來：「是的，我知道你對於我的說話覺得太直率了一些，但是我不能不說，我不能眼看着一個青年往海裏鑽。你的過去我也知道一些，要是我那時知道，我一定會阻止你毀滅你自己的，你想，人生是立體的，不是平面，是多方面的，不是鑽在某一角的，戀愛只是人生旅途上的一小段，不是全部旅程。你應該學歌德的樣，他要是不失戀，恐怕還不會成功一個有名的詩人，你如果恨女人，這也好，你去研究叔本華和尼采好了。我們只有一個條件：無論是愛或恨，不可妨害前途，毀滅生命，消失戰鬥力。假使這樣，那就無異於反革命，自殺。」惠女士說到這裏，彷彿已經完成了使命，盡了責任，她站起來興奮地透了口氣，便去找衛英了，剩下個化石似的他，混亂地想着她這番話。

午飯的時候，衛英偷偷地看看哥哥，又望望惠。惠只是微笑。衛如清却還是顯着愁悶和不安的樣

子，可是他的眼睛却常常偷偷望着惠，而最顯得高興的却是衛英的媽，她只是笑咪咪地把菜往惠的碗上堆。

飯後由於大家的慫恿，衛如清也居然願意出去玩一趟，雖然是臘月中旬，天氣却很是和暖，他們一行三人，慢慢地沿着西子湖濱走去，因為衛如清走不動，所以不去跑山，改做遊湖。惠女士是划船的聖手，因此他們不要舟子划，而由惠女士把舵，衛英划槳，當船划到湖心的時候，惠女士唱起那首悲壯而強烈的歌來：「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們，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惠小姐，你說你不愛音樂，可是你唱得好極了。」衛如清高興地讚美着。

「我所謂不愛音樂，當然不是絕對的，會唱這首歌也不能算是音樂吧。我倒想聽你那首，「你是離我而去了呢」。」

衛英噙的一聲笑了出來，看到哥哥不說話，面孔已經漲紅了。

「惠，哥哥現在恐怕正在編一曲：「你將走近我了呢」！」說着，更笑得厲害了，衛如清的面孔更紅了，他只是似噙非噙的望着她，不敢去看一看惠，惠只是笑，一點也沒有扭捏的態度，笑了一回，他倒認真似地說：「我看你應該編一曲復活的歌。」

「對，哥哥復活了，哥哥復活了！」衛英拍手大叫着，要不是惠女士用槳把得穩，船差不多要翻

了。

「我或者會復活，我也想復活，我現在的確已經明白，並不是世界忘記我，而是我忘記了世界，我試看我的新生，只是我的身體太衰弱了。」他望着遠處的湖山，淡淡地說着，他的眼內充滿了淚水，望着惠女士，露出一個感激的微笑，側過頭去抹下了一串淚珠。

從這天起，惠女士常常去聽衛如清彈琴，拉凡亞鈴，衛如清也愛同她閒談，有時也兩人出去走走，衛英總是故意不跟他們在一起的，在從冬到春的幾個月間，他們的感情進步得很快，惠女士是一個剛強而灑脫的女性，她的生活的目標是往前衝，決不回頭，決不後悔，而她的生活態度却處處要征服命運，改善環境，她要征服人，不肯被人征服，她只是主動人，不被人所主動，因此，這個富有女性美的衛如清，她的確是愛着他了，她愛他的靦覷的態度，溫柔的性格，可是衛如清却並沒有相信，他雖然愛她，也知道她愛他，可是他常常自覺地感到自己太自慚形穢了，像他，這樣一個病弱無能的他，配愛人？配人愛嗎？

正當明媚的春日，他們的遊興也加濃了，衛如清的病症本來只是失眠，現在有了惠的這帖安眠劑，他的病症已減輕得多了，所以現在不但可以走走，並且也可以爬爬山了。

背了黃龍洞從棲霞嶺走去，在一處雜草叢生的山崖上，發現了一棵野生的薔薇，惠女士站住了，

頑皮地說：「看看，這花，這蔷薇多美，快，你快去採牠來，我們掛在身上。」她拉着他的衣袖，孩子氣地叫着。

衛如清只是看着她跳，叫，好像一隻心愛的貓在玩皮球似的，微笑地欣賞着，直到她不耐煩地直跳着眼睛看他時，他却又忽然收了笑容，肅然地說：「惠，讓她生着多好，我們可以着牠美麗的花，要是一折下來，不是不久便凋謝了嗎？惠，我不忍折。」

「我想你也許怕刺，不是不忍吧。」她冷冷地說，她放了手中拉着的手臂。

「也許有一些，但是這蔷薇看上去刺並不多，所以我的心的確不忍折。惠，讓她生在這自然的美景中吧，我們不該去摧殘牠。」衛如清俊俏的眼脈脈地望着她，含有說不出的深情和固執。

「你不去，難道別人會不來折嗎？並且即使沒人折，也會自然凋零的呀！請勇敢些吧！」她的臉上泛出了一層紅雲，但仍是頑強地望着衛如清的動靜。

衛如清將一雙溫和的女性美的眼睛呆望着惠女士，好像沒有聽懂她的意思，然而感動的怒潮已從他那滿含淚水的眼裏流露出來了，他拉住了她的手，在她白嫩的手背上印了無數熱烈的吻。她趁勢撫摸着他的蓬亂的頭髮，嫵媚地一笑，又輕聲補上了一句：「清，現在你沒有不忍之心了吧？」

抬起頭來只有眼淚無聲的回答，兩重思想心裏交戰，他不忍說「是」，也不能說「否」，經過長

苦痛的門，他掙扎出幾句話來：

「你的意思我懂得，我感謝你，但是……我，我這個病體，我不配領受你的摯愛」。

惠女士的臉色忽然變了，她凝視着她的戀人，她感到她的戀人太失望呀！了！不呀讓她一勁沉，醉在還活着的人的懷裏，却要叫她痛哭在死後的墓前嗎？

「惠，你很失望吧！是的，我終歸是使你失望的，與其是將來失望，不如現在失望，將來苦痛，不如現在苦痛。我的身體，恐怕支撐不到幾年吧，我不配享受人生的快樂，雖然，你是盡了怎樣大的力量來把快樂贈送給我，可是我到底不敢接受，我不忍拿自己的黑影來遮暗了我所愛的人的幸福！惠，請你相信我，我是終身愛着你，像一個罪人對於他所信服的神一樣。我的心，我的靈魂，將永久跪拜在你的前面。當你第一次給我看到的時候，我便發現了你的一雙眼睛放着奇異的光，這光像巨石似的打動了我平靜的心潮，也燃燒我這將滅的生命，我的生命之火是怎樣想接近你，而我的心，這「不忍」之心，又怎樣地不得不遠離你，逃避你。惠，自從我認識你以來，我總是被兩重人格苦鬥着，啃噬着，牠常常使我痛哭得麻痺，恨不得把這矛盾的心拉出來獻給你。總之，惠，我不能爲了一己的自私自利地佔有你，使你光明的前途蒙上了一層暗雲，恥辱，我不能爲了自私的滿足就要你犧牲。惠，只要你將來能快樂，幸福，我死了也是微笑，安心的。」

說話的聲音雖然是顫慄着的，可是態度却很是從容，彷彿是一個行將就義的烈士，不再掉眼淚，興奮的虛火燒紅了兩頰。

「這些話，你從什麼小說上看來的？」惠女士冷笑地說。

「不，惠，我決不是從書上看來的，我是經過幾個月考慮過的，我不能作一個劊子手，作一個殺害你幸福的劊子手。」

「可是偏有人願意投在你的刀下，你又爲什麼要逃避呢？」惠女士冷冷地說了這一句，便望着前面的山峯，慢慢地移動了脚步，她心中只是感到一層失望的冷痛，覺得這青年太沒救藥了，這樣的懦弱懶散，人家拉着他走都不肯動一動，這樣沒有血，沒有氣，乾脆是自己不肯爲她努力一下，只圖自己的苟安旦夕，還講什麼愛不愛。

衛如清緊緊地跟在她後面，看到她頭也不回一下，終於又跨上一步，攔住了她的前進，奮然說：「惠，我說錯了話，是不是？那末我請你原諒。你的一切，我都明白，都了解。不過，惠，你錯愛了人了，我是個沒出息的弱者，是個病鬼，我所對得住你的，只有我的一顆心。我求你不要爲我苦痛，我求你忘記了我，求你鄙棄了我，你愈愛我，我愈覺得自己卑鄙，與其將來給你發現我的卑鄙，使你失望，不如現在。惠，我的話說盡了，我知道愛一個人，不一定要佔有她，真愛一個人是要從她的幸

稿上打算，不能從自己自私自利上着想，你將來的幸福就是我唯一的安慰。」

衛如清說了這些話，好像是個出了氣的皮球，無力地把一對鬱悒的眼光灑視着遠處山頂的一片紅光，在這落日的紅光中，他已托付了惠的美麗幸福的前途，可是晶瑩的淚珠也在兩頰上流了下來。

惠女士望着他，惘然沉思，過了好久，她陡然過去握住了他的手，似笑非笑地說：「你的心，我是明白的，我了解你，我也感激你，只是將來我能否比現在更幸福更快樂，這是另一個問題，我不能爲數年後的我保證，不過我可以答應你，我不會爲你苦痛。今天你一定累了，我們再會吧，願你珍重，清，當心你的身體。」惠女士用力握一下手，上牙咬緊了下唇，在衛如清的身上作了一次有力的巡視，復又在的惶恐的眼睛上看了幾秒鐘，把手一揚，堅決地走了，走了數丈路，又回頭來微笑地喊着：「不要毀滅你自己！」

惠女士迷迷惘惘回到了校中以後，衛如清的影子總是在她眼前模模糊糊地幌着，她覺得自己對於這青年的認識動搖了，這個鼓不起的出了氣的皮球，却有那股一勁固執，這固執使得他怯弱變了勇敢，一種犧牲自己爲人謀幸福的勇敢。不過有一點是確信的，就是他的愛，他的柔弱的真摯的愛，這愛使得惠女士有了一種新的理想：不做別人的愛的俘虜，也不把別人做自己愛的俘虜。

「是的，不把別人做自己愛的俘虜，」惠女士重複地唸着，她緊緊地咬了一下嘴唇，感到微微有

些痛了，這種冷笑着，翻了一個身。李哲的聲音又在響了。「惠，你難道一些也不願幫助我嗎？」惠女士忽然從床上跳了起來，從鼻子裏吹出一聲笑。「幫助，算了吧，前一個是我要幫助他，愛他，他不願我幫助他，不敢來愛我；後一個是要求我幫助，需要我的愛，我却又不想做戀愛的俘虜了呀！名麼混亂錯綜的人生呵，可是偏偏是這麼個人生。」

惠女士想着，隨手擦亮了電燈，燈光刺着眼睛，便又捺息了。窗外的月色很是明淨，惠女士到窗口透了透風，覺得涼快了不少，信步走下樓去，並沒有碰到什麼人，連校工也一個不見，院子內還放着一張籐椅子，惠女士走了過去，不料在門口閃進了一個瘦長的影子，影子搶上幾步，在月光下惠女士看得很清楚，李哲的臉上正顯着驚喜的微笑，彷彿說：你給我找着了。

「李哲，你剛到這裏？」惠女士把椅子讓他坐，自己又進去搬出一張來，放在李哲的對面。

「我早來了，我在兆豐公園等你，從六點等到了八點，還不見你來，我急了，便沿途走回來，到這裏一看，你的房中沒有燈光，我想你一定走出去了，可是我好像非等你回來不可，所以一直在這院子外面的路上徘徊着，剛剛忽地看到你房中的燈光一亮，我想你也許回來了，我慢慢踱過來。惠，果然是你，你給我找到了。」李哲在公園內等待惠女士的那股懊惱苦悶，已完全忘記了，現在是滿臉微笑。

「我並沒有出去，晚飯後一直睡到現在才起來，懶得很。」

「你沒有出去？那末你一定知道我在兆豐等你的，你爲什麼不肯來？」李哲的臉又憂鬱了起來，似乎是一個心中有了許多疑問，和受了委屈的孩子，急待媽媽的安慰和解答。

「爲什麼我一定要肯去呢？」惠女士反問着，不可捉摸地微笑着。

李哲頓時打了個寒噤；是的，是的，爲什麼我一定要她去呢？我爲什麼一定要找她呢？她給予我的，到底是些什麼呢？……李哲差不多想立起來走了，可是他終於又鼓起勇氣，喃喃地說下去了：

「惠，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我一定要等着你，只要看到你，即使不講一句話，我也感到有說不出的調和，滿足。我是一隻在黑暗的人海中失了方向的船，現在已經望到了燈塔的光，認出了我應走的方向……」

「撲嗤」一聲，惠女士從齒縫裏拋出了一聲輕笑，使得李哲的說話也停住了，驚奇地瞪着她。惠女士却管自把頭掉向一邊，微微抬起，望着那一輪半圓的月，在月光下，顯得她那半側着的臉兒更加俊俏嫵媚了，忽然她又站了起來，那件淡藍的薄綢旗袍依着身子的曲線往下掛了下去，胸口突起的圓紋上，有兩顆小小的東西在月光裏閃動。她旋了個圈，又退後一步，頭還是向着天，自語地說：「恐怕只是原野的靈火吧！」李哲突然也站了起來，跨上兩步，差不多要與惠女士碰着了，面對面，嚴肅

地說：「只要她肯照着我，那便是一個能照明我前途的燈塔了。」

惠女士從鼻腔內哼出一口氣，微笑着，走了開去，走到一枝銀杏樹的近邊，轉身把背心靠着樹幹，微側了頭，毫不在意地說：

「噲！你也要想學做話劇是不是？」

「話劇？我，做話劇？你看得我這樣輕薄！我認識你——不，就說我愛你吧，已經有三年了，在這三年內，我沒有對你說過一個愛，講過半句情，我並不是不懂，也不是不敢，爲的是我也反對那些無聊的戀愛，滿紙唧唧我我，出入戲院舞廳，現在我所求你的，不僅是戀愛，而又是生活的指南，工作的強心針，社會和環境所給我的，是使人窒息的苦悶，這苦悶，我覺得只有你，你纔可以救出我苦悶的海，可是你偏不肯。你想我已經是三十多歲的人了，到現在，連一個愛我的人都沒有，永遠盼不到自己所愛的人嘴內說一個愛我的字，這苦悶，你想呀！可是我也已經忍受了三年了。」李哲的聲音有些發抖，似乎說不下去了，他退到自己的那張坐位上，無力地坐下去，把頭擱在椅背下，喘着氣，一雙神祕的眼睛望着向他走近來的惠女士，嘴角只是不自主地顫動着。

一片感動的波浪衝激着惠女士的心，她擲過一個同情的眼色，忽然她又笑了起來，是原氣旺盛的笑，這使得李哲彷彿從迷夢中醒過來似的恐懼地望着她，他真猜不透這位女性所給予他的是幸運是不

幸，同時她也站了起來，不知從什麼地方升上了一股勇氣和力量，他上前一把拉住了她的兩隻臂膀，歇斯的理似地用力搖動着：「惠，惠，你笑什麼？笑什麼？你說！你說！」他的眼睛睜大着，像什麼猛獸攫取了食物，他將惠拉過來，用力地摟住她，他想將她摔在地上又想將她撕碎吃了，他瘋了，惠女士想。忽然她叫了一聲：「李哲！」聲音很沉重，這聲音像石頭般地壓倒了李哲，他放下了兩手，退後兩步，直立着，楞起了眼睛發怔。

看到李哲這個精神，怒容滿面的她又忍不住笑了起來，她於是走到他跟前，溫柔地瞧着他的面孔，熱情地說：

「李哲，你對我的真情，我是明白的，你的苦悶，我也知道，其實，我們誰又不苦悶呢？我們都是小資產階級門閥中所產生出來的中庸敦厚，而又時時夢想着風流安閒的才子佳人，可是在現今的這個變動的時代，便是這苦悶特產的象徵了，所以你如果在三年前這樣對我，我恐怕早已投到你的懷裏，做你的乖乖了，然而現在，我已有了我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人的方式，雖然我也有苦悶，可是我自己能解除，至於你的苦悶，我却沒法解決了。我相信你如果真正的走進了我的戀愛方式，你會更苦悶，甚至會發狂！哲！你太認真了，你不能只往戀愛的圈裏鑽，尤其是我的圈子，你鑽不得，只能讓我給你套着些，你才可以不會被害。」說着，她過去挽住李哲的頸項，仰着臉，把兩片辣熱辣的嘴唇印

到李哲麻木的嘴上，用力地啣吮了一下，然後放了手，跳遠兩步，又是一陣原氣旺盛，使人毛髮直豎的笑聲，接着說：

「哲，這裏便是我戀愛方式中可以給你戀愛一下的幾秒鐘，你覺得怎樣？也許使你更苦痛吧！所以你不能接近我，接近了你會被我氣死的，你懂嗎？哲，不必太認真，記好。我不願做照亮一個人的前途的燈塔，我却要做原野上點綴荒涼的靈火。再會吧！哲！」說着，一揚手，便已快步進去了。

院子裏的樹頂上加了一層亮光，這是惠女士室內射出來的，李哲呆呆地望着這燈光，沉思了良久，不自主地嘆了口氣，惘然地開始踱回去。（小說月報十三期）

海上的孤帆

燕雪雯

是青紫色的牽牛花爬滿了牆垣的時候，我欣喜地提了我底小皮箱踏進了一個快樂的家庭。像和煦的晨曦照上了一株剛經過夜露的花蕊，這新環境底變遷，無疑地，使我底久經風塵的寂寞枯燥的心田漸漸地溫暖起來；但這種溫暖只逗留於一剎那間，因為，我相信那喜歡揶揄人的命運，決不會永遠來安慰你的。

這裏真可以說是個愉快的樂園，沒有喧嚷，沒有憂慮，所有的只是如和風晴日一般的生動的氣氛，和詩一般有韻律的生活。呵！我底心從來也沒有這樣跳躍過！

五年來，一個纖弱的孤女，獨自離開了家鄉，度着飄泊寂寥的寄宿生涯；我，已經把自己磨練成一個冷僻的人物；機械式的活動，機械式的讀書，也已經使我感到無限的疲乏，像一個長期的旅行者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整整地走了五年一樣地疲乏。如果這次不因學校裏定出不收寄宿生的章程，而不改變我底古舊的生活方式的話，我想，我一定會在這人海中消沉下去，直到好像要碰到海底的時候

。天哪！誰還想到眼前就有一個機會使我滿腔的熱血沸騰起來呢？

日子住得久了，我對屋子裏每一個人的認識更清楚了；而對這家庭成爲一個樂園的原因也明瞭得更透澈了。

我從沒有聽人提起過這家庭的主人，正如我從沒有看見過他底儀表一樣，除了在大姊（我對她底稱呼）惦念着她已亡故的丈夫的唏噓聲中，和大姊房裏壁上所掛的像片上，我可粗略地摹擬出他底一些輪廓。

現在讓我姑且認爲大姊是這家庭底主人罷！這已寡居了五年的婦人差不多已年近半百了。她底慈祥的臉上永遠浮着一種不變的微笑；而這永恆的微笑却約束着她底二個兒子，浩和源，雖然五年空虛的生活，使她也變成一個命運論者。

在她慈諷的陰翳下，浩被蘊育成一個活潑而富有熱情的青年，而他底弟弟却還在他天真無邪的黃金時代裏。

如果你要更進一步去明瞭這樂園組成的因素，你必須要認識認識我現在正要開始敘述的那個姑娘。她一雙渾圓燦動的眼珠，充分地顯出她是一個怎樣聰穎的孩子；再從她長而稍鬆的細髮，剛毛一樣的黑睫毛和端正適中的鼻子上，你又可以找尋出她底綺麗和真誠。假使你說她還有更嫵媚更動人的地

方，那我就不得不去猜想到那在嘴角二端上的笑渦上去了。是嗎？

她叫芯，是浩底表姊，她和她底父母同浩等同住在一宅屋裏，這大概是爲了互相照顧的緣故。

大姊因爲自己沒有女小孩的關係，所以非常喜歡女孩子；因此我也就以大孩子的名義，參加進這一個樂園。

每天晚上，芯，我，和浩·源兩兄弟，在一間客室裏溫書。浩，芯和我都在相等的班次裏，所以時常互相討論，有時甚至會爲一個問題而辯論起來。

晚飯後的一點鐘，永遠像是我們一天中最快活的一刻——甜蜜而又使人興奮。

當那令人可愛的姑娘，用纖細的手指，捺上每一個鋼琴上的音鍵的時候，浩就會發出他洪亮的歌聲，和諧地跟隨上那從鋼絲上盪出來的音波。我坐在鋼琴邊，帶着欣賞者的態度，熱烈地諦視着浩底臉，我底心也像鋼絲一般在顫動，悠悠地拚出一個個的音符，和浩底歌聲在這恬靜和悅的空氣中凝合着。我是那麼地陶醉了。

大姊有時會高興地來參加這音樂會，但她只是一個永久現着笑容的聽衆。這時，她底第二個小寶貝——源，拿了他新買的口琴，在她身邊合奏着，跳躍着。

這時大約在音樂會過後一刻鐘的光景，我們已端正地坐在書桌邊。電燈被拉得很下。空氣似乎很

嚴肅，除了鋼筆聲和默誦聲外，只有源底不時的發問。這些問題往往是三人共答的。

浩在這時刻內，也許會在寫小說，因為他是一個對於文學很有修養的人。他常在雜誌上發表些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我都讀過，並且讚美過。由於性情的相近，我對文學也懷着很大的興趣，有時，也會胡亂地塗了些粗淺的東西，讓浩來替我刪改。他是那麼熱忱，不嫌煩地替我盡量改着，並且，在還給我的時候，那些被點綴過的原稿上，常載滿着頌讚的評語。我會經因此而覺得很光榮。

於是，我們便漸漸接近起來。

這是第二個使我們親蜜的因子，就是每天早晨到校的時候，浩和我是同道者。在明媚的曉色裏，我們相偕地躑躅在沉靜的街頭。當那像貨車般的公共汽車在隆隆作響的時候，我們又一同跨上車側的踏板，雖然我底學校距家比他底近些。

下了車，我總習慣地看那車子趑趄地開跑，隨後抱着書本，懶懶地漫步踱進校門。

X

X

X

X

一年了，那青紫色的牽牛花又爬滿在窗外的牆垣上，我底小皮箱裏多了一張師範文憑。是的，我已經跨出了校門，但我決不願意跨出這樂園，它是太使人值得留戀，太使人覺得興奮了。

因此我一面大胆地擠進了社會，執起教鞭，一面仍怡然地居住着。晚上替代我功課的是一疊高高

的卷子。浩却正在趕緊地做着報告。

一個晴朗的星期日下午，我從一個老教授底家裏回來，他是我從前的老師，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從他那裏，我會經解決了許多不能解決的困難。

「姑姑，什麼地方來？下午沒有事嗎？」

當我攜着幾本書，越過栽着牽牛花的天井，走進客室，他就這樣問着。於是我放下書本反問道：「沒有什麼事，浩，你呢？」

「正爲着沒事在發愁呢？我們到公園裏去散散步罷。」他微笑地摸索着褲袋，似乎在找尋派司。
「芯呢？源呢？不一塊兒去嗎？」我猛然想起其餘的人，有點驚奇爲什麼今天他們全不見。

「芯到姨父家去了。源在踏自由車。我看，就我們兩個人去吧。」他把派司翻弄着，候着我底答覆。

我點了一下頭。於是我們便閒散地走出門口，向公園前進。

「姑姑，要不要坐車去？」浩一邊走一邊問我。

「既然沒有事，還是走走罷，並且路並不遠。」我向他望了一眼。

「是的，我也希望如此。」他站在我底外邊，我們並肩地走着。

岑寂開始在我們間佔領了它底地位，我很奇異，因為一年來我們間從沒有被這樣冷陰陰的氣氛包圍過。

突然我看見前面來了一輛自由車，車上的駕駛者正是源。

「哥哥，你們到那裏去？」源喊着。

「我們到公園裏去。源，你去嗎？」是浩底回答。

「好，讓我去還了車來找你們！」車子帶着聲音駸駸地馳去，消逝在很遠的路上。我和浩都滿意地向那遠遠的背影瞥了一下。

岑寂重復佔領起它底地盤，我們各自沉默着，將各人底言語都保守在各人底思想裏。

這無意識的寂寞使我惴惴地不安起來，我底心開始在忐忑着。我迷惑，我害怕，我覺得有一種預兆在告訴我：在這特殊的靜穆後將會有什麼事發生。我希望我能快些到公園。

我們到底達到了公園，並且我們已經坐在江邊的一棵蒼鬱的柳樹下。

清澄蔚藍的天空中，遊絮般的白雲像獎章一樣，一塊塊錯落地懸掛着。陽光璀璨地掩蓋了江面，使那起伏的漪漣炫耀地閃爍着。薰風習習地盪漾在四處，傳來的是醇芳的鮮花底香馥。江水因漪漣而微微顫動着，停在二丈以外的那隻舢舨跟着在搖曳，在那方形的船頭上，站着一個赤膊的青年伙子，

紅紫的皮膚，堅韌的肌肉，暴露在陽光下，他偻着身子，提着火油桶，把船裏積滿的水一桶桶地潑出去；在他近旁，一個穿着已經被洗得發白的藍布衫的姑娘坐着在洗濯衣服，水沫不時地飛上她底黧黑的臉兒，她常抬起頭來說話，好像在安慰着身傍的正在勞苦地工作的他。

我回過頭來偷覷浩底臉，他正俯着頭似乎墮入在遐想中。輕柔地飄拂在面前的柳條的黑影，在他臉上旋轉着，跳動着。我迷濛地竟不知應當和他說些什麼話，雖然這一年來我們已經很相熟了。

「姑姑，今天的天氣真好。」半晌後，他抬起頭注視着遙遠的在浮動的帆船，無聊賴地說。幾隻海鷗自由地翱翔在它們周圍，並且低低地掠過江面，使那在遠處好像靜止着的水流湧起一圈圈的浪花，旋轉，跳動。

「真的，可惜芯和源沒有來。」我也含糊地應着。

「不，姑姑，源就會來的。」他還是隨便地說。

「是的，但我盼望你不要這樣稱呼我。」我像懊惱地說：「你不是和我說過，你不喜歡『姑姑』這兩個字嗎？」

「真的，菁，那我還是叫你底名字罷。」他漸漸高興起來。

「哦！……」我也許臉上起了紅暈了。眼光重復被移向那隻在顛簸的舢舨上去。那青年的傢伙已

經做完他所要做的事，正蹲在他底唯一的同伴身旁，說着，笑着，似乎不會覺到他已經做過一件笨重而又使人不耐煩的工作。

「浩，你真幸福，有這樣一個可愛的弟弟。」我在念開去。

「可是我却缺少一個能了解我，能體貼我的姊姊。」

我疑心他在開始向我攻擊，於是我報復了他一句：「然而你畢竟還沒有失去一位娟靜動人的妹妹呀。」

他似乎覺察了我話中的隱情，忽然痛苦地說：「菁，你難道還不明白嗎？讓我向你直說了罷！菁，一年來，我們和陸地一起生活着；然而，就是這短促的一年使我改變了。當我在找尋我改變的原因的時候，我發覺我是在愛着你。菁，我坦白地說我是在愛着你。而且，我也知道你的確也在愛我。是嗎？菁，你說是嗎？」

我盡量鎮靜地默默聽着他底話，眼前搖晃着被風播弄着的柳枝和被海鷗撩起的浪花。我底心和它們在一起旋轉，跳動。但我畢竟愀然地說：「你必須知道我是你底姑姑。」並不是我故意在挖苦他；這時，我一樣被創痛在宰割着，而我底心上也遮蔽了一層煩悶底陰霾，正好像這時太陽底光芒被那縷沉重的白雲掩沒了一樣。

「不，菁，你只是我底菁，況且我們底親戚關係是很遠的。菁，只要你能明白地表示，我們可以遠遠地走去，走到那遼闊廣漠的原野裏去，走到那高遠峻險的深谷中去。……」他堅毅的音調還像飛絮浪花般地在旋轉，跳動。

但當它們從我耳膜上跳進心坎裏的時候，我底心靈也被它們激起了一陣怔忡，我覺得焦燥，我覺得眩惑，我不知道什麼是我底方法，去解決或回答這眼前出人意料的問題。我是在非常不安的狀態中。

「哥哥，你們到了好一會了吧？」源跳躍着趕來。他活潑的聲浪暫時替我解除了這困難，但浩似乎悻悻地截住了話頭。

「你跑得太快了。」浩好像在訴怨。

「快？我還嫌着太慢呢！我在還自由車的時候，錢也沒有付，和他們說了聲『明天來算』就急忙跑來的。」源喘着氣說。

「我願意你跑得慢些；像這樣，對你身體是有害的。」浩一半像在勸告，一半像在諷嘲，並且臉上還罩上一陣苦笑。

「這倒不錯。哥哥，下次我一定跑得慢點。」源坐在浩的身旁，拘住了他哥哥底肩頭說。

「下次？我希望你這次就跑得慢點。」浩望了源一下，並且望了我一下。

「這次？跑也已經跑過了，怎麼成呢？」源跳下了椅子走向江邊的欄杆旁去，忽然，回過頭來，舉起手指大聲地喊：「你們瞧：這是隻什麼船呀？四個人，八把槳在一起划着呢！」

以後大家靜靜地很少說話，除了源底天真的聲浪和浩偶然而不自然的訕語。我常常赧然地避開他底目光，羸弱的心靈不住地在旋轉！跳動！

沉默在我們間一直保持到回家。我踏進了我底臥室門，坐在鏡前，我底心仍在旋轉，跳動。我呆楞楞地望着鏡裏的我，悄聲地說：「我的確值得人愛呀！」

我就這樣呆木地坐着，直到源跳進門來說：「姑姑，你在想什麼事？吃晚飯了！」

×

×

×

×

一個不幸的消息，在兩星期後傳來了。芯底父母已在挽人向大姊說親，是浩底親事。

啊！多麼可惡的命運呀！你爲什麼常把我排佈在慘痛中呢？

「菁妹，你這幾天飯怎麼只吃一碗？有什麼病嗎？要不要去看看醫生？」飯後，大姊總這樣問我。她那慈愛而關心的音調是永遠使我感激的。

「不，不必看醫生。這兩天稍爲覺得疲乏些。」我掩飾着。

「大概你太用功了，晚上早些睡，身體是很要緊的。」大姊關心地說。

「是的，謝謝大姊。」我又慚愧又尷尬地回答着。

浩站在旁邊，含着微笑向我會意地點點頭。他似乎很高興。

是的，一個聰明的孩子是會高明地利用他底機會的。這不是一個他底最好的機會來表示他對我的愛情嗎？

事實就像我所猜想的一樣地發生了。浩拒絕了這婚事，而並不會使他母親感到不滿意。

這天恰巧又是星期日，我多吃了一碗飯。

午後，我和浩一塊兒出去，然而不久就分路。我是到老教授家裏去的。

不知爲的什麼，這天我心裏覺得非常舒適，輕鬆，快樂；也許在表情上，動作上也已經流露了出來。並且我還時常輕輕地對自己說：「善，你是勝利了！」

「勝利了！」當我回到我底臥室裏，心中還在欣喜地默唸着。

一種高傲的心理使我想去看志是怎樣地表示，便急切地走到她底門口。

推進了門，我怔住了，我真的怔住了！一切都不足以矜持，只有這霎那間的同情心，我到現在還認爲是最珍貴的！

蕊，這可憐的姑娘，她伏在桌上悽惻地啜泣着。啊！無聲的啜泣是多麼使人感到悲涼呀！

我默默地坐在她底身旁。雙手撫着她底秀美的頭髮，我呆滯着，我靜寂地追溯着一切，想到我們底關係，我們底情誼，是的，這一年來的至高無上的情誼，我軟綿綿地恍惚起來。

啊！這是罪惡！我發覺我是錯誤了！這一瞬間的理智像玄光般地使我照清了我底全部。我在理智中纔知道我並不是那個鏡中的我。

「蕊，抬起你底頭來，告訴我——你底痛苦。我可以儘量地幫助你。」我推着她，拍着她；但她底頭並不因此抬起一些，仍舊伏着，抽噎着。

「你……你……不能……幫……」她斷續地吐着慘厲的聲調，然後更淒婉地哭起來了。

我第二次怔住了。我倉皇地思索着，詰問着自己。痛苦和悲哀同樣地在我心裏煎炙着；是爲了她底痛苦和悲哀！是爲了我底痛苦和悲哀！忽然我在悒鬱中含着眼淚勇敢地說：「不，蕊，我能幫助你，我要幫助你。蕊，我是個自私的罪惡者！蕊，只有在你底面前，我纔能懺悔我底罪惡。蕊，希望你能原諒我！現在我決定成全你們！蕊，你且不要哭，不要憂傷。抬起你底頭來看看我，我是在幫助你。」我底聲音也漸漸地嘶啞起來，但我竭力抑制着，並且還悲苦地笑着問：「但請你告訴我，你是否的確是在愛着浩？」

「是的！」她迷惘地抬起頭；從她的眼淚中，我找到了她底真誠和愉痛的心。「可是，你怎麼能夠呢？」

我憐惜地將她擁住了：「是的，我能夠，我可以遠遠地離開你們，我可以走到那遼闊廣漠的原野裏去，我可以走向高遠峻險的深谷中去。爲了你們，我可以犧牲一切！蕊，安心吧！只要有一個人能瞭解我，我是已經足夠了！」我悽愴地整理着她底秀髮說。

「不，你不能這樣做，你不能離開我們……」她伏在我懷裏的她又嗚咽起來，緊緊地抱着我。

我也緊緊地，像一個姊姊對她妹妹一樣親熱地抱着她。滿孕着淚水的眼睛仰望着窗外蒼茫的天色，和那變幻無窮的褐色浮雲，我慢慢地說：「蕊，你放心，我是永遠爲你們祝福的！」

然而我底眼淚也已沁出了眼眶，沾溼了她的秀髮。

啊！只有人類底同情心是最偉大的！

X

X

X

X

是一個陰黯的下午，窗外，雨霏霏地下着；屋內變得非常昏暗，尤其是在這雜亂的屋子裏。我伏在老教授底書桌上飲泣着。那蒼老的哲人也許還在雨中奔波。

「啊！善姑娘，什麼事值得你這樣痛心呢？」那冒雨而回的老人詫異地問着，當他推開了門以

後。

悲痛往往爲同情而激起或增加的，我突然遏制不住我底悲懷，熱淚奪眶而出，我痛哭着，我竟失聲而大哭。

但那年老的人反漸漸鎮定地卸下他底雨衣，掛在沒有火爐的壁爐旁；一面安慰似地說：「可憐的孩子，你哭罷！你儘量發洩你底悲憤罷！等到你覺得滿足的時候，我是在你身旁的。」

他迂緩地走近我，用他仁愛的手撫弄着我底頭髮。

我停住我底哭泣，慢慢地舉起頭來，望見那仁慈的臉上帶着同情的微笑；從這微笑中，我得到無限的安慰。然而我又哭了，倒在他底懷裏哭着。

「可憐的孩子！」他仍慈祥地撫着我說：「我希望你能聰明地脫離你底痛苦。」

他找出了一塊手帕，讓我揩淨眼淚；隨後扶我坐上一張沙發上去。他自己却清理了一只堆滿書籍的椅子，坐在我面前。

「孩子，這是時候了，你應該把你底痛苦的原因告訴我，流淚決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好方法。」懇摯的言語安定了我底心，我就讓我底衷情吐露在這可愛的老人之前。

「這是一件被許多人正在感覺憂悒的事，雖然方式各有不同；但現在也降臨到我底孩子頭上來了

「他喃喃地說：『孩子，且不要悲傷，我已經替你解決了許多不易解決的困難；這次，我無論如何總應當幫助你的。年青的人！你是錯誤的，而你能知道你底錯誤，因此我不得不贊譽你是一個智慧的孩子。你底理解力很高超，並且你很勇敢；然而你還不會找到你應走的途徑……』」

我捏住手帕諦視着他。我覺得在他面前，我漸漸地光明起來。

「迷途的人，讓我告訴你吧！愛情是一杯滋潤人生的茶，而工作却是充實人生的甜餅。一杯茶加糖了，會變苦味的。所以我勸告你：現在你不需要認真。如果你能將你底過去認爲是一幕戲劇，那麼你也許會找到你所扮演的角色是多麼可笑呀！但是你底感情太深了。你應該離開此地，並且遠遠地離去！……」

「啊！老教授，你是一個知道我身世最詳細的人。我是一個飄零的哥。啊！我不能！我怕！我不能離開此地！」我迷惘地不會知道這是一句矛盾的話。淚珠偷偷地從眼角上淌下來，我差不多又將哭泣起來。

「昏聩的孩子，我必須要拯救你出這苦海中。同時，你必須知道人與人之間的情誼，並不是像愛情一樣自私和有偏見。除了你，你有許多老師在人羣中；除了浩，你有許多愛人在人羣之中；四萬萬的同胞都是你底兄弟姊妹。你能說你是個孤兒嗎？你應當尊敬他們！你應當愛撫他們！你應當親熱地

保護他們！」

我只是望着他，在流暢的言語中，我感覺到，他除了有一顆蒼老的心以外，他還有着沸騰的熱血。

「可憐的孩子，抬起你底頭來，注意着：祖國已幾次向你招手了，召喚你去；然而你到今天纔憬悟。去罷！孩子！到祖國底懷抱裏去罷！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你不是曾經說過：「一個聰明的孩子是懂得怎樣去利用他底機會的！」我相信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到了那裏你應當像一個飢餓者一樣地去找尋工作底甜餅。從祖國底熱烈的懷抱中，從你服務的工作中，你將會磨澀去已往的使人悲惻的痕跡！你將會找到你新生命底活力！」

「然而，我怎麼能夠找到一些工作呢？」我胆怯地問。

「這是個容易解決的困難，因為我可以寫封介紹信給一個在那邊辦教育的老友，但願意不願意去却需要你的理智來決定。」

「願意！老教授，我十分願意，我希望我能即刻脫離這痛苦的境地。」我是含淚在笑，我是含笑在流淚。

「我知道我們底孩子是聰明的。你不但在愛情上是個情聖，而在女孩子中也是最偉大的一個。」

他也笑着撫着我肩頭說：「但你不要忘記我底話：『愛情是一杯滋潤人生的茶，但工作是充實人生的甜餅。』」

「不，可愛的老人，我永不忘記你底訓導。」我在他額上親了一下。感激的淚水也灑上了他底有皺紋的額角。

他閉上眼臉祈禱似地說：「去罷！偉大的孩子！」

×

×

×

×

離開我對那已在墜落的喇叭花藤作最後的一瞥，大約二小時多些，我已經站立在江邊一艘將開行的大輪船的甲板上；我是在期待着這遼長的航程底啓發。送我長征的，只有老教授一個人。

他是一個多麼值得人敬愛的老人呀！雖然我是個形單影隻的孤兒，但是從大姊底仁慈中，我會感覺到母愛底偉大；從老教授的仁慈中，我又接受到父親般的撫慰。

可是，現在，已經離開了那待我如母親的大姊，不久，我又將和那父親般的老人分別了。我又將孤單地踏上飄零的途徑——在海洋中，在曠野上。

「孩子，我希望：經過這次海洋的洗禮後，你能漸漸去你已往的苦痛。」他和緩地在寬解我底胸懷。

我悽楚地依着他；我知道：在分別以前，這是最後的一次，我可以承受到他底愛撫；當汽笛再度呼出它催促的聲響時，我將又孤獨了，將和未進那樂園以前一樣的孤獨了。

涼風從江面上陣陣地拂來，差不多將吹落我辛酸的淚珠。但我忽然眺見一隻距離不遠的舢舨在浪濤裏流盪着；爲了要避免它底傾覆和沉沒，船上一切的人們都用他們底全力去抵抗那江濤底奔騰，即使那些穿着已被洗得發白的藍衫的姑娘和婦人，也都在把着舵，撐着篙。雖然到了最危險的階段，他們中，沒有一個會感到懼怕而驚惶地退縮。他們只是協力地去克服這怒濤底惡勢。

我轉過頭來，肯定地對老教授說：「我底老師，你底希望是會實現的。」

「是的，好孩子，我知道你願意如此做的。」他誇獎似地拍着我底頭。

汽笛終於悽厲地發出使人寒悚的吼聲，使一切送行的人不得不向他們遠征的人黯然告別。啊！這吼聲是何等地刺痛我底心扉！我怨恨它！我咒詛它！我知道它會陰慘地刺傷過許多在掙扎中的心靈，並且它是世界上最殘酷的聲音！這殘酷的聲音，現在，又把那老人底告別聲和脚步声掩蓋了去。

當我倉皇失措地發覺老教授已離開了我的時候，我悽惶地趕上去抓住了他底衣袖，悲苦地諦視着他。

「有什麼事嗎？孩子。」他憐憫地望着我問。

除了流淚，我將能說什麼呢？

「不要悲哀，悲哀只是我們老年人底的事。」他重復向我告別，並且懇懇切切地說：「孩子，好好地去罷！我是永遠在爲你祝福的！」

我悵悵地鬆了手指，看着那老人蹣跚地走下船去，他還不時地回過頭來瞧我。

我疲憊地倒在欄杆上。淚水和江水混和在一起。從晶瑩的淚雲中，我瞧見那老人正爲我而熱忱地在人羣中高揮着手。我勉強地舉起揹着手帕底右手；然而我立刻把牠放下，掩在我底眼睛上。

我移開了手指，岸上的人們已變成一個一個小的黑點；我發現我已在無際的海洋中了。在我的心裏，湧起了一陣莫名的悲涼；同時，老教授切實的忠告，心底悠揚的琴音，和浩底纏綿的問話都在無情地摧殘着我。

澄清的天空，煦暖的陽光，盪漾着的波浪，這時候都不是我底安慰者，我只讓淚水來安慰我自己。

我昏迷地合上了眼臉，耳邊湧着海濤底吼聲，我隱約地聽到浩在高唱着「馬賽進行曲」。是的，是他底歌喉。

啊！不！我錯了！這是在廣大的原野上的兒女們底歡躍聲！他們正在歡迎着自由的來臨！他們同

樣地朗誦着進行曲。

我底憧憬使我覺到這景象就在眼前，好像我在看電影時一樣地清晰。於是，在幽幽的心靈裏，發出一聲共鳴。

「我不需要詩一般有韻律的生活，我要如和風晴日一般生動的活力。」我睜開了潤溼的眼眶，奮
竦地對自己說着。

我底手緊緊地握住了甲板上的欄杆。（萬象一卷九期）

當代女作家小說選

編者 譚正璧

發行人 陶亢德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發行所 太平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印刷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版所不翻
權有准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每册定價四百元

77.52
C11417
(3)

行印局書平太

